

# 老子

古注今譯

蕭登福著

香港道教學院叢書 ②1

---

# 《老子》古注今譯

---

蕭登福 ◎ 著

青松出版社

香港道教學院叢書 ②1

## 《老子》古注今譯

---

蕭登福 ◎ 著

出 版：青松出版社

地 址：香港九龍長沙灣元洲街 471 號昌華閣 1 樓

電 話：(852) 23708870

傳 真：(852) 23708289

電 郵：hktdc@daoist.org

網 址：<http://www.daoist.org>

印 刷：信德印製廠有限公司

新界葵涌永業街 14 - 20 號華榮工業大廈 7 樓 B 座

出版日期：二〇一三年九月

開 本：32 開

定 價：HK\$100.00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ISBN 978-988-15739-9-5

## 作者簡介

**蕭登福**，台灣屏東縣東港鎮人，一九五〇年生。台灣國立師範大學學士，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現任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常到中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處參加學術會議及講學。著有：

- 《嵇康研究》（〔台灣〕花木蘭出版社）
- 《公孫龍子與名家》（〔台灣〕文津出版社出版）
- 《鬼谷子研究》（文津出版社）
- 《鬼谷子》（〔台灣〕金楓出版社）
- 《敦煌俗文學論叢》（台灣商務印書館）
- 《漢魏六朝佛道兩教之天堂地獄說》（〔台灣〕學生書局）
- 《列子探微》（文津出版社）
- 《列子古注今譯》（文津出版社）
- 《先秦兩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原》（文津出版社）
- 《道教星斗符印與佛教密宗》（〔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 《道教與密宗》（新文豐出版公司）
- 《道教術儀與密教典籍》（新文豐出版公司）
- 《道教與佛教》（〔台灣〕東大圖書公司）
- 《道佛十王地獄說》（新文豐出版公司）
- 《黃帝陰符經今註今譯》（文津出版社）
- 《周秦兩漢早期道教》（文津出版社）
- 《南北斗經今註今譯》（台北行天宮文教基金會）
- 《讖緯與道教》（文津出版社）
- 《新編論衡》（台灣古籍出版社）
- 《中論譯注》（台灣古籍出版社）
- 《易經新譯》（文津出版社）

- 《玉皇經今註今譯》（台北行天宮文教基金會）
- 《道教與民俗》（文津出版社）
- 《道家道教與中土佛教初期經義發展》（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靜經今註今譯》（〔台灣〕九陽道善堂刊印）
- 《道家道教影響下的佛教經籍》上下冊（新文豐出版公司）
- 《六朝道教上清派研究》（文津出版社）
- 《上清大洞真經今註今譯》（〔香港〕青松出版社）
- 《道教地獄教主——太乙救苦天尊》（新文豐出版公司）
- 《六朝道教靈寶派研究》（新文豐出版公司）
- 《東方長樂世界太乙救苦天尊與道教之地獄救贖》（九陽道善堂及無極聖宮合印）
- 《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今註今譯》（文津出版社）
- 《六朝道教靈寶派研究》（新文豐出版公司）
- 《玄天上帝道典彙編》（〔台灣〕樓觀台文化事業）
- 《扶桑太帝東王公信仰研究》（新文豐出版公司）
- 《西王母信仰研究》（新文豐出版公司）
-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通解》（〔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 《太歲元辰與南北斗星神信仰》（〔香港〕薈色園黃大仙出版）
- 《正統道藏總目提要》（文津出版社）
- 《玄天上帝信仰研究》（新文豐出版公司）
- 《漢魏六朝佛道兩教之天堂地獄說〔修訂版〕》（青松出版社）
- 《老子思想研究》（青松出版社）

等專書四十多種，及學術論文二百餘篇。

## 自序

《老子》一書，今所見最早的本子是 1993 年冬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出土竹簡本，該墓葬於戰國中期，竹簡寫成於此前，成書亦在此前，說明此書極可能是老子所親寫，一般稱為郭店竹簡本《老子》。郭店竹簡本《老子》殘佚不全，所存約今本五分之二，不分德經、道經，章次與今本也不相對應；文字則與今本相同或相近。其次為 1972 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西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有二種，墓主葬於西漢文帝十二年（西元前 168 年），簡稱馬王堆帛書《老子》。二種帛書本並不分卷，亦無〈道經〉、〈德經〉之稱，但在文字的先後次第上，〈德經〉在前，〈道經〉在後，而文字的內容則大抵同於今本。

注解《老子》最早者，據《隋書·經籍志·道家類》所載為戰國時之河上丈人。而戰國闡釋《老子》學說者，有：《文子》、《關尹子》、《列子》、《莊子》、《韓非子》〈解老篇〉〈喻老篇〉、屈原《楚辭·遠遊篇》，漢代有《淮南子》。漢後歷代注疏家甚多，並曾有九帝注過《老子》，依次為：梁武帝《老子講疏》、《老子義疏理綱》，梁簡文帝《老子義》、《老子私記》，梁元帝《老子講疏》，西魏孝文帝《老子注》、《老子義疏》，唐睿宗《老子注疏》，唐玄宗《道德真經注》、《道德真經疏》，宋徽宗《老子注》，明太祖《道德經注》，清世祖《御注道德經》。從戰國以下的《老子》注，有許多家

今皆已遺佚。有一部份注疏收錄於《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在眾家注中，較有名者，約有下述：漢·河上公注、漢·嚴遵《老子指歸》、漢·張陵《想爾注》、魏·王弼注、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經》、唐·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宋·蘇轍注《道德真經注》，宋·范應元《道德經集注》、宋·林希逸《道德真經口義》、元·吳澄《道德經注》、明·焦竑《老子翼》、清·王夫之《老子衍》、清·魏源《老子本義》。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說明《老子》一書有上下篇，今本《老子》即分為〈道經〉、〈德經〉，〈道經〉在前，〈德經〉在後。但郭店出土戰國中期所埋的竹簡本，不分卷，無〈道經〉、〈德經〉之名，且篇章先後次第與馬王堆及今本皆不同。至於馬王堆甲乙本，除少部份章節次第外，大致與今本同，但亦未分上下卷，亦無〈道經〉、〈德經〉之稱，只是將今本〈德經〉文字置前，〈道經〉文字置後。又，《韓非子》〈解老〉、〈喻老〉引釋《老子》篇章，由〈解老〉首引《德經》第一章看來，亦應是〈德經〉文字在前，〈道經〉在後。由此看來，《老子》在戰國時，當時雖不分卷無《道德經》之稱，但文字先後，應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這種情形，似乎在韓非時代的戰國末期已形成，到西漢初的馬王堆寫本仍是如此。馬王堆寫本有篆、隸二種，篆本不避劉邦諱，隸本不避劉盈諱，撰寫年代約在劉邦前及惠帝前，馬王堆兩種抄本皆未分上下卷，亦無〈德經〉、〈道經〉之稱，但文字次第以〈德經〉文字在前。既然郭店竹簡本及馬王堆帛書本皆無《道德經》之稱，《道德經》一詞出於何時？今以出土文物看，漢景帝時已如此，更有可能在漢文帝時已然，據傳為文帝時的河上公注即分〈道經〉、

〈德經〉，且〈道經〉在前，〈德經〉在後。

河上公注是今現存《老子》注中較早的一家，撰成於西漢。書中以神仙修煉之說來注解《老子》，把《老子》當成神仙修煉之書。《隋書·卷三十四·經籍志·道家類》云：「《老子道德經》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河上公其人，據三國吳·葛玄《老子道德經序》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為庵於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見宋·麻沙劉通判刻東萊重校本《音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經》經前葛玄序；台灣廣文書局曾影印刊行）。葛玄及《隋志》，都以河上公為西漢文帝時人。又，近人湯一介《道教》第四章云：「敦煌卷有天寶十年系師定本《道德經》一卷，在卷末有：『五千文上下二卷，合八十一章四千九百九十九字，太極左仙公序，系師定《河上真人章句》。』」這一段記載，說明《河上公注》在張魯時已有，因此也可證明它在《想爾注》前。」據上述，河上公其人，應可確定是西漢人。

《河上公注》之後，敦煌寫卷 S.6825 號《老子想爾注》缺〈道經〉前二章及缺〈德經〉全部，可以看出是〈道經〉在前，〈德經〉在後。《老子想爾注》一書，或說東漢張陵撰，或說張魯，疑而莫定。三國時，王弼注《老子》也是《道經》在前，《德經》在後。又，郭煌出土索綯寫本《老子》殘卷，缺《道經》存《德經》，亦是《道經》在前，《德經》在後；索綯本文末題：「建衡二年庚寅五月五日敦煌郡索綯寫已」，係寫於三國吳主孫皓在位時，為西元 270 年。似乎自西漢文帝河上公注本以後，《老子》一書，〈德經〉在前，〈道經〉在後，便已定型。

又，筆者曾參加 2007 年 4 月 22 日至 28 日，在中國西安及香港舉行的「國際道德經論壇」，大會宣稱，《道德經》

的外文譯本已近五百種，涉及三十餘種語言；此語又見於該會所編訂《道德經》〈編者的話〉第二頁，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該會出版的《道德經》內有中、英、法、俄、德、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日本、韓國、阿拉伯等十二種語文譯文。除上述十二種外，另有捷克文、羅馬尼亞文、波蘭文、荷蘭文、冰島文、印地文、馬來文等等譯文。因此，《老子》一書，是今所見《聖經》以外最多外國譯文及論述的書籍。

《老子》一書，有治國理論，有修身及處事哲理，有萬物生化的道體論，奠定了道家思想的初基，也影響了法家的韓非，及其所撰的《韓非子》。其思想並影響了漢魏六朝佛教譯經師安世高、支婁迦讖、竺法護、鳩摩羅什等人，藉由這些譯經師的大量引用道家本體論及無為、自然之說，使得佛教成為具有中國思惟與特色的中國佛教，而有別於印度佛教。

蕭登福

謹序於台中大里

2012年5月27日

---

<sup>1</sup> 筆者2012年6月2—5日參加湖北赤壁市葛洪養生國際學術論壇時，遇王卡及葛榮晉教授，語及北大簡及清華簡中漢景帝時簡已稱《道德經》，該二批竹簡正在處理中，尚未對外公佈。

## 凡 例

一、本書所用的底本為四部集要子部王弼注本《老子》。

二、本書用以校對的本子為：

○郭店竹簡本：以《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甲、乙、丙本釋文（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5 月第一版）及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九冊郭店楚簡本《老子道德經》為主。郭店本雖分為甲、乙、丙三本，其實是將《老子》一書分三部份來抄寫，和今日我們分上、中、下冊的概念相同，和馬王堆出土甲、乙本，每本皆全抄《老子》原文者不同。

○馬王堆漢墓甲本、乙本：甲本字體在篆隸之間，不避漢劉邦諱，抄寫年代應在高祖統一前（西元前 200 年）或在秦及戰國末，一般稱為小篆本。另一本字體為隸書，避劉邦諱，但不避惠帝劉盈諱，抄寫年代應在惠帝即位（西元前 194）前。本書用以校對的本子，以《帛書老子》（台灣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5 年 12 月出版）及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九冊馬王堆帛書本《老子道德經》之釋文為主。馬王堆甲、乙本皆全抄《老子》原文，兩種版本皆以《德經》居前，《道經》居後，篇章次第大致和今本相同，但也有少數篇章次第和今本不一樣，如馬王堆甲乙本，都把今本四十一章置於四十章之前，四十章文末「有生於無」之後，直接四十二章「道生

一」。另外，馬王堆在今本六十六章之後，緊接著為八十章、八十一章，再來為六十七章至七十九章，這些章節次第和今本是不同的。

○漢·河上公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經章句》，本書所用河上公注本，以宋東萊先生重校《音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經》影宋麻沙本為主，另參考晚唐五代·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河上公、及《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知字號》河上公章句《道德真經注》。

**三、本書之撰作，先依章次先後，列出經文，其後為【章旨】、【版本異同】、【注釋】、【今譯】、【引釋】等項。**

【章旨】，敘述該章之大意。【版本異同】，主要據郭店本及馬王堆本來校定今本。【注釋】，除注解字義句義外，並引錄古來，漢·河上公、三國·王弼、唐·成玄英、唐·李榮、唐玄宗、宋徽宗等諸家注。【今譯】，在以今文譯出全章文意。【引釋】，乃是雜引先秦兩漢經籍中，闡釋本章內容，或和本章文意相關者，臚列以供參考。

**四、本書【注釋】所引用古注，依次為：**

○漢·河上公注：本書採用東萊先生重校《音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經》（書前有葛玄序及河上公傳）為主，並以漢河上公章句《道德真經注》（《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知字號》）、晚唐五代·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所引「河上公曰」來做校對。

○魏·王弼注《老子》：本書採用四部集要子部王弼注本《老子》為主。

- 唐·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本書所採以敦煌P.2353號、S.5887號、P.2517號寫卷，收入張繼禹《中華道藏》第九冊之《老子道德經義疏》為主，另以晚唐五代·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收入《中華道藏》第十冊）所引成疏來做校對。
- 唐·李榮注：以晚唐五代·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收入《中華道藏》第十冊）所引「榮曰」為主。
- 唐玄宗注：以唐玄宗撰《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經》（《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男字號》）為主；間亦採用唐玄宗撰《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效字號》）。
- 宋徽宗注：以宋徽宗撰《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才字號》）為主。
- 上引注疏，本書中簡稱為河上公注、王弼注（或稱王注）、成玄英疏（成疏）、李榮注、玄宗注、徽宗注。諸家注，俱採用全部注文。
- 上引歷代注《老子》者，各有所偏：河上公以道教思想注《老子》；王弼以玄學注《老》；成玄英以佛教、道教注《老》；李榮既以重玄學及道教注《老》，亦引《老》注《老》；玄宗以儒注《老》；徽宗以《莊子》注《老》。

## 五、《老子》一書之篇章命名：

在周代一般篇章之命名，有二種方式：一是以首句，或首句二字、三字來命名；如《詩經》〈關雎〉、《論語》〈學而〉皆是如此。一是以全篇大意來命名，如《荀子》〈天論〉、《莊子》〈逍遙遊〉。《老子》原無篇章，後來為方便學習而予以分章，郭店本雖無明顯的分章，但已有章節篇次，各章內容和

今本相同，只是和今本次第不同，馬王堆之章節次第則大抵與今本相同，但《德經》在《道經》前。周世《老子》雖已有分章情形，但明顯標出章節的，則約始於漢，今所見較早者為河上公注，河上公注是以全篇大意來分章，並賦予章名，如〈體道第一〉、〈養身第二〉等章名。另外，成玄英以首句二字或三字命名，如〈道可道章第一〉、〈天下皆知章第二〉等。唐玄宗亦以首句命名，但較採全句文字來命名，如〈不尚賢章第三〉等。成玄英之命名較簡，但有時章名會重疊，唐玄宗所取之名，較不會有重疊現象。

本書採用王弼以數字分章，由一至八十一章，而不用章名。書中雖不列章名，但會將河上公及唐玄宗之章名，於【章旨】中列述，以供參考。

## 六、自戰國至漢初，闡述老子思想者有：

《文子》、《關尹子》、《列子》、《莊子》、《韓非子》〈解老篇〉〈喻老篇〉、屈原《楚辭·遠遊篇》、西漢·劉安《淮南子》，本書皆將之採入【引釋】中，以供參考。其中《文子》、《關尹子》、《列子》，以《正統道藏》所收本為主。

## 本書摘要

本書以四部集要子部王弼注本《老子》為底本。本書之撰作，先依章次列出經文，各章經文之後，再分【章旨】、【版本異同】、【注釋】、【今譯】、【引釋】等項，來詮釋老子。本書用以校讎的本子，以郭店竹簡本、馬王堆漢墓甲本、乙本、漢·河上公注本等為主，以其它刊本、注本為輔。所採用的主要古注有：漢·河上公注、魏·王弼注、唐·成玄英、唐·李榮注、唐玄宗注、宋徽宗注。上述諸注《老子》者，各有所偏：河上公以道教思想注《老子》；王弼以玄學注《老》；成玄英以佛、道教注《老》；李榮既以重玄學及道教注《老》，亦引《老》注《老》；玄宗以儒注《老》；徽宗以《莊子》注《老》；這些注疏對後代哲學思想，均有深遠影響。又，先秦《文子》、《關尹子》、《列子》、《莊子》、《韓非子》〈解老篇〉〈喻老篇〉、屈原《楚辭·遠遊篇》、西漢·劉安《淮南子》等，均對老子哲學有所發揮，本書皆將之採入【引釋】中，臚列相關文字，以供參考。

# 目次

自序 .....	I
凡例 .....	V
本書摘要 .....	IX

## 老子八十一章目次

### 《道經》上篇

第一章道可道 .....	1
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	16
第三章不尚賢 .....	27
第四章道沖而用之 .....	36
第五章天地不仁 .....	44
第六章谷神不死 .....	50
第七章天長地久 .....	55
第八章上善若水 .....	60
第九章持而盈之 .....	66
第十章載營魄抱一 .....	72
第十一章三十輻共一轂 .....	82
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 .....	87
第十三章寵辱皆驚 .....	93
第十四章視之不見名曰夷 .....	101

第十五章古之善為士者 .....	110
第十六章致虛極 .....	120
第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 .....	129
第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 .....	135
第十九章絕聖棄智 .....	139
第二十章絕學無憂 .....	145
第二十一章孔德之容 .....	157
第二十二章曲則全 .....	164
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 .....	171
第二十四章企者不立 .....	178
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 .....	182
第二十六章重為輕根 .....	192
第二十七章善行無轍跡 .....	197
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 .....	207
第二十九章將欲取天下而為之 .....	215
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 .....	221
第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	227
第三十二章道常無名 .....	234
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 .....	240
第三十四章大道汜兮 .....	247
第三十五章執大象天下往 .....	251
第三十六章將欲歛之 .....	256
第三十七章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	263

### 《德經》下篇

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 .....	269
第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 .....	287

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動 .....	298
第四十一章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	302
第四十二章道生一 .....	312
第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 .....	321
第四十四章名與身孰親 .....	327
第四十五章大成若缺 .....	333
第四十六章天下有道 .....	340
第四十七章不出戶知天下 .....	347
第四十八章為學日益 .....	353
第四十九章聖人無常心 .....	358
第五十章出生入死 .....	364
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 .....	372
第五十二章天下有始 .....	378
第五十三章使我介然有知 .....	388
第五十四章善建者不拔 .....	394
第五十五章含德之厚 .....	403
第五十六章知者不言 .....	411
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	418
第五十八章其政悶悶 .....	428
第五十九章治人事天 .....	438
第六十章治大國若烹小鮮 .....	445
第六十一章大國者下流 .....	452
第六十二章道者萬物之奧 .....	458
第六十三章為無為事無事 .....	465
第六十四章其安易持 .....	472
第六十五章古之善為道者 .....	483

第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 .....	490
第六十七章天下皆謂我道大 .....	495
第六十八章善為士者不武 .....	503
第六十九章用兵者有言 .....	517
第七十章吾言甚易知 .....	523
第七十一章知不知上 .....	528
第七十二章民不畏威 .....	533
第七十三章勇於敢則殺 .....	538
第七十四章民不畏死 .....	544
第七十五章民之飢 .....	550
第七十六章人之生也柔弱 .....	554
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猶張弓與 .....	559
第七十八章天下莫弱於水 .....	564
第七十九章和大怨必有餘怨 .....	570
第八十章小國寡民 .....	575
第八十一章信言不美 .....	584
參考書目 .....	591

# 《老子古注今譯》

老子道德經一卷

經文以魏・王弼注本為底本

##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①。名，可名，非常名②。無名，天地之始③；有名，萬物之母④。故常無欲，以觀其妙⑤；常有欲，以觀其徼⑥。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⑦。玄之又玄，眾妙之門⑧。

### 【章旨】

此章旨在闡釋宇宙本源的道體，河上公稱此章為〈體道第一〉。道體即宇宙萬物之本體，為一切萬象之原理原則，天地萬物由此而生。物雖由道而生，但物即是道，離物無道；道、物二者之間，是體與用的關係。「道」屬本體；「物」為現象。本體是形而上的（無形），永恒的，無生滅變化；現象則是形而下的（有形貌及功用），短暫的，剎那生滅，變化不已。這種情形，就像「銅」與由銅所鑄成的鐘、鏡、劍、神像、瓶、盂等之間的關係一樣；鐘、鏡、劍、像等物，有不同的「相」與「用」，有生滅成毀，但它們的銅性卻都不變；銅性即是本體，是道；鐘鏡劍等即是物；道即在物中，物即是道。又如，大海與由海所生的漚、泡、波、浪、濤等物一般，漚泡波濤有起滅，

海水則無起滅；漚泡生，不能說成海水生；漚泡滅，也不能說成海水滅；而漚泡即海水，海水即漚泡。

本章在說明「道」生「物」之過程，由「無」而「有」。人之修道，則以「常無」見道妙，以「常有」見道用。道在物中，物不離道，道妙即道用。今將道、物間之關係表列於下：

道：本體：不生不滅，恒常，不變

即

┌相（形貌）┐

物：現象：┌┐生滅不已：無常，變動不已

└用（功能）┘

河上公稱此章為〈體道第一〉，唐玄宗以首句為名，稱此章為〈道可道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均有此章，甲本作：「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觀其眇；恒有欲也，以觀其所噉。兩者同出，異名同胃（謂）。玄之有玄，眾眇之【門】。」

馬王堆帛書甲本道經：「常」作「恆」；「以觀其微」作「以觀其所噉」。「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作「兩者同出，異名同胃（謂）」。

### 【注釋】

- ①道：道理。可道：可以談論、敘述；可道的「道」，當動詞使用。  
非常道：不是永恆不變的道理；常，永恆。

案：道是宇宙萬象的本體，萬物由此而出，一切事物所應遵守的原理原則。《說文解字》：「道，所行道也。从辵首。一達謂之道。」係從文字架構來解說「道」字。《莊子·繕性》：「道，理也。」《莊子·漁父》：「道者，萬物之所由也。」《韓非子·主道》：「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韓非子·解老》：「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以上是先秦子書對道的認知。朱熹《四書集注·論語·學而篇》「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下注云：「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朱注乃由徽宗注引伸而來，見下，也是沿承先秦子書說而來。

萬物皆由道體而生，但道雖生物，道即在物中，道、物一體，離物無道。道體無法用語言文字來敘述，《易經·繫辭上》：「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不僅如此，言則離道，《莊子·天道篇》載齊桓公與輪扁之問答，以為道體離形聲名色，不可以用言語文字來表達，書記所見者，僅是聖人之糟粕，而非精髓。雖然言則離道，但不言又不足以明道，所以《莊子·外物篇》：「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語僅用來闡釋道體，而非道體，猶如指月之指，順指可以得月，而指則非月；因言以悟道，而道非言。所以必須以言無言，終日言未嘗言，不執著於語言文字的方式來闡釋道體；《莊子·寓言篇》說：「言无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言，未嘗不言。」中國禪宗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道離言詮文字諸相，皆是稟承道家道體論之說而來。由於道體離言詮，所以說可以言說之道，即非永恆不變之真道。

此句意謂：道體（是絕對的，離言詮、名相），如果可以用語言文字來解說，就不是永恆不變的道體。

河上公注：「『道可道』：謂經術政教之道。『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跡匿端，不可稱道。」

成玄英《義疏》：「道以虛通為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無極大道，是眾生之正性也。而言可道者，即是名言，謂可稱之法也。雖復稱可道，宜隨機愜當而有聲有說，非真常凝寂之道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辯，不可以心慮知；妙絕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真寂之道。可道可說者，非常道也。」

李榮注：「『道可道』：道者虛極之理體，不可以有無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極其真，所謂妙矣難思，深不可識。聖人坦茲玄路，開以教門，借圓通之名，目虛極之理，以理可名，稱之可道，吾不知其名，成道以虛通為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無極大道，是眾生之正性也。天道者何也？虛無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無外，其微無內，浩曠無端，杳冥無對，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靜無心而品物有方，混漠無形，寂寥無聲，萬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極，成者必虧，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謂道者也。元氣太虛之先，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真一運神而元氣自化，元氣者無中之有，有中之無，廣不可量，微不可察，氤氲漸著，混茫無倪，萬象之端，兆朕於此。於是清通澄朗之炁浮而為天，濁滯煩昧之炁積而為地，平和柔順之炁結為人倫，錯謬剛戾之炁散為雜類。自一炁之所有，播萬殊而種分，既涉化機，遷變罔極。然則生天地人物之形者，元炁也。授天地人物之靈者，神明也。故乾坤統天地，精魂御人物。炁有陰陽之革，神無寒暑之變，雖群動糾紛，不可勝紀，滅而復生，終而復始，而道德之體，神明之心，應感不窮，未嘗疲於動用之境矣。道重說包億萬之天而不為大，

貫秋毫之末而不為小，先虛無而不為始，後天地而不為終，昇積陽而不為明，淪重陰而不為晦。本無神也，虛極而神生。本無炁也，神運而炁化。炁本無質，凝委而成形，形本無情，動用而虧性。形成性動，去道彌遠，故溺於生死，遷於陰陽，不能自止，非道存而忘也。故道能自無而生有，豈不能使有同於無乎？有同於無，則有不滅矣。故生我者道，滅我者情，苟忘其情，則全乎性，性全則形全，形全則炁全，炁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故道全則神王，神王則炁靈，炁靈則形超，形超則性徹。性徹者，反覆流通，與道為一，可使有為無，可使虛為實，吾將與造物者為儔，奚死生之能累乎己也。可道為體，可名為用。可道者，即是言名，雖復稱可，物宜隨機，而有聲有說，非真常凝寂之道。『非常道』：非是人貴之以禮義，尚之以浮華，喪身以成名，忘己而殉利，失道後德，此教方行，今既去仁義之華，取道德之實，自澆薄之行，歸淳厚之源，反彼恒情，故曰非常道也。」

宋徽宗注：「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之常存。」

- ②名：名相，用以指稱事物。《說文解字》云：「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國語·楚語》：「名，號也。」《穀梁·隱三年傳》：「夫名者，所以相別爾。」可名：可用以詮述事物，稱呼事物。名相用以詮釋事物，物固可同名異實，亦可異名同實，名相之釋物，常因時因地因人而有不同，並非有永恆不變之名相，所以說可用來詮釋事物之名相，便不是永恆不變之名相。

此句意謂：名相（在詮釋事物），但可以用來詮釋事物的名相，便不是永恆不變的名相。

河上公注：「『名可名』：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非常名』：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當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

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

王弼注：「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

成疏：「名者，教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今言可名，次顯於教。真理既絕於言象，至教亦超於聲說。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欲明理教教理，不一不異也。然至道深玄，不可涯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而義有抑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道非常道。至論造極處，無可無不可，亦非常非不常，故《玉京經》云：『無可無不可，思與希微通。』」

唐玄宗注：「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用且無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則非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無名也。」

徽宗注：「無始曰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 ③無名：未有名相稱謂；指沒有萬物、沒名相存在的時代。有物即有名相，無物即無名相；先無物無名，而後有天地萬物產生，而後才有名相以稱述事物，所以說無名是天地之始。

此句意謂：沒有任何名相存在的時候，是天地的創始時期。

河上公注：「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道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為天地本始也。」

成疏：「始，本也。虛無至道，陶甄萬物，二儀三景，何莫由斯？故指此無名，為物之本。道本無名，是知不可言說明矣。」

李榮注：「道玄德妙，理絕有無，有無既絕，名稱斯遣。然則虛通之用，於何不可，是以非無而無，無名為兩儀之本始也。非有而有，有名為萬物之父母焉。故道生德畜，其斯之謂乎。」

唐玄宗注：「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地，天地資始，故云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應用匠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也。」

- ④有名：指有名相、稱謂。有名相，即有與名相相應之萬物，所以有名為萬物之根源。母：源頭。

此句意謂：有了名相的存在，是萬物生化的起源時期。

河上公注：「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柔剛，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合氣而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

王注：「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亨之、毒之，為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

成疏：「有名，跡也。重玄之道，本自無名，從本降跡，稱謂斯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名者，方欲子育眾生，令其歸本，慈悲鞠養，有同母儀。」

玄宗注：「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地，天地資始，故云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應用匠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也。」

徽宗注：「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為萬物之母。」

- ⑤無欲：指無私心作為。道體無心運為，而天地萬物因之以生。常無欲，可以觀察道體始源之奧妙。

此句意謂：所以常處在「無欲」的角度，想用它來觀察天地始源的奧妙。

河上公注：「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名道，讚敘明是非也。」

王注：「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可以觀其始物之妙。」

成疏：「妙，精微也。觀，照察己身也。言人常能無欲無為，至虛至靜者，即能近鑒己身之妙道，遠鑒至理之精微也。」

- ⑥有欲：指有私心運作。人以私心為用，使道體因而淪為物用。徼：依循，此指循察其源；王弼注為歸，亦有歸宿源始之意。《說文解字》：「徼，循也。从彳敖聲。」馬王堆作「噉」，噉：口也、叫聲。《說文解字》：「噉，吼也。从口敖聲。一曰噉，呼也。」噉為徼之借字。

此句謂：常處於「有欲」的角度，想據以循察物理人事紛紜之所自出。

河上公注：「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

王弼注：「徼，歸終也。凡有之為利，必以無為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徼也。」

成疏：「徼，歸也。欲，情染也。所，境也。言人不能無為恬澹，觀妙守真，而妄起貪求，肆情染滯者，適見世境之有，未體即有之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唯睹死生之歸趣也。前明無名有名之優劣，此顯無欲有欲之勝負也。」

李榮注：「人之受生，咸資始於道德，同稟炁於陰陽，而皎昧異其靈，靜躁殊其性。無欲行，若也夷心寂路，濯志玄津，可欲不足亂其神，紛銳無能滑其意，靈臺皎而淨，玄鏡湛而明，則可以照徼通要妙，此無欲行也。有欲行，若未能遺識，情在有封，馳驚於身，非躁競於聲色，但歸有為之事迹，豈

識無為之理本？此有欲行也。」

玄宗注：「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返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正性，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原，欲觀妙本，則見邊徼矣。」

徽宗注：「《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之常無。不廢一物，茲謂之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皦，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有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并觀，乃無不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乎為天下裂也。」

- ⑦兩者：指無名、有名，也指無欲、有欲。玄：玄妙。《荀子·正論》：「玄，謂幽深難知。」《說文解字》：「玄，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凡玄之屬皆从玄。」相異之二物，皆由道體而出，而所現之相有別，同稱為玄妙。案此句意謂：「無」和「有」二者，同樣出自於道體而有不同的名稱，同樣叫做玄妙。

河上公注：「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各異也。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故異也。」

王注：「兩者，始與母也。同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

成疏：「兩，謂無欲、有欲二觀也。同出，謂同出一道也。異名者，微妙別也。原夫所觀之境雖一，能觀之智有殊，二觀既其不同，微妙所以名異也。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微妙兩觀，源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亦不滯無，

二俱不滯，故謂之玄。」

李榮注：「近而言之，有欲無欲兩者也，此謂人也，共受五常之質，俱懷方寸之心同也。黜聰明而恬澹，洞徹道源，則稱於妙。境前識而紛紜，迷淪俗境，則稱於徼，此異名也。遠而言之，聖人欲暢清虛之理，遂以道德為宗，是以此之一章盛明斯義，雙標道德，故言兩者。混沌理一，所以云同。自靜之從體起用，故言出。通生之功著，道也。畜養之義，德彰也。道殊號是日異名也。」

玄宗注：「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矣。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

徽宗注：「道本無相，孰為徼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捨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

⑧玄之又玄：玄妙中的玄妙，因句中重用「玄」字，後人稱為「重玄」，唐世成玄英疏等「重玄」之稱由此而來。門：門戶，出入所必經者，引伸為道體，道體為萬物所自出。

此句謂：無名、有名皆謂之玄，而道體則是玄妙中的玄妙，眾妙所出之門，是所有玄妙變化由此而出的總根源。

河上公注：「『同謂之玄』：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也。『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也，稟炁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辱則生貪淫也。

『眾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

王注：「而言謂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眾妙皆從同而出，故曰眾妙之門也。」

成疏：「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於此玄，今說又玄，更祛後病。」

既而非但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妙，要妙也。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微，窮理盡性。豈獨群聖之戶牖，抑亦眾妙之法門。」

李榮注：「道德窈冥，理超於言象。真宗虛湛，事絕於有無。寄言象之外，托有無之表，以道幽路，故曰玄之。猶恐迷方者膠柱，失理者守株，即滯此玄以為真道，故極言之，非有無之表定名曰玄。借玄以遣有無，有無既遣，玄亦自喪，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極，四句未可致其源，寥廓無端，虛通不礙，總萬象之樞要，開百靈之戶牖，達斯趣者，眾妙之門。」

玄宗注：「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為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挾遣玄，示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自出，故云眾妙之門。」

徽宗注：「《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元，故曰眾妙之門。孔子之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為終始。」

### 【今譯】

道體（是絕對的，離言詮名相），如果可以用言語文字來解說，就不是永恆不變的道體。名相（在詮釋事物），但可以用來詮釋事物的名相，便不是永恆不變的名相。沒有任何名相存在的時候（萬物未生之時），是天地的創始時期；有了名相

的存在，是萬物生化的起源時期。所以常處在「無欲」的角度，是想用它來觀察天地始源的奧妙；常處於「有欲」的角度，是想據以循察物理人事紛紜之所自出。「無」和「有」二者，同樣出自於道體而有不同的名稱，同樣叫做玄妙。而道體則是玄妙中的玄妙，眾妙所出之門，是所有玄妙變化由此而出的總根源。

### 【引釋】

《文子·道原篇》：

「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含陰吐陽，而章三光。」

「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闊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

《文子·道原篇》：

「老子（文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循天者與道游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奸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 《文子·精誠篇》：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於竹帛，縷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麤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跡，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

## 《文子·上禮篇》：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 《韓非子·主道》：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

## 《韓非子·揚權》：

「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群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參名異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不同於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 《文子·上仁篇》：

「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 《韓非子·解老》：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

## 《韓非子·解老》：

「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 《淮南子·本經篇》：

「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抱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眾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晚世學者

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跡，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

《淮南子·道應篇》：

「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悻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sup>①</sup>；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sup>②</sup>。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sup>③</sup>；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sup>④</sup>。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sup>⑤</sup>。夫唯弗居，是以不去<sup>⑥</sup>。

### 【章旨】

此章敘述事物間皆是相生相剋，相互依存，並兼及治國養身之法。文中所說的美醜、善惡，是人為的價值判斷，相對而非絕對的，常隨著時、空、物、俗而變改不定；古人所謂善，所謂美，今人未必認同。以「美」而言，楚王好細腰，漢成帝以細瘦為美，唐人以豐腴為美，此為各「時」不同，所美互異。亞洲人所說的美女，和非州人所說的美女，並不相同，此是「空」間距離產生的美有差異。再以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鳥見之高飛，魚見之下沉，則是魚鳥以人之美為至醜，這是物種不同而美醜有別。美醜亦隨時代潮流（俗）而有變化，潮流既過，所美之事隨之亦變。美醜既是如此，善惡也是如此，古人「百行孝為先，萬惡淫為首」，古人以「孝」為最善，以「淫」為最惡，但孝易流於愚孝，如二十四孝之郭巨埋兒、王祥臥冰等皆是有悖常理。不僅孝非至善，淫之罪在今世律法中亦非最惡。顯示善惡之說非定論，亦是隨時空物俗而有別。此章在美醜、善惡之後，又舉出了：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等六項事物，認為相反相對的事物，皆不外於此。相反的二者，常相互依存，此生而彼生，彼亡而此亡，如美與醜，東

與西；東存在，西才能存在；美存在，醜才存在。其中一者消失，相對的事物亦將隨之不存。這些相對的事物，同時也是相比較而來，各有所長，各有所短，不可一執。

河上公稱此章為〈養身第二〉，唐玄宗以首句為章名，稱此章為〈天下皆知〉章。

### 【版本異同】

郭店甲本，此章作：「天下皆知美之為美也，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此斯不善已。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呈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後之相隨也。是以聖人居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治也，為而弗志也，成而弗居也。夫唯弗居也，是以弗去也。」

郭店甲本「高下相傾」作「高下之相呈也」；「前後相隨」作「先後之相隨也」；「聖人處無為之事」作「聖人居亡為之事」；「萬物作焉而不辭」作「萬物作而弗治也」；「為而不恃」作「為而弗志也」。

馬王堆甲本「長短相形」作「長短相刑」，「高下相傾」作「高下之相盈也」。馬王堆乙本「不辭」作「弗始」。

### 【注釋】

①為美：追逐於美。天下人都知道它是「美」的，而去追求「美」，這就落入於「惡」了。其原因在於美又有更美、最美、絕美等差別，眾人競逐，爭鬥妬害之心將起，則為了得美，將反行惡事，使彼此相害。且美醜相對，如眾人皆美而無醜，則醜既不存，美亦將消失。

此句意謂：天下人都知道它是「美」的，而去追求「美」，這就落入於「惡」了。

河上公注：「『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自揚己美，使顯彰也。」

『斯惡已』：有危亡也。『皆知善之為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

成疏：「天下者，世間之總名也。皆，咸、悉也。美，悅愛也。《上元經》云：『諸天之下，諸地之上，其中人物，名曰世間。』言一切蒼生，莫不耽滯諸塵，妄執美惡，違其心者，遂起憎嫌，名之為惡。順其意者，必生愛染，名之為美。不知諸法，即有即空，美惡既空，何憎何愛？故《莊子》云：『毛嬙嬋姬，人之所美，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又云：『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以斯所驗，豈有美惡哉？故知世間執美為美，此即惡矣。」

- ②皆：都。斯：此。案：眾人皆追逐於行善，將流於爭名，弊端也因此而生，則善行將反成為不善之行。《呂氏春秋·察微篇》說：「魯國之法，魯人為入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子貢從別國贖人回魯，而不向魯政府取回自己所付出的贖金，這是極崇高的善行，但反而從此沒人敢在別國贖回魯人。刻意標榜善行，反而絕人行善之路。《莊子·養生主》說：「為善无近名？為惡无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刻意为善，無乃近於求名？刻意行意，無乃近於受刑？緣督以為經，即是順中道而行事，循道而行，自然可以長久。

此句意謂：都知道它是「善」的，而去追求善，這就落入「不善」了。

河上公注：「『皆知善之為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

成疏：「言凡鄙之流，迷於真理，非但耽淫聲色，抑乃貪著名譽，求名喪身，利己害物，不知名善，舉體虛妄，故下文

云名與身孰親？《莊》云：『為善無近名』又云：『其所矜惜，無非名善者也。』是知矜名執善，於理不減，唯當忘善惡而居中，方會無為之致也。」

李榮注：「美，樂也。言人之稟性，咸不能以道為娛，而以榮為樂。樂不可極，樂極則哀來，欲不可縱，縱欲則傷至，故曰人皆以色聲滋味為上樂，不知色聲滋味禍之大。樸既為禍，樸傷為哀，本滅性傷，身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天下地上，君子小人，並寡能虛心虛己，而各縱欲縱情，情性之愛雖復不同，各任性情，同有所愛。愛名則以名為善，愛利則以利為善。以利為善，求利不以其道；以名為善，殉名以致亡身。稱情雖以為善，亡身是為不善，故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下，此為不善已也。」

玄宗注：「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以己之所美為美，所善為善矣。美善無主，俱是妄情，皆由封執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

徽宗注：「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 ③相生：相互產生，此生而彼生，此亡而彼亡，如東與西、美與醜，相生亦相滅。相成：相互形成，此成而彼成，此在而彼在。相形：相互顯現、相互較形。相傾：相互較奪。傾：奪；《說文解字》：「傾，仄也。」音聲：有二義，其一為音即聲，如《詩經·關雎序》疏。其二為單出為聲，雜比為音，如《周

禮·大司樂》注「凡五聲」疏。和：相應。隨：跟從。

案：老子用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等六種，來代表所有相反相對的事物。這些相反的事物，常是此生而彼生，此亡而彼亡；是相對性的存在，且因人因時因事而異。如愚庸之人所謂的「難」，才高者則成「易」，難易皆屬同一事物，非為二物。再者，「有」因「無」而生，「無」因「有」而存。

此句意謂：所以「有」和「無」是相互產生的，難和易是相互形成的（兩者是共存的關係，此在則彼在，此亡則彼亡）。長短是相比較而來，高下是相傾比而成，聲音的單聲多音相唱和，時間上的前後相連隨。

河上公注：「『故有無相生』：見有而為無也。『難易相成』：見難而為易也。『長短相形』：見短而為長者也。『高下相傾』：見高而為下也。『音聲相和』：上唱下必和也。『前後相隨』：上行下必隨也。」

王注：「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而偏舉也。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明數也。」

成疏：「『故有無相生』：有無二名，相因而立。推窮理性，即體而空。既知有無相生，足明萬法無實。『難易相成』：空心慧觀，無易無難，分別執情，有難有易，是知難易二法，相互而成。『長短相形』：以長形長則無長，以短比短則無短，故知長短相形而有者也。『高下相傾』：傾，奪也。夫有高則有下，無下則無高。何者？夫以尺比寸，尺即為高，以尺比丈，尺即為下，向者之高，今之成下，故知高下竟無定相，更相傾奪，所以皆空。『音聲相和』：夫宮商絲竹，相和而成。推求性相，即體皆寂。以況萬有，虛假亦然。『前後相隨』：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名昔。而今自非今，

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何先何後？是有先有後者，三時相隨，而竟無實體也。」

李榮注：「『故有無相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從無出有，自有歸無，故曰相生也。『難易相成』：天下難事必作於易，難起於易，易成難也。易由於難，難成易也。

『長短相形』：夫物離之則無大無小，聚之則有短有長，太山秋毫之相殊，白鶴青鳧毛之脛異，故知忘之則無大無小，存之則有短有長也。『高下相傾』：傾，危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經云：『高以下為基』，下亦危於高也。下之賤也，猶乃危高，高之貴焉，誠能滅下。失道則高下相危，得道則君臣俱泰。成，傾奪也，夫有高則有下，無下則無高，何者？夫以尺比寸，尺即為高，以尺比丈，尺即為下，向者之高，今之成下，故知高下竟無定相，更相傾奪，所以皆空。

『音聲相和』：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譬之宮商，更相唱和。夫調高則弦絕，上躁則下急。是知五聲和則八音克諧，其政相和，其人胥悅，故曰王者人之師而取則。『先後相隨』：君先而臣隨，父先而子隨，故為君父者，不得輕躁而失道，必宜重靜以契德也。」

玄宗注：「六者相違，遞為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玄宗御疏：「『故有無之相生』：此明有無性空也。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凡俗則以為無生有。無不自無，因有而無，凡俗則以為有生無，故云相生。而有無對法，本不相生，相生之名，猶妄執起。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皆空故，聖人將欲救其迷滯，是以歷言六者之惑。『難易之相成』：此明難易法空也。此以難而彼成易，此以易而彼成難，亦如工者易於木，難於埴；陶匠易於埴而難於木，故云難易之相成。若同其所難，則無易。同其所易，則無難。難易無實，妄生名稱，是法空。故能了之者，巧拙兩妄，則

難易名息，亦如美惡無定故也。『長短之相形』：此明長短相空也。以長故形短，以短故形長，故云長短相形。亦如鸛脰非短，由鶴脰之長，故續之則憂。鶴脰非長，由鸛脰之短，故斷之則悲。見短長相，猶如美惡，既無定禮，皆是妄情。

『高下之相傾』：此明高下名空也。高下兩名，互相傾奪，故稱高必因於下，又有高之者；稱下必因於高，又有下之者。又高則所高非高，又下則所下非下。如彼世間，凡諸有名位，遞為臣妾，亦復無常，是皆空故，故無定位。『音聲之相和』：此明和合空也。五音相和，成曲者誰？總彼眾聲，則能度曲。如世間法，皆和合成，則體非真，是皆空故，將欲定其美惡，豈云達觀之談？『前後之相隨』：此明三時念空也。日月相代，代故以新，如彼投足，孰為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名。名由妄立，誰識其初？過去未來，及以見在，三時空故，念念遷故，亦如美惡無定名也。」

徽宗注：「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為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音聲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而適己。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 ④聖人：《老子》中的聖人，通常指治理人民的聖王而言。無為：不以私心妄為，順事物本身應行之法則而行事。不言之教：政令不煩苛；言，指政府所下達之政令；不言，指無有繁瑣苛細之政令。作：興起。辭：辭謝。

案：此句意謂：因此聖人以無為（不用私心作為）的方式來處理事物，實行不繁瑣苛細之政令，使萬事萬物自然興起壯盛而不辭謝。

河上公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師導之也。」「『萬物作焉』：各自動也。『而不辭』：不辭謝而逆止。」

王注：「自然已足，為則敗也。」

成疏：「『是以聖人治』：是以，連上之辭也。聖人者，體道契真之人也。亦言聖者，正也，能自正己，兼能正他，故名為聖。治，理也。即此聖人慈悲救物，轉無為之妙法，治有欲之蒼生。所治，近指上文。能治，屬在於下。仍前以發後，故云是以聖人治也。『處無為之事』：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寂而動，無為而能涉事。動而寂，處世不廢無為。斯乃無為即為，為即無為。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默當塗之隔耶？故言處無為之事也。『行不言之教』：妙體真源，絕於言象。雖復虛寂，而施化無方。豈唯真不乖應，抑亦語不妨默。既而出處語默，其致一焉。端拱寂然，而言滿天下。豈曰杜口而稱不言哉？故《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者，則終日言而盡物。』『萬物作而不為始』：萬物者，一切群生也。作，感動也。始，先也。聖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感而後應，不為物先。故《莊子》云：『常和而不唱也。』」

李榮注：「作者，芸芸動作也。四人各安其業，萬物不失其真，任化自然，無所辭謝。」

玄宗注：「無為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也。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也。」

徽宗注：「處無為之事，《莊子》所謂無為而用天下也。行

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於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 ⑤恃：依賴，仗恃；《說文解字》：「恃，賴也。从心寺聲。」  
居：處。

此句意謂：生育萬物而不佔有，有作為而不恃報，功業有成而不居功。

河上公注：「『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功成而弗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

王注：「智慧自備，為則偽也。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

成疏：「為，施化也。恃，怙賴也。夫聖人虛懷，逗機利物，自他平等，物我兼忘。雖有大功，終不恃賴，忘其功也。覆載萬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逾日月，而推功於物，不處其德也。」

玄宗注：「令萬物各遂其生，不為己有，各得所為，而不負恃，如此即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慎一日，不敢寧居也。」

徽宗注：「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鑒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

- ⑥弗居：不居功。是以：因此；是，此；以，因；此為倒裝句。  
案：正因為不去居功，因此功業能永存不離。

河上公注：「『夫惟弗居』：夫惟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福德常在，不去其身也。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无不動亂。」

王注：「使功在己，則功不可久也。」

成疏：「夫者，語端。唯，之言獨。夫能造化天地，亭毒含

靈，有大至功，而推功於物者，其唯聖人乎！只為能忘其功，而至功彌遠。聖德斯在，是以不去。」

李榮注：「至道彌綸於宇宙，上德範圍於兩儀，雖忘功用，百姓戴之，垂拱而清九野，無為而朝萬國，凝神常湛，故言不去也。」

玄宗注：「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也。」

徽宗注：「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壺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故曰為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己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 【今譯】

天下人都知道它是「美」的，而去追求「美」，這就落入於「惡」了。都知道它是「善」的，而去追求善，這就落入「不善」了。所以「有」和「無」是相互產生的，難和易是相互形成的（兩者是共存的關係，此在則彼在，此亡則彼亡）。長短是相比較而來，高下是相傾比而成，聲音的單聲多音相唱和，時間上的前後相連隨。因此聖人以無為（不用私心作為）的方式來處理事物，實行不繁瑣苛細之政令，使萬事萬物自然興起壯盛而不辭謝。生育萬物而不佔有，有作為而不恃報，功業有成而不居功。正因為不去居功，因此功業能永存不離。

### 【引釋】

《文子·微明篇》：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可以應待无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案：上引既釋此章「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亦釋《老子》五十六章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文子·自然篇》：

「老子曰：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跡，泥用輻，山用樛；夏瀆冬陂，因高為山，因下為池，非吾所為也。」（《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壁字號》《通玄真經》卷八默希子注本，新文豐刊本第二十八冊二九三頁下二九四頁上）

《淮南子·道應篇》：

「子發功蔡，踰之。宣王郊迎，裂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sup>①</sup>；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sup>②</sup>；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sup>③</sup>。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sup>④</sup>。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sup>⑤</sup>。為無為，則無不治<sup>⑥</sup>。

#### 【章旨】

此章旨在論述治國之道，首述治國貴在盡人之才。人之才智各不同，而皆各有所用，治國為政，貴在使各種人才，皆得其用，不必崇賢棄愚。猶如木匠建屋，棟樑楔樨，各得其用。

《淮南子·齊俗篇》說：「老子曰：『不尚賢』者，不致魚於木，沈鳥於淵。」貴因任自然，各依其性而用，使魚者歸水，鳥者棲木，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其次分述治國在使人民返歸樸質謙虛，不貪權貨，努力強行。聖王以無為來治國，天下無不可治之國。河上公稱為〈安民第三〉，唐玄宗以首句為章名，稱此章為〈不尚賢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乙本較全，文作：「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恒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知不敢弗為而已，則無不治矣。」

馬王堆帛書甲、乙本，「尚賢」作「上賢」；「民心」作「民」；「常」作「恆」。乙本「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作「使夫知不敢弗為而已，則無不治矣」，想爾注

作「使知者不敢不為，則無不治。」

「使民心不亂」，馬王堆本無「心」字，河上公、想爾注本作「使心不亂」。

### 【注釋】

①尚，崇尚。賢：多才；《說文解字》：「賢，多才也。从貝叡聲。」王弼《老子注》：「賢，猶能也。」不崇尚賢能，使人民不爭為賢才。人才有多種，不一而足；且有用處即是才，無用處即是非才。人性各不同，各有好尚、專擅，各有所短、缺弊，為政者貴能因才施任，使各盡其用。為政者若能不尚賢，既無所專尚，則將無有專棄，而棟樑楔樨將各得其用，皆成有用之才。

此句謂：不崇尚賢能，使人民不爭為賢才。

河上公注：「『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為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貴之以官。『使民不爭』：不爭功名，返自然也。」

成疏：「尚，貴也。賢，能也。非謂君王不尚賢人，直是行人撝謙，先物後己，不自貴尚而賤人也。而言不爭者，若人人自貴而賤物，則浮競互彰；各各退己而先人，則爭忿自息，故云不爭也。」

李榮注：「王道蕩蕩，無偏無黨，貴賤將玉石同塗，賢者與愚人共貫，此大道之化，無爭者也。夫賢當於位，賞須以功，愚受以役，罰須以過。若賞賢過度，則極以驕奢。役愚越分，則困於貧窶。驕奢者必欺侮，困窮者亦能鬥，則忿爭生也。是以日月曜彩，不為賢不肖易光，天地覆載，不為善不善改度也。」

玄宗注：「尚賢則有跡，徇跡則爭興。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

徽宗注：「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阨。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

- ②貴：貴重、重視。不貴重難得的器物，使人民不去偷盜。器物的目的，在得其所用，不在於價格的貴或賤。難得的東西，常因時空物俗而有別，如古時玻璃為七寶之一，今則僅為一般之用品。貴重之物，在使用上，亦未必能勝過低賤之物。為政者刻意的標榜貴重之物，將造成民眾盲目的追逐。

此句意謂：不貴重難得的器物，使人民不去偷盜。

河上公注：「『不貴重得之貨』：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使民不為盜』：上化清淨，下无貪人。」

成疏：「難得之貨，謂隨珠荊璧，垂棘照車也。若使普天貴寶，則盜賊斯生；率土賤珍，則濫竊不起。故言不盜。」

李榮注：「棄十城之璧，擲千金之珠，視如瓦礫，豈有盜乎？」

玄宗注：「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為盜矣。」

徽宗注：「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為盜。《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旅獒》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 ③可欲：可以誘發貪慾的事物，如財貨、名位等。

案此句意謂：不顯露引人貪慾的財貨名位，使民心不會蕩亂。

河上公注：「『不見可欲』：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不惑亂也。」

王注：「賢，猶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唯能是任尚也。曷為唯用是施，貴之何為？尚賢顯名，榮過

其任，為而常校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探篋，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

成疏：「可欲者，即是世間一切前境色聲等法，可貪求染愛之物也。而言不見者，非杜耳目以避之也，妙體塵境虛幻，竟無可欲之法，推窮根塵不合故也。既無可欲之境，故恣耳目之見聞，而心恒虛寂，故言不亂也。故《西昇經》云：『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又云：『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前不盜不爭，是別；今不見可欲是總，遣三業及一切法也。』」

李榮注：「耳不聞鄭衛絲竹之聲，眼不見褒姒妲己之色，洗心潔已，遺情去欲，豈有亂乎？」

玄宗注：「既無尚賢之跡，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也。」

徽宗注：「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上。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下。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僨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 ④虛其心：使人民虛心不自滿，謙卑以自處。實其腹：充實人民樸真的內涵，道德內充，不生愛慾。弱其志：減弱人民貪念，心志柔弱，不貪強權。強其骨：增強人民筋骨，使能自立，強行不惑。此段敘述聖王治國之法。

案此句意謂：因此聖人治理國家時，使人民謙虛心志，以道德充實內涵，減弱貪權心念，增強力行的筋骨。

河上公注：「『是以聖人治』：說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虛其心』：除嗜欲，去亂煩。『實其腹』：懷道抱一，守五神也。」

『弱其志』：和柔謙讓，不處權也。『強其骨』：愛精重施，髓滿骨堅。」

王注：「『虛其心實其腹』：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弱其志強其骨』：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心虛則志弱也。」

成疏：「『虛其心』：既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心境兩忘，故即心無心也。前既境幻，後又心虛也。『實其腹』：雖復即心無心，而實有靈照，乃言妙體虛寂，而赴感無差。德充於內，故言實其腹也。『弱其志』：既內懷實智，而外弘接物，處俗同塵，柔弱退己也。『強其骨』：骨，譬內也。言聖人雖復外示和光，而內恒寂泊。欲明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言強其骨也。」

李榮注：「『是以聖人之治』：皇上積德積仁，盡善盡美。老君欲重揚聖德，故再言之也。『虛其心』：除嗜欲，絕是非，遺萬慮，存真一。『實其腹』：道實於懷，德充於內。『弱其志』：心志柔弱，順道無為。『強其骨』：唯道集虛，心懷至道，在物無害者，得成仙骨自強。」

玄宗注：「『虛其心』：心不為可欲所亂，則虛矣。『實其腹』：道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屬厭而止，不生貪求。『弱其志』：心虛則志弱。『強其骨』：腹實則骨強。」

徽宗注：「谷以虛故應，鑒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嗅。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用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并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膽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聖人為腹不為目，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知，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

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執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 ⑤無知：去除傷身害性之邪智小慧。無欲：去除貪慾。智者：指想以邪智治國者。

此句意謂：常常讓人民處於放棄小智、放棄貪慾的狀態，讓那些具有邪智的人不敢用私心來作為。

河上公注：「『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朴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為』：思慮深，不輕言。」

王注：「『常使民無知無欲』：守其真也。『使夫智者不敢為』：智者，謂知為也。」

成疏：「『常使民無知無欲』：智者，分別之名。欲者，貪求之目。言聖人常以空慧利益蒼生，令倒置之徒，息分別之心，捨貪求之欲也。『使夫智者不敢為』：前既捨有欲得無欲，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以無欲為道，而言不敢不為者，即遣無欲也。恐執此不為，故繼以不敢也。」

李榮注：「上扇無為之風，下行淳樸之化。下從於上，上下皆安，則無不化之也。」

玄宗注：「常使民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也。清靜化人，盡無知欲。適有知者，令不敢為也。」

徽宗注：「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眾，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九官咸事，

俊又在服，豈以知為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⑥無為：不以私心作為。能不以私心作為的方式來作為（治國），則無有不可治之國。

案此句意謂：能運用無為（不以私心作為）的方式來作為，那麼天下沒有不能治理好的。

河上公注：「『為無為』：不造作，動因循。『則無不治』：德化厚，百姓安。」

成疏：「治，正也。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後遣無欲者，此則雙遣二邊，妙體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忘，以斯為治，理無不正也。」

玄宗注：「於為無為，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

徽宗注：「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忽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為出於無為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

## 【今譯】

不崇尚賢能，使人民不爭為賢才；不貴重難得的器物，使人民不去偷盜；不顯露引人貪慾的財貨名位，使民心不會蕩亂。因此聖人治理國家時，使人民謙虛心志，以道德充實內涵，減弱貪權心念，增強力行的筋骨，常常讓人民處於放棄小智放棄貪慾的狀態，讓那些具有邪智的人不敢用私心來作為。能運用無為（不以私心作為）的方式來作為，那麼天下沒有不能治理好的。

## 【引釋】

《文子·自然篇》：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即萬物一齊，无由相過。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沈鳥於淵。」

《文子·自然篇》：

「天道嘿嘿，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端，化遂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清明不闇，是故群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

《文子·下德篇》：

「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文子·上義篇》：

「老子曰：為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遂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逐煩撓以為急；事為詭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

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錯其威。」

《淮南子·齊俗篇》：

「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沈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陂耕田。」

《淮南子·道應篇》：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跣揖，北面立于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于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 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①。淵兮似萬物之宗②。挫其銳，解其紛③，和其光，同其塵④。湛兮似或存⑤。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⑥。

### 【章旨】

此章論述道體及道用。而得道用以治國修身者，可以挫止銳進，解除紛爭，和隱光芒，同其塵垢，與物同歸於真樸。道體為宇宙萬象之本源，其上已無源頭，所以河上公稱此章為〈無源第四〉，唐玄宗以首句為章名，稱為〈道沖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乙本文字較全，文作：「道，沖而用之，有弗盈也。淵呵怡（似）萬物之宗。銑（挫）其兌，解其芬，和其光，同其塵。湛呵怡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也，象帝之先。」

馬王堆乙本「或不盈」作「有弗盈也」；「挫」作「銑」。

### 【注釋】

①沖：有二義，一釋為「中」，一釋為「虛」。河上公注：「沖，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河上公以「沖」為中道。又，傅奕本「沖」作「盅」，《說文·皿部》：「盅，器虛也；从皿中聲。」《文選·魏都賦》「帝德沖矣」，李善注：「沖，虛也。」沖有「虛」意。《老子》曰：『道盅而用之。』朱謙之《老子校釋》引《莊子·應帝王》云：「太盅（沖）」

莫勝」，朱氏以為「器中之虛曰盅」，盅有虛之義。又，《文子·九守篇·守弱》：「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冲即正，其盈即覆。」文中之「冲」和「盈」相對為文，冲即是虛之義。

全句意謂：道體，必須以中道（或譯虛無）的方式來運用它，不可盈滿。

河上公注：「『道冲而用之』：冲，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或不盈』：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也。」

成疏：「冲，中也。言聖人施化，為用多端，切當而言，莫先中道，故云道冲而用之。此明以中為用也。而言又不盈者，盈，滿也。向一中之道破二偏之執，二偏既除，一中還遣。今恐執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為滿盈。言不盈者，即是遣中之義。」

玄宗注：「言道動出冲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成之道，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玄宗疏：「冲，虛也。謂道以冲虛為用也。夫和氣冲虛，故為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物疑其光大。語冲，則道曾不盈滿，而妙本深靜，常為萬物之宗。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正言爾，他皆倣此。」

徽宗注：「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乎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冲氣。冲者，中也，是謂大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予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

②淵：深，深靜。宗：宗主、宗源。《說文解字》：「宗，尊祖廟也。从宀示。」

《左氏·昭二年傳》：「宗，猶主也。」

全句意謂：道體淵深，像是萬物之宗源。

河上公注：「道淵深不可知也，似為萬物之宗祖。」

成疏：「淵，止水也，以況聖人。言止水能鑒於人，聖智能照萬法。故大匠取則於止水，眾生宗極於聖人。而言似者，明無宗而宗，宗不定宗也。故《莊子》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於止水。』又曰：『止水為澄為淵。』宗，則大宗師義也。」

李榮注：「海深，故百谷朝而歸之。道深，故萬物宗而奉之。」

玄宗注：「淵，深靜也。道常生物，而不盈滿，妙本淵兮深靜，故似為萬物宗主。」

徽宗注：「《莊子》曰：『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③挫其銳：摧折銳氣，不露鋒芒，含守其質。挫：摧折，打擊。

《說文解字》：「挫，摧也。从手坐聲。」解其紛：超脫紛爭，解除爭源。解：解釋、消除。紛：擾亂。

案：它不露鋒芒，含守其質。超脫紛爭，解除爭源。

河上公注：「『挫其銳』：銳，進也。人欲銳情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解其紛』：紛，結恨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之。」

成疏：「挫，止也。銳，進也。既重玄行足，自利道圓，為物師宗，故此下明利他也。體知物境虛幻，令進求之人息於貪競也。而言解忿者，忿，嗔怒也；解，釋散也。夫忿慙生乎違順，違順起乎妄心。聖人達違順之兩空，體妄心之非有，故能誘導蒼生，令歸真實，釋散其懷，而破嗔癡也。」

李榮注：「前識傷性，長惡善人，銳也。虛懷忘己，以道析之，挫也。可欲亂正，得失滑心，紛也。遺彼忘我，遠欲制情，解也。」

玄宗注：「道以冲和，故能抑止銛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復，則彌結矣。」玄宗御疏：「挫，抑止也。銳，銛利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冲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銛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冲自令抑止釋散矣。此則約人以明道用。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言銛利紛擾，因欲而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

徽宗注：「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

④和其光：涵攝光明，無所特顯。同其塵：混同塵垢，無所特賤。得道之人，與環境合為一體，無所特顯，無所特賤，齊同於物。

此句意謂：涵攝光明，無所特顯；混同塵垢，無所特賤。

河上公注：「『和其光』：言雖有獨見之明，當知闇昧，不當以曜亂人也。『同其塵』：當與眾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成疏：「『和其光』：光，智照也。言聖人智慧光明，與日月齊照，而韜光晦跡，共凡智相和。聖德潛被，不曜於物，故下文云光而不曜。『同其塵』：塵，則色聲等六塵也。猶如世間塵土，能點穢淨物；色聲等法，能汙染清行，故名為塵也。而言同者，聖人降世逢時，晦跡應凡，既韜彼智光，亦混茲塵穢，色聲無別，眼耳固同，處染不染，所以為異也。」李榮注：「光而不耀，涅而不緇，和而不眩，於其體同而不累其真，故知湛然清淨而常存者也。」

玄宗注：「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為一。一光塵爾，而妙本非光塵也。」

徽宗注：「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

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謀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烏用智？不斲烏用膠？萬物無足以鏡其心者，若是則無泰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⑤湛：深。湛兮：深厚貌，指幽遠難明而言。

全句意謂：幽遠難明，像是有東西存在。

河上公注：「言當湛然安靜，故能長存不亡。」

成疏：「湛，凝寂也。似，不定也。言聖人雖復和同光塵，而神凝姑射，動不乖寂，故云常存。而言似者，明非應非寂，而寂而應，寂不定寂，而應不定應也。」

玄宗注：「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兮似有所存。」御疏：「道之沖用，於物不遺，在光則與光為一，在塵則與塵為一。無所不在，所在常無。沖用則可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也。」

徽宗注：「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⑥吾：老子自稱。象：似、像。帝：天帝，造物者。道為最高始源，在天帝之前已存在，無所從出，所以說是「不知誰之子」。案此句謂：我不知道它是誰所創生的，好像在造物主（天帝）之前就已存在。

河上公注：「『吾不知誰之子』：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象帝之先』：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先天地生也。至今在者，以能安靜，湛然不勞煩，欲使人修身法道。」

王注：「夫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為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贍也。地雖形魄，不法於天，則不能全其

寧。天雖精象，不法於道，則不能保其精。沖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沖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為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而求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分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謙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成疏：「吾，老君自稱也。言此即寂即應之聖道，不知從誰而生，故言誰子也。象，似也。帝，天也。既能生天生地，似如天地之先也。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先天地生而不為老。』然至道幽玄，寂寥恍惚，不生不滅，不先不後。而今言先者，欲明先而不先，不先而先，故加以象也。」

李榮注：「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迎隨之所不能知，終始惡乎而可定？故言不知誰子。開自然之治，闢之以三才；運造化之功，羅之以萬方。考之事用，在天帝之先，象天也。」

玄宗注：「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道者，似在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象，似也。」

徽宗注：「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 【今譯】

道體，必須以中和（或譯虛無）的方式來運用它，不可盈滿。道體淵深，像是萬物的宗源。它不露鋒芒，含守其質：超

脫紛爭，解除爭源；涵攝光明，無所特顯；混同塵垢，無所特賤。幽遠難明，像是有東西存在。我不知道它是誰所創生的，好像在造物主（天帝）之前就已存在。

### 【引釋】

《文子·微明篇》：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无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

《文子·下德篇》：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淮南子·道應篇》：

「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拘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

## 《淮南子·道應篇》：

「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兇器也；爭者，人之所末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兇器，始人之所末，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于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刑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①。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②。多言數窮，不如守中③。

### 【章旨】

此章敘述聖王之治國，當法天道之生物，以無為為主，不以私意措其間，猶如祭時之芻狗，祭前祭後，各因時宜而自有不同，不必出之以愛憎。而道體之用，則貴在虛無，如風箱之鼓風，其間中空，其用可以無窮。所以河上公稱此章為〈虛用第五〉，唐玄宗以首句為章名，稱為〈天地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同有此章，郭店甲本此章無前段文字，文作：「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與，虛而不屈，沖而愈出。」乙本較全，文作：「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猷橐籥與？虛而不涸，動而俞出。多聞數窮，不若守於中。」

「動而愈出」，郭店竹簡甲本作「沖而愈出」，馬王堆帛書甲本作「踵而俞出」，乙本作「動而俞出」。

「多言數窮」，河上公本與王弼同；馬王堆甲乙本、想爾注本作「多聞數窮」。

### 【注釋】

①仁：仁慈、愛心。芻：草。芻狗：草紮成的狗，供祭祀厭禳用，

祭祀時受敬重，祭祀後即棄置於路旁。《莊子·天運篇》：「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淮南子·齊俗篇》載芻狗土龍事，與《莊子》文意相近。案：天地把萬物當成祭祀後的草紮狗，創生後即棄，無心於運作，任憑萬物自生自滅，若似不仁。聖王治國，亦把百姓當做祭祀後的草紮狗，棄置不管，無心作為，使各任其性而發展，皆看似不仁。

全句意謂：天地不仁慈，把萬物當成祭祀後的草紮狗，棄置不管；聖人不仁慈，把百姓當做祭祀後的草紮狗，棄置不管（順自然而不以私心治物）。

河上公注：「『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以萬物為芻狗』：天地生萬物，人最為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也。『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任自然。『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禮意。」

王注：「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為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為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慧由己樹，未足任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

成疏：「『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仁，恩也，芻狗，草狗也。《莊》云：『已陳之芻狗。』且圓穹在上，方峙於下，二儀覆載，亭毒群生，有大至功而言不仁者，視萬物如一狗也。何者？夫芻狗之為物，但有狗名，而無狗實也，況一切萬物虛幻亦然，莫不相與皆空，故無恩報之可責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

其明，故能空心利物，功侔造化，所以先舉天地，次顯聖人，聖人離復拯救蒼生，竟不見能化所化，亦同芻狗虛幻無實也，前舉二儀，遍該無識，故稱萬物；後顯聖人，意在有情，故言百姓。非是不化無識，為有識能稟教故也。」

李榮注：「『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長短相形，是非相對，理自然也。仁，愛也。有愛則有憎，天地無心，絕於憎愛，以無愛故曰不仁。芻狗者，結草為狗，古人祝所用，已而棄之，言於芻狗用之不以為愛，棄之不以為憎，喻明天地暖然若春氣之自和，生者不以為仁，淒若秋霜之自降，殺者不以為義。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無心，與天地合德，不仁芻狗，義可知矣。雖恩霑草木，澤被肫魚，宣風闡化，必先於人，故云百姓也。」

玄宗注：「不仁者，不為仁恩也。芻狗者，結芻為狗也。犬以守禦，則有蔽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無貴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為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無親，乃至親也，豈兼愛乎？」

徽宗注：「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 ②橐籥：有二義，王弼以為排橐（風箱）及管樂器；吳澄以為二字合為一物，指風箱而言，外部箱筒為橐，內轄鼓風者為籥；元·吳澄《道德真經注》：「橐籥，冶鑄所用，噓風熾火之器也。為函以周罩于外者，橐也；為轄以鼓扇于內者，籥也。」虛：空。屈，竭盡。

全句意謂：充塞天地之間的道體，就像是風箱吧！風箱內部

虛無而用之不盡，動搖而風愈出。

河上公注：「『天地之間』：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臟，則神明居之也。『其猶橐籥乎』：橐籥中空虛，故能有聲氣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言空虛無有屈竭時，動搖之益出聲氣也。」

王弼注：「橐，排橐也；籥，樂籥也。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也。」

成疏：「『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韠袋也。籥，簫管也。夫天地聖人虛心利物，譬彼笙管，方茲韠袋，虛心之義，繼在下文。『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屈，竭也。橐籥內空，故出聲氣不竭，亦猶天地無心，故能生化無窮也。動而愈出者，言橐籥動則聲氣生，聖人應則經教出也。」

李榮注：「經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經橐，排橐。籥，樂管。屈，竭也。間，中也。夫橐籥中空，故能生品物而無盡，言人若能虛心空身，運用智德，無窮極也。」

玄宗注：「橐者，韠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生物無私者，亦以虛而無心故也。橐籥虛之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

徽宗注：「『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在道為一偏，在物為一曲。『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虛己以遊世，則汎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匱，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為之累者，此也。」

③多言：太多的言語教戒，指政令繁苛；馬王堆本子「多言」

作「多聞」。數窮：屢陷入困境中。數：屢次。窮，困。守中：謹守中庸之道。

全句意謂：太多的言語政令，將使自己屢陷入困境，不如執守中道。

河上公注：「『多言數窮』：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中』：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也。」

王注：「愈為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盡己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於為聲也，則不足以共吹者之求也。」

成疏：「多聞，博瞻也。數窮，多言也。博學多言，唯益世智，既不體道，理歸於窮。中，一道也，多聞適足有為，守中即長生久視。以此校量，故不如守中也。故《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又陽朱云：『鄰人以多岐路亡羊，學者以多方喪道也。』」

李榮注：「窮，困也。若言當理，滿天下而無過，言而不中，亦出口而禍云入也，是困窮。然禍福在當與不當，得失非多與不多，今言多則數窮，欲戒多言之失，動以守中之得，使無滯教，內契忘言也。」

玄宗注：「多言而不酬，故數被窮屈。兼愛則難遍，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

徽宗注：「籥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辯者之囿，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 【今譯】

天地不仁慈，把萬物當成祭祀後的草紮狗，棄置不管；聖

人不仁慈，把百姓當做祭祀後的草紮狗，棄置不管（順自然而不以私心治物）。充塞天地之間的道體，就像是風箱吧！風箱內部虛無而用之不盡，動搖而風愈出。太多的言語政令，將使自己屢陷入困境，不如執守中道。

## 【引釋】

《文子·自然篇》：

「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无德，死者无怨。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

《淮南子·道應篇》：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①。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②。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③。

### 【章旨】

此章敘述道體虛無而善應，永存不滅，為天地萬物之根源；而道用則可因物而治理，永不竭盡，永不勞苦。河上公本稱作〈成象第六〉，唐玄宗以首句為章名，稱為〈谷神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甲本作：「浴神【不】死，是胃玄牝。玄牝之門，是胃【天】地之根。綿綿呵若存，用之不勤。」

馬王堆帛書乙本作「浴神不死，是胃玄牝。」「浴」、「谷」，「胃」、「謂」，係同音假借。

### 【注釋】

①谷：空谷，虛無之意。神：變化莫測之謂神。谷神：謂虛無而變化莫測，指道體而言。不死：永遠長存。玄：深，玄妙、深奧。牝：雌性、母獸，母親可以生育子嗣，引伸為生育萬物的道體。

全句意謂：虛無莫測永遠長存的道體，這是天地萬物的玄妙母親。

河上公注：「『谷神不死』：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神，謂五藏之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是謂玄牝』：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

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為形骸、骨肉、血脈、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地通，故口為牝也。」

成疏：「『谷神不死』：谷，空虛也。神，靈智也。河上公言：『谷，養也。』言蒼生流浪生死，皆由著欲故也。若能導養精神，如彼空谷，虛容無滯，則不復生死也。『是謂玄牝』：是謂，仍上辭也。玄者，不滯之名，牝以雌柔為義，欲明養神如谷，令其不死者，無過靜退雌柔，虛容不滯也。」

李榮注：「河上公言以為養神，乃是思存之法。輔嗣言谷中之無，此則譬喻之義。雖真賢之高見，皆指事之說也。今則約理，嘗試言之，谷，空也，玄，道也，牝，靜也。夫有身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流動無常，豈得言靜。若能空其形神，喪於物我，出無根，氣聚不以為生，入無竅，氣散不以為死，不死不生，此則谷神之義也。生死無常，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湛然不動，玄牝之義也。」

玄宗注：「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以為喻說。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

徽宗注：「『谷神不死』：有神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是謂玄牝』：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

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②門：出入之所，萬物出於道，並返於道，道為天地萬物之門。

根：根源。

全句意謂：玄妙的道體，是生育萬物的門戶，也是天地的根源。

河上公注：「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

成疏：「言此深玄不滯之道，雌虛柔靜之法，能開導萬物，生化兩儀，故云根也。」

李榮注：「道之靜也，無形無相；及其動也，生地生天，氣象從此而出，名之曰門。天地因之得生，號之曰根也。」

玄宗注：「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謂之門矣。天地有形，故資稟為根本矣。」

徽宗注：「《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之？」

③綿綿：微細不斷的樣子。勤：勞苦；《淮南子·原道篇》：

「用之而不勤」，高誘注：「勤，勞也。」因任於物，可以無為而無不為，自不會有治物之勞苦。

全句意謂：道體連綿不斷，雖是虛無，卻像是有東西存在，運用它可以因物而治，所以不會勤苦。

河上公注：「『綿綿若存』：鼻口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也。『用之不勤』：用氣當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

王注：「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

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門，元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則萬物以之生。故緜緜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成疏：「綿綿，微細不斷貌也。若，似也。存，有也。若言神空，則是斷見；若言神有，則是常見。前說神空，故得不死，仍恐學者心滯此空，今言若存，即治於斷也。又恐學人心溺於有，故繼似字以治於常也。即用此非無非有之行，不常不斷之心，而為修道之要術者，甚不勤苦而契真也。故《西昇經》云：『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

李榮注：「綿綿，微妙也。玄牝之道，不生不滅；雌靜之理，非存非亡。欲言也，不見其形；欲亡也，萬物以生。不盛不衰，不常不斷，故曰綿綿也。勤者，苦也。得玄牝之道，運用無窮，無為逸樂，故曰不勤也。」

玄宗注：「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矣。」

徽宗注：「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爾地化，委眾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 【今譯】

虛無莫測永遠長存的道體，叫做玄妙的母親。玄妙母親是生育萬物之門戶，叫做天地的根源。連綿不斷，像有東西存在，運用它可以因任於物，不會有勞苦之行。

## 【引釋】

《文子·精誠篇》：

「老子曰：大道無為，無為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綿綿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為之形，以一字為名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多以少為始。天子以天地為品，以萬物為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為天下母。」

##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①。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②。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③。

### 【章旨】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原因在於天地不執著於生命，無有私心情慾。有情短壽，無慾長存。語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常圓。」說明情慾多，易傷身害性。無私慾，與物不傷，才能成就其身先命存之私慾。河上公稱此章為〈韜光第七〉，唐玄宗以首句為章名，稱為〈天地長久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甲本作：「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是以聲（聖）人芮（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興？故能成其私。」

今本「後其身」，馬王堆乙本作「退其身」。

### 【注釋】

①所以：為何、因何；以：因、用；所，做為「以」之受詞。

不自生：不執著於自己生命，不自貪其生。

全句意謂：天高遠地久長，天地為何能高遠久長，正因為它們不自貪其生（不執著於生命，無情慾於生死），所以能長久存在。

河上公注：「『天長地久』：說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求報，不如人居處，汲汲求自饒之利，奪人以自與也。『故能長生』：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

王注：「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

成疏：「『天長地久』：二儀雖大，猶有劫盡之期，然就形相之中，稍為賒遠，故舉天地以況聖人。『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假設疑旨，發明其義。『以其不自生』：假答前問，釋其所由。言天地但施生於萬物，不自營己之生也。『故能長久』：結釋也。」

李榮注：「日月迴薄，虧昃之運難停；陰陽慘舒，寒暑之期易往。萬物於焉不足，兩儀所以獨長。故標天地之德，問乎長久之由？莫不本彼無心，不自營生也。言人若能法天地以無心，不自營以厚養，仙骨冠金石，以長存惠命，絡方圓而永固。若不能捐是非以契道，遺情欲以凝真，聲色聾盲於耳目，香味困爽於鼻口，形勞於外，心疲於內，則百年同於朝露，千金齊於暮槿，故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也。」

玄宗注：「『天長地久』：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耳。『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

徽宗注：「天穹窿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為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險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

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烏能長生？」

②聖人：《老子》書中之「聖人」，通常都含有經世治國的「聖王」之意。後其身：把自身利益擺在後頭；將己利置後頭，則為人所樂推，所以反而能身先於眾人。身先：自身位在眾人之前，身處高位。外其身：心忘名利，淡泊其行，不招物忌，精神無所困，所以反而身存。

全句意謂：因此聖王把自身利益擺在後頭，然後才能領先眾人；置身於度外，然後才能保全自身。

河上公注：「『是以聖人後其身』：先人而後己也。『而身先』：天下敬之，先以為官長也。『外其身』：薄己而厚人也。『而身存』：百姓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也。」成疏：「是以，仍上以合喻也。聖人，即與天地合德者也，舉其高行，楷模群有也。後其身，先度物也。而身先，超三界也。外其身，隳肢體也。而身存，得長生也。」

玄宗注：「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淡泊，故身存。」

徽宗注：「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達而為三才者，有相通之用。辯而為三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為三靈者，有無不妙之神。然則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之所以治其身，亦天地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身者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我為一，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此其效歟！」

- ③以：因。無私：無私心。「故能成其私」，成玄英本作「故能成其尸」，「私」作「尸」，應是音近之訛。案：正因為他能無私心，為人所樂推，所以能身先身存（位高而安穩），反而能成就其私心。

全句意謂：不是因為他能沒有私心嗎？所以反而能成全他的私心。

河上公注：「『非以其無私耶』：聖人為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故能成其私』：人以為私者，欲以厚己。聖人無私，而己自厚，故能成其私也。」

王注：「無私者，無為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成疏：「『此其無尸，故能成其尸』：尸，主也，言聖人觀物我虛幻，名實俱空，故能後己先人，忘我濟物，故無主也。而言成其尸者，結嘆聖人也。只為德合二儀，芻狗百姓，故獨居三界之尊，成天人之化主也。」

李榮注：「凡情幽滯，靈識不通，無至公之心，有偏私之行，尊己而加物，厚身而薄人，欲先而不能超物，須存而報體已亡。聖人無心，欲居物先，自然在先；無情，欲得存固，自然存固，故曰成其私也。」

玄宗注：「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是成其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成其私也。」

徽宗注：「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 【今譯】

天高遠地久長，天地為何能高遠久長，正因為它們不自貪其生（不執著於生命，無情慾於生死），所以能長久存在。因

此聖人把自身利益擺在後頭，然後才能領先眾人；置身於度外，然後才能保全自身。不是因為他能沒有私心嗎？所以反而能成全他的私心。

### 【引釋】

《文子·九守篇》：

「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

《淮南子·道應篇》：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于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辱。』」

案：《淮南子》此段除釋《老子》此章外，並兼釋《老子》四十四章「知足不辱」。

##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sup>①</sup>。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sup>②</sup>。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sup>③</sup>。夫唯不爭，故無尤<sup>④</sup>。

### 【章旨】

本章旨在勉人學習流水，處下不爭，擅長於利用時、地、才、勢，依時而動，量能而任，改易心性，不與眾人相爭，所以能不招怨尤而成就功業。文中說：「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文義和《莊子》相近。《莊子·知北遊》所謂道在瓦甕，道在屎溺，愈下而愈能顯現道體的無所不在；所以處眾人所惡之低下處，不僅能近道，且能無尤。河上公本稱此章為〈易性第八〉，唐玄宗以首句為章名，稱為〈上善若水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甲本作：「上善治水，水善利萬物而有靜（爭）。居眾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予善信，正善治，事善能，踵（動）善時。夫唯不靜（爭），故无尤。」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馬王堆帛書甲本作「水善利萬物而有靜」，乙本作「水善利萬物而有爭」。

「與善仁」，馬王堆甲本作「予善信」，乙本作「予善天，言善信」。

### 【注釋】

①上善：最高的善行。若：像。善利：擅長於利物；善，專精、擅長。

全句意謂：最高的善行，像是水一般，水擅長於利益萬物而不和萬物相爭奪。

河上公注：「『上善若水』：上善之人，如水之性。『水善利萬物』：水在天為霧露，在地為泉源也。」

成疏：「『上善若水』：善有二種，一執二忘，此是忘善，故稱為上。水有多種利用，故偕況之。利用功能，具列於下。

『水善利萬物』：言水在天為霧露，在地為泉源，津潤霑洽，利物弘多，以此功能，故況聖德。聖德應感，善功機權，方便開化，其義如水，故以為喻也。『又不爭』：水性柔和，不與物爭，方圓任器，壅決隨人，上善之行，應物亦爾。」

玄宗注：「『上善若水』：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水性甘涼，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長，故云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平可取法，清能鑒人，乘流遇坎，與之委順，在人所引，嘗不競爭，此二能也。惡居下流，眾生恒趣，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此三能也。『故幾於道』：幾，近也。利物明其弘益，不爭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含垢，此水性之三能也，唯至人之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遠，故云近爾。」（《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經》此段有簡縮，此據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文）

徽宗注：「『上善若水』：《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融為雨露，萬彙以滋。凝為霜雪，萬寶以成。疏為江河，聚為沼沚；泉深海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利萬物，執善

於此？」

②處：居。惡：厭惡。幾：近。

案：能處在眾人所厭惡的環境中，為民挫銳解紛，所以才能更接近於道體。

河上公注：「『處眾人之所惡』：眾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故幾於道』：水性幾與道同也。」

王注：「人惡卑也。道無水有，故曰幾也。」

成疏：「『處眾人之所惡』：所惡者，卑下之地；卑下之地，水則居之，言眾人皆捨下趣高，僇慢陵物，上善獨去高取下，柔和靜退。『故幾於道』：幾，近也，言行此三能，故近於道，三能已了，次明七德。」

李榮注：「理本深遠，難可測知，善人修道，行亦微妙，故借於水以為喻焉。水能潤物，道能濟人，故言善利。水則壅決任人，道則大順平等，故言不爭。物多惡下，人多愛上，今水流趣下，道行謙退，故言處惡。幾者，近也。水性與道相近，故取以為譬焉。」

徽宗注：「（水）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污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心，故於道為近。幾，近也。」

③居善地：居處擅於擇地，能擇地而居；善：擅長。心善淵：心地專擅於深思。與善仁：交往擅於擇仁；與，交往。言善信：言語擅於守信。正善治：政事擅於治理；正：通「政」，政事、政令。事善能：處理事情擅於運用有才能者來處事。動善時：行動擅於利用時機。案：此段述體道者之行事所宜。

全句意謂：居處擅於擇地，心地專擅於深思，交往擅於擇仁，言語擅於守信，政事擅於治理，處事擅於運用有才能者，行動擅於利用時機。

河上公注：「『居善地』：水性善喜於地，在草木之上，即

流而下，有似於牝，動而下人也。『心善淵』：水心空虛，淵深清明。『與善仁』：萬物得水以生，與虛不與盈也。『言善信』：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情也。『正善治』：無有不洗，清且平也。『事善能』：能方能圓，曲直隨形。『動善時』：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失天時。」

成疏：「『居善地』：水性趣下，以下為安，上善好謙，以謙為吉，故用卑下而為善地，所謂處乎不競之地。『心善淵』：淵，止水也。言止水清潔泓澄，淵深難測，上善心源虛遠，靜照亦然，故淵靜則鑒人，心虛則照物。『與善仁』：仁，恩也。言水性霑濡，惠潤於物，聖德慈救，恩被蒼生，慈救則不隔怨親，霑濡則豈揀淨穢。『言善信』：信，實也。水能澄鑒儀貌，妍醜不欺，聖言證理，信如符契，亦言海水三潮，不失時候。況聖智逗機，不遺三品。『正善治』：水性平而無僻，聖心正而治邪，《莊》云：『平中準，大匠取則焉。』『事善能』：水性多能，隨事利益，聖智虛察，順物成功。『動善時』：水冬凝夏釋，流結隨時，況聖智虛忘，感來則應，觀機動寂，不失事宜，出處默語，不二而一。」

李榮注：「『居善地』：水不擇地，隨處俱流，行道之人，所居皆善也。『心善淵』：水心靜而明，人心虛而鑒也。『與善仁』：水治於物，人惠於俗。『言善信』：水之影物，妍醜不失其形。仁者為言，終始不乖其實。『正善治』：太平莫盛於停水，無偏不越於善人。『事善能』：水之無用不成，君子何為不可。『動善時』：水冬凝夏液，不差其節，君子相時而動，未失其宜也。」

玄宗注：「『居善地』：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地，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心善淵』：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淵停矣。『與善仁』：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也。『言善信』：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

失其信矣。『正善治』：從政善治，亦如水之洗滌群物，令其清靜矣。『事善能』：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性方圓隨器，不滯於物矣。『動善時』：物感而應，其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

徽宗注：「『居善地』：行於地中，流而不盈。『心善淵』：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與善仁』：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言善信』：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正善治』：污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故無不治。『事善能』：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是乎？『動善時』：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其隨時而已。」

④尤：罪過、過失、責怪。案：不與物爭，自無怨尤。

此句意謂：因為他不跟人相爭，所以沒有怨尤。

河上公注：「『夫唯不爭』：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

『故無尤』：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

王注：「言人皆應於治道也。」

成疏：「夫唯，義同前釋。唯水與聖，獨以不爭，為能虛柔順，故無尤過也。」

李榮注：「水本無心，人能虛己，不與物爭，自然之道也。」

玄宗注：「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既不違迂於物，故無尤過之地。」

徽宗注：「聖人體道則治身，惟長久之存。兼善則利，處物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其易耶？易之者嗥天不宜。』夫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而無患者，難。既利物而有為，則其於無尤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 【今譯】

最高的善行，像是水一般，水擅長於利益萬物而不和萬物相爭奪。能處在眾人所厭惡的環境中，所以才能更接近於道體。居處擅於擇地，心地專擅於深思，交往擅於擇仁，言語擅於守信，政事擅於治理，處事擅於用才，行動擅於利用時機。因為他不跟人相爭，所以沒有怨尤。

##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①。揣而銳之，不可長保②。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③。富貴而驕，自遺其咎④。功遂，  
身退，天之道⑤。

### 【章旨】

此章戒人勿驕矜盈滿，以免自取其禍，並且要人效法天道，功成身退，不可居功自恃。河上公本稱之為〈運夷第九〉，取其做人處世之方，宜以平實為用，不宜盈滿。唐玄宗以首句為章名，稱為〈持而盈之章〉。

### 【版本異同】

郭店甲本此章作：「持而涅之，不若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金玉涅室，莫能守也。貴富而喬，自遺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郭店本「盈之」作「涅之」；「滿堂」作「涅室」；「驕」作「喬」。

馬王堆乙本「持」作「揜」；「揣」作「揜」；「保」作「葆」。

### 【注釋】

①持：執持，擁有。盈：滿。已：止。案：事物太過盈滿，必遭傾危而取禍，不如速止可以免災。

全句意謂：佔有而盈滿它，不如趕快停止。

河上公注：「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

王注：「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

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

成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不能靜退謙虛，恒欲執求盈滿，誇矜我大，意在凌人，必致傾危，不如止而勿行也。故《莊子》云：『卮滿則傾危』，又《書》云：『滿招損，謙受益。』」

李榮注：「欹器滿而必傾，奢侈滿而必敗，若欲不傾不敗，唯有不驕不盈。」

玄宗注：「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

②揣：捶擊。銳：尖銳。長保：長久保持。

案：捶擊而尖銳它，不能保持長久。

河上公注：「揣，治也，先揣治之，後必棄擲也。」

王注：「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軋，故不可長保也。」

成疏：「揣，磨也。銳，利也。夫揣劍磨刀，雖利必損，況勵己陵物，寧不困乎？又揣摩心智，唯欲貪求，其為傷害，甚於戈戟，物皆我讎，故不可長保。」

李榮注：「尊則議，廉則挫，銳意出群，為人所辱，難長保也。」

玄宗注：「揣度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驕，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

徽宗注：「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

③堂：大廳。案：黃金美玉塞滿整個大廳，必使謀之者眾，奪之者多，如此則便無法防守。

此句意謂：黃金美玉塞滿整個大廳，便無法防守。

河上公注：「嗜欲傷神，財多累身。」

王注：「不若其已。」

成疏：「欲甚神倦，財富形勞，身心既困，莫能守也。又積不能散，必招巨盜，內懷憂戚，外周樓疏，身死財泮，故莫之能守。」

李榮注：「金玉無趾，自爾流行，水火之災，莫之能卻，盜賊之來，難可防守。是知貪而聚者，失理也；積而散者，合道也。」

玄宗注：「此明盈難久持也。」

- ④遺：留。咎：災禍。《說文解字》：「咎，災也。从人各。各者，相違也。」

全句意謂：尊貴富有，卻驕傲自大，自取災禍。

河上公注：「夫富當賑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

王注：「不可長保也。」

成疏：「咎，釁也。遺，與也。夫處富貴應須濟物，不能謙遜，反更驕盈，自致危亡，豈關佗與。」

李榮注：「積貨不能散，乘貴以凌人，咎自內生，非自外得。」

玄宗注：「此明銳不可揣也。驕猶心生，故咎非他與。」

徽宗注：「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以為己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 ⑤遂：成。退：隱退。

案：功業有成就，自己就該隱退，這是上天的法則。

河上公注：「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跡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

王注：「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成疏：「天者，自然之謂也，夫日中則昃，月滿則虧，虧必盈，極則反，數其然也。所以佐世之功成，富貴之名遂者，必須守分知足，謙柔靜退，處不競之地，遠害全身，能如是者，深合天真之道也。功成名遂者，謂退身隱行，行自然也。」

李榮注：「陰陽遞代，涼燠推遷，物之恒理，天之常道。若貪榮不退，又致危亡，二疏所以見機，四皓於焉長往，達於物理，合於天道也。」

玄宗注：「功成名遂者，當退身以辭盛，亦如天道虛盈有時，則無憂患矣。」

徽宗注：「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日中則反，月盈則食，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 【今譯】

佔有而盈滿它，不如趕快停止。捶擊而尖銳它，不能保持長久。黃金美玉塞滿整個大廳，便無法防守。尊貴富有，卻驕傲自大，自取災禍。功業有成就，自己就該隱退，這是上天的法則。

### 【引釋】

《文子·道德篇》：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則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文子·上德篇》：

「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壁鏃之器，礪礪之功也。鏃斷割，砥礪之力也。虻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

《文子·微明篇》：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淮南子·道應篇》：

「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

《淮南子·道應篇》：

「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則國不亡者，天下鮮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

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①？專氣致柔，能嬰兒乎②？滌除玄覽，能無疵乎③？愛民治國，能無知乎④？天門開闔，能為雌乎⑤？明白四達，能無為乎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⑦。

### 【章旨】

此章前半說明形神合一、導引食氣、觀心內照等修身之法；後半敘述治國安民之術，主張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道教的吐納食氣及存思三丹田真一之法，在《老子》書中似乎已現端倪，《列子·仲尼篇·周穆王》以老子之弟子能耳視目聽，冬起雷夏造冰，《文子·道原》、《莊子·刻意》載吹呼吸和恬憺虛無等兩種修煉之法，《楚辭·遠遊》以老子虛靜恬愉為修仙之方，東漢·王阜《老子聖母碑》和《想爾注》把老子視為道體，王充《論衡·道虛》載老子度世成仙，漢桓帝以郊天禮祭老子。老子和道教修仙方的密切關係，由此可見。河上公稱此章為〈能為第十〉，唐玄宗以首句為章名，稱為〈載營魄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乙本較全，文作：「載營抱一，能毋離乎？搏氣至柔，能嬰兒乎？修除玄監，能毋有疵乎？愛民恬國，能毋以知乎？天門啟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毋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長而弗宰也。是胃玄德。」

「載」，馬王堆甲乙本作「戴」。「專」，馬王堆甲本作「搏」，乙本作「搏」。「致柔」，馬王堆甲乙本作「至柔」。「滌除玄覽」，馬王堆作「修除玄監」。

### 【注釋】

- ①載：語詞；或譯為運作、拘攝。營魄：魂魄，見河上公注。道經中以為魂使人行善，魄引人行惡，道經《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有三魂七魄名諱及拘魂制魄法。抱一：與道體契合為一、合道。抱：固守。一：指道體而言，但其後演變為人體身中守護身體重要部位之神祇，漢末六朝有守「三一」之法，三一係指人體三丹田（泥丸宮、絳宮、丹田宮）中之真一；「一」，在道經中為守丹田之神祇，守三一係存思守三丹田之神祇入身中鎮守三丹田，並配合導引吐納、符咒之修行法門；另有守腦部九宮雄一、雌一神之法，及徊風混合帝一之法，詳參筆者《六朝道教上清派研究》一書，台灣文津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出版。

全句意謂：能拘攝魂魄，使與道體相合，讓它們不相分離嗎？河上公注：「『載營魄』：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肴，腐人肝肺，故魂靜則志道不亂，魄安則得壽延年。

『抱一能無離乎』：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平。入為心，出為行，布施為德，總名為一。一之為言，志一無二也。」

王注：「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

成疏：「『載營魄』：載，運也，營魄是陽神，欲人之善。

魄是陰神，欲人之惡。故魂營營然而好生，魄，泊也，欲人之泊著生死。又魂性雄健，好受喜怒，魄性雌柔，好受驚怖，驚怖喜怒，皆損精神。故修道之初，先須拘魂制魄，使不馳動也。『抱一能無離』：抱，守也。一，三一也。離，散也。既能拘魂制魄，次須守三一之神，虛夷凝靜，令不離散也。」李榮注：「載，運也。營，護也。魄，身神也。一，道也。人者，神之車，故言載。身清則魂魄安，心濁則真神遠，染慮以守神，故言營。灰心無有二，故言一。智將道合，神與形同，故曰無離。」

玄宗注：「人生始化曰魄，既生曰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魄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淳一，能無離身乎？」玄宗御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象，魄然既生，則陽氣充滿虛魄。魄能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矣。故《春秋》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為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充滿，則得生全。若動用不恒，消散陽氣，則復成虛魄而死滅也。《莊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故令營護虛魄，使復陽全生，抱守淳一，不令染雜，無離身乎，則生全矣。此教養神也。」

徽宗注：「『載營魄』：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托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魂，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游，六微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抱一能無離』：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

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弊，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竊嘗申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象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己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塊，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通，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

②專氣：專一於引氣吐納、調和精氣，係指修煉導引吐納之法。河上公以為是專守精氣，唐玄宗御疏云：「專，專一也。氣，沖和妙氣也。」致柔：到達柔和的境地；致，到。

全句意謂：專一吐納，調和精氣，使達到柔和的境地，能像嬰兒一般純真無欲嗎？

河上公注：「『專氣致柔』：專守精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也。『能如嬰兒乎』：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也。」

王注：「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

成疏：「專，精專也。氣，道氣也。致，得也。柔，和也。只為專精道氣，致得柔和之理，故如嬰兒之無欲。」

李榮注：「一身心則純和不散，專氣也。得長生之道，致柔也。未識陰陽之合，無復是非之情，能如嬰兒也。」

玄宗注：「專一沖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無所分別？」

徽宗注：「《易》曰：『乾，其靜也專。』揚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

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己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 ③滌：洗滌。除：清理。疵：毛病、病。玄覽：指心鏡之深遠觀照；玄，深；覽，觀照。唐玄宗御疏：「滌，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

全句意謂：洗滌清除玄妙遠照的心鏡，能使它沒有瑕疵嗎？

河上公注：「『滌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淨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能無疵乎』：不淫邪也。淨能無疵病乎！」

王注：「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則終與玄同也。」

成疏：「滌，洗也。除，遣也。覽，察也。疵，病也。滌蕩六府，除遣五情，使神氣虛玄，故能覽察妙理，內外清夷，而無疵病也。然後身無所為，心無所取，不為有生，不為無滅。以此而用，豈有疵病？此明自利也。」

李榮注：「浴玄流以洗心，滌也。蕩靈風以遣累，除也。內外圓淨，同水鏡之清凝，表里貞明，絕珠玉之瑕類也。」

玄宗注：「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淨，能無疵病乎？」玄宗御疏：「滌，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人之耽染，為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淨，愛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教滌心也。」

徽宗注：「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

- ④無知：指不用私智邪慧來治國，私智好損人以成己私，易遭

民眾所攻而致敗。全句意謂：愛護人民治理國家，能不用私智嗎？

河上公注：「『愛民治國』：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能無為乎』：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也。治國者，布德施惠，無令下知也。」

王注：「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玄覽無疵，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

成疏：「前既自利道圓，此下應須接物，接物之行，莫先治國愛民。知，分別智也。慈悲覆養，是曰愛民，布政行化，名為治國。夫治國者須示淳樸，教以無為，杜彼邪奸，塞茲分別，如此則擊壤之風斯返，結繩之政可追。故下文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李榮注：「君上不能自化，必藉於人化，物理人事資安靜。但有為而躁動者，傷物也；無為而安靜者，愛人也。」

玄宗注：「愛養萬人，臨理國政，能無為乎？當自化矣。自上營魄，皆教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為君矣。」

徽宗注：「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為也難矣。聖人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己，故無為也，用天下而有餘。」

⑤天門：指感官，上天所賦予之官能作用，為溝通吾人內心和外物之門戶，《荀子·天論篇》稱之為「天官」，文云：「耳目鼻口形能（態），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

開闔：開閉；指開啟心智以追逐外物，或閉止逐欲之門以修身。為雌：成為雌性，指守靜不爭先，應而不倡。

全句意謂：感官開閉運用，能守靜不爭先嗎？

河上公注：「『天門開闔』：天門，謂北極紫微宮。開闔，謂終始五際也。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也。」

『能為雌乎』：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和而不唱也。」

王注：「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開闔也。雌應而不倡，因而不為，言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

成疏：「闔，閉也。雌，靜也。天地開闔，謂劫運成壞也。言聖人混跡二儀之中，不為三災所及，雖劫有廢興，而心恆虛靜，故《莊子》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李榮注：「天有四時之門，青門開而暄，赤門開而熱，白門開而冷，黑門開而寒。今之細人，暑雨祁寒，皆生怨嗟，此不能靜也。闔，閉也，一門開三門閉。雌，靜也，聖人神凝於太漠，智寂於虛玄，死生否泰不能驚，水火寒熱不能動。」

玄宗注：「天門，曆數所從出。開闔，謂治亂。言人君應期受命，能守雌靜，則可以永終天祿矣。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言聖人撫運，應變無常，不以雄成，而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也。」

徽宗注：「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啟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未嘗勝物而常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為雌，於是乎在。」

⑥明白：洞悉事物，明白事理。四達：通達四方，無所障礙。無為：不以私心運作。

全句意謂：洞悉事物，通達四方，能不用心機作為嗎？

河上公注：「『明白四達』：言道明白如日月，四通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之於十方，煥煥煌煌。『能無知乎』：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

王注：「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為乎？則物化矣。」

所謂道常無為，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化。」

成疏：「明以能照得名，白以潔素受稱。四者四方，達者無礙，言聖人空惠明白，妙達玄理，智無不照，境無不通，故略舉四方，足明八極。且寂而能應，所以四達，應不乖寂，恒自無為也。又解云：四達者，達三界及道境也。」

李榮注：「聖人智周萬物，明齋兩曜，四方皆照，為四達也。照而常寂，光而不曜，遺識混心，能無知也。」

玄宗注：「人君能為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如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云能無知乎？」

徽宗注：「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義。」

⑦生：創生。畜：養。玄德：德行深妙。《老子》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以為道生德畜，能生物為道，能養物者有德，所以謂之玄德。

全句意謂：生育它，蓄養它；創生而不佔有，有作為而不恃賴，成長而不主宰，這叫做深妙的德行。

河上公注：「『生之畜之』：道生萬物而畜養之。『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無所取有。『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器用。

『是謂玄德』：言道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如道也。」

王注：「『生之』：不塞其原也。『畜之』：不禁其性也。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而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成疏：「『生之畜之』：言聖人自利道圓，利佗德滿，故能生化群品，畜養含靈。故下文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雖復陶鑄萬物，亭毒三才，妙體真空，故無蒼生之可化。為而不恃，豈有功用之可稱。只為無蒼生之可化，故施為利物，亦無恩造之可恃也。『長而不宰』：宰，

主也。聖人長養群生，實為化主。而忘功喪我，故云不宰。『是謂玄德』：玄言深遠，德乃上德。歎此忘功聖人冥於造化，可謂深玄上德也。」

李榮注：「『生之畜之』：道生之，德畜之，聖人同道德之生畜，長黔黎於淳化，養庶類於自然。『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忘功德，是謂玄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德之德，深而且遠，故言玄也。」

玄宗注：「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為有，修為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為主宰。人君能如此者，是謂深玄之德矣。」

徽宗注：「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於北，則與物辯。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為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 【今譯】

拘攝魂魄，使與道體相合，能讓它們不相分離嗎？專一吐納，調和精氣，使達到柔和的境地，能像嬰兒一般純真無欲嗎？洗滌清除玄妙遠照的心鏡，能使它沒有瑕疵嗎？愛護人民治理國家，能不用私智嗎？感官開閉運用，能守靜不爭先嗎？洞悉事物，通達四方，能不用心機作為嗎？生育它，蓄養它；創生而不佔有，有作為而不恃賴，成長而不主宰，這叫做深妙的德行。

## 【引釋】

《文子·道原》：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淮南子·道應篇》：

「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憇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

《淮南子·道應篇》：

「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對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

##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①；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②；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③；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④。

### 【章旨】

此章說明有用、無用，二者相資。正因其空無，所以能容物，因能容物，所以能成其用。「有」物之形，只是提供使用之依憑，真正使用所據，則在於「有」中之「無」。河上公稱此章為〈無用第十一〉，唐玄宗以首句為章名，稱為〈三十輻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乙本較全，文作：「卅辐同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也。埴埴而為器，當其无，有埴器之用也。鑿戶牖，當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

三十輻共一轂，馬王堆乙本作「卅辐同一轂」。「埴埴」，馬王堆甲本作「然埴」，乙本作「燃埴」。

### 【注釋】

①輻：車輪中連接車轂的直木條。轂：車輪中之小圓形輪，中空可插車輻以組成車輪；再由車軸貫穿兩輪車轂，連接兩車輪，以成車用。《說文解字》：「轂，輻所湊也。从車聲。」全句意謂：三十個車輻，組成一個車轂，正當車轂是中空的時候，才能安插車輻，具有車子的作用。

河上公注：「『三十輻共一轂』：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眾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也。治國者，寡能總眾，弱共使強。

『當其無，有車之用』：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車得去行；輦中空虛，人能載其上也。」

王注：「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眾也。」

成疏：「《周禮·考工記》云：『三十輻象三十日，以成一月也。』當其無者，箱轂內空也，只為空能容物，故有車用。況學人心空，故能運載蒼生也。又車是假名，諸緣和合而成此車，細析推尋，遍體虛幻，況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李榮注：「輻，外也。轂，內也。內轂空，故外輻湊之；聖人虛心，億兆歸之。無者，空虛也。車形雖有，賴無為用。若車無空處，其用不成。今用本由空，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借此為譬，以況理教。教其文字為有也，理絕名言為無也。教之行也，因理而明；理之詮焉，由教而顯。理因教顯，無教理無所寄；教藉理明，無理教何所說。既知理教之相由，是體有無之為用。」

玄宗注：「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也。共一轂者，因言少總眾。夫轆箱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轆箱之有，亦無所用之車。車中若不空無，則轆箱之有，皆為棄物。」

徽宗注：「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鑒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②埴：調和。埴：黏土。

全句意謂：搏捏陶土做成器具，正當陶器內部是空無的時候，

才能有陶器的功用。

河上公注：「『埴埴以為器』：埴，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為食飲之器也。『當其無，有器之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也。」

成疏：「《考工記》云：埴，和也。埴，粘土也。和粘水土，燒以成器，器中空無，故得盛受。以況學人心空，故能容物。」

李榮注：「作器必須和泥，泥調則器可用。修身理宜煉行，行潔則道可成。埴，和也。埴，土也。」

玄宗注：「埴，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為瓦缶之器。」

③鑿：穿。戶：門；雙扇曰門，單扇曰戶。牖：窗。唐玄宗御疏：「鑿，穿也。門旁窗謂之牖。」

全句意謂：開鑿門窗，做成房室，正當室內空無的時候，才能有房室的功用。

河上公注：「『鑿戶牖以為室』：謂作室屋。『當其無，有室之用』：言戶牖室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也。」

成疏：「穿鑿戶牖，以為屋室，室中空無，故得居處。況學人心空，故能覆物。又穿鑿戶牖，通人往來，況根竅虛通，故能用而無滯。車等三物，其義相類，所以重出者，車則動而不靜，室則靜而不動，器則亦動亦靜，有此三異，故重出之。」

李榮注：「為室內不空虛，外無戶牖，其為用不以難乎？為道內既聞味，外復聾瞽，以此求道，理非易乎？室開戶牖，有用也。人生慧解，道成之。」

玄宗注：「古者陶穴以為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爾。」玄宗疏：「御疏：鑿，穿也。門旁窗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復覆其上，故云鑿耳。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

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勃蹊謂爭路也。《爾雅》云：宮謂之室。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之所利，利必資無，故有以無為利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為用也。注云：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易·繫辭》文也。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以彰，雖借喻於三翻，終用無於一致耳。」

④利：便利。用：運用。

全句意謂：「有」了它（器物），只是作為一種便利，它的空「無」，才是真正可以使用處。

河上公注：「『故有之以為利』：利，物也，利於形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其形之消亡也。『無之以為用』：言虛空者，乃可用盛受萬物，故曰虛無能制有形。道者，空無也。」

王注：「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為用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為利，皆賴無以為用也。」

成疏：「無賴有以為利，有藉無以為用，二法相假，故成車等也。言學人必須以有資空，以空導有，有無資導，心不偏溺，故成學人之利用也。」

李榮注：「單有而無無，有不得為利；單無而無有，無不得為用。明有因無以為利，無因有以為用。既識有無之相因，自知粗妙之相籍也。」

玄宗注：「有體利無，以無為利。無體用有，以有為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粗有之利無，以明妙無之用有爾。」

徽宗注：「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無。木撓而水潤，火煖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以為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

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而世莫睹其述，故其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三者，推而明之。」

### 【今譯】

三十個車輻，組成一個車轂，正當車轂是中空的時候，才能安插車輻，具有車子的作用。搏捏陶土做成器具，正當陶器內部是空無的時候，才能有陶器的功用。開鑿門窗，做成房室，正當室內空無的時候，才能有房室的功用。所以「有」了它（器物），只是作為一種便利，它的空「無」，才是真正可以使用處。

### 【引釋】

《文子·上德》：

「人之性便衣綿帛，或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人者，若蚡之足，眾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己，相去千里。再生者不獲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汙其準，粉其頰，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增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

##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①；五音令人耳聾②；五味令人口爽③；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④；難得之貨，令人行妨⑤。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⑥。

### 【章旨】

道教以耳、目、口為三要，係人和外物接觸最主要之感官，而心則因三要而有所感應。人之耳、目、口易受色、聲、味之外誘，心則易奔競而外馳，為外物所囿。此章旨在教人耳、目、口須戒除五色、五音、五味等外誘，心則戒慎向外奔馳。教人戒除嗜慾，學道貴為腹不為目，充實內容而減少外誘。河上公本作〈檢欲第十二〉，唐玄宗以首句為名，稱為〈五色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甲本古字較多，乙本文作：「五色使人目盲，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使人之行仿，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聾】，是以聖人之治也，為腹而不為目，故去彼而取此。」

馬王堆帛書甲乙本，「令人」作「使人」；「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二句在「令人行妨」之後。

### 【注釋】

①五色：青、赤、黃、白、黑。

案：五色繽紛，令人眼花瞭亂，如盲者之不能視物。

河上公注：「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不能視無色之色。」

成疏：「五色者，謂青、黃、赤、白、黑也。言人不能內照真源，而外逐塵境，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盲，不睹即色是空，與盲何別。」

②五音：宮、商、角、徵、羽。

案：五音雜陳，令人震耳欲聾。

河上公注：「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

成疏：「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心耽絲竹，耳滯宮商，不能返聽希聲，故曰聾也。《莊子》云：『非唯形骸有聾盲，夫智亦有之。』」

徽宗注：「目圍二焉，其見者性也。徹而為明則作哲，足以斷天下之疑。耳藏一焉，其聞者性也，徹而為聰則作謀，足以通天下之志。睹道之人，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者，曾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役耳目於外物之累，故目淫於五色，耳淫於五音，而聰明為之衰，其於盲聾也何辯？」

③五味：酸、鹹、甘（甜）、苦、辛（辣）。爽：差失。

全句意謂：耽溺五味，令人喪失味覺。

河上公注：「爽，亡也。人嗜於五味則口爽，言失於道味也。」

王注：「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

成疏：「五味者，甘、苦、辛、酸、鹹。差，失也。耽貪醪醴，咀嚼膾腥，不能味道談玄，故曰口爽也。」

李榮注：「目雖能見，耽色不已，喪其明。耳雖能聞，淫聲無倦，失其聽。口雖能嘗，察味莫窮，乖其養。爽，失也。然盲以不見為義，聾以不聞為義，有目而不見真人大聖，盲也。有耳不聞希聲之廣樂，微妙之靈音，聾也。口以知味為用，若貪俗味，失於道味，故言爽也。」

玄宗注：「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宮徵之音，口燕芻豢之味，

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聾盲。」

④馳騁：縱馬奔馳。畋：打獵。狂：心蕩亂。

意謂：馳馬奔縱，獵取禽獸，令人心思狂蕩，不能安寧。

河上公注：「人精神好安靜，馳聘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

成疏：「馳騁，猶奔驟也。言田獵之夫，貪逐禽獸，快心放蕩，有類狂人。倒置之徒，欲心逐境，速如馳騁，狂如田獵。《莊子》云：『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等是也。」  
李榮注：「縱之於田漁，太康失業；獵之於名聲，張毅發病。身亡國失，狂之大也。」

玄宗注：「馳騁代務，耽著有為，如彼田獵，唯求殺獲。日以心鬥，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也。」

徽宗注：「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五味，人之所同嗜也，而厚味實臘毒，故令人口爽。人之生也，形不盈仞，而心侔造化。聖人之心，動而緯萬方，靜而鑒天地。世之人從事於田獵，而因以喪其良心，不足以自勝，可不謂大哀也耶？」

⑤難得之貨：指財色、珍寶、名位等。行妨：起提防之心。

意謂：難得的財貨，讓人興起提防之心。

河上公注：「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行傷身辱。」

王注：「難得之貨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

成疏：「難得之貨，謂趙璧隨珠，珍貴佳麗之物也。貪著愛玩，為生死之因，於修道行中，大為妨礙。」

李榮注：「美色重寶，難得也。以此亂心傷行也。」

玄宗注：「性分所無，求亦不得。妄求難得，故令道行有所妨傷也。」

徽宗注：「利以養人，而貨以化之，故交利而俱瞻。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異物，賤用物，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

貴難得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饕餮富，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之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 ⑥為腹：照顧肚子，意指充實內涵。為目：注重眼目享受，意指追逐外物。聖人充實內涵，而不追逐外物；所以去彼為目取此為腹。

全句意謂：因此聖人注重腹內充實，而不追逐耳目外物，所以去除耳目外誘而取此內部充實。

河上公注：「『是以聖人為腹』：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不為目』：目不妄視，妄視泄精於外矣。『故去彼取此』：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性也。」

王注：「為腹者，以物養己。為目者，以物役己。故聖人不為目也。」

成疏：「是以，仍上文也。聖人，即舉聖戒凡也。腹，內也，目，外也，懷道抱德，充滿於內，故為腹也。內視無色，返聽無聲，諸根空淨，不染塵境，故不為目也。（故去彼取此）去彼為目之盲聾，取此為腹之實智。」

李榮注：「虛心而內實，為腹也。反聽而不盲，不為目也。有累之業，遣去也。無為之道，來取也。」

玄宗注：「取此含受之腹，去彼妄視之目。」玄宗疏：「腹者，含受而無分別。目者，妄視滯於色塵。無分別則全和，故為之。滯色塵則傷性，故不為也。故去彼取此，彼目妄視，故去之。此腹含受，故取之。」

徽宗注：「八卦，坤為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為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 【今譯】

五色繽紛，令人眼花瞭亂；五音雜陳，令人震耳欲聾；耽溺五味，令人喪失味覺。馳馬奔縱，獵取禽獸，令人心思狂蕩。難得的財貨，讓人興起提防之心。因此聖人注重腹內充實，而不追逐耳目外物，所以去除耳目外誘而取此內部充實。

## 【引釋】

《文子·九守篇》：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安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

《淮南子·精神篇》：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安定矣。五藏搖動而安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世之後，猶未足為也。」

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

## 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①。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②。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③？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④。

### 【章旨】

寵辱禍福，皆起因於我們執著於肉身的存在，如能忘身去智，自能不囿於榮辱生死。本章旨在教人忘榮辱而齊生死。寵辱在人所加，由不得已；但寵辱加身，則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可以禍福吾之一身，此是一般凡夫之遭遇。至於悟道者，則寵辱不驚其心，生死不懼於身，遺身忘智，不囿於生死，忘身忘我而忘忘，冥契於道，則可以使心不為寵辱所繫，身不為生死所囿。而忘己身之榮辱生死者，才可以將天下寄託予他。忘生無身，才能貴生貴身，如此才能不為天下所囿，而可以託之以天下。河上公稱此章為〈厭恥第十三〉，唐玄宗以首句名章，稱為〈寵辱章〉。

### 【版本異同】

郭店乙本此章作：「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也，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為天下，若可以去天下矣。」

郭店本，「若可寄天下」作「若可以托天下矣」；「若可託天下」作「若可以去天下矣」。

馬王堆甲乙本「寵為下」作「寵之為下也」；「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作「貴為身於為天下，若可以託天下矣」；「若可託天下」作「女可以寄天下矣」。

河上公本「愛以身為天下」作「愛以為天下」。

### 【注釋】

①寵：尊崇、榮愛。辱：侮辱、戮恥。若：如。貴：貴重、重視。全句意謂：恩寵和侮辱，都像會在我們的心中造成驚悚。重視巨大的災患，就像是因為我們有肉身存在（沒有身體，就沒有災難，就不必為災患所驚怖）。

河上公注：「『寵辱若驚』：身寵亦驚，身辱亦驚。『貴大患若身』：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皆驚。」

成疏：「寵為榮愛之名，辱是戮恥之稱。若，如也，驚，恐也，言人得寵則逸豫喜歡，遭辱則慌惕憂患，故得寵心驚喜，遭辱心驚怖。喜怖雖異，為驚即同，故言若也。然喜怖之情，皆非真性者也，是以達者譬窮通於寒暑，比榮辱於儻來，生死不撓其神，有何貴賤之能驚也？貴，謂爵位也。亦是自貴己身也。大患，謂煩惱老病等也。言凡夫但知矜貴此身而惡大患，不知大患即是我身，多求資養，終歸滅壞。故貴身即是貴患，惡患即可惡身，為貴與大患，俱以身為本，故言若也。」

李榮注：「『寵辱若驚』：官高而慮危，賤極而多恥，皆懼也。『貴大患若身』：夫外其身者，得失難駭；貴其身者，寵辱易驚。若也貴身，即有大患，故言貴大患若身也。」

玄宗注：「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身為患本，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合云貴身如貴大患，

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如也。此上兩句正標也。」

徽宗注：「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為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累，則患莫大焉。以富為是者，不能辭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辭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茲寵辱所以若驚歟？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怵迫之恐，欣歡之喜，交溺於心，茲大患所以若身歟？」

②寵為下：恩寵由別人作主，以道體而言是低下的事。

全句意謂：甚麼叫做恩寵、侮辱像是會驚悚我們心志？恩寵由別人作主，以道體而言是低下的事。但我們得到它，心中會像受到驚嚇；失去它，也會像是受到驚嚇，這叫做恩寵、侮辱都會像在驚悚心志。

河上公注：「『何謂寵辱』：問何謂寵，何謂辱。寵者愛榮，辱者恥辱及身。還自問者，以曉人也。『辱為下』：辱為下賤。

『得之若驚』：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深危也。貴不敢驕，富不敢奢。『失之若驚』：失者，失寵處辱。驚者，恐禍重來。是為寵辱若驚，解上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也。」

王注：「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為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

成疏：「何謂寵辱，假設疑問也。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解釋其義也。世情顛倒，以寵為上，惠心觀照，足為鄙下。何者？為得寵心驚喜，失寵心驚怖，此之兩驚，本由一寵，故足為下也。是謂寵辱若驚，結成辱寵之義。」

李榮注：「何謂寵辱，起問；寵為下，釋出也。寵為貴，應言上，辱為賤，應言下，今說寵則知有辱，言下自明於上，不能具出略舉也。若依文而解，俗愛榮華，以寵為上，居高近危，榮來辱及，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為寵辱若驚』：寵則榮來，辱便祐至，得之與失，并悉皆驚，唯虛澹之人，

不駭其慮，是謂寵辱若驚也，結上義也。」

玄宗注：「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驕盈，無不生禍，是知寵為辱本，故答云寵為下也。寵辱循環，寵為辱本。凡情惑滯，驚辱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得辱而驚，則汝之失寵得辱，亦如吾戒，汝得寵而驚懼也。』故結云是謂寵辱若驚。」

徽宗注：「龍之為物，變化自如，不可制畜，可以覆焉，則志於參養，有辱之道。古之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鐘之祿，不足遷其守。居寵而思危，在福而若坤，則何辱之有？貪夫位也，慕夫祿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則人賤之矣。故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來不可拒，故至人不以得為悅。其去不可圉，故至人不以失為憂。今寄去則不樂，受而喜之，是以得失累乎其心，能勿驚乎？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牆而走，則異於此。」

- ③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我們為何會有重大災患，正因為我們有肉身存在。所以：為何。案：人們享福、受難的主體，正因為我們有肉體存在。為供給我們身體享福，所以我們會去私心計較，用力爭奪。如無肉體存在，自然災患便無施加的對象。此句也比喻能「忘身」，自然不會被「肉身」所累；如能「忘我」，自然不會因我而私心造作，為「我」而受害。如進而忘忘，則可與道齊同，逍遙物外。

全句意謂：甚麼叫做重視大災患就好像是重視我們的肉身？我們為何會有重大災患呢？正因為我們有肉身的存在（所以會有災患），等到我們沒有身體存在（忘我、忘身），我們哪裏還會有災患產生呢？

河上公注：「『何謂貴大患若身』：復還自問，何故畏大患

至身也。『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動勞，念其饑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也。有身滯榮悴之病，兼生死之災，故云大患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

嚴曰：「休心道德，記志神明，和為中主，澹若不生，無計之計，經營天地，無慮之慮，翱翔混冥，存忘變化，不以為異，尊寵卑賤，無所少多，貴大亡於身，故大患不能得，天網不能取也。」

王注：「大患，榮寵之屬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也。人迷之於榮寵，返之於身，故曰大患若身也。（為吾有身）由有其身也。（及吾無身）歸之自然也。」

成疏：「此答前問也。執著我身，不能忘遣，為身愁毒，即是大患，故知貴我身者與貴患不殊也。故《西昇經》云：『身為惱本，痛癢寒溫，吾拘於身。』知為大患，即其事也。只為有所，以有身患，身既無矣，患豈有焉？故我無身，患將安託？所言無者，坐忘喪我，隳體離形，即身無身，非是滅壞而稱無也。」

李榮注：「虛己忘心，無身也。是非患累，起在於身，身苟忘也，則死生不能累，寵辱不能驚，何患之有？」

玄宗注：「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問之。身相虛幻，本無真實，為患本者，以吾執有其身，痛癢寒溫，故為身患。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道，夫有何患？」

徽宗注：「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

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能為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者解乎此，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貳。』顏子曰：『回坐忘矣。』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於己，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齊終始者為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為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為患。蓋外物之不可恃也，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伊尹之不以寵利居成功，堯之不以位為樂，幾是已。」

- ④貴以身為天下：以貴重己身方式（外榮辱、忘我）來治理天下；此句所說的貴重己身，是指身不受榮辱所驚悚，外忘榮辱、忘我。愛以身為天下：以愛護自身（忘身去患、忘生死）的方式來治理天下；此處所說的愛護自身，是指忘身、忘生死。託：寄託。

全句意謂：所以能以貴重己身方式（外榮辱、忘我）來治理天下，像這樣才可以把天下託付給他。能以愛護自身（忘身、忘生死）的方式來治理天下，如此才可以把天下託付給他。

河上公注：「『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言人君貴於身而賤人，欲為天下主者，則可寄立，不可以久也。『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為己也，乃欲為萬民之父母。以此德為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咎也。」

王注：「無以易其身，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成疏：「（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不知身是大患，

矜而貴之，自貴其身，恒欲陵物，如此之人，適可暫寓於世間，不得久視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寄，是暫時寄寓；託，謂永相付託。言能保愛己身，不輕馳驚。謙以自牧，雌而順物者，則可以託付於天下，故《德經》云：『自愛不自貴也。』」

李榮：「太上貴德不貴身，明王愛人不愛己。苟能如此，則可以長久也。若貴身而賤物，愛己以憎人，不能同天地之仁，齊日月而均照，則寄託而已。」

玄宗注：「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為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即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

徽宗注：「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困於物者，若可托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乃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夫？」

## 【今譯】

恩寵和侮辱，都像會在我們的心中造成驚悚。重視大的災患，就像是因為我們有肉身存在（沒有身體，就沒有災難，就不必重視災患）。甚麼叫做恩寵、侮辱像是會驚悚我們心志？恩寵由別人作主，以道體而言是低下的事。但我們得到它，心中會像受到驚嚇；失去它，也會像是受到驚嚇，這叫做恩寵、侮辱都會像在驚悚心志。甚麼叫做重視大災患就好像是重視我

們的肉身？我們為何會有重大災患呢？正因為我們有肉身的存在（所以會有災患），等到我們沒有身體存在（忘我、忘身），我們哪裏還會有災患產生呢？所以能以貴重己身方式（外榮辱、忘我）來治理天下，像這樣才可以把天下託付給他。能以愛護自身（忘身、忘生死）的方式來治理天下，如此才可以把天下託付給他。

### 【引釋】

《文子·上仁篇》：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

《淮南子·道應篇》：

「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稟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

##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①；聽之不聞，名曰希②；搏之不得，名曰微③。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④。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⑤；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⑥。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⑦。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⑧。能知古始，是謂道紀⑨。

### 【章旨】

此章闡釋道體之無形狀、無音聲、無實體，不可以目視、耳聽、手觸而得知。道體混同萬物，為萬物之始源。能掌握自古已存之道體，則能處事治國，化育萬物。河上公本稱此章為〈贊玄第十四〉，唐玄宗稱此章為〈視之不見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同有此章，乙本作：「視之而弗見，【命】之曰微。聽之而弗聞，命之曰希。摶之而弗得，命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計，故緝而為一。一者，其上不謬，其下不忽。尋尋呵不可命也，復歸於无物。是胃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胃沕望。隋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胃道紀。」

馬王堆甲乙本，「視之不見名曰夷」作「視之而弗見名之曰微」；「搏之不得名曰微」作「摶之而弗得名（乙本作命）之曰夷」。「混而為一」，乙本作「緝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甲本作「其上不倣，其下不忽」乙本作「其上不

謬，其下不忽」。「繩繩不可名」，甲本作「尋尋呵不可名」，乙本作「尋尋不呵不可命」。「惚恍」，甲本作「忽恍」，乙本作「沕望」。

### 【注釋】

- ①夷：平，此處指平易無別，令人看不到它，叫做「夷」。說明道體無形，不可以目視。

此句意謂：看不到它，叫做「夷」。

河上公注：「無色曰夷，言一無采色，不可得視而見之。」

成疏：「夷，平也，言至道微妙，體非五色，不可以眼識求，故視之不見。若其有色，色則參差，只為無色，故夷然平等也。」

李榮注：「夷，平也。大道甚夷，坦然善謀也。」

玄宗注：「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見。以其於無色之中而能色焉，故名曰夷。」

徽宗注：「目主視，視以辯物，夷則平而無辯，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 ②希：少，此處作聲音稀少至不可聞。說明道體無聲，不可以耳聞。

案：聽不到它，叫做「希」。

河上公注：「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

成疏：「希，簡少也，體非宮商，不可以耳根聽，故曰希也。」

李榮注：「大音希聲，耳所不聞，聖人洞之，獨聞和焉。名曰希，玄教難遇，希言自然也。」

玄宗注：「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其於無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名曰希也。」

徽宗注：「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概而有聞，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 ③搏：碰觸、手執。《說文解字》：「搏，圜也。从手專聲。」微：小，小至不可碰觸。小到無法碰觸，叫做「微」。道無實體，不可以手去碰觸執持。

此句意謂：碰觸不到它，叫做「微」。

河上公注：「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之。」

成疏：「搏，觸也。微，妙也。言體非形質，不可搏觸而得，故曰微也。又臧公《三一解》曰：『夫言希夷微者，謂精神氣也。精者靈智之名，神者不測之用，氣者形相之目，總此三法為一聖人。』不見是精，不聞是神，不得是氣，既不見不聞不得，即應云無色無聲無形，何為乃言夷希微耶？明至道雖言無色，不遂絕無，若絕無者，遂同太虛，即成斷見。今明不色而色，不聲而聲，不形而形，故云夷希微也，所謂三一者也。」

李榮注：「大象無形，難可搏觸。聖人玄悟，了達虛無，故言微者，機也。動而應物機也，妙絕有無。」

玄宗注：「搏，執持也。微，妙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曰微也。」

徽宗注：「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搏之？大象無形是已。」

- ④三者：指視聽搏、希夷微。致：得。詰：責問。

案：道體形而上，是無形、無聲、無物，所以不能用看、聽、摸這三種，來探究道體，說明道體是渾合成一體的，不可用感官來析述。

全句意謂：這三種（看、聽、摸），不能用來探究道體，所以它是渾合成一體的。

河上公注：「『此三者不可致詰』：三者，謂夷、希、微。不可致詰者，夫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也。『故混而為一』：

混，合也，故合於三，名之為一。」

王注：「無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不得而知，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為名，故不可致詰，混而為一也。」

成疏：「三者即夷希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合也。真而應，即散一以為三，應而真，即混三以歸一，一三三一，不一不異，故不可一致詰。又解：此真應兩身作三乘義釋，具在開題義中。」

李榮注：「希夷微三者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為一，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由一故三，三是一三；由三故一，一是三一。一不成一，故三不成三，惟其三不成三，則無三。一不成一，則無一。無一無三，自叶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也。」

玄宗注：「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夷希微爾。道非夷希微，故復混而為一也。」

徽宗注：「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辯清濁？大象無形，孰為巨細？目無所用其明，耳無所施其聰，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⑤皦：明。昧：暗。繩繩：動轉不已的樣子；河上公注：「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復：又。

全句意謂：當它在上位時，不會炫耀光芒。在下位時，不會昏暗不明。混同於物，運行動轉不絕，不可稱述，又回歸到無形無物的形態。

河上公注：「『其上不皦』：言一在天上，不皦皦光明也。道上下無極也。『其下不昧』：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聞

冥也。『繩繩不可名』：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赤白黑別。非一聲也，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復歸於無物』：物，質也，復當歸之於無質。」

成疏：「皎，明也。昧，闇也。言至道幽微，非愚非智，昇三清之上，不益其明，墜九幽之下，不加其闇，所謂不增不減，其在茲乎。繩繩，正直也，猶繩墨之義也。言聖人既能自正，復能正他，故云繩繩。不可執名求理，故不可名也。又解：繩繩，運動之貌也，言至道運轉天地，陶鑄生靈，而視聽莫尋，故不可名也。復歸者，還源也。無物者，妙本也。夫應機降跡，即可見可聞，復本歸根，即無名無相。故言復歸於無物也。」

李榮注：「皎，明也。昧，闇也。乘乘，猶泛泛也。乘物以遊，而無繫也。言乎至道，不皎不昧，不可以明闇名；非色非聲，不可以視聽得。希夷之理既寂，三一之致亦空，以超群有，故曰歸無。無無所有何所歸，復須知無物，無物亦無，此則玄之又玄，遣之又遣也。」

玄宗注：「是謂無形狀之狀，無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

玄宗注：「在上者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非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也。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不皦不昧，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無物。」

徽宗注：「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茲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一陽，辯而有數，茲謂至道，故不昧。昧，言幽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

無物。」

⑥狀：形狀、狀貌。象：形體、物象。惚恍：不定的樣子。

全句意謂：這叫做沒有形狀（無形貌）的形狀，沒有物象（物體、實體）的物象，叫做閃爍不定。

王注：「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是謂惚恍』：不可得而定也。」

河上公注：「『是謂無狀之狀』：言一無形狀，而能為萬物作形狀也。『無物之象』：一無形質，而為萬物設形象也。『是謂惚恍』：言一惚惚恍恍，若存若亡，不可見之也。」

成疏：「狀，貌。象，形。妙本希夷，故稱無狀無物；跡能生化，故云之狀之象。惚恍，不定貌也。妙本非有，應跡非無。非有非無，而無而有。有無不定，故言惚恍。」

李榮注：「超有物而歸無物，無物亦無色，視聽而契希夷，希夷還寂。恐迷途之未悟，但執無形，示失路之有歸。更開有象無狀之狀，此乃從體起用，無物之象，斯為自應還真，自應還真，攝跡歸本也。從體起用，自寂之動也。自寂之動，語其無也，俄然而有。攝跡歸本，言其有也，忽爾而無。忽爾而無，無非定無；恍然而有，有非定有。有無恍惚，無能名焉。」

徽宗注：「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蓄萬象，而不睹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鑒燧求焉，而水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亦猶是也。」

⑦迎：面迎。首：頭，指源頭、始源。隨：尾隨。後：後尾，終點。全句意謂：面對著它，看不到它的頭部（無始）；想跟隨它，卻看不到它的尾端（無終）。

河上公注：「『迎之不見其首』：一無端末，不可預待也。」

除情去欲，一自歸之也。『隨之不見其後』：言一無影跡，不可得見知也。」

成疏：「迎不見其首，明道非古，無始也。隨不見其後，明道非今，無終也。」

李榮注：「有也，有前可接；無也，無後可追。迎不見，非有。隨之不見，非無也。」

玄宗注：「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

徽宗注：「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 ⑧御：用、治。有：萬有，現象界所有事物，指萬物萬事而言。案：「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馬王堆本子作「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其意為掌握今所見之道體，用來處理當今萬有之事物。

全句意謂：能掌握自古已存的道體，可以用來處理當今的萬象事物。

河上公注：「聖人執守古道，生一以御物，知今當有一也。」

王注：「有，有其事。」

成疏：「執，持也。言聖人持太古無名之道，調御今之有生也。」

李榮注：「御，正也。古道無為，正也。今道有為，聖也。聖人持無為之道，以正有為，息澆薄之風，反淳和之化也。」

玄宗注：「執古無為之道，以御今有為之事，則還反淳樸矣。」

- ⑨紀：絲線的頭緒，引伸為法則。

全句意謂：能認知自古以來即存在的宇宙本源，叫做能掌握道體的法則。

河上公注：「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之綱紀也。」

王注：「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

成疏：「古始，即無名之道也。若知無始無終，而終而始，不今不古，而古而今，用斯古道以御今世者，可謂至道之綱紀也。」

李榮注：「玄古之道難知，無為之道罕悟，上御下以正，下從上以除耶，得道之綱要。」

玄宗注：「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紀綱。」

徽宗注：「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無地者，或蔽於道之動而憑其強陽。師陰而無陽者，或溺於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古之道不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無。執之以御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道之大常，無易於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 【今譯】

看不到它，叫做「夷」；聽不到它，叫做「希」，碰觸不到它，叫做「微」。這三種（看、聽、摸），不能用來探究道體，所以它是渾合成一體的。當它在上位時，不會炫耀光芒，在下位時不會昏暗不明，運行動轉不絕，不可稱述，又回歸到無形無物的形態，這叫做沒有形狀的形狀，沒有物象的物象，叫做閃爍不定。面對著它，看不到它的頭部；想跟隨它，卻看不到它的尾端（無始無終）。能掌握自古已存的道體，可以用來處理當今的萬象事物。能認知自古以來即存在的宇宙本源，叫做能掌握道體的法則。

### 【引釋】

《文子·上德篇》：

「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

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惠，不大愚。」

《文子·微明篇》：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无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韓非子·解老》：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淮南子·道應篇》：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

## 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sup>①</sup>。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sup>②</sup>：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sup>③</sup>，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sup>④</sup>，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sup>⑤</sup>。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sup>⑥</sup>？保此道者不欲盈<sup>⑦</sup>。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sup>⑧</sup>。

### 【章旨】

此章形容得道之士微妙玄通，難以載述。其處事嚴謹矜莊，能守靜持後，使繁雜的事物得以澄靜，並能使久安懈怠者，因動而得生。亦即擁有道體的人，既能靜而徐清，也能動而生成。靜以返道，動以成物。修道者，不會盈滿自大，所以能循守敝舊，而不炫耀新成。河上公稱此章為〈顯德第十五〉，唐玄宗稱為〈古之善為士者章〉。

### 【版本異同】

郭店本此章作：「古之善為士者，必微妙玄達，深不可志，是以為之頌：豫乎【其】如冬涉川，猶乎其如畏四鄰，儼乎其如客，遠乎其如釋，屯乎其如樸，沌乎其如濁。誰能濁以靖者？將徐清；誰能牝以主者？將徐生。保此道者，不欲尚涅。」

郭店本：「微妙」前有「必」字；「識」作「志」；無「夫唯不可識」五字；「故強為之容」作「是以為之頌」；「渙兮若冰之將釋」作「遠乎其如釋」；「敦兮其若樸」作「屯乎其如樸」；無「曠兮其若谷」句；「混兮其若濁」作「沌乎其如

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作「誰能濁以靖者？將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作「誰能牝以主者？將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作「保此道者不欲尚涅」；無「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二句。

馬王堆乙本：「玄通」作「玄達」；「識」作「志」；「豫焉若冬涉川」作「呵其若冬涉水」；「猶兮」作「猷呵」；「儼兮其若容」作「嚴呵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作「渙呵其若凌釋」；「敦兮其若樸」，作「沌呵其若樸」；無「混兮其若濁」句；「孰能濁以靜之徐清」作「濁而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作「女以重之，徐生」；「故能蔽不新成」作「是以能蔽而不成」。

案：「儼兮其若客」，王弼本「客」原作「容」，郭店、馬王堆諸本皆作「客」，今據改。

### 【注釋】

①善：精專、擅長。玄通：玄妙通達。識：認知，或解為「誌」，記載；郭店及馬王堆本作「志」，記載之意。

全句意謂：古代擅長作為士人的人，他精微、奧妙、玄遠、通達，精神領域深邃，不可以認知、測度。

河上公注：「『古之善為士者』：謂用道之君也。『微妙玄通』：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深不可識』：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如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

成疏：「『古之善為士者』，古，昔也。善者，惡相對也。為者，修學也。前章執古御今，此章即御今引古，故爰昔善修道之士，以軌則學人也。『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微妙是能修之智，玄通是所修之境，境智相會，能所俱深，不可以心識知，故嘆之也。」

李榮注：「昔之道者，難行也。古之知士，能循也。道乃機

微要妙，玄寂虛通，行亦極細窮微，不滯無壅。行與道合，不測難知。不可以言言，言之者非道；不可以識識，識之者乖真，故云不可識也。」

玄宗注：「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知也。」

徽宗注：「古之士則與今之士異矣，善為士則與不善為士者異矣。故微則與道為一，妙則與神同體，玄有以配天，通有以兆聖，而藏用之深，至於不可測。《書》曰：『道心惟微』，則微者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則妙者神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則通者聖之事。水之深者，可測也。穴之深者，可究也。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列御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②案：容：郭店作「頌」；「容」通「頌」，稱頌、形容。

全句謂：正因為不能去認知測度他，所以勉強來形容他。

河上公注：「謂下句也。」

成疏：「容者，形貌也。獨此不可識之聖智，甚堪軌物，方欲引接群品，故於無形之理，而強為修學之容。」

李榮注：「容，相貌也。夫道既難思，行亦頗識，恐來人無因豫體道，學者不知立行，下文略舉容相，以勸助也。」

玄宗注：「夫唯德量難識，故強為容狀以明之，謂下文也。」

徽宗注：「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已。強為之容，豈能真索其至？」

③豫：通「預」，事先預防；或解釋為猶豫怖懼。猶：疑懼。

宋徽宗以為「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事。」猶豫：

雙聲字，以聲取義，遲疑不決的樣子。

全句意謂：小心謹慎，像冬天要走過冰川；疑懼防備，好像害怕四隣來攻。

河上公注：「『與兮若冬涉川』：舉事輒加重慎，與與兮若冬涉川，心猶難之也。『猶兮若畏四鄰』：其進退猶猶如拘制，若似人犯法，畏四鄰知之也。」

王注：「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若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之貌也。四鄰合攻，中央之主猶然不知所趣向者也。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覩，德趣不可見，亦猶此也。」

成疏：「豫，猶豫也。猶豫，怖懼也。言修道學人，懼於世境，如冬涉川水，心地惶怖，恐陷溺也。此明意業淨。又畏塵境，如人犯罪慎密，恐畏四鄰閭里知聞也。此明口業淨。」

李榮注：「『豫若冬涉川』：履薄冰者恐陷，在浮生者慮危。兢兢不敢為非，勤勤唯知進道也。『猶若畏四鄰』：處俗行惡，驚鄰保以覺知。志道從善，懼幽明以彈糾也。」

玄宗注：「豫，閑豫也。善士於代閑法，如涉冬川，眾人貪著，故畏懼。今我不染，故閑豫也。猶豫，疑難也。上言善士不染故閑豫，及觀行事，甚疑難，如今代人懼鄰戒。」

徽宗注：「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事。古之體道者，以內游為務，不以通物為樂，恐懼修省，不得已而後應，若冬涉川，守而不失已。若畏四鄰，《易》所謂『以此齋戒』者是也。」

- ④儼：矜莊自重的樣子。客：王弼本原作「容」，郭店、馬王堆本皆作「客」，當以「客」字為是。渙：消散。

全句意謂：矜莊嚴謹，像是面對主人的賓客；和藹可親，像冰塊將要融化。

河上公注：「『儼兮其若客』：如客畏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

『渙兮若冰之將釋』：渙者，解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

日以空虛。」

成疏：「儼，矜莊貌。《禮記》云：『儼若思』，言學人應須斂勵身心，勿得放縱，猶如賓對主人，不可輕躁，此明身業淨。渙，解散也。如前修學，智慧增明，惑染消散，如彼冬冰之逢春日也。」

李榮注：「儼若客，為客唯事安然，修道不宜妄動。渙若冰將液，春日麗而冰釋，玄風舉而累消。」

玄宗注：「雖則儼然若客，無所造為，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也。」

徽宗注：「《語》曰：『望之儼然』，《記》曰：『儼若思』，《莊子》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全德之人，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故其狀義而不朋。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易》曰：渙，離也。遺物離人而無所繫輶，所以為渙。」

- ⑤敦：厚。樸：未經加工的原木。曠：寬廣。谷：山谷。渾：混同。全句意謂：淳厚的樣子像未開雕的樸木，廣大心胸像空虛的山谷，混同包容像是渾濁之水。

河上公注：「『敦兮其若朴』：敦者，質厚。樸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文采也。『曠兮其若谷』：曠者，寬大。谷者，空虛。不有德名，功無所不包容也。『渾兮其若濁』：渾者，守本真。濁者，不照然。與眾合同，不自尊也。」

王注：「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也。」

成疏：「敦，淳厚也，樸，素質也，前既三業清淨，惑累消除，故能德行淳和，去華歸實也。塵累斯盡，心靈虛白，故道德寬曠，包容如谷也。混，合也，雜也。濁，有為也。雖復心靈潔素，障累久消，而混沌有為之中，與塵濁不異也。」

李榮注：「『敦兮其若樸』：厚而不薄，實而不華也。『曠

兮其若谷』：谷之虛也，容物而應聲。心之虛也，懷道而濟俗。

『渾兮其若濁』：心無分別，混也。與俗和同，濁也。懷玉無染，握珠自明，似濁也。」

玄宗注：「雖渙然冰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其德量曠然寬廣，無不含容，若彼空谷也。和光混跡，若濁而清。」

徽宗注：「敦兮其若樸：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為器。曠兮其若谷：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渾兮其若濁：不剷彫以為兼，不矯激以為異，渾然而已，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污者異矣。」

⑥孰：誰。濁以靜之徐清：濁水經澄靜，將會慢慢清澈。徐：緩慢。案：此段旨在說明修道者，既能靜而徐清，也能動而生成。靜以返道，動以成物。

全句意謂：有誰能使渾濁的水，以安靜的方式，使它慢慢變清澈？有誰能使安靜澄澈的水，用長久變動的方式，使它慢慢產生萬物？

河上公注：「『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誰也。誰能知水之濁，止而淨之，徐徐自清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

王注：「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慎也。」成疏：「徐，緩也。雖復處有欲之中，同事利物，而在染不染，心恒安靜閒放而清虛也。前則雖清而能混濁，此則處濁不廢清閒，明動而寂也。雖復安靜，即靜而動，雖復應物而動，心恒閒放而生化群品也。明寂而動也。」

李榮注：「安，靜也。徐，漸也。夫息動於心而神自靜，莫撓於水而濁自清，行之者少，故曰誰能。」

玄宗注：「孰，誰也。誰能於彼渾濁，以靜澄止之，令徐自

清乎？御注：誰能安靜於此清以久，更求勝法，運動修行，令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猶動出。」

徽宗注：「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為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為功，而有為於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慌迫之情，遑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饒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為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⑦保：持有，引伸為證悟。

案：能擁有道體的人，他不會盈滿自大。

河上公注：「『保此道者不欲盈』：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

王注：「盈必溢也。」

成疏：「保，持也。盈，滿也。言持此動寂不殊一中道者，不欲住中而盈滿也，此遣中也。」

李榮注：「上來陳道行以勸學人，人能守之，自得清淨，義存謙退，不事盈。」

玄宗注：「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執滯，若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不欲盈。」

徽宗注：「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⑧敝：馬王堆本作「敝」，敝壞、破舊。

此句意謂：正因為他能不盈滿自大，所以能持守敝舊（隱匿光芒）而不去炫耀新的成果（不貴名）。

河上公注：「夫惟不盈滿之人，能守其敝不為新成。守敝者，

匿光榮也。新成者，貴功名也。」

王注：「蔽，覆蓋也。」

成疏：「獨此遣中聖人，於有為敝濁之內，復能慈救蒼生，成大功德，此重結成也。」

李榮注：「立身者，不至滿盈，匡輔務存忠正，雖老而還少，在敝而更新。學道者虛心遣於聲色，澡慮蕩於紛爭。」

玄宗注：「夫唯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為弊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也。」

徽宗注：「有敝故有新，有成故有壞。新故相代，如彼四時；成壞相因，如彼萬物。自道而降，麗於形數者，蓋莫不然。惟道無體，虛而不盈，故能敝能新，能成能壞，超然出乎形數之外，而未常敝，未常壞也。故曰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木始榮而終悴，火初明而未熄，以有新也，故敝隨之。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以有成也，故壞繼之。有道者異乎此。」

### 【今譯】

古代擅長做為士人的人，他精微、奧妙、玄遠、通達；精神領域深邃，不可以認知、測度。正因為不能去認知測度他，所以勉強來形容他：小心謹慎，像冬天要走過冰川；疑懼防備，好像害怕四隣來攻；矜莊嚴謹，像是面對主人的賓客；和藹可親，像冰塊將要融化；淳厚的樣子，像未開雕的樸木；廣大的心胸，像山谷；混同包容，像是渾濁之水。有誰能使渾濁的水，以安靜的方式，使它慢慢變清澈？有誰能使安靜澄澈的水，用長久變動的方式，使它慢慢產生萬物？能擁有道體的人，他不會盈滿自大。正因為他能不盈滿自大，所以能持守敝舊（隱匿光芒）而不去炫耀新的成果（不貴名）。

### 【引釋】

## 《文子·九守篇·守弱》：

「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眾人為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沖即正，其盈即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

## 《文子·上仁》：

「古之善為天下者，無為而無不為也，故為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為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為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為天下容。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鄰者，恐四傷也；儼兮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為而無不為也。」

## 《淮南子·道應篇》：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揖（益）而損之。』曰：『何謂揖（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①，萬物並作，吾以觀復②。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③。歸根曰靜，是謂復命④。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⑤。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⑥。

### 【章旨】

此章勉人致虛守靜，用以觀察萬象之變化。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之後，萬象興起，紛雜動變，其後又將漸歸於清靜之根本至道。能篤守虛靜之道者，必能探究萬物出於道入於道。能知雖萬象紛陳，終將返歸根本大道者，必能明達事理。能明達常理者，必不妄作而致凶。且亦必能容人容物，公正無私，與天道相合，終身不危殆。河上公本稱此章為〈歸根第十六〉，唐玄宗稱以首句為章名，稱為〈致虛極章〉。

### 【版本異同】

郭店甲本此章僅有前段，文作：「至虛，恒也。守中，篤也。萬勿（物）方（旁）作，居以須復也。天道員員，各復其根。」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乙本較完具，文作：「至虛極也，守靜督也。萬物旁作，吾以觀其復也。夫物芸芸，各復歸於其根，曰靜。靜，是謂復命。復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芒，芒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沒身不殆。」

今本「芸芸」，馬王堆甲本作「云云」。

### 【注釋】

①致虛：探究虛無。致：達到，引伸為探究。極：盡。篤：深厚。全句意謂：探究虛無的工夫能做到了極致，持守清靜的修養能做得很厚實。

河上公注：「『致虛極』：致，至也。修道之人捐情去欲，五內清淨，致於虛極。『守靜篤』：守清淨，行篤厚。」

王注：「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真正也。」

成疏：「致，得也。虛極，道果也。篤，中也。言人欲得虛玄極妙之果者，須靜心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也。」

李榮注：「其性正而貞，其行清而遠，守之厚者，可得虛極之道。」

玄宗注：「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致於身，當須棄塵境染滯，守此雌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也。」

徽宗注：「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極者，眾會而有所至。篤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於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微；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②並作：同時興起。復：返歸，指返歸於道體。

全句意謂：萬物一起紛紜興起，我就用它來觀察事物返歸本體的循環變化。

河上公注：「『萬物並作』：作，生也。萬物並生也。『吾以觀其復』：言吾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也。人當重其本。」

王注：「『萬物並作』：動作生長。『吾以觀復』：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

成疏：「作，動用也。言一切眾生，並皆云為取捨，貪逐前境，

以老君聖智觀之，悉復在妙本，雖動而寂也。」

李榮注：「『萬物並作』：凡物常人，不能守無為以安靜，為情而動作，去真以從偽，失本而逐末也。『吾以觀其復』：復，本也，凡人失本而逐末，離淳以入澆，聖人抑末而崇本，返澆以還樸也。」

玄宗注：「老君云：何以知守雌靜則能致虛極乎？但觀萬物動作云為，及其歸復，常在於靜，故知爾也。」

徽宗注：「萬物之變，在道之末；體道者，寓乎萬物之上焉。物之生，有所乎萌也，終有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於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

### ③芸芸：眾多的樣子。根：根源，指道體。

全句意謂：那萬事萬物，眾多雜散，各自返歸到它們的根源（道體）。

河上公注：「『夫物芸芸』：芸芸者，華葉茂盛之貌。『各復歸其根』：言萬物無不枯落，各復反其根而更生也。」

王注：「各返其所始也。」

成疏：「芸芸，眾多貌也。言眾生所以不能同於聖人，雖動不動，用而無心者，只為芸芸馳競不息也。若能反本歸根，即同於聖照，此勸之也。」

李榮注：「物亦人也，根亦本也。言人以一心攀緣萬境，其事非一，故曰芸芸。聖人皆勸以反本，故言各歸其根也。」

玄宗注：「又云所以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為物華葉芸芸，生性皆復歸於其根。本故有作云云者，動作也。言夫物云云動作者，及其歸復，皆在根本耳。」

徽宗注：「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芸并作，精華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精者，神之母，而神其

子也。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

- ④是謂復命：道藏本河上公注作「靜曰復命」。復命：返歸於性命常道。命：上天所賦予之本能；《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天所賦而言稱為「命」，以人所稟受而言，稱為「性」；性、命，異名同實。

全句謂：回歸到根源，叫做清靜，這叫做返歸本性。

河上公注：「『歸根曰靜』：靜，謂根也，根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死也。『靜曰復命』：言安靜者，是謂復還性命，使不死也。」

成疏：「歸根曰靜：但能返本還源，馳競之心自息也。靜曰復命：命者，真性惠命也。既屏息羣塵，心神凝寂，故復於真性，反於惠命。」

李榮：「在末所以輪回也，反本寂然不動，靜曰復命。近而為語，強梁不得其死，名之中夭；虛靜保其天年，是謂復命。遠而言之，動則有生有死，失於其性；靜則不死不生，復於惠命也。」

王注：「歸根則靜，故曰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

玄宗注：「華葉云云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人能歸根至靜，可謂復所稟之性命。」

徽宗注：「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全其形生之人去智與？故歸於寂定，則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為秋冬。體性抱神，中以自考，此之謂復命。」

- ⑤常：永恆不變。明：明達事理。妄作：任意妄為。

全句謂：返歸本性叫做返歸永常不變的道體。能夠了知永常不變的道體，才能明達事理。不能了知永常的道體，而胡亂

作為，就會惹來凶災。

河上公注：「『復命曰常』：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知常曰明』：能知道之所常行者，則為明也。『不知常，妄作凶』：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

李榮注：「『復命曰常，知常曰明』：有死有生，故斷。不死不生，故知常曰明，迷斯理者闇，悟此道者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信道，所行皆善，天祐人助，故云吉。背道從邪，縱情任意，觸徒妄作，所為失當，人誅鬼害，故云凶也。」

王注：「常之為物，不偏不彰，無皦昧之狀，溫涼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復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其分，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

成疏：「復命曰常：反於性命，凝然湛然，不復生死，因之曰常。知常曰明：既知反會真常之理者，則智惠明照，無幽不燭。不知常妄作凶：不知性修反德，而會於真常之道者，則恆起妄心，隨境造業，動之死地，所作皆凶也。」

玄宗注：「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失常妄作，窮凶必至矣。」

徽宗注：「復命曰常：常者，對變之詞，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為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知常曰明：知道之常，不為物遷，故六徹相因，足以鑒天地，足以照萬物。不知常，妄作凶：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妄見美惡，以與道違，妄生是非，以與道異，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此妄也已。」

- ⑥容：包容。公：公正。沒身：身滅、至死；沒，滅。殆：危險。  
案：能了知常道，才能包容萬物；能包容萬物，才能公正；能公正，才能成為王者；能成為王者，才能法效大自然；能

法效大自然，才能契合於道體；能契合於道體，才能長久，終身可以不危殆。

河上公注：「『知常容』：能知道之所常行，則除去情欲，無所不包容也。『容乃公』：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眾邪莫當。『公乃王』：公正無私，則可以為天下王，治身正則形一而靜，神明千萬，共奏己躬也。『王乃天』：能王，則德合神明，乃與天通也。『天乃道』：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道乃久』：與道合同，乃能長久。『沒身不殆』：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無殃無咎，乃與天地俱沒，而不危殆也。」

王注：「『知常容』：無所不包通也。『容乃公』：無所不包通，則乃至於蕩然公平也。『公乃王』：蕩然公平，則乃至於無所不周普也。『王乃天』：無所不周普，則乃至於同乎天也。『天乃道』：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於極虛無也。『道乃久』：窮極虛無，得道之常，則乃至於不窮極也。『沒身不殆』：無之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用之於心，則虎兇無所投其齒角，兵戈無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乎？」  
成疏：「『知常容』：體知凝常一中之道，悟違順兩空，故能容物。『容乃公』：公，平正也。既能包容庶物，所以公正無私。『公能王』：王，往也，只為包容萬物，公正無私，所以作大法王為蒼生之所歸往。『王能天』：既作法王化主，為物所歸，復能蔭覆含靈，同於旻昊。『天能道』：既合上天覆物平等，又同大道生化無窮。『道能久』：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道，不滅不生，既與此理相符，故義說為久。『沒身不殆』：沒，滅也。殆，危也。匿端滅跡，謂之沒身。應感赴機，謂之不殆。又解：跡有興廢，故言沒身，本無生滅，故言不殆。」

李榮注：「『知常容』：知常達理，量等虛空，無所不包，

故曰容也。『容乃公』：正而無私。『公乃王』：偏私不堪宰物，公正可以君臨也。『王乃天』：無心廣覆，運行以時。『天乃道』：與天地合德，共道齊真，疏通無滯，動皆合理。『道乃久』：道則自古以固存，聖則永享無期壽也。『沒身不殆』：沒，終也。與天為期，與道同久，終於此身，永無危殆。」

玄宗注：「『知常容』：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容乃公』：含容應物，應物無心，既無私邪，故為公正也。『公乃王』：能公正無私者，則為物所歸往。『王乃天』：群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天乃道』：王德如天，乃能行道。『道乃久』：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沒身不殆』：同天行道，則終歿其身，長無危殆之事矣。」

徽宗注：「『知常容』：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容乃公』：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何私之有？『公乃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王乃天，天乃道』：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道乃久，沒身不殆』：道者，萬世無弊，庶物得之者昌，關百聖而不窮，蔽天地而不息，故沒身不殆。殆近凶，幾近吉，不殆則無妄作之凶，非知常者無與。」

## 【今譯】

探究虛無的工夫能做到了極致，持守清靜的修養能做得很厚實。萬物一起紛紜興起，我就用它來觀察事物返歸本體的循環變化。那萬事萬物，眾多雜散，各自返歸到它們的根源。返歸到根源，叫做清靜，這叫做返歸本性。返歸本性叫做返回永

常不變的道體。能夠了知永常不變的道體，才能明達事理。不能了知永常的道體，而胡亂作為，就會惹來凶災。能了知常道，才能包容萬物；能包容萬物，才能公正；能公正，才能成為王者；能成為王者，才能法效大自然；能法效大自然，才能契合於道體；能契合於道體，才能長久，終身可以不危殆。

### 【引釋】

《文子·道原》：

「老子（文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閔廣大不可為外，折毫剖芒不可為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真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淨、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真人者，知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為無為，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前其寢不夢，覺而無憂。」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說二》：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康（弋者所隱處）。』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

『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

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為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

《淮南子·道應篇》：

「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

##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①；其次，親而譽之②；其次，畏之③；其次，侮之④。信不足焉，有不信焉⑤。悠兮其貴言⑥。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⑦。

### 【章旨】

此章說明治國之道有多方，最上等治國之法，貴在因襲事物自然之理，各依其才性而用，政令重簡明，不貴苛擾，人民僅知有君上而不知其功；其次才是親之譽之，其次則是敬畏之，而下等治國者則為人民所侮弄。河上公本稱此章為〈淳風第十七〉，唐玄宗稱此章為〈太上章〉。

### 【版本異同】

郭店丙本此章文作：「太上，下智又之；其即（次），新（親）譽之；其既（次），畏之；其即，侮之。信不足，安有不信。猷乎，其貴言也。成事遂功，而百姓曰我自然也。」

馬王堆乙本：「其次侮之」作「其下母（侮）之」；「信不足焉」作「信不足安」；「悠乎其貴言」作「猷呵其貴言」；「功成事遂」作「成功遂事」。

河上公本「悠兮」作「猶兮」。

### 【注釋】

①太上：最上等，至高無上。下知有之：臣民知有君上而不知其功德。

全句意謂：最好的統治者，在下位的臣民僅知道有他的存在

而不會覺得特殊。

河上公注：「太上，謂太古無名號之君。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朴也。」

王注：「太上，謂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從上也。」

成疏：「太上，即是玄天教主太上大道君也。言道君在玉京之上，金闕之中，凝神遐想，為常應之處。利根之人，機性明敏，深悟妙本，凝神遐寂，體絕形名，從本降跡，故有位號，不執相貌生解，故言下知有之，知有太上名號之所由也。」

李榮注：「太上，謂上德之君，德既不德，名亦難名。但以大人在上，寄言太上，上懷道德，於下無所須，下皆自足，於上無所奉，君臣上下，知有而已。」

玄宗注：「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為之跡，故人無德而稱焉。」

徽宗注：「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淡泊焉。無欣欣之樂，而親譽不及。無悴悴之苦，而畏侮不至。莫之為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②其次：指次一等的君王。親而譽之：親近君王並稱譽他。

案：次一等的統治者，百姓會親近而讚譽他。

河上公注：「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

王注：「不能以無為居事，不言為教，立善行施，使下得親而譽之也。」

成疏：「中根之人，機神稍闇，不能忘言證理，必須執相修學，所以耽著經教，親愛荃蹄，依文生情，共相譽讚也。」

李榮注：「下德之君，有為跡起，未能忘言，上則親信於臣下，下則稱譽於君上。」

玄宗注：「逮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故

譽之。」

徽宗注：「澤加於民，法傳於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跡彰，而大同之道虧矣。《莊子》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詩於〈靈臺〉，所以言文王之民始附也。」

③畏：敬畏；不能親民，僅能以威嚴懾民。

案：再次一等的統治者，百姓會敬畏他。

河上公注：「設刑法以治之也。」

王注：「不復能以恩仁令物，而賴威權也。」

李榮注：「不能因萬物之化，任自然之性，設刑法以威之，故言畏。令繁而下欺，故言侮。此下古之化也。」

玄宗注：「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刑罰，故畏之。」

徽宗注：「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

④侮：輕視侮辱；才能不足，遭臣民欺侮。

案：再次一等的統治者，百姓輕視他侮辱他。

河上公注：「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

王注：「不能法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故曰侮之也。」

成疏：「侮，欺也。下機之人，性情愚鈍，縱心逐境，耽滯日深，唯畏世上威刑，不懼冥司考責，所以欺侮聖言，毀謗不信，故《德經》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玄宗注：「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

徽宗注：「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

⑤信不足焉：指君王的誠信不足。「焉」字，郭店本及馬王堆本作「安」，今人或將之斷屬下句，「安」字釋為「何」，哪有，

其意為：只是君王的誠信不足，哪裏會有臣民不信的呢？

此句謂：當君王的誠信不足時，就會有人不再信任他。

河上公注：「『信不足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有巧詐之民也。『有不信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

王注：「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己處不足，非智之所齊也。」

成疏：「良由下機障重，信根不足，故疑毀聖文，有不信之罪也。」

李榮注：「夫為上也，化之以道，示之以信。上能信下，下亦信上，若能信下，下亦信於上。」

玄宗注：「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

徽宗注：「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而不知以為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頡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 ⑥悠：郭店作「猷」，馬王堆及河上公作「猶」，猷、猶借為悠。悠兮：悠然自在貌。貴言：貴重發佈政令，不妄下政令以擾民。案：最好的統治者很悠閒而少發號施令。

河上公注：「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

成疏：「猶其貴重世俗浮偽之言，故不信至道真實之教，是以迷惑日久，罪障滋深也。」

李榮注：「此中古之時也，未能忘言，借言傳意，更相親譽，是以重言。」

玄宗注：「親之譽之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譽之。」

徽宗注：「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則言豈可易哉？戒慎而弗敢輕也。故言而世為天下道行，言自為而天下化。」

⑦遂：成。自然：自己如此。

案：功業已成，事情已畢，百姓都認為是我自己如此（自己把它完成）。

河上公注：「『功成事遂』：謂天下太平也。『百姓皆謂我自然』：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己自當然也。」

王注：「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觀也。無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應，故曰悠兮其貴言也。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成疏：「亭毒之功成，生育之事遂，而至德潛被，成功弗居，故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謂我自然得如此，不知荷聖恩。」

李榮注：「帝皇之道，隆功成也。無為之風，著事遂也。前歷明三古，言失道後德，自淳至澆，後重結之，欲示絕仁棄義，反澆還淳也。道淺易睹，德高難見，今聖化既深，神功莫測，日用不知，言自然也。」

玄宗注：「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太上下知有之之謂也。」

徽宗注：「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之謂太上之治。」

## 【今譯】

最好的統治者，在下位的臣民僅知道有他的存在而不會覺得特殊；次一等的統治者，百姓會親近而讚譽他；再次一等的統治者，百姓會敬畏他；再次一等的統治者，百姓輕視他侮辱他。當君王的誠信不足時，就會有人不再信任他。最好的統治

者悠閒自在而少發號施令。功業已成，事情已畢，百姓都認為是我自己如此（自己把它完成）。

### 【引釋】

《文子·自然篇》：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義，霸者通於理。聖人之道於物無有，道挾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中心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上，即弊。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雖有神聖，夫何以易之。去心智，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生於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蕪而無跡，田壓辟而無穢。故太上下知而有之。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言無文章，行無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於己。」

《韓非子·難三第三十八》：

「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己。」

##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①；智慧出，有大偽②；六親不和，有孝慈③；國家昏亂，有忠臣④。

### 【章旨】

此章旨在說明治世無為，大道至公。仁義起於亂世，孝慈出於敗家，皆是俗薄世衰之產物。正常的國家，君臣各司其職，不必煦煦為仁義，沒有所謂忠臣、奸臣之分。正常的家庭，父子各盡其事，沒有父慈子孝之稱。當仁義、忠奸、孝慈等名稱出現之時，已是世亂家喪之始。因此為政者當以大道治國，不當以仁義治國。河上公本稱此章為〈俗薄第十八〉，唐玄宗以首句為章名，稱為〈大道廢章〉。

### 【版本異同】

郭店丙本文作：「故大道廢，安有仁義。智慧出，安有大為。六親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亂，安有貞臣。」

郭店本及馬王堆乙本在此章四句每句的「有」字前多一「安」字，「安」即「焉」作語詞；「忠臣」作「貞臣」。另郭店本「國家」作「邦家」。

### 【注釋】

①大道：至大無私的道體，治國的正道。仁：惻隱愛人之心。義：宜，事之宜，做應做之事。

案：大道的社會被廢棄不用後，才会有仁、義的出現。

河上公注：「大道之時，家有孝子，國有忠臣，仁義不見。大道廢而惡逆生，乃有仁義，不傳道也。」

王注：「失無為之事，更以施慧立善道進物也。」

成疏：「即是太上之教廢也。言大道之世，五德不彰，仁義既興，淳樸斯廢，故《莊子》云：『散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罪也。』」又云：『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李榮注：「夫重玄之境，氣象不能移，至虛之理，空有未足議。迎隨不得，何始何終乎？盛衰無變，何興何廢乎？純粹之日，彼此不隔於親疏，靜泰之辰，上下不彰於貴賤，自然符會，未待結繩，蹈乎大方，寧資書契？時真至一，故言道興。行偏愛之仁，用裁非之義，澆薄斯作，不能行道，故言道廢。時有澆淳，道無興廢。」

玄宗注：「澆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濡沫生於不足，凋弊起於有為。然則聖人救代之心未嘗異，而夷險之跡不得一爾。」

徽宗注：「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

②智慧：指為一己謀利的邪智巧慧。偽：詐欺不實。

意謂：邪智巧慧產生後，才會有重大的詐欺出現。

河上公注：「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為大偽奸詐也。」

王注：「行術用明，以察姦偽，趣覩形見，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則大偽生也。」

成疏：「智慧，聖智也。上以聖智治物，法令滋彰，下則詐偽百端，以避刑網，還竊聖智，以為偽具。智之害物，備在《莊》文。」

李榮注：「昏昏默默，道之極也。昧昧晦晦，行之至也。未能光而不耀，去知與故，飾智慧以驚愚，競是非以先物，是

非迭起，奸巧互生，盜跖履之以為道，田成乘之而竊國，斯大偽。」

玄宗注：「用智慧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奸生，則有大偽矣。並竊符璽，可不信然？」

徽宗注：「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

- ③六親：指家庭中的夫、婦、父、子、兄、弟等六種關係。孝：子女孝養雙親。慈：父母慈愛子女。

全句意謂：親族間不能和睦相處，才會有「孝」和「慈」的產生。

河上公注：「六親絕，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牧養也。」

王注：「甚美之名，生於大惡。所謂美惡同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

成疏：「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妻也，淳和之世，偏愛不彰，六紀失序，孝慈方著。是以周德既衰，澆競斯起，致彼曾、閔之孝，顯其高行也。」

李榮注：「父子兄弟夫妻，六親也。彼此相混，是非不作，長短相形，好惡斯起，和以不和標稱，孝因不孝立名也。」

玄宗注：「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疏戚無倫，不和也。各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名。」

- ④昏亂：國君昏庸，國政大亂。

案：國家昏亂的時候，才會有「忠臣」的出現。

河上公注：「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臣匡救其君。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人盡無欲不知廉，各自潔己不知貞。大道之世仁義沒，孝慈滅，猶日中盛明，眾星失光也。」

成疏：「萬乘之主以四海為家，故言國家。但至治之時，忠誠不見，昏亂之世，貞節斯彰，是以龍逢名芳於夏桀，比干

譽美於商紂也。」

李榮注：「羲農之時，未聞股肱之節，桀紂之日，始稱關比之賢。故知夫旭日麗天，星宿無以照其景，時雨降矣，浸灌無以著其功。若君昏於上，臣亂於下，有能內輔其君，外靜於寇，忠名顯矣。」

玄宗注：「太平之時，上下交足，何異名乎？昏亂之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

徽宗注：「名生於不足故也。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 【今譯】

大道的社會被廢棄不用後，才会有仁、義的出現。邪智巧慧產生後，才会有重大的詐欺。親族間不能和睦相處，才会有「孝」和「慈」的產生；國家昏亂的時候，才会有「忠臣」的出現。

### 【引釋】

《淮南子·道應篇》：

「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酌不獻，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 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①；絕仁棄義，民復孝慈②；絕巧棄利，盜賊無有③。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④。見素抱樸，少私寡欲⑤。

### 【章旨】

此章是針對為政治國者而言。老子主張為政者，須絕棄聖智、仁義、巧利，以為三者都是禍亂之源。老子所謂的聖智，其實是指以私心巧智為一己謀求私利之智慧，並非了悟大道之智慧；為政者既除私智邪慧，則百姓自能得百倍公利。其次仁義、孝慈也都是亂世產物，為政者不應以仁義治國，須還歸大道，不再沉淪於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的亂世社會。至於巧利，亦是圖利一己之便巧欺詐，皆是為政者所宜摒棄。為政旨在棄絕聖智、仁義、巧利，使民還歸於淳樸之大道。河上公稱此章為〈還淳第十九〉，唐玄宗稱為〈絕聖棄智章〉。

### 【版本異同】

郭店甲本此章作：「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亡又（無有）。絕偽棄慮，民復季子（孝慈）。三言以為文不足，故命之有所屬。視素保樸，少私寡欲。」

馬王堆甲乙本與今本較近，乙本較完整，文作：「絕聖棄知，而民利百倍。絕仁棄義，而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言也，以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郭店本：「絕聖棄智」作「絕智棄辯」；「絕仁棄義，民

復孝慈」作「絕偽棄慮，民復季子」，並將此句置於「絕巧棄利」一句之後；「此三者」作「三言」；「故令有所屬」作「故命之有所囑」；「見素抱樸」作「視素保樸」。

馬王堆甲乙本：「此三者」作「此三言也」。

### 【注釋】

①絕：斷除。聖：才智超人，此指謀私利之才智；王弼注：「聖智，才之善也。」

全句意謂：為政者斷除私智捨棄聰明，可以讓人民得利百倍。河上公注：「『絕聖』：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象，倉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而治也。『棄智』：棄智慧，反無為。『民利百倍』：農事修，公無私。」

成疏：「絕有名之聖，棄分別之智，人皆反本，為利極多。言百倍者，舉其大數。故《莊子》云：『魯酒薄，邯鄲圍，聖人生，大盜起。』又田成子以聖智而竊齊國是也。」

李榮注：「聖者凡情之所仰，智者愚人之所求。非智無以照機，非聖何能宰物？今言棄絕，所未聞也。夫聖人合道，道本無名，名生而物迷，言聖不及於忘聖，智出而偽起，用智不及於忘智，故須絕棄也。然聖生則盜起，智用則賊來，今言絕，盜賊不起，其利實多，略言百倍也。」

玄宗注：「絕聖人言教之跡，則化無為。棄凡夫智詐之用，則人淳樸。淳樸則巧偽不作，無為則矜徇不行。人抱天和，物無天枉，是有百倍之利。」

徽宗注：「道與之性，一而不雜，離道為德，是名聖智。聖智立，而天下始有喬詰卓摯之行，驚愚而明污，譽堯而非桀，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絕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

②絕仁棄義：斷除仁義。案：《老子》三十八章以為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由禮再沉淪下去，便是法的嚴刑社會，是亂之始。所以仁義是道德淪落後所出現的名相，應棄仁義而尚道德。在道的社會中，人民自然慈孝，不必刻意去倡導慈孝。

此句謂：為政者斷除仁拋棄義，可以使人民恢復自然的孝順和慈愛（子孝父慈）。

河上公注：「『絕仁棄義』：絕仁之見惠也，棄義之尚華。『民復孝慈』：德化淳也。」

成疏：「絕偏尚之仁，棄執迷之義，人皆率性，無復矜矯，孝出天理，慈任自然，反於淳古，故言民復。《莊子》云：『仁義者，先王之蘧廬，已陳之芻狗。』又云：『削曾、史之行，天下皆仁也。』」

李榮注：「仁以愛物，義以讓人，雖曰立人之道，實亦矯人之情，今棄矯情之仁義，歸天性之孝慈也。」

玄宗注：「絕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

徽宗注：「孝慈，天性也。蹇蹇為仁，踉蹌為義，而以仁義易其性矣。絕仁棄義則民將反其性而復其初，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其於孝慈也何有？」

③絕巧：斷絕巧詐，指為政者不行巧詐。棄利：放棄謀私利，指為政者不貪財利。

案：為政者能斷除巧詐棄絕財利，可以使盜賊不再出現。

河上公注：「『絕巧』：絕巧者，詐偽亂真也。『棄利』：塞貪路，閉權門。『盜賊無有』：上化公正，下無邪私。」

成疏：「絕異端之巧，棄貪求之利，物各守分，故無濫竊。《莊子》云：『擯工倕之指，天下皆巧也。』」

李榮注：「擯工倕之指，息機械之心，絕巧也。擲玉毀珠，棄利也。但盜賊之行，規之以利，棄寶無利，寧有盜乎？」

玄宗注：「人矜偏能之巧，各有爭利之心，故絕巧則人不爭，

棄利則人自足，足則不為盜賊矣。」

徽宗注：「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有欲利之心者，不顧其義，是皆穿窬之類也。」

- ④此三者：指絕聖棄聖、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三事。以為：認為。文不足：浮文（文飾）不足以治國；文和質相反，文指浮華不實；質為質樸無華。屬：附屬、專注、遵從。

案：這三種，都是認為浮文不足治國，所以要讓人民有所遵從。所遵從者為下文所說的：見素、抱樸、少私、寡慾四事。河上公注：「『此三者』：謂上三事所絕棄也。『以為文不足』，以為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故令有所屬』：當如下句。」成疏：「三者，謂前三絕也。此文是頓教大乘，上士所學，其理深遠，不足以教下機也。屬，謂屬著、付屬也。言下機之人，未堪大教，有所屬著，方進學心，所屬之文，即下之四行也。」

李榮注：「文，教也。屬，繼也。夫大人之設教也，莫不修凡以成聖，從愚以歸智，去害之利，今皆棄之，於教不足，未知學者何所措心，是故繼以後文，示令立行也。」

玄宗注：「此三者但令絕棄，未示修行，故以為此文不足垂教，更令有所屬者，謂下文也。」

徽宗注：「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日淪於私欲之習。老氏當周之末世，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故攘棄仁義，絕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擯。彼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為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教文者莫若質，故令有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

- ⑤見素：顯現真純；見，讀為「現」；素，未經染色之絹帛。抱樸：執守樸質；樸，未經斲雕之原木。寡：少。

全句謂：顯現真純，執守樸質（彰顯道體）；減少私心，減

少貪慾。

河上公注：「『見素抱樸』：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樸者，當見其質樸以示天下，故可法則。『少私寡欲』：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

王注：「聖智，才之善也。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絕』。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屬，無以見其指，故曰此三者以為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屬。屬之於素、樸、寡欲。」

成疏：「見素，去華也。抱樸，歸實也。少私，公正也。寡欲，息貪也。」

李榮注：「樸，本也。萬境無染，見素也。守一不移，抱樸也。公而不黨，少私也。以性制情，寡欲也。」

玄宗注：「見真素，守淳樸，少私邪，寡貪欲也。」

徽宗注：「見素：《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見素則純粹而不雜。抱樸：經曰：『樸散則為器』，樸未嘗斲，抱樸則靜一而不變。《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少私寡欲：自營為私，而養心莫善於寡欲。少私寡欲，則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德全而性復，聖智之名泯矣。」

## 【今譯】

為政者斷除私智捨棄聰明，可以讓人民得利百倍；斷除仁拋棄義，可以使人民恢復自然的孝順和慈愛（子孝父慈）；斷除巧詐棄絕財利，可以使盜賊不再出現。這三種，都是認為浮華（文飾）不足治國，所以要讓人民有所遵從。顯現真純，執守樸質（彰顯道體）；減少私心，減少貪慾。

## 【引釋】

《淮南子·道應篇》：

「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 二十章

絕學無憂①。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②？人之所畏，不可不畏③。荒兮其未央哉④。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⑤；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儻儻兮，若無所歸⑥。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⑦。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⑧。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⑨。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⑩。

### 【章旨】

此章說明世俗之榮辱、善惡，不足以擾亂修道者之心；唯與阿，善與惡，皆可雙遣。但既處於世，便不得不同於人，所以人之所畏，不可以不畏。雖如此，得道之人與俗人畢竟不同，心胸澹泊如大海，行止不囿，像飄風般無止境；能得道之體，能得道之用。修道者不像俗人染著於享樂，而貴重於了悟道體。河上公本稱此章為〈異俗第二十〉，唐玄宗稱為〈絕學無憂章〉。

### 【版本異同】

郭店乙本此章僅至前段，文作：「絕學無憂。唯與可（呵），相去幾何？美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

馬王堆甲乙本亦皆有此章，乙本較全，文作：「絕學无憂。唯與呵，其相去幾何？美與亞（惡），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望呵其未央才（哉）！眾人配配（熙熙），

若鄉於大牢，而春登臺。我博（泊）焉未朏，若嬰兒未咳。纍呵怡无所歸。眾人皆又余。我愚人之心也，濬濬呵。鬻（俗）人昭昭，我獨若闇呵。鬻人察察，我獨閔閔呵。沕呵其若海，望呵若无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門元以鄙。吾欲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郭店本：「唯之與阿」作「唯與呵」；「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作「美與惡，相去何若」；「不可不畏」作「亦不可以不畏人」。

馬王堆本子：「阿」，甲本作「訶」，乙本作「呵」；「若何」作「何若」；「不可不畏」作「亦不可以不畏人」；「荒兮其未央哉」，乙本作「望呵其未央才」；「孩」作「咳」；「儻儻兮」，甲本作「累呵」；「沌沌兮」，乙本作「濬濬呵」；「澹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止」乙本作「沕呵其若海，望呵若无所止」。

河上公本「儻儻兮」作「乘乘兮」；「澹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止」作「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

### 【注釋】

①學：指用以追逐名利的俗學。憂：災患。案：俗學愈多，離道日遠，憂得患失之心日增，唯有斷除俗學，可以無憂患。

此句謂：斷除俗學，可以無憂慮。

河上公注：「『絕學』：絕學不真，不合道文。『無憂』：除浮華，則無憂患。」

成疏：「憂，累患也。絕有相之學，會無為之理，患累斯盡，故無憂也。」

李榮注：「夫志無為之道，則學無所學，混之以愚智，則得失未聞。懷忘之於進退，則榮悴不驚，抱自然合道，寧有憂乎？存有為之業者，學非為己，懸頭刺股，所競者名，映雪聚螢，所爭者利，懼榮名之不立，驚厚利之未來，以此存心，憂患生矣。」

玄宗注：「絕有為俗學，則淳樸不散。少私寡欲，故無憂也。」

徽宗注：「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絕學，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 ②唯：恭敬的應聲詞。阿：郭店作「可（呵）」、馬王堆作「訶」、「呵」，怒責，見《漢書·食貨志下》「縱而弗呵」下引摩注。全句意謂：恭敬的應「唯」和大聲的訶斥，相去有多少呢？善和惡，相差又如何呢？（善惡、是非、寵辱，都是受時空物俗所左右，沒有絕對；但處在此時空中，便不得不和同於人）。

河上公注：「『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君賤質而貴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者稱譽，惡者諫諍，能相去何如。疾時君惡忠直用邪佞也。」

成疏：「『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敬諾也，阿，慢應也。《禮記》云：『先生召，無諾。』幾何者，非遠也。言世人不達違順，妄生喜怒，聞唯則善，聞阿則嗔，不知唯阿兩聲，同出乎一口，相去非遠，故言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順意為善，違心名惡，違順既空，善惡安寄，且唯阿出自一口，善惡源乎一心，忘者知其不殊，執者肝膽楚越。然有為之學，迷執者多，是非善惡之中，喜怒唯阿之內，適為患累之本，絕之所以無憂。此兩對略舉執學須絕之狀也。」

李榮注：「禮對為唯，野應曰阿，稱心為善，乖意為惡。幾何，言不遠也。體道則百慮俱遣，任真則萬塗皆適，實亦無逆無順，不美不惡。然有為強生分別偏私，妄起愛憎，不留心於道德之鄉，唯責人以華薄之禮。愜心謂之為是，不問賢與不賢。潤己稱之曰能，未論智與不智。此則智者翻闇於不智，賢者倒愚於不賢，故曰相去幾何也。亦言人性自然已足，益之則憂失，進智以殉美譽，飾偽以為惡事，唯不同失均也，

故曰相生幾何也。」

玄宗注：「唯則恭應，阿則慢應，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而恭應則善，慢應則惡，以喻俗學，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只在心識回照，豈復相去遠哉？」玄宗御疏：「唯，應也。《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阿，慢應也。《漢書》曰：不誰何綰？謂何問也。此舉喻也，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唯恭則善，阿慢則惡，學之不絕，否在於心，而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只在於心，故云相去何若。若能了學無學，學相皆空，於知忘知，不生分別，則唯阿齊致，善惡兩忘。」

徽宗注：「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為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聖人之經世，在宗廟朝廷，與大夫言，不齊如此，遏惡揚善，惟恐不至，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故也。」

③案：修道之人雖能去榮辱是非之心，但既處人世，人們所畏懼的，我們也不能不畏懼。

此句謂：人們所畏懼的，我們也不能不畏懼。

河上公注：「『人之所畏』：人，謂道人也。所畏者，畏不絕學之君也。『不可不畏』：近令色，殺仁賢也。」

王注：「下篇：『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然則學求益所能而進其智者也。若將無欲而足，何求於益？不知而中，何求於進？夫燕雀有匹，鳩鵲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則憂。故續甕之足，何異截鶴之脛？畏譽而進，何異畏刑？唯阿美惡相去何若，故人之所畏，吾亦畏焉，未敢恃之以為用也。」

成疏：「行人所畏，謂生死及諸塵也，不可不畏，必沒溺也。前令絕學，示善惡皆空，恐滯斯文，遂染塵境，故發此句以戒之。」

李榮注：「水火可畏，不畏必遭燒溺，豺狼可畏，不畏終遇

於損傷，故知人行愛憎而不已，歸茲損敗，貪名利而無息，致此危亡。今流俗滯之有溺之忘反，莽莽欲出無期。」

玄宗注：「凡人所畏者，慢與惡也。善士所畏者，俗學與有為也。皆當絕之，故不可不畏。」

徽宗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畏天之威。』」

④荒：廣大。央：止。

案：得道者的心胸是如此廣大，好像沒有止境。

河上公注：「言世俗之人荒亂，欲進學為文，未央止也。」

王注：「歎與俗相返之遠也。」

成疏：「莽是眇莽，歎其久遠。央是盡義，嗟其未息。言眾生染滯之心，其日固久，執著情篤，未有休時。」

玄宗注：「若不畏絕俗學，則眾生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

徽宗注：「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難終難窮，未始有極，所謂善惡特未定也，惟達者知通為一。」

⑤熙熙：悅樂的樣子。太牢：古時供祀天神時用牛、羊、豕三牲，稱為太牢，或單供牛也稱太牢；而無牛或單供羊者為少牢。

全句謂：眾人快快樂樂，好像在享用太牢美食，好像春天登上高臺遠眺風景。

河上公注：「『眾人熙熙』：熙熙，淫放多情欲。『如享太牢』：如饑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如春登臺』：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

王注：「眾人迷於美進，惑於榮利；欲進心競，故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也。」

成疏：「言耽染者眾，故云眾人，即眾生之別稱也。熙熙，悅樂也。享，燕享也。太牢，牛羊豕也。言眾生欣愛聲色，

情染極深，如饑人享太牢之饌，悅美色之甚，又如春日登臺，眺望林野，暢適其心也。」

李榮注：「熙熙，悅樂也。太牢，味也。春臺，色也。言流俗眾人務學以規名聲，縱情以昏色味，悅之以目，不知盲之有時。適之以口，不知爽之有日。逐欲老而愈溢，勞形困而不休，仍自欣欣以為悅樂也。」

玄宗注：「眾人俗學有為，熙熙逐境，如臨享太牢，春臺望登，動生貪欲。」

徽宗注：「凡物以陽熙，以陰凝。熙熙者，敷榮外見之象。眾人失性之靜，外遊是務，如悅厚味以養口體，如睹高華以娛心志，耽樂之徒，去道彌遠。」

⑥泊兮：澹泊的樣子。孩：馬王堆作「咳」，《說文解字》：「咳，小兒笑也；从口亥聲。古文咳从子。」孩、咳是古今字，指小兒笑。僂僂：疲累勞苦的樣子，河上公及唐本作「乘乘」。全句謂：獨有我澹泊無動於衷，像不知嘻笑的嬰孩，像疲累而無家可歸的人。

河上公注：「『我獨泊兮其未兆』：我獨泊然安靜，未有情欲之形兆也。『如嬰兒之未孩』：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乘乘兮若無所歸』：我乘乘如窮鄙，無所歸就。」

王注：「言我廓然無形之可名，無兆之可舉，如嬰兒之未能孩也。『若無所歸』：若無所宅。」

成疏：「『我魄未兆』：我，老君自稱也。魄，寂也。兆，狀也。言聖人雖處塵俗，而心知寂魄，不為前境所牽，故都無攀緣之萌狀也。『若嬰兒未孩，魁無所歸』：嬰兒，赤子也；孩，笑也；魁，寬大也；歸，住著也。言聖人動不乖寂，處不染，如彼嬰兒未能孩笑之時，心形俱淨。又智慧魁弘，器量宏博，譬彼虛舟而無住止也。」

李榮注：「聖人言眾人馳驚於有為之境，為聲色之所動，我

澹泊於無為之端，香味不能惑，猶如赤子未識牝牡之合，不知淫佚之情，心無所在，豈定有歸也。」

玄宗注：「『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我獨怕然安靜，於其情欲，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乘乘兮若無所歸』：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者之無所歸。乘乘，運動貌。」

徽宗注：「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經曰：復歸於嬰兒，莊子曰：不至乎孩而始誰？嬰兒欲慮未萌，疏戚一視，怕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於外，故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而不倚於一偏，故若無所歸。」

⑦遺：喪失。《老子》四十八章：「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既是日損，自然是若有所遺。

此句謂：眾人都有多餘的才智，而只有我像是有所遺失。

河上公注：「『眾人皆有餘』：眾人餘財以為奢，餘智以為詐。

『而我獨若遺』：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

王注：「眾人無不有懷有志，盈溢胸心，故曰皆有餘也。我獨廓然無為無欲，若遺失之也。」

成疏：「眾人滯有，故耽染有餘。聖智體空，獨遺棄不取也。」

李榮注：「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俗人於清虛而不足，在昏濁而有餘，積財貨以為外累，肆情欲以增內垢，聖人塵埃無染，俗事都捐，故曰若遺也。」

玄宗注：「『眾人皆有餘』：眾人耽嗜塵務，矜夸巧智，自為有餘，以示光大。『我獨若遺』：常若不足，似有所遺忘。」

徽宗注：「眾人皆有餘：或問眾人曰：富貴責生而慕利者，奢泰之心勝，而損約之志微，故皆有餘。其在道曰餘食贅行。我獨若遺：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

⑧沌沌：混合一團，無所分別。昭昭：明亮的樣子，指炫耀自明。

昏昏：昏暗不明的樣子，指韜光隱晦。察察：精細明察的樣子。  
悶悶：寬緩渾噩的樣子。

全句意謂：我的心思像是愚昧無知的人嗎？只是渾同於事物，不去爭辯。俗人炫耀自明，我獨隱晦韜光；俗人精明細察，我獨寬緩渾噩。

河上公注：「『我愚人之心也哉』：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純純兮』：無所分別。『俗人昭昭』：明且達也。『我獨若昏』：如闇昧也。『俗人察察』：急且疾。『我獨悶悶』：悶悶，無所割截也。」

王注：「絕愚之人，心無所別析，意無所好欲，猶然其情不可睹。我頽然若此也。『沌沌兮』：無所別析，不可為明。『俗人昭昭』：耀其光也。『俗人察察』：分別別析也。」

成疏：「『我愚人之心純純』：純純，不雜也。聖智虛白，純粹精專，如彼愚人，心無分別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流俗之人，心靈闇昧，昭然分別，自眩其能。聖智虛通，明如日月，而韜光匿耀，故若昏也。『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察察，機速，是分別之心。悶悶，寬緩，是無分別之智。但俗心滯有，伺察是非，妄生迫遽，聖智冥無，體知虛幻，恒自閒靜。」

李榮注：「『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愚也，自以為智，或於情欲，穢亂日深，以至聖人大智若愚，形神虛靜，純白日以生也。『俗人昭昭』：不知強言，知內明於心，外曜於物，自言了了，故曰昭昭。『我獨若昏』：知如不知，如將闇也。

『俗人察察』：銳情於是非之境，專心於得失之路也。『我獨悶悶』：遺心識，自無分別。忘好惡，故曰悶悶也。」

玄宗注：「『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也哉？但我心純純，故若遺爾。『俗人昭昭』：矜巧智也。『我獨若昏』：自韜晦也。『俗人察察』：立法制也。

『我獨悶悶』：唯寬大也。」

徽宗注：「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為明，而其明也小。察察以為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而傲倪於一世之習，則昏然若亡而存，悶然若鈍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⑨澹兮：河上公作「忽兮」，此指水的寧靜廣大；此喻靜。颺：大風；此喻動。

全句意謂：得道者的心胸寧靜，澹泊如大海（能得道體）；行止不繫，不囿於物，像飄風般無止境（能得道用）。

河上公注：「『忽兮若海』：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漂兮若無所止』：我獨漂漂，若飛若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

王注：「『澹兮其若海』：情不可睹。『颺兮若無止』：無所繫繫。」

成疏：「『忽若晦，寂無所止』：晦，闇也；止，住也。聖智實明，而忽忽如闇，欲顯光而不曜，故發此言。雖復同塵，而恒自凝寂，又不住此寂，故無所住止也。」

李榮注：「德宇恢恢，心臺澹澹，猶如大海風動，波隨漂泊，東西終無定止。」

玄宗注：「『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容貌忽然若昏晦，而心寂兮絕於俗學，似無所止著。」

徽宗注：「澹兮其若海：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颺兮似無所止：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

⑩以：用。頑：愚妄貪婪。鄙：淺陋。食母：掌握道體；母，指道。

全句意謂：眾人都有所用，而只有我像頑愚淺陋。只有我和別人不同，而貴重於能獲得道體。

河上公注：「『眾人皆有以』：以，有為也。『而我獨頑』：我獨無為。『似鄙』：鄙，似若不逮也。『我獨異於人』：我獨與人異也。『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道也。」

王注：「『眾人皆有以』：以，用也。皆欲有所施用也。『而我獨頑似鄙』：無所欲無，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也。『而貴食母』：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棄生民之本，貴末飾之華，故曰我獨欲異於人。」

成疏：「『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眾人滯於欲境，未嘗休息，雖復取捨不同，同有所以。聖人妙體虛假，曾無分別，既不見是，亦不知非，類彼頑愚，若茲鄙陋。『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人皆照察而分別，我獨忽晦而忘懷。分別，故愛染於色聲；忘懷，故貴用於真道；所以為異。」

李榮注：「『眾人皆有以』：用有為也。『我獨頑似鄙』：若愚人之無知，同賤者之不飾。『我獨異於人』：我欲異於人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人皆得意，未假以言，物既失理，聖人設教。自春臺已下，並是眾生有為之病，聖人隨病救之，皆用無為之藥，救有為之病。藥無所不同，故言異也。凡夫滯俗，聖人用道，故言求食於母也。」

玄宗注：「『眾人皆有以』：眾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之意。『我獨頑似鄙』：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爾也。『我獨異於人』：人有情欲，我無愛染。人與道反，我與道同也。『而貴求食於母』：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欲爾。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先無求、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無避諱，今代為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文則句須穩便。便今存古，是所

庶幾。又司馬遷云：『老子說五千餘言』，則明理詣而息言，不必以五千為定格也。」

徽宗注：「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眾人皆有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且鄙，是謂無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都為美，謂野為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人以此不材。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之意。惟道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

### 【今譯】

斷除俗學，可以無憂慮。恭敬的應「唯」和大聲的訶斥，相去有多少呢？善和惡，相差又如何呢？（善惡、是非、寵辱，都是受時空物俗所左右，沒有絕對；但處在此時空中，便不得不和同於人）。人們所畏懼的，我們也不能不畏懼。得道者的心胸是如此廣大，好像沒有止境。眾人快快樂樂，好像在享用太牢美食，好像春天登上高臺遠眺風景。獨有我澹泊無動於衷，像不知嘻笑的嬰孩，像疲累而無家可歸的樣子。眾人都有多餘的才智，而只有我像是有所遺失。我的心思像是愚昧無知的人嗎？只是渾同於事物，不去爭辯。俗人炫耀自明，我獨隱晦韜光；俗人精明細察，我獨寬緩渾噩。得道者的心胸澹泊如大海（能得道體），像飄風般無止境（能得道用）。眾人都有所用，而只有我像頑愚淺陋。只有我和別人不同，而貴重於能獲得道體。

### 【引釋】

《文子·上仁篇》：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

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淮南子·道應篇》：

「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①。道之為物，惟恍惟惚②。惚兮恍兮，其中有象③。恍兮惚兮，其中有物④。窈兮冥兮，其中有精⑤。其精甚真，其中有信⑥。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⑦。吾何以知眾甫之狀哉？以此⑧。

### 【章旨】

道為宇宙萬物之本體，得道為德。盛德之人，舉止行藏皆契於道。道體若有似無，無形無狀，而能生化萬物，為萬物始源。能知道體，即能知萬物生化之始。河上公本稱此章為〈虛心第二十一〉，乃是以謙下有容來釋「孔德之容」，和唐宋注疏以容貌來釋「容」者不同，唐玄宗稱此章為〈孔德之容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乙本較全，文作：「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物，唯望（恍）唯沕（忽）。沕呵望呵，中又象呵。望呵沕呵，中有物呵。幼（窈）呵冥呵，其中有請（精）呵。其請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順眾父。吾何以知眾父之然也？以此。」

馬王堆乙本：「以閱眾甫」作「以順眾父」；「吾何以知眾甫之狀哉」作「吾何以知眾父之然也？」

河上公本：「之狀哉」作「之然哉」。

### 【注釋】

①孔：甚，大。容：容貌、形跡；河上公解釋為包容。唯：獨、

只。從：順從。

案：盛德之人的形跡，只有順道而行（或譯：盛德之人能無所不容，但只有順道而行）。

河上公注：「『孔德之容』：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唯道是從』：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

王注：「孔，空也。惟以空為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

成疏：「孔，甚也，大也。容，貌相也。甚大之德，容貌若何？唯從於道，即是其相。又解：容，包容也。大德妙契，故能虛容。動止施為，獨從於道，出處語默，皆是道場。」

李榮注：「孔，甚也，大也。道，理也，德也。物無不包，故言容也。動皆順理，言從也。亦言大德，不由他至，唯從道來也。」

玄宗注：「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之人，容狀若何？言此有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也。」

徽宗注：「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惟道是從。」

②恍惚：指似有似無，閃爍不定；玄宗注：「惚，無也。恍，有也。」

案：道體這種東西，似有若無，閃爍不定。

河上公注：「道之於萬物，獨恍惚往來，而無所定。」

王注：「恍惚，無形不繫之歎。」

成疏：「言至道之為物也，不有而有，雖有不有；不無而無，雖無不無。有無不定，故言恍惚。所以言物者，欲明道不離物，物不離道，道外無物，物外無道。用即道物，體即物道，亦明悟即物道，迷即道物。道物不一不異，而異而一。不一而一，而物而道；一而不一，非道非物。非物故一，不一而物，

故不一一也。」

李榮注：「未知道是何物，而令德從明。夫大道幽玄，深不可識，語其無也，則有混成。言其有焉，則復歸無物。歸無物而不有，言有物而不無，有無非常，存亡不定，故言恍惚。」  
玄宗注：「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沖用難名，故云恍惚。」

徽宗注：「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為物，然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況。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物。」

- ③象：兆象，兆象為事物始見之徵兆。案：生化過程，先有氣而後有物。氣則為物見之兆象，先見氣，其後才有物之出現，所以先言「其中有象」，後言「其中有物」。

此句謂：閃爍不定之中，像是有兆象存在。

河上公注：「道唯恍惚無形之中，獨為萬物法像也。」

成疏：「中有物，即是神，神妙物為名也。雖復非無非有，而有而無，故是妙也。中有象，即是氣，雖復非象非色，而為色為象，故是氣也。言道種種變見，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

李榮注：「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非有非無之真，極玄極奧之道，剖一元而開三象，和二氣而生萬物也。」

玄宗注：「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

- ④物：有形、色、相貌之物體，比兆象更為確定。

案：閃爍不定之中，像是有物體存在。

河上公注：「道唯恍惚，其中有一，經營生化，因氣立質。」

王注：「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

玄宗注：「物者，即上道之為物也。自有而歸無，還復至道，

故云其中有物也。」

徽宗注：「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惚恍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大空變為雷風，猶如大塊化為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⑤窈冥：深遠的樣子。精：精奧、精妙。

此句謂：幽遠冥晦之中，像有精微奧妙的東西（道體）。

河上公注：「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也。」

王注：「窈冥，深遠之歎。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

成疏：「窈冥，深遠也。有精，即精智也。言道雖窈冥恍惚，而甚有精靈，智照無方，神功不測也。」

李榮注：「至理唯一，故言精妙。體無有變，故言真也。」

玄宗注：「惚恍有無，杳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

徽宗注：「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⑥信：徵驗。道體無形，以物為證。

此句謂：這精微奧妙的東西（道體）中，可以拿萬物來作為它存在的驗證。

河上公注：「『其精甚真』：言道精氣神妙甚真，非有飾也。

『其中有信』：道匿功藏名，信在其中。」

王注：「信，信驗也。物反窈冥，則真精之極，得萬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

成疏：「『其精甚真』：言真精無雜，實非虛假，於三一之中，偏重舉精者，欲明精是氣色神用之本也。『其中有信』：言道無心，有感斯應，信若四時，又無差爽。」

李榮注：「寂乎無象，感而遂通，福善禍淫，影響斯在。」

玄宗注：「杳冥之精，本無假雜，物感必應，應用不差，故

云有信。」

徽宗注：「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曰甚真。一而不變，故云有信。且然無間，故其名不去。」

⑦眾甫：萬物始源；甫：父也，始也。「父」、「母」、「玄牝」、「門」，都是用來形容萬物的始源，指道體。閱：觀覽、認知。全句謂：從古到今，它（道體）的名字永不離去，我們用它來認知萬物的始源。

河上公注：「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閱，稟也。甫，始也。言道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

王注：「至真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眾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

成疏：「時乃有古有今，而道竟無來無去，既名不去，足顯不來，文略故也。閱，覽也。甫，始也。至道雖復無來無去，亦而去而來，故能覽察古今，應乎終始也。」

李榮注：「閱，簡也，甫，始也。愚者無知，凡情有滯，謂窈冥之理，本絕因緣，恍惚之中，元無果報，遂令行善者有怠，長惡者不悛，未識精而有靈，豈知真而有實，言其中有信，欲照理非虛，為救眾生，開方設教。從終至始，簡其善惡之因，自古及今，閱其邪正之行，忠孝者賞之以爵，篡弑者罰之以刑。含貫空有，彌羅宇宙，體既獨立常存，名亦湛然而不去。」

玄宗注：「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閱眾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也。」

徽宗注：「眾甫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精之真，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眾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無思也而寂然，

無為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為之端起，而功業之跡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⑧以：用。

案：我用甚麼東西來認知萬物始源的形狀呢？就用這道體。

河上公注：「『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我何以知從道受氣。

『以此』：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動作起居，非道不然。」

王注：「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於無哉？以此知之也。」

成疏：「此假設問也。老君云：我何以知始終之事？只用此真精純信之道，恍惚窈冥之法，故知之也。」

李榮注：「我何以得知大道？自古及今，從始至終，簡閱於物，分別於人，度脫四生，三代不失，但以觀之於見在，足知過去未來也。」

玄宗注：「以此令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爾。」

## 【今譯】

盛德之人的形跡，只有順道而行（或譯：盛德之人能無所不容，但只有順道而行）。道體這種東西，閃爍不定。閃爍不定之中，像是有兆象存在；閃爍不定之中，像是有物體存在。幽遠冥晦之中，像有精微奧妙的東西（道體）。這精微奧妙的東西（道體）中，可以拿萬物來作為它存在的驗證。從古到今，它（道體）的名字永不離去，我們用它來認知萬物的始源。我用甚麼東西來認知萬物始源的形狀呢？就用這道體。

## 【引釋】

《淮南子·道應篇》：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

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案：《淮南子》此段「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釋《老子》第二十一章，而「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則釋《老子》六十二章。

## 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①，窪則盈，弊則新②，少則得，多則惑③。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④。不自見故明⑤，不自是故彰⑥，不自伐故有功⑦，不自矜故長⑧。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⑨。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⑩。

### 【章旨】

此章闡釋曲而能全的道理。曲而能得全，並非在於受曲者僅強忍委曲而無作為，而是在於受曲者能借枉曲以隱晦，並發展自己之實力，待時而伸。猶如尺蠖蟲的曲屈身體，旨在借此前伸前進。亦如龍蛇之潛蟄，旨在待時以飛昇。《易經·繫辭下傳》說：「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老子》曲則全的道理，和《易經·繫辭》正可相互發明。河上公本稱此章為〈益謙第二十二〉，曲而能全，枉而能直，正是深得謙道之益。唐玄宗以首句為章名，稱為〈曲則全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此章，甲本文作：「曲則金（全），枉則定，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聲（聖）人執一，以為天下牧。不【自】視故明，不自見故章，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長。夫唯不爭，故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全者，幾】語才（哉）？誠金（全）歸之。」

馬王堆乙本：「枉則直」作「枉則正」；「抱一為天下式」作「執一以為天下牧」；「不自是故彰」作「不自視故章」；「不自矜故長」作「弗矜故能長」；「豈虛言哉」作「幾語才」。

### 【注釋】

①曲：委曲、受冤。枉：彎曲、不直。

此句謂：能委曲才能保全，能彎曲才能伸直。

河上公注：「『曲則全』：曲己從眾，不自專，則全其身也。」

『枉則直』：枉，屈也。屈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

王注：「『曲則全』：不自見，其明則全也。『枉則直』：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成疏：「屈曲隨順，不忤物情，柔弱謙和，全我生道，故《莊子》云：『吾行屈曲，無傷吾足』，此一句忘違順也。『枉則正』：枉，濫也。體知枉直不二，故能受於毀謗，而不伸其冤枉，翻獲正直也，此一句忘毀譽。」

玄宗注：「曲己以應務，則全。枉己以伸人，則直。」

徽宗注：「『曲則全』：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子》曰：『外曲者，與人為徒。』『枉則直』：遭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內直而不失其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②窪：低下處。盈：滿。弊：破舊、敗壞。

此句謂：能低下才能盈滿，破舊才能更新。

河上公注：「『窪則盈』：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弊則新』：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也。」

王注：「『窪則盈』：不自伐，則其功有也。『敝則新』：不自矜，則其德長也。」

成疏：「窪，下也。謙卑遜讓，退己處下，不與物競，故德行盈滿也。此一句忘高下。弊，辱也。能處鄙惡弊辱，而不

貪榮寵，即其德日新，此一句忘榮辱也。」

玄宗注：「執謙德則常盈，守弊薄則日新。」

徽宗注：「『窪則盈』：無藏也，故有餘。『弊則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

- ③少則得：慾求少，就容足滿足。多則惑：慾望太多，易為外物所惑。

案：目標少才能專心有得，貪多則會迷失本性。

河上公注：「『少則得』：自受取少則得多也。天道祐謙，神明益虛也。『多則惑』：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

王注：「自然之道，亦猶樹也。轉多轉遠，其根轉少轉得其本。多則遠其真，故曰惑也。少則得其本，故曰得也。」

成疏：「少者，謂前曲全等行，不見高下，處一中也。多謂滯於違順等法，不離二偏也。體一中則得，滯二偏故惑也。」

李榮注：「外順於物，內養於神，物我無傷，全也。屈己從人，身不失道，正也。謙退處下，窪也。混而不濁，新也。理本是一，故言少。忘言契理，故言得。有為萬境，群典百端，故言多也。逐欲情亂，滯教生迷，故言惑也。」

玄宗注：「抱一不離，則無失也。有為多門，則惑亂。」

徽宗注：「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支為旨，則終身不解，茲謂大惑。」

- ④抱一：執守道體。抱：謹守、執持。一：道體。式：法則、模範。此句謂：因此聖王緊守道體，而成為天下人的法式楷模。

河上公注：「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

王注：「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之也。」

成疏：「是以，仍上辭也。抱，守持也。式，法則也。言聖人持此一中之道，軌範群生，故為天下修學之楷模也。」

李榮注：「一，道也，聖人懷道，故言抱一。動皆合理，可以軌物，故言式也。」

玄宗注：「聖人抱守淳一，故可以為天下法式。」

徽宗注：「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為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為天下道，動而為天下則。」

⑤自見：自我展現，自我炫耀；見，現。明：彰明、顯明。

案：不自我炫耀，所以能顯明自己。

河上公注：「聖人不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也，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也。」

成疏：「物我皆空，不見有我身相，故智慧明照也。」

玄宗注：「人能不自見其德，常曲己以應務，則其德全自明。」

徽宗注：「不蔽於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

⑥是：正確、對的。彰：彰顯。

案：不自以為是，所以能彰明是非。

河上公注：「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

成疏：「自他平等，不是己而非物，故其德行顯著。」

玄宗注：「人能不自以為是，而枉己以伸人，則其是直自彰矣。」

徽宗注：「不私於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⑦伐：誇功。

案：不自我誇功，所以有功。

河上公注：「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

成疏：「伐，取也。雖亭毒群生，而芻狗百姓，推功於物，故有大功也。」

玄宗注：「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己矣。」

徽宗注：「《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⑧矜：驕傲自大。長：長久。

案：不自我驕矜，所以能長久。

河上公注：「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

成疏：「只為推功於物，所以不自矜誇，故德行長遠也。」

李榮注：「去分別而遺識，智慧自明，損物我以全真，道德自彰，取其功而反失，誇其德而不長也。」

玄宗注：「人能常守弊薄，不自矜銜，則人樂推其長。」

徽宗注：「《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⑨案：「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句語係針對有才者而說，而不是對無才者談。無才者本無長物以與人爭，所以沒有爭與不爭的問題。有才者可以治事安民，而能不爭，利民而不害民，天下人自來歸從。

此句意謂：正因為不去爭奪名利，所以天下沒有人能和他相爭奪。

河上公注：「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成疏：「此即嘆美四德之人，妙達違順，謙以自牧，不與物爭，故天下群品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李榮注：「以我為是，指他為非，不能順人，唯知逆物，而起於爭。聖人屈曲從物，豁蕩是非，不爭功名，與物無競，故天下雖大，誰能爭乎？」

玄宗注：「不與物爭，誰與爭者？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徽宗注：「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於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⑩虛言：空話；虛，空。誠：實在、真的。

全句謂：古人所說委曲才能保全者，難道是不實的空話嗎？實在是真能保全而還歸於他。

河上公注：「『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妄也。『誠全而歸之』：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全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

成疏：「昔人所謂屈曲柔順以全其道，此語有實，諒非虛言，但能依教修行，不與物爭，則大成全德，物歸於己也。」

李榮注：「聖不自專，寄言古昔枉正少得等行，不是虛言，誠全歸身，皆為實錄也。」

玄宗注：「古有曲全之言，豈虛妄哉？實能曲者，則必全理而歸之。」

徽宗注：「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為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為新，無夸耀之跡，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 【今譯】

能委曲才能保全，能彎曲才能伸直，能低下才能盈滿，破舊才能更新；目標少才能專心有得，貪多則會迷失本性。因此聖王緊守道體，而成為天下人的法式楷模。不自我炫耀，所以能顯現自己；不自以為是，所以能彰明是非；不自我誇功，所以能有功；不自我驕矜，所以能長久。正因為不去爭奪名利，所以天下沒有人能和他相爭奪。古人所說委曲才能保全者，難道是不實的空話嗎？實在是真能保全而還歸於他。

### 【引釋】

《淮南子·道應篇》：

「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

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餽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餽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人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

##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①。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②。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③？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④，德者同於德⑤，失者同於失⑥。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⑦。信不足焉，有不信焉⑧。

### 【章旨】

此章以為萬物皆各有其所當遵行之道，遵道而行才能長久，違道而以一己之私意運作其間，雖能盡一時之勢，終必遭失敗，不能長久。猶如天地間暴起之物，飄風、驟雨，雖能盛極一時，因其違道突興，所以無法長久。聖王之所為，旨在貴道貴德，虛其心而不以私心運作，才不會流於失道失德。河上公稱此章為〈虛無第二十三〉，唐玄宗稱為〈希言自然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乙本較全，文作：「希言自然，飄風不冬（終）朝，暴雨不冬日。孰為此？天地，而弗能久，有（又）兄（況）於人乎？故從事而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德者，道亦德之。同於失者，道亦失之。」

馬王堆本子：「終」作「冬」，為假借字；「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作「故從事而道者同於道」，「道者」二字不重。

### 【注釋】

①稀：少。言：言語。希言，指為政者少發號施令，政令不應

煩苛而言。自然：自己如此；指萬物皆依各自之法則運行，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此即是自然。人之治道，貴因才施用，各盡其才，為政不在煩苛，所以說希言自然。此句謂：少發號施令，才能符合萬物自己如此運行的法則。

河上公注：「希言者，謂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

王注：「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

成疏：「希，簡少也。希言，猶忘言也。自然者，重玄之極道也。欲明至道絕言，言即乖理，唯當忘言遣教，適可契會虛玄也。」

李榮注：「希，少也。多言數窮，少言合道，故曰自然。道則非空非有，理亦非少非多，欲明多言而失真，故少言而合道。」

玄宗注：「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玄宗疏：「御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也。希言者，忘言也。夫言者在理，執滯非悟教之人，理必因言，都忘失求悟之漸。則明因言以詮理，不可都忘，悟理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彼言教，悟證精微，不滯荃蹄，則合於自然矣。故云希言自然也。」

徽宗注：「希者，獨立於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列子所謂疑獨者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②飄風：疾風、狂風。終朝：整個早上。驟雨：暴雨。終日：整日。案：若違失道體，縱使天地亦不能長久，所以狂風是不能狂吹整個早上，暴雨也不能下一整天。

河上公注：「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風不能長，暴雨不能久也。」

成疏：「飄疾之風，驟暴之雨，曾不崇朝，何能竟日？譬滯言之士，執教生迷，妄為躁行，以求速報。既乖至理，不可久長，故取譬飄風，方之驟雨。日是朝之總，朝是日之別，別則譬念念之新，總則喻百年之壽，通是無常也。」

李榮注：「迅風暴雨尚不竟日終朝，輕躁多言，豈得全身遠害？少言合理，則十日雨五日風也。多言有損，則狂風暴雨也。」

玄宗注：「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失道而生迷也。」

### ③孰：誰。

此句謂：誰來創造風雨的呢？是天地。天地如違道性，尚且不能長久，更何況是人呢？

河上公注：「『孰為此者？天地』：孰，誰也。誰為此飄風暴雨者乎？天地所為。『天地尚不能久』：不終於朝暮也。『而況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暮，何況人欲為暴卒乎？」

王注：「言暴疾美興，不長也。」

成疏：「孰，誰也。假問誰為此風雨，答云：是天地二儀生化，有大神力。飄風驟雨尚不能久，況凡夫而為躁行，其可久乎？」

玄宗注：「天地至大，欲為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害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徽宗注：「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眾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於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 ④從事：努力去做某事；從，為、順；事，事物。「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馬王堆本子作「故從事而道者同於道」，「道者」

二字不重，文義較佳。

全句意謂：所以努力追求道體的人，便會契合於道體。

河上公注：「『故從事於道者』：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也。『道者同於道』：道者，謂好道人也。同於道者，所謂與道同也。」

王注：「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為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為為君，不言為教，縣縣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

成疏：「從，隨順也。事，世物也。言至德之人，即事即理，即道即物，故隨順世事，而恒自虛通，此猶是孔德唯道是從之義。道得之者，只為即事即理，所以境智兩冥，能所相會。道得之，猶得道也。」

李榮注：「道者清虛無為，救人濟物，若舉事皆從於道，道亦得之。」

玄宗注：「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也。體道者悟道忘言，則同於道矣。」

- ⑤德：行道有所得；德較道為低。成玄英以為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

全句謂：追求德行的人，便契合於德行。

河上公注：「德，謂好德人也。同於德者，所為與德同也。」

王注：「得少也。少則得，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

成疏：「道既是常道，德即是上德，體教忘言，為行同於上德，上德亦自然符應而相會也。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就體言道，就用言德，故有二文也。」

李榮注：「德者畜養於物，潤益於人，人能行同於德，德亦得人也。」

玄宗注：「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施為，同

於道用矣。」

⑥失：指失道失德之事。

案：追求失道失德的人，會契合於失道失德。

河上公注：「失，謂任己失人也。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也。」

王注：「失，累多也。累多則失，故曰失也。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

成疏：「有為躁競，執教生迷，既而為行，同於失理之人，所以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猶失道也。故《西昇經》云：『宿世不學問，今復與失鄰也。』」

李榮注：「不能行同於道德，體存仁義，共惡者之為非，同罪人之受罰也。」

玄宗注：「執言滯教，無由了悟，不悟則迷道，自同於失矣。道理之荃蹄也，有荃蹄者，乃在魚兔，今滯守荃蹄，則失魚兔矣，執滯言教，則失妙理矣。失妙理則無由得道，是同於失矣。」

⑦案：同性質的事物會相感應。所以契合於道體的人，道體樂於契合於他；契合於德行的人，德行也樂於來契合於他；契合於失道失德的人，失道失德也樂得合同於他。

河上公注：「『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也。『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也。『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與失同者，失亦樂得之也。」

王注：「言隨行其所，故同而應之。」

玄宗注：「方諸揖水，陽燧引火，類族辨物，斷焉可知。」

徽宗注：「希則無所從事，無聲之表，獨以性覺，與道為一而不與物共，豈德之可名，失之可累哉？惟不知獨化之自然，而以道為難知，為難行，疑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乃始苦心勞形而從事於道，或倚於一偏，或蔽於一曲，道術為天下

裂。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不自得其得，則其得之也，適所以為失歟？」

⑧案：當一個人的誠信不足時，便會招來人們對他的不信任。

河上公注：「『信不足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

『有不信焉』：此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數也。」

王注：「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焉。」

成疏：「不能忘言，而執言求理，雖名信道，於理未足，所以執言滯教，未達真源，故於重玄之境，有不信之心也。」

李榮注：「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道，道信人；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

玄宗注：「執言滯教，不能悟了，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一不信也。」

徽宗注：「信則不妄，妄見真偽，以道為真，以物為偽，則於信為不足，故有不信。惠施、韓非之徒，皆原於道而失之也遠，信不足故也。」

## 【今譯】

少發號施令，才能符合萬物自己如此運行的法則。（如違物性，必不能長久。）所以狂風不能狂吹整個早上，暴雨不能下一整天。誰來創造風雨的呢？是天地。天地尚且不能長久，更何況是人呢？所以努力追求道體的人，便會契合於道體；追求德行的人，便契合於德行；追求失道失德的人，會契合於失道失德。契合於道體的人，道體樂於契合於他；契合於德行的人，德行也樂於來契合他；契合於失道失德的人，失道失德也樂得合同於他。當一個人的誠信不足時，便會招來人們對他的不信任。

## 【引釋】

《文子·九守篇·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下，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為，而不損冲氣。……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日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久。」

《淮南子·道應篇》：

「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大司馬曰：『子巧耶？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①，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②，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③。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④。

### 【章旨】

此章說明違道強行，雖有所成，終難以久長；猶如跼腳而站，不能久立；闊步而行，不能遠行。且縱使有才、有功者，如若自誇、自大，亦終將為人民所棄。有恩須忘恩而後恩存，有功須忘功而後功立，河上公稱此章為〈苦恩第二十四〉，唐玄宗以首句名章，稱為〈企者不立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乙本較全，文作：「炊者不立，自視者不章，自見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欲者弗居。」

馬王堆乙本：「企者不立」作「炊者不立」，無「跨者不行」句；「故有道者不處」作「故有欲者弗居」。

### 【注釋】

①企：舉踵而望，跼腳尖向前看；河上公本「企」作「跂」。跨：越，指兩步併一步，闊步而行。

此句謂：跼腳尖站立的人，無法久站；闊步而行的人，不能行遠。

河上公注：「『跂者不久』：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

功榮也，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跨者不行』：自以為貴而跨於人，眾共蔽之，使不得行。」

王注：「物尚進，則失安，故曰企者不立。」

成疏：「『跂者不久』：跂，慕羨也。言躁競之夫，心非懷道，不能任真守素，而分外羨欲，然物有素分，不可希跂。既乖其道，豈得久長。『跨者不行』：跨謂矜傲也。修道之夫應須謙遜，方乃跨誕矜傲於人，以此為懷，不可行道，故《莊子》云：『寄鵬鵬以息跂。』又云：『權勢不久，則夸者悲。』」

李榮注：「跨，越也。徐行緩步，其行久也。跂踵越分，行不久也。喻明謙卑退讓者可久長也，跨跂矜伐者自危亡也。」

玄宗注：「跂，舉踵而望也。跨者，以跨挾物也。以喻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跂求久立，跨求行履乎？」

徽宗注：「跂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以德為循，則有足者皆至。」

②自見：自我彰顯；見，音「現」，顯現。自是：自以為是。彰：顯明。

此句謂：自我顯現的人，不能彰顯自己；自以為是的人，看不清事物。

河上公注：「『自見者不明』：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所行為應道，殊不知其形容醜，操行之鄙也。『自是者不彰』：自以為是而非於人，眾人共蔽之，使不得彰明。」

成疏：「『自見不明』：不能忘我，自見有身，此乃昏愚，非明智也。『自是不彰』：心恒自是，口每非他，物共蔽之，故其德不顯也。」

玄宗注：「『自見者不明』：露才揚己，動而見尤，故不明也。

『自是者不彰』：是己非人，直為怨府，故不彰。」

③伐：誇功。矜：驕矜、自大。

此句謂：自己誇功的人，沒有功勞；自我驕矜的人，不能長久。

河上公注：「『自伐者無功』：所謂輒自伐取其功美，即失有功於人也。『自矜者不長』：好自矜大者，不可以長久。」  
成疏：「『自伐無功』：凡有所為，輒自伐取其功，物皆不免，故無功績。『自矜不長』：矜誇自高，驕慢陵物，此乃愚短，其德豈長乎？」

李榮注：「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此非君子之行，豈是忘懷之士哉！」

玄宗注：「『自伐者無功』：專固伐取，物所以不與，故無功。『自矜者不長』：矜衒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

徽宗注：「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眾，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

- ④餘食：剩飯殘羹。贅行：附生在形體外的腫瘤懸疣；行，借為「形」；贅形，指形體上多餘的贅肉。不處：不居，不如此做。此句謂：這些行為在道體上來說，就像是剩飯贅瘤，人們往往會厭棄它，所以了悟真理的人是不會如此做的。

河上公注：「『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日賦斂，餘祿食，為貪行。『物或惡之』：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有不畏惡之者。『故有道者不處』：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王注：「其唯於道而論之，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本雖美，更可蔑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為耽贅者也。」

成疏：「餘食，猶殘食也。贅，附生之肉也。《莊》云：『附贅懸疣也。』言矜誇自是之人，其在道行，實猶殘食贅病，甚可厭賤也。贅，是無用之肉；跨，是無用之行。世間人物，咸惡見之，故懷道之士豈處心於誇贅行乎？」

李榮注：「殘餘之食，不可以薦饗，誇跂之行，不可以進道。昏亂者愛斯行之為是，乃安之，達理者惡此道之為非，故不

愛也。」

玄宗注：「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疣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處斯事矣。」

徽宗注：「道之所在，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為餘，於行為贅。侈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也，故有道者不處。」

### 【今譯】

跣腳尖站立的人，無法久站；闊步而行的人，不能行遠；自我顯現的人，不能彰顯自己；自以為是的人，看不清事物；自己誇功的人，沒有功勞；自我驕矜的人，不能長久。這些行為在道體上來說，就像是剩飯贅瘤，人們往往會厭棄它，所以了悟真理的人是不會如此做的。

##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①。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②。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③。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④。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⑤。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⑦。

### 【章旨】

道體獨立，離因緣與對待；道體永存，無生滅與終始；道體遍行，不偏囿與拘限；道能生物，為萬物之始源。除道最大外，道所化之萬物中，以天、地及人王為最大。天覆、地載、人治，三者和諧共生，謂之三才。然而三者中，當以低階者，取法於高上，所以人王法地之寧靜，地法天之清明，天法道之虛而能通；而道性即自然，不以私心運作於其間。河上公稱此章為〈象元第二十五〉，唐玄宗稱為〈有物混成章〉。

### 【版本異同】

郭店甲本作：「有象混成，先天地生；清寥，獨立不亥，可以為天下母。未智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大曰折，折曰遠，遠曰反。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國中又（有）四大安，王居一安。人灋地，地灋天，天灋道，道灋自然。」

郭店本：「寂兮寥兮，獨立不改」作「清寥，獨立不亥」。

馬王堆：乙本「混成」作「昆成」；「寂兮寥兮」作「蕭呵謬呵」；「天下母」作「天地母」；「逝」作「筮」。

# 【注釋】

①混成：混然而成，難以分別，此指道體。混：混沌不分。

此句謂：有一種東西（道體），渾然而成；在天地之前就已存在。

河上公注：「謂道也。道無形，混沌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

王注：「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

成疏：「有物者，道也。道非有而有，非物而物，混沌不分，而能生成庶品。亦明不混而混，雖混而成，不成而成，雖成而混。即此混成之道，在天地先生，還是不先先不生義也。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在天地之先而不為老。』」

李榮注：「有物者，道也。名之曰道，故言有物。然道之為物，唯恍唯惚，不可以有無議，不可以陰陽辨，混沌無形，自然而成，故曰混成。自然之理，運之以變化，無形之內，闡之以氣象，原其本者，先天地生也。」

玄宗注：「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言有物混然而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

徽宗注：「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②寂兮：無聲的樣子。寥兮：空無形的樣子。獨立：道體離相對，非因緣所成，乃獨自存在。周行：周遍運轉。不殆：不危殆。天下母：馬王堆作「天地母」，係萬物之根源。

此句謂：道體沒有聲音，沒有形體，獨自存在，永不變改，周遍運行而不危殆，可以用來作為天下萬物的根源。

河上公注：「『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寂者，無音聲。寥者，

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周行而不殆』：道通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焦，託陰不腐，無不貫穿，不危殆。『可以為天下母』：道有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王注：「寂寥，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為天下母。」

成疏：「寂，無聲也；寥，無形也。獨立，無待對也。不改，無遷變也。言道體窈冥，形聲斯絕。既無因待，亦不改變。此乃獨獨，非待獨也。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無危殆。開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群品，子育含靈，生之畜之，故可為母。」

李榮注：「混成之道，先天地生，聽之不聞，則寂寥無響，搏之不得，則澹漠無形，喪偶而無對，故言獨立。湛然而常存，故言不改。無處不在，周行也。用之不勤，不殆也。覆載生畜，母之義也。」

玄宗注：「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常寂，故獨立而不改。應用遍於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而萬物資以生成，被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

徽宗注：「『寂兮寥兮』：寂兮寥兮，則不涉於動，不交於物，湛然而已。『獨立而不改』：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周行而不殆』：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可以為天下母』：萬物恃之以生。」

- ③字：古時男子生而有名，二十冠而有字。「名」和「字」都是用來稱呼對方，字屬尊稱，長者可以呼名，平輩相稱以字，以表尊敬。《禮記·曲禮上》：「男子二十冠而字。」《儀禮·士冠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強：勉強。

案：道離名相言詮，所以說我不知道它的名字，稱呼它為「道」，勉強替它取名叫做「大」。道字，說明它為萬物萬

事所遵循之原理原則。大字，說明它的廣大難測。

此句謂：我不知道它的名字，稱呼它為「道」，勉強替它取名叫做「大」。

河上公注：「『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也。『強為之名曰大』，不知其名，強曰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

王注：「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夫名以字形，字以稱。可言道，取於無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稱最大也。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為之名曰大。」

成疏：「道本無名，不可以智知道名，即初章云：『無名天地始』也。取其有通生之德，故字之曰道，即初章云：『有名萬物母』也。體無涯際，故名為大，不大為大，故稱為強。夫名以召體，字以表德。道即是用，大即是體，故名大而字道也。人皆先名後字，今乃先字後名者，欲表道與俗反也。故不同而同，有名有字，同而不同，先字後名也。」

李榮注：「夫有形者稱，無像者絕。名約通生而為用，字之曰道；無一法而不包，名之曰大。理本無名，無名而名，謂之強也。」

玄宗注：「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體，強名曰大。」

徽宗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者滋而已。道常無名，故字之大者對小之稱，故可名焉。道之妙，則小而幽；道之中，則大而顯。」

④逝：行、往。遠：久遠。反：通「返」，還返、返回。案：道體廣大而能運行，運行而能久遠，久遠而能返回本體。道

體廣大而能運行生化萬物，所以說是「大曰逝」；萬物無窮，廣遠難述，所以是「逝曰遠」；萬物自道生，復歸於道，且道即是物，物即是道，離道無物，離物無道，所以說是「遠曰反」。

此句謂：廣大而能運行，運行而能久遠，久遠而能返回本體。河上公注：「『大曰逝』：其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也。『逝曰遠』：言遠者，窮乎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也。『遠曰反』：言其遠不越絕，乃復反在人身也。」

王注：「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逝，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

成疏：「逝，往也。有大力用，能運致眾生往至聖境也。逝曰遠，超凌三界，遠適三清也。遠曰返，返，還也。既自利道圓，遠之聖境，故能返還界內，慈救蒼生。又解：迷時以三清為三界，悟則即三界是三清，故返在塵俗之中，即是大羅天上。」

李榮注：「逝，往也。即大求之而不得往也，就往追之不及遠也，體之近在於身，故謂之返也。」

玄宗注：「妙用無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返在於身心而證之矣。」

徽宗注：「『大曰逝』：運而不留故曰逝。『逝曰遠』：應而不窮故曰遠。『遠曰反』：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遍覆包含而無所殊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御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於性，《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

⑤此句謂：所以「道」是偉大的，「天」是偉大的，地是偉大的，

「王」也是偉大的。

河上公注：「道大者，包羅諸天地，無所不容也。天大者，無所不蓋也。地大者，無所不載也。王大者，無所不制也。」

王注：「天地之性，人為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為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

成疏：「道大無不包也，天大無不覆也，地大無不載也，王大無不制也。」

李榮注：「道尊德貴，彌羅無外，天能廣覆，無隔於貴賤，地能厚載，不擇於妍蚩，帝王控制，通貫於遠近，字育普均於貧富，用各有主，歷言大也。」

玄宗注：「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也。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大能法地則天行道，故云亦大也。」

徽宗注：「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 ⑥案：天下中有四種最偉大，而「王」是其中之一。《荀子·天論》說：「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上天運轉產生四季寒暑，晦明晝夜能使時節變化；大地能載生萬物，長育萬物；人能治理萬物，參贊天地之化育；此謂之三才。人為三才之一，而「王」為人之最大者，所以王居四大之一。

河上公注：「『域中有四大』：四大，道、天、地、王也。凡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為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而得，名曰域也。天、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內也。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而王居其一焉』：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焉。」

王注：「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為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

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內，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王）處人主之大也。」

成疏：「境域之中有此四大，王有化被之德，故繼二儀而居一數也。《莊》云：『夫道未始有封。』而此言域中者，欲明不域而域，雖域不域。不域而域，義說域中，雖域不域，包羅無外也。」

李榮注：「寰宇之表自可絕言，形象之中理當稱謂，羅之雖具，萬品究之，唯有四大。大名既一，用義難殊，欲勸帝王抱式於道德，取則於天地也。」

玄宗注：「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伸其鑒戒，故云而王居其一，欲警王令有所法，謂下之文也。」

徽宗注：「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為王。故與道同體，與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

⑦法：道法自然，並非道效法自然，而是指道體法則，本身即是自然，順物之性而不加以主宰。

此句謂：人要取法於大地的生財利物；大地要取法於天的運轉天時生殺變化；天要取法於宇宙本體的道。道的法則是自然如此，順物自性而各自發展。

河上公注：「『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勞而不怨也，有功而不制也。『地法天』：天湛泊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也。『天法道』：道清靜不言，陰行精氣，萬物自成也。『道法自然』：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王注：「法，謂法則也。人不違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

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用智不及無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有儀不及無儀，故轉相法也。道順自然，天故資焉。天法於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焉。所以為主其一之者主也。」

成疏：「人，王也。必須法地安靜，靜為行先，定能生惠也。故下章云：『躁則失君』。既靜如地，次須法天清虛，覆育無私也。天有三光，喻人有惠照，地是定門，天是惠門也。既能如天，次須法道虛通，包容萬物也。既能如道，次須法自然之妙理，所謂重玄之域也。道是跡，自然是本，以本收跡，故義言法也。又解：道性自然，更無所法，體絕修學，故言法自然也。」

李榮注：「夫為人主者，靜與陰同德，其載無私，法地也。動與陽同波，其覆公正，法天也。清虛無為，運行不滯，動皆合理，法道也。聖人無欲，非存於有事，虛己理絕於經營，任物義歸於獨化，法自然也。此是法於天地，非天地以相法也。」

玄宗注：「人謂王也，為主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靜無為，令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合道法自然之性。」

徽宗注：「人謂王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其所法者，道之自然而已。道法自然，應物故也。自然非道之全，出而應物，故降而下法。」

## 【今譯】

有一種東西，渾然而成；在天地之前就已存在。沒有聲音，沒有形體，獨自存在，永不變改，周遍運行而不危殆，可以用來作為天下萬物的根源。我不知道它的名字，稱呼它為「道」，勉強替它取名叫做「大」。廣大而能運行，運行而能久遠，久

遠而能返回本體。所以「道」是偉大的，「天」是偉大的，地是偉大的，「王」也是偉大的。天下中有四種最偉大，而「王」是其中之一。人要取法於大地的生財利物；大地要取法於天的運轉天時生殺變化；天要取法於宇宙本體的道；道的法則是自然如此，順物自性而各自發展。

### 【引釋】

《文子·道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汙汙，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帶，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已雕已琢，還復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乎生死，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殯，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淮南子·道應篇》：

「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從者甚眾。寧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勿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

## 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①，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②。雖有榮觀，燕處超然③。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④？輕則失本，躁則失君⑤。

### 【章旨】

此章旨在闡述聖王處事應以沉靜及穩重為主。以沉靜制御躁動，以穩重統御輕忽。聖王行軍不能遠離運載糧食兵器之輜重，遠離所據以為生的重要物質，將會因缺乏糧食武器，為敵所攻而死。東漢費長房以符役鬼，恃符而虐鬼以逞己意，晚年好酒失符，因被眾鬼所殺，此係失其所據，猶如行軍失其輜重，將喪身斃命。《大學》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也是闡明靜重可以制輕躁。河上公稱此章為〈重德第二十六〉，以穩重為君德；唐玄宗以首句名章，稱為〈重為輕根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甲本作：「【重】為輕根，清為躁君。是以君子眾日行，不離其畱重。唯有環官，燕處【則昭】若。若何萬乘之王而以身輕於天下？輕則失本，趨則失君。」

馬王堆乙本「不離輜重」作「不遠其畱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作「雖有環官燕處則昭若」。

### 【注釋】

①重：穩重。輕：輕忽。躁：妄動、急躁。

此句謂：穩重是輕率的根本，靜定是躁動的主宰。

河上公注：「『重為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能長存也。『靜為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夭虧也。」

王注：「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也。」

成疏：「『重為輕根』：譬重為樹根，輕為花葉，輕者凋落，重者長存。此戒行人勿得輕躁，故《書》云：『君子不重則不威。』『靜為躁君』：靜則無為，躁則有欲，有欲生死，無為長存，靜能制動，故為君也。」

李榮注：「大小俱輕，不能為於根本；上下皆躁，豈可為於君主？是以一輕一重，輕者以重為根；一躁一靜，躁者以靜為主。故無為重靜者，君之德也，有為輕躁者，臣之事也。上下各司其業，為君必須重靜。」

玄宗注：「重者制輕，故重為根。靜者持躁，故靜為君。」

徽宗注：「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為輕根，靜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為躁君。靜重以自持，則失之者鮮。」

②是以：因此；是，此；以，因。終日：整日。輜重：以輜車載運重要物質。輜車：有帷蓋可載重物之車。

此句謂：因此聖王整日行走，不會離開載送重要物質的輜車。

河上公注：「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

王注：「以重為本，故不離。」

成疏：「是以，仍前生後文也。輜，靜也。言君子達人終日行化，同塵處世，而不離重靜，此即動而寂者也。」

李榮注：「有道之主，君人子物，務於重靜，不為輕躁，舉不失道，動不離靜，是以行必輜重，居必攝衛，不至危亡，由重靜也。」

玄宗注：「輜，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重靜，亦由行者之守輜重，故失輜重則遭凍餒；好輕躁則生禍亂。」

徽宗注：「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履畏塗而無患。」

- ③榮觀：華麗之宮觀（河上公、成玄英注）。燕處：閒居所處。超然：超脫不受拘囿的樣子。

此句謂：雖然有榮耀華美的生活，他都以安然超越的心態來面對它。

河上公注：「榮觀，謂官闕，燕處，后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

王注：「不以經心也。」

成疏：「言重靜之人，雖有榮華之宮觀，燕寢之處所，以游心虛澹，超然物外，不以為娛，處染不染也。」

李榮注：「聖人所貴者大道，所寶者重靜。雖有瑤臺瓊室之麗館，身之所托者虛寂；嬋姬飛燕之美御，心之所游者無為。情欲不足以累真，華屋未能以惑己，物無累者，故曰超然。」

玄宗注：「人君者，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不顧。」

徽宗注：「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 ④萬乘之主：指帝王；周時天子六軍萬乘，大國三軍千乘，小國一軍百乘。乘：兵車，指四馬所拉的戰車。輕：輕忽、輕率。此句謂：為何一個擁有萬輛兵車的君王，而用個人私意，輕動天下（輕率做決策，擾動天下）？

河上公注：「『奈何萬乘之主』：奈何者，疾時主傷痛之辭。萬乘之主，謂王。『而以身輕天下』：王者至尊，而以其身行輕躁乎？疾時王奢恣輕淫也。」

成疏：「奈何，猶如何也。王畿千里，戎車萬乘之君，應須重靜，乃恣情淫勃，厚賦繁徭，禽荒色荒，輕忽宇內，哀嘆之甚，故云奈何。」

李榮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君，豈宜妄動？」

玄宗注：「奈何者，傷嘆之辭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言人君奈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令亡其位也。」

徽宗注：「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 ⑤根：根本；馬本堆「根」作「本」，河上公作「臣」。君：君王，此喻主宰的地位。嚴遵《老子指歸》：「言君好輕躁，如樹之根本而搖動，根搖動，則枝木枯而槁矣。人主不靜，則百姓搖蕩，宗廟傾危，則失其國君之位也。」（晚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

此句謂：輕率就生去根本，急躁就失去主宰的地位（受人宰制）。

河上公注：「『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王注：「輕不鎮重也。失本，為喪身也。失君，為失君位也。」

成疏：「恣情放欲，輕躁日甚，外則亡國，內則危身。忠良竄匿，失臣也。宗廟傾覆，失君也。」

李榮注：「前明重靜，則超然無累，今明輕躁，則必致有損。無累則上下俱安，有損則君臣皆失也。」

玄宗注：「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則主不齒，故失君。」

徽宗注：「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 【今譯】

穩重是輕率的根本，靜定是躁動的主宰。因此聖王整日行走，不會離開載送重要物質的輜車。雖然有榮耀華美的生活，

他都以安然超越的心態來面對它。為何一個擁有萬輛兵車的君王，而用個人私意，輕動天下（輕率做決策，擾動天下）？輕率就生去根本，急躁就失去主宰的地位（受人宰制）。

### 【引釋】

《韓非子·喻老》：

「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①，善言無瑕謫②，善數不用籌策③，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④，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⑤。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⑥；是謂襲明⑦。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⑧。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⑨。

### 【章旨】

擅長於行走者不留蹤跡，擅長於言語的人不會有口過，同樣擅長於治國處事的人，貴在因任自然，各隨物性而各得其用。能使人各盡其才，所以無可棄之人；能各盡物之所用，所以無被棄之物。人事中之善者，可供師法；其不善者，可為借鏡；皆能各得其用。河上公本子稱此章為〈巧用第二十七〉，唐玄宗稱為〈善行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乙本作：「善行者无達跡，善言者无瑕適（謫），善數者不用櫛竿（策），善閉者无關籥而不可啟也。善結者无繩約而不可解也。是以聖人恒善救人，而无棄人，物无棄財，是胃曳明。故善人，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乎大迷，是胃眇要。」

馬王堆乙本：「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作「善閉者无關籥而不可啟也」；「常善」作「恆善」；「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作「物无棄財，是胃曳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作「故善人，善人之師；不善人，

善人之資也」；「雖智大迷」作「雖知乎大迷」；「是謂要妙」作「是胃眇要」。

### 【注釋】

①善行：擅長於行走；善，擅長、專精。轍：車跡，車輪輾過的痕跡。跡：同「跡」、「蹟」，腳印。

全句謂：擅長於行走的人，不會留下車跡足跡。

河上公注：「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跡。」

王注：「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跡也。」

成疏：「以無行為行，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妙契所修，境智冥會，故無轍跡之可見，此明身業淨。」

李榮注：「七香流水之車，動之者有轍；千里浮雲之馬，躍之者有跡。不疾而速，雲駟不輾地；不行而至，鳳鳥本無跡。言聖人垂拱廟堂，不偏周王之轍，賢士銷聲丘壑，不削孔丘之跡也。」

玄宗注：「於諸法中，體了真性，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跡可尋求也。」

徽宗注：「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故無轍跡。」

②瑕：玉器上的斑點，指缺點、疵病。謫：譴責、罪罰。

此句謂：擅長於言語的人，不會留下瑕疵受人責難。

河上公注：「善言，謂擇言而出之，則無瑕疵謫過於天下。」

王注：「順物之性，不別不析，故無瑕謫可得其門也。」

成疏：「不言之言，言而不言，終日言未嘗言，亦未嘗不言，故謂之善言也。《莊子》云：『言而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也。』瑕，疵疾也。謫，過責也。默語不異，故無口過之責也。本文作的字，謂聖人之言，既無的當，無所之詣，此明口業淨。」

李榮注：「言必有中，千里應之，非法不言，有何過也？」

玄宗注：「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遣象求意，理證言忘，故於言教中無瑕疵謫過。」

徽宗注：「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故無瑕謫。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於成變化。惟聖人為能善其言行，而成變化之妙。故行無轍跡之可尋，言無瑕謫之足累。」

③籌策：古時用刻有數字的竹籌（數碼）來計算，稱為籌算、籌策。

此句謂：擅長計算的人，不必使用籌策等計算工具。

河上公注：「善以道計事者，則守一不移，所計不多，則不用籌策而可知也。」

王注：「因物之數，不假形也。」

成疏：「妙悟諸法，同一虛假，不捨虛假，即假體真，無勞算計，劃然明了，此明意業淨。」

李榮注：「籌策者，以算物數，以道觀之，物無不盡，道非於數，寧用籌策也？」

玄宗注：「能了諸法本無二門，一以貫之，不生他見，故無勞籌算，自然照了。既無計算，非善而何？」

徽宗注：「通於一，萬事畢，況非數者乎？故不用籌算，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④關鍵：門門，橫曰關，豎曰鍵。

此句謂：擅長關閉的人，不必用到關門的門門，而卻讓人無法打開門。

河上公注：「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鍵可得開也。」

成疏：「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恣根起用，用而無染，斯則不閉而閉，雖閉不閉，無勞關鍵，故不可開也。此明六根解脫。」

李榮注：「門以關鍵，有閉有開，若能以道制之，無開無閉，是以理國者以道纂弒，無以窺竈，修身者以道聲色，無由開鑿。」

玄宗注：「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境之迷，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鍵，其可開乎？」

徽宗注：「塗卻守神，退藏於密。」

- ⑤繩約：用繩子來捆綁東西。吳澄：「合之成體曰繩，用之而束物曰約。」

此句謂：擅長於打結的人，不必用到繩子捆綁，而讓人無法解開。

河上公注：「善以道結事者，乃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也。」

王注：「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開解也。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

成疏：「上士達人，先物後己，發大弘願，化度眾生，誓心堅固，結契無爽，既非世之繩索約束，故不可解也。然誓心多端，要不過五：一者發心，二者伏心，三者知真心，四者出離心，五者無上心。第一發心者，謂發自然道意，入於法門也。第二伏心者，謂伏諸障惑也。就伏心文，有文尸三解，解有三品，總成九品，通前發心，為十轉行也。第三知真心者，有九品，即生彼九宮也。第四出離心者，有三品，即生彼三清，所謂仙、真、聖也。第五無上心者，謂直登道果，乃至大羅也。善結者，結此五種心，始終無替也。此明結願堅固。」

李榮注：「用繩之者，有縛有解，以道控制於四方，善結也。萬國共戴於一人，不解也。修身者心契於道，故言善結。抱一無離，不可解。」

玄宗注：「體了真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無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

徽宗注：「待繩約而固者，是削其性也。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則不約而固，孰能解之？」

⑥是以：因此。救人：救助人民，指使人各盡其才。救物：挽救萬物，指使物各盡其用。

此句謂：因此聖王永遠擅長於救助人民，使人能盡其才，所以沒有被廢棄的人民。永遠擅長於救助萬物，使物各盡其用，所以沒有被拋棄的貨物。

河上公注：「『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殘傷。『故無棄物』：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

王注：「聖人不立形名以檢形於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為始，故曰無棄人也。不尚賢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常使民心無欲無惑，則無棄人矣。」

成疏：「『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聖人即是前三業清淨，六根解脫之人也。為能發弘誓願，救度眾生，故常在世間，有感斯應，慈善平等，終不遺棄也。『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先舉人者，表恩被有情；後舉物者，示仁覃無識。亦言救人直據黔首，救物爰及四生也。」

李榮注：「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一物失所，慮軫納隍，視人如子，寧有棄乎？真聖闡經以開化，赴感以遵凡，以道濟之，曾無遺棄。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始終用道，故言常。惠及萬方，故言善。德能廣濟，故言救。通言一切，故言物。」

玄宗注：「『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救之，故無棄者。『常善救物而無棄物』：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教之，故無棄者。」

徽宗注：「善者道之繼，冥於道則無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於人物無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反一無跡，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淡寂常之性，而日淪於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救之？」

- ⑦襲明：因襲萬物各自所具的靈明道性。襲：因襲、承用。明：指靈明之道性。

此句謂：這叫做因襲萬物各自所具的靈明道性。

河上公注：「聖人善救人物，是謂襲明大道也。」

成疏：「襲，承也，用也。此即結嘆常善聖人，利物無棄，可謂承用聖明之道也。」

李榮注：「善行五者，人物兼濟，承道而用，是謂襲明。」

玄宗注：「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遣，忘遣則無跡，故云密用。密用則悟了，故謂之明。」

徽宗注：「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耀。」

- ⑧師：效法。資：資取，吸取經驗，指借鏡。

此句謂：所以善良的人民，是不善良者的楷模；不善良者，是善良者的借鏡。

河上公注：「『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為人師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資，用也。人行不善者，聖人猶教導使為善，得以給用也。」

王注：「舉善以師不善，故謂之師矣。資，取也。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也。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

成疏：「善人，即向來襲明之人也，言此人恒懷大心，先物後己，引導眾生，允當宗匠。資，用也，亦是助益之義。言善人恒在有中化導群品，即用不善之類而為福田，以彼眾生，益成我德故也。」

李榮注：「行與道合，德能利物，善人也。人之儀表，物之

楷模，師也。闇者求明，明者不求於闇，愛之以作役，具之以束修，資也。」

玄宗注：「師，法。資，取。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取役使也。」

徽宗注：「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之為利。」

⑨要妙：重要而奧妙。

此句謂：不貴重楷模，不愛惜借鑒，雖是智者也會有大的迷惑，這叫做精要奧妙的道理。

河上公注：「『不貴其師』：獨無輔也。『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智大迷』：雖自以為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

王注：「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於其道，必失，故曰雖智大迷。」

成疏：「不貴其師，無能化也。不愛其資，無所化也。前以聖導凡，勸令修學，今明凡聖平等，故遣師資，斯則從淺之深，漸階眾妙。師資兩忘，聖凡一揆，俗智分別，雖似大迷，據理而言，實成要妙。」

李榮注：「尊師重道，貴也。仁惠善誘，愛也。師資之義，當貴愛也。若師不愛於資，壅玄流而不潤；資不貴於師，失慧路而難反。悟之者要妙，昏之者大迷也。」

玄宗注：「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師資，未為極致。今明所以貴師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為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也。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為大迷，故聖人云：雖知凡俗以為大迷，以道觀之，是謂要妙。」

徽宗注：「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兩忘，無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於物。道之要妙，不睹眾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義協於此。」

## 【今譯】

擅長於行走的人，不會留下車跡足跡；擅長於言語的人，不會留下瑕疵受人責難；擅長計算的人，不必使用籌算等計算工具；擅長關閉的人，不必用到關門的門闕，而讓人無法打開門；擅長於打結的人，不必用到繩子捆綁，而讓人無法解開。因此聖王永遠擅長於救助人民，使人能盡其才，所以沒有被廢棄的人民；永遠擅長於救助萬物，使物各盡其用，所以沒有被拋棄的貨物，這叫做因襲萬物各自所具的靈明道性。所以善良的人民，是不善良者的楷模；不善良者，是善良者的借鏡。不貴重楷模，不愛惜借鑒，雖是智者也會有大的迷惑，這叫做精要奧妙的道理。

## 【引釋】

《文子·自然篇》：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鬥，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撓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案：以上釋《老子》二十七章「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 《文子·自然篇》：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眾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眾人之力者，鳥獲不足恃也。乘眾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無權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為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

## 《韓非子·喻老》：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子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 《淮南子·道應篇》：

「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 《淮南子·道應篇》：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

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

《淮南子·道應篇》：

「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台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弦，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①。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②。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③。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④。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⑤。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⑥。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⑦。故大制不割⑧。

### 【章旨】

此章大致可分為守謙與治國兩部份，道體與道用兼顧，證聖與度眾兼修。前面旨在闡述：有才不炫才，能謙退才能容眾，才能成為天下人心歸往的對象，使自己的德行無差忒，契合道體。前大段著重在修身，接著著重在治國。以為為政者須分官治民，並須返歸道體而不流於俗雜，治國重在大制，而不在苛細，不以私心割裂萬物，繁瑣擾民。河上公稱此章為〈反朴第二十八〉，朴，通「樸」，指返歸道體而言；唐玄宗稱為〈知其雄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同有此章，甲本作：「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恒德不離（離）。恒德不離，復歸嬰兒。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浴。為天下浴（谷），恒德乃【足】。德乃【足，復歸於樸】。知其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恒德不賁（忒）。恒德不賁，復歸於无極。樞（樸）散【則為器，聖】人用則為官長。夫大制无割。」

馬王堆本子：「常德」皆作「恆德」；「知其白，守其黑」

一段，擺在「知其榮，守其辱」之後；「大制不割」作「大制无割」。

### 【注釋】

①知：知曉。雄：強大陽剛，能領先群倫。雌：柔靜謙退，不爭先。

谿：同「溪」，山間溪水，水流成溪。

此句謂：知道如何才能雄強壯大，還須能安守雌柔謙退，成為天下人歸心的溪谷。

河上公注：「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其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流入深谿也。」

王注：「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為天下之先，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

成疏：「谿，逕也。雄，陽，是剛躁之名。雌，陰，是柔靜之義。知雄躁剛猛，適歸死滅，雌柔靜退，必致長生，故棄雄而守雌，可為天下之要逕。」

李榮注：「不詔不驕，在於中平，君子之行也。不靜不躁，處於中和，入道之基也。故知懷雄猛之心者，未可全真。抱雌柔之性者，不能忘道。令知性雄而守雌，則不躁不速，亦知性雌而守雄，則不靜不遲，不滯兩邊，自合中道。然行雄猛者眾，守雌柔者少，故喻明谿壑處下，眾流歸之，人士謙退，道德歸之。」

玄宗注：「雄者，患於用牡，故知其雄，則當守其雌。謙德物歸，是為天下谿谷，則真常之德不離其身。」

徽宗注：「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於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為天下谿。」

②常德：永恆不變之德行。嬰兒：喻純真。

此句謂：成為天下人歸心的溪谷，真常永恒的德行才能不離

於身，使自己能回歸到嬰兒純真的狀態。

河上公注：「『為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復離於己也。『復歸於嬰兒』：常復歸志於嬰兒，翫然而無所知也。」

王注：「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

成疏：「離，散也，嬰兒譬無分別智也。言人常能守靜，則其德不散，故能復於本性，歸無分別智也。」

玄宗注：「抱道含和，復歸於嬰兒之行矣。」

徽宗注：「谿下而流水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③白：顯榮昭明。黑：晦暗韜光。式：法則、楷模。

此句謂：知道如何使自己顯耀，卻能靜守隱晦韜光，成為天下人的法則模範。

河上公注：「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則德常在。」

成疏：「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自顯明白，炫曜於人，人必挫之，良非智者。韜光晦跡，退守暗昧，不忤於物，故是德人。能知白黑利害者，可為修學者之洪範也。」

李榮注：「大白若辱，大智若愚，晦爾安身，斯為法式。」

④忒：差錯。無極：無有盡頭，不可窮究，此指道體無盡，無法究詰。極，盡。

此句謂：成為天下人的法則模範，真常永恆的德行便不會有差錯，又回復到至高無上的道體。

河上公注：「『為天下式，常德不忒』：人能為天下法式，則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也。『復歸於無極』：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極也。」

王注：「式，模則也。忒，差也。（無極），不可窮也。」

成疏：「忒，差也。無極，道也。常能棄明守暗，其德不差，復我清虛，歸於至道。」

李榮注：「忒，差也，人不以智耀人，不為名害己，內雖潔白，外實同塵，立身者受祿無窮，修道者成真無極。」

玄宗注：「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昧，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忒，德用不窮，故復歸於無極。忒，差也。」

徽宗注：「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是則。是效樂推而不厭，故為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為天下式，曰『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於事，以中為至。無極者，德之復於道，不可致也。」

⑤榮：顯榮、尊寵。辱：低下卑辱。谷：山谷，水匯積處。

此句謂：知道如何能榮耀，而行事能循守卑辱，才能成為天下歸心的川谷。

河上公注：「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污濁。知己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污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也。」

成疏：「榮，寵貴也。辱，卑賤也。處於榮貴，遂起驕奢，而福善禍淫，忽然凋落，此之榮寵，翻為禍基。若知倚伏不可常，貴為禍始，應須自戒，勿為放逸。處於榮華，恒如卑賤，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知榮守辱，天下歸湊，譬彼川谷，包納虛容也。」

李榮注：「有官即有爵，榮也。無位即無名，辱也。能知居顯不驕而守卑辱，可謂包含一切，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在貴如賤，處榮若辱，真常之德自然滿足，常德反歸，故言復樸者也。」

⑥乃：才。足：充足。樸：未雕之原木，指真純之道體。

此句謂：成為天下歸心的川谷，真常永恆的德行，才能充足，回歸到樸質的道體。

河上公注：「『為天下谷，常德乃足』：足，止也。人能為天下谷，德乃止於己。『復歸於樸』：復當歸身於質樸，不復為文飾。」

王注：「此三者，言常反，終後乃德全。其所處也，下章云：『反者，道之動也。』功不可取，常處其母也。」

成疏：「樸，真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種修學，為道之要。又如虛谷，罄無不容，所以常道上德，於是乃足，故能復於真空，歸於妙本也。」

玄宗注：「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也。樸，道也。」

徽宗注：「性命之外，無非物也。世之人以得為榮，以失為辱，以泰為榮，以約為辱。惟聖人為能榮辱一視，而無取舍之心。然不志於期費，而以約為紀，亦虛而已，故為天下谷。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為稱，故抱樸而天下賓。」

⑦器：器物，各有所用。樸散為器：指樸木經分切而成不同器物，喻大道散而為物，物即是器，有物則有相用。

此句謂：樸質的道體運轉變化，散布成為萬物諸種不同器用。聖王能運用道體來治事，那麼就能成為百姓的官長君王。

河上公注：「『樸散則為器』：萬物之樸散，則為器用也。」

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聖人升用，則為百官之元長也。」

王注：「樸，真也。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聖人因其分散，故為之立官長，以善為師，不善為資，移風易俗，復使歸於一也。」

成疏：「散，分布也。器，用也。官，君主也。長，師宗也。既能反朴還淳，歸於妙本，次須從本降跡，以救蒼生。布此淳朴，而為化用，故《西昇經》云：道遂散布分，既而為君以馭世，為師以導俗，聖人即用斯朴，散而為馭導之方也。」

李榮注：「種散為器，聖人以為官長，是以大制無割。一氣未分，種也。三種有位，器也，自無形以開有象，故言散樸以為器。天尊地卑之體既著，君貴臣賤之體亦明，樹之以君，故云官長。統御萬國，故言大制。上能字育，下獲不傷，故言無割，亦明聖人開不言之教，此即散樸為器也。□真仙之主，為官長也。以道攝物，物無不歸，大制也。慈能救物，物得以全，無割。」

玄宗注：「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聖人用之，則為群材之官長矣。」

徽宗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為一，器則散，天與人離而為二。『聖人用之，則為官長』：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⑧大制：最偉大的制御萬物，或譯最偉大的政治制度。不割：不割裂、不瑣細。

全句謂：所以最偉大的政治制度，是不以私心割裂萬物，苛細而繁瑣的來治理國家。

河上公注：「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割。治身，則以大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

王注：「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為心，故無割也。」

成疏：「至聖神力，不可思議，三界內外無不制伏。主領弘普，故稱大制。而亭毒群品，陶鑄生靈，推功於物，不為宰主，故云不割。割，宰斷也。」

玄宗注：「聖人用道，大制群生，暄然似春，蒙澤不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

徽宗注：「化而裁之，存乎變，刻雕眾形，而不為巧。」

### 【今譯】

知道如何才能雄強壯大，還須能安守雌柔謙退，成為天下人歸心的溪谷；成為天下人歸心的溪谷，真常永恒的德行才能不離於身，使自己能回歸到嬰兒純真的狀態。知道如何使自己顯耀，卻能靜守隱晦韜光，成為天下人的法則模範。成為天下人的法則模範，真常永恒的德行便不會有差錯，又回復到至高無上的道體。知道如何能榮耀，而行事能循守低辱，才能成為天下歸心的川谷；成為天下歸心的川谷，真常永恒的德行，才能充足，回歸到樸質的道體。樸質的道體運轉變化，散布而成為萬物諸種不同器用。聖王能運用道體來治事，那麼就能成為百姓的官長君王。所以最偉大的政治制度，是不以私心割裂萬物，苛細而繁瑣的來治理國家。

### 【引釋】

《淮南子·道應篇》：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閼於曰：『無卹賤，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

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谿。』」

《淮南子·道應篇》：

「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與』也。」

案：此章釋《老子》第二十八章「大制不割」及第三十九章「故致數與無與」。

《淮南子·道應篇》：

「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代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珏，大貝百朋，玄豹、黃熊、青豸、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台，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①。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②。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挫（載）或隳③。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④。

### 【章旨】

取天下以才德為基，以無為為行，不以暴力奪取。治天下以因任為主，順自然而不可私心作為，更不可強佔為己有。天下事相生相剋，有正必有反，有贊同者，必有反對者；因此行事如太過，則反對者亦必巨大。所以了悟真理之人行中道，以無為處事，而不走極端。河上公稱此章為〈無為第二十九〉，唐玄宗稱為〈將欲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甲本作：「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弗【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為者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物或行或隨，或炅或【吹，或強或挫】，或壞或攢。是以聲（聖）人去甚，去大，去楮（奢）。」

馬王堆乙本：「或歔或吹」作「或熱或硿」；無「或強或羸」句；「或挫或隳」作「或陪或墮」；「去甚去奢去泰」作「去甚去大去諸（奢）」。

河上公本：「或挫或隳」作「或載或隳」。成玄英疏本「挫」作「接」。

### 【注釋】

①欲：想要。為：作為、治理，指以私心來運作。

全句謂：將要獲取天下而來治理它，我看他是得不到天下的。  
河上公注：「『將欲取天下』：欲為天下主也。『而為之』：欲以有為治民。『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也。」

成疏：「方將欲攝取天下蒼生而為化主者，必須虛心忘欲，若以有為取之，纔欲攝化，而不得之狀已彰也。」

李榮注：「夫無為無事，可以攝天下也。若以有事有為，吾見其不得已也。」

玄宗注：「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道之者，必待曆數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為之主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矣。』」

徽宗注：「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而無以天下為者，若可以寄託天下。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則用智而恃力，失之遠矣。是以聖人任道化而不尚智力，秦失之強，殆謂是歟！」

②神器：指帝位，為天地神明之寶器；或譯：無形無方變化莫測為神，變化莫測之物為神器。

此句意謂：天下是神變莫測的東西，是不能用私智來作為的。想以私心刻意作為的人，必歸失敗；想佔有它的人，也會失去它。

河上公注：「『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為治。『為者敗之』：以有為治之，則敗其質性。『執者失之』：強執教之，人則失其情實，生於詐偽。」

王注：「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故謂之神器也。萬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為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

故必失矣。」

成疏：「含識之類，悉有精靈，並堪受道，故名神器，亦是帝位也。若無為安靜，即品物咸亨，必有為擾動，即群生失性，故不可為。滯溺有為，則敗亡身命，執心貪欲，則失國喪邦。」

李榮注：「若乃興天下之善，不私其利，除天下之害，不處其功，四海沐德以飲和，萬物從化以樂俗，可以安大寶，守神器，若不知有為之非而執之以為是，則敗失也。」

玄宗注：「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謂為神器，故不可以力為也，故曰為者敗之，此戒奸亂之臣。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凌虐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令失之，此戒帝王也。」

徽宗注：「『天下神器』：制於形數，囿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兩間，器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為之者敗，執之者失，故謂之神器。『不可為也』：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必有不器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為者敗之』：能為而不能無為，則智有所困。莊子曰：『多知為敗。』『執者失之』：道之貴者時，執而不化，則失時之行，是謂違道。」

③行：前行。隨：後隨。歔：煦暖。吹：吹寒。羸：疲弱。挫：折毀；馬王堆本「挫」作「陪」，河上公作「載」，成疏作「接」，三本較王弼本為佳。隳：毀敗。或載或隳：指有人承載，有人毀敗。

全句謂：所以一切的事物：有人前行，就有人尾隨；有人煦暖，就有人吹寒；有人使他強大，就有人想讓他羸弱；有人承載，就有人毀墜。

河上公注：「『故物或行或隨』：上所行，下必隨之也。『或煦或吹』：煦，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有所寒也。『或強或羸』：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或載或隳』：載，安也。

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為治國與治身也。」

王注：「凡此諸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為執割也。」

成疏：「夫物，萬物也。或，不定也。行，由己也。隨，從他也。言物或先時由己，後即從他，此明權勢不定也。『或噓或吹』：噓氣溫，喻富貴也。吹氣寒，喻貧賤也，言物有先貴後賤，先富後貧，猶如朱夏赫曦，玄冬凜冽，天既炎涼不定，人亦貴賤何常？『或強或羸』：夫強盛者，不久當衰，故下文云：『物壯則老。』《西昇經》云：『盛者必衰。』此明盛衰不定也。『或接或隳』：河上本『或載』，此作『或接』。夫接者，連續也。隳，廢敗也。連續謂之成，廢敗謂之壞，此明安危不定。故《莊子》云：『其成也，毀也。』舉此八法不定，以表萬物無常，故治國治身者，不可以有為封執而取之也。」

李榮注：「夫有為之法，有前可行，有後可隨，一溫一寒，一盛一衰，聚之則接，散之則隳，若行有為，雖成必敗，若用無為，能弊復成也。」

玄宗注：「欲明為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煦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扶之則強，抑之則弱，有道則載事，無德則隳廢。」

徽宗注：「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噓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羸，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於時而制於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為能不累於物，而獨立於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余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 ④甚：大、極。奢：奢侈。泰：太過、過度。河上公注：「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

此句謂：因此聖人修身治國，去除極端，去除奢侈，去除過度。

河上公注：「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

王注：「聖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為，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

成疏：「懷道聖人，妙體虛假，故不執上之八法，而能去下之三事，甚則美其聲色，奢則麗其服玩，泰則廣其宮室，去此三惑，處於一中，治國則祚曆遐延，治身則長生久視也。」

李榮注：「奢泰者，即有為之事也。逐欲為甚，心存侈靡為奢，極樂無厭曰泰。聖人虛心知足，去甚也。見素抱樸，去奢也。忘歡而後樂足，去泰也。」

玄宗注：「聖人睹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去其過分爾。」

徽宗注：「聖人睹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無益生，無侈性，無泰至，遊乎券內而已。若是則豈有為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飾貌，無益於治。」

### 【今譯】

將要獲取天下而來治理它，我看他是得不到天下的。天下是神變莫測的東西，是不能用私智來作為的。想以私心刻意作為的人，必歸失敗；想佔有它的人，也會失去它。所以一切的事物：有人前行，就有人尾隨；有人煦暖，就有人吹寒；有人使他強大，就有人想讓他羸弱；有人承載，就有人毀墜。因此聖人修身治國，去除極端，去除奢侈，去除過度。

### 【引釋】

《文子·道德篇》：

「老子曰：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

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也。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无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具於此矣。」

《淮南子·原道篇》：

「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徼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

##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①。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②。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③。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④。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⑤。

### 【章旨】

老子以為行軍作戰，是不得已的事。戰爭之處，必成廢墟；戰爭過後，必因缺乏人手耕種而導致荒年。作戰旨在藉此取得結果，不在於用兵逞強於天下。強兵黷武，必致師老兵疲，不僅敗國受害，勝國亦易造成將驕奪國的下場，這些都與大道相違，不如早些停止，可免悲劇發生。河上公稱此章為〈儉武第三十〉，唐玄宗稱為〈以道佐人主章〉。

### 【版本異同】

郭店甲本作：「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強於天下。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果而弗伐，果而弗驕，果而弗矜，是謂果而不強，其事好長。」文義和今本相近，但文句少去「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等句，「果而勿矜」等次序，亦與今本略異。

馬王堆甲乙本各有缺漏，可以參照看，而得完本，文義和今本相近，但「不敢以取強」作「毋以取強焉」；「果而勿矜」以下文字次第和今本不同，文作「果而毋驕，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毋得已居，是胃果而不強。物壯而老，是胃之不道，

不道蚤已。」

### 【注釋】

①以：用。佐：輔助。還：回報、返回。

此句謂：用正道來輔佐人主的人，不用軍事兵力來逞強於天下。軍事這件事很容易還報到自家身上。

河上公注：「『以道佐人主者』：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不以兵強天下』：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順天任德，敵人自服。『其事好還』：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也。」

王注：「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強於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其事好還』：為始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為，故云其事好還也。」

成疏：「以，用也。佐，輔也。人主，君王也。言用正道輔佐君王者，當偃武修文，導之以德，不可以盛用強兵，逞暴天下。內解：身心者，即是三業（毒）六根兵也。『其事好還』：還，返也，報也。言外用兵刃，即有怨敵之仇；內用三毒，還招三塗之報，此事必爾，故云好還。」

李榮注：「忠臣輔於君上，賢相理於陰陽，以道勝於海內，不以兵強天下之事，上猶以道佐，上自有道，寧專用兵？以道則彼此各安，用兵則互相侵伐，一來一往，故曰好還也。」

玄宗注：「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用甲兵之威，取強於天下。何者？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抗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數未可量也。」

徽宗注：「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者，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者，務本而已，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②師：軍隊。處：居、所在。荊棘：叢生有刺的灌木。凶年：荒年，穀子欠收。

此句謂：軍隊所在的地方，會成為荊棘叢生的廢墟。大軍征戰之後的地方，一定會帶來荒年。

河上公注：「『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農事廢，田不修。『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應之以惡氣，即害五穀，盡傷人也。」

王注：「言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齊，必有所傷，賊害人民，殘荒田畝，故曰荊棘生焉。」

成疏：「師，軍眾也。言兵馬所行之處，害人損物，但有荊棘穢草，不生禾稼也。亦猶欲心馳騁之處，但增惡業，不生善惠。」

李榮注：「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嘉禾不得植，荊棘所以生，此亦用兵之過也。」

玄宗注：「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荊棘。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後，必有凶荒之年。」

徽宗注：「下奪民力，故荊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 ③善有果：以有結果為善為好。果：成果。

此句謂：好的處理方式，是有結果就該停了，不敢用它來取得國力強大。

河上公注：「『善者果而已』：善用兵者，當果敢而已，不美之。『不敢以取強』：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

王注：「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也。」

成疏：「果，決定也。已，止也。言修道善人，決定止此暴心，而不用兵也。」

李榮注：「能用為善，止敵為果。賊來侵我，所以除之，不以國兵強專用為是也。」

玄宗注：「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於安人和眾，必不敢

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敵不為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驕盈，驕則敗亡，故為深戒。」

徽宗注：「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以強勝人，是謂凶德，故師克在和不在眾。」

④矜：自大。伐：誇功。驕：驕傲。

此句謂：有結果而不要自大，有結果而不要誇功，有結果而不要驕傲，有結果而不得不如此做，有結果而不要逞強。

河上公注：「『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也。『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果而勿驕』：驕，欺也。果敢勿以驕欺人。『果而不得已』：當果敢至誠，不當迫不得已也。『果而勿強』：果敢勿以為強兵堅甲以侵凌人。」

王注：「吾不以師道為尚，不得已而用，何矜驕之有也？『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言用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遂用果以為強也。」

成疏：「『果而勿驕，果而勿矜，果而不得已』：驕，謂慢上。矜，謂誇下。修道之夫，撝謙遜讓，不用自取強暴，驕慢於人，亦須決定雌柔，不用矜誇於物。伐，取也。推功於物，不自取也。『果而不得已』：如堯攻鯀支，禹攻有扈，事不得已，非樂兵戈。『是果而勿強』：結成以前，是決定不用強兵之行也。」

李榮注：「自大為矜，取功為伐，好勝不已，示賢於敵謂之驕。故曰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懦，迫不得已，從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非恃力好戰也。必定能不懦不矜，行不得已者，是果而勿強也。」

玄宗注：「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也。」

徽宗注：「緣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師以中而吉，以正而無咎，不得已而後應，功求成而已。自矜則不長，自伐則無功，自驕則不足觀也已。體此四者，所以成而勿強。」

⑤物壯則老：事物太過盛大，就會走向衰退。已：止。

案：事物太過壯大就會走向衰老，這叫做不合於道體。不合於道體，早就該停止了。

河上公注：「『物壯則老』：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言強者不可以久也。『是謂不道』：枯老者，坐不行道也。『不道早已』：不行道者早死。」

王注：「壯，武力暴興，喻以兵強於天下者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道，早已也。」

成疏：「『物壯則老』：炎極則涼，理之常數。物壯則老，其義必然。『謂之非道，非道早已』：物壯則老，兵強則衰，既不謙柔，故非真道，故應須止息而勿行也。」

李榮注：「少而必長，盛而必衰，此物壯則老也。明以兵為強者，兵敗而必弱，故言非道也。是道可以常行，非道理宜先止也。」

玄宗注：「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為。」

徽宗注：「『物壯則老』：夏長秋殺之化可見已。『是謂非道』：道無終始，不與物化。『非道早已』：外乎道，則有壯老之異。」

## 【今譯】

用正道來輔佐人主的人，不用軍事兵力來逞強於天下。軍事這件事很容易還報到自家身上。軍隊所在的地方，會成為荊棘叢生的廢墟。大軍征戰之後的地方，一定會帶來荒年。好的處理方式，是有結果就該停了，不敢用它來取得國力強大。有

結果而不要自大，有結果而不要誇功，有結果而不要驕傲，有結果而不得不如此做，有結果而不要逞強。事物太過壯大就會走向衰老，這叫做不合於道體。不合於道體，早就該停止了。

##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①。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②。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③，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④。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⑤。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⑥。殺人之眾，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⑦。

### 【章旨】

世人所認為的龍泉、太阿等寶劍，在老子看來只是殺人的凶器；而軍隊中的士兵，也只是用來以殺止殺的工具而已。軍隊必須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能使用，且縱使勝利，也必須以哀痛的心態來看待戰爭，及戰爭中死亡的人，把戰勝當成喪事來處理。此章充分顯現出老子悲天憫人的胸懷。河上公稱此章為〈偃武第三十一〉，唐玄宗稱為〈夫佳兵章〉。

### 【版本異同】

郭店本此章作：「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得已而用之，銛襲為上，弗美也。抗之，是樂殺人。夫樂殺人，不可以得志於天下。故吉事上左，喪事上右，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居之也。故殺人眾，則以哀悲泣之；戰勝，則以喪禮居之。」

馬王堆甲本：「有道者不處」作「有欲者弗居」；「恬淡為上」作「銛襲為上」；「尚左、尚右」之「尚」作「上」。

## 【注釋】

①佳：好、精美。兵：兵器、武器。祥：吉祥、美善。物：人物。此句謂：精良的好武器，是不祥的器物，有的人會厭惡它，所以了悟道體的人不會去擁有它。

河上公注：「『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物或惡之』：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有道之人，不處其國。」

成疏：「祥，善也。雖復霜戈耀日，寶劍輝天，此乃凶荒之具，非太平之器也。內解即三毒六根之兵，若磨銳諸根，而貪取塵境者，不善之行也。『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一切人物，皆畏兵而惡貪，故有道行人，不處心於兵戈及貪欲。」

李榮注：「精飾為佳。祥，善也。兵者，動有亡國失人之患，故言不善。存者，人之所愛；亡者，物之所惡。亡為物之所惡，故有道之主不處好兵也。」

玄宗注：「佳，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為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故為不善之材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此爾。」

徽宗注：「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②居則貴左：周時以左為貴位，以右為卑位。《逸周書·武順篇》：「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吉禮左還，順天以立本；武禮右旋，順地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陳。」《詩經·小雅·北山之什·裳裳者華》：「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毛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此句謂：有德的君子平常時以左位為尊位，在用兵作戰時則

以右位為尊位。

河上公注：「『君子居則貴左』：貴柔弱也。『用兵則貴右』：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也。」

成疏：「有君人子物之德，為君子。左，陽也，主吉主生。右，陰也，主凶主殺。言君子平居之世則貴左用文，荒亂之時則貴右用武，喻行人實智則貴長生，權智則有時而殺，故《度人經》云：『千千截首，萬萬剪形也。』」

李榮注：「經天曰文，止戈為武，其為用也，彼此實齊，禮樂所以並行，水火故宜難廢。用須得理，動必以時，是以平居好生，以左為重，行兵主殺，以右為貴也。」

玄宗注：「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

- ③案：此句重述前意，以為兵器是不吉祥的器物，並不是有德君子的器物。

河上公注：「『兵者不祥之器』：兵革者，不善之器也。『非君子之器』：非君子所貴重器也。」

成疏：「疊前來文，重顯兵是不祥之器，非君子善人之器，必須夷凶拯難，不得已而用之。權智亦爾，致兵革之主，陰強為殺身之斧，故曰不祥之器也。」

李榮注：「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兵雖可用，多有損傷，是爪牙之所司，非元首之器用。」

玄宗注：「祥，善也。好兵者尚殺，故為不善之材器。君子以道德為材器，不貴兵謀。」

徽宗注：「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 ④恬淡：淡泊閒靜，李榮注：「恬澹，靜也。」

此句謂：戰爭在不得不做的情況下才使用它，最好以澹泊不熱衷的心態來處理它。

河上公注：「『不得已而用之』：謂遭衰逆亂禍，欲加萬民，乃用之以自守。『恬憺為上』：不貪土地，利人財寶。」

成疏：「恬澹，無為也，君子心尚無為，故雖用兵，不以為美也。喻行人雖用權智，而以實道為上，應不離真也。」

李榮注：「恬澹，靜也。王者用師，有征無戰，動不失靜，故言恬澹。不好用兵，不以為美也。」

玄宗注：「夷狄內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是恬澹為上。」

徽宗注：「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物，故曰恬淡為上。」

⑤樂殺人：以殺人為樂事。得志：如願，達到心願。

案：戰爭旨在制暴保國，不在殺民。所以打了勝戰，不認為是美好；而認為是美好的人，便是喜歡殺人的人。那喜歡殺人的人，必遭致反抗，是不能如願的取得天下的。

河上公注：「『勝而不美』：雖得勝不以為利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美得勝者，是為喜樂殺人者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為人君而樂殺人，此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為人主必專制人命，妄行刑誅。」

成疏：「若以佳兵為美，即是愛樂干戈，則殺人也。樂殺之夫，天下共疾，讎鬪既多，不可得意。」

李榮注：「君者人之父母，美兵好殺，非謂養人。」

玄宗注：「制勝於敵，必哀其人，故不以為美也。夫勝必多殺人，若以勝為美者，是樂多殺人。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

徽宗注：「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

⑥偏將軍：副將之類的將官。

此句謂：吉祥的事情以左位為尊，凶喪的事情以右位為尊。

副將軍在左邊，上將軍在右邊，是說用喪禮的方式來處理它。河上公注：「『吉事尚左』：左，生位也。『凶事尚右』：陰道殺人。『偏將軍處左』：偏將軍卑而居陽者，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處右』：上將軍尊，而居右者，言其主殺也。」

『言以喪禮處之』：上將軍於右，喪禮尚右，死人貴陰也。」成疏：「左是吉位，右是喪位，今偏小之將居於左邊，上大將軍處其右者，欲明雖復專命，即以死喪之禮而安處之。」

李榮注：「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陽道貴生，所以吉。陰道貴殺，故云凶也。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偏將副軍不當殺，故居左。上將闔外以行誅，故居右。」

玄宗注：「偏將軍卑，處左者，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處右者，主兵謀也。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矣。」

⑦泣：通「蒞」，面對它。

此句謂：殺人很多，要用哀傷悲痛的心態來面對它。戰勝，要用喪禮的方式來處理它。

河上公注：「『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戰勝以喪禮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也。」

成疏：「兵戈行處，屠害必多，故上將悲哀，愍其傷害，既非用道，恐濫無辜。亦解：殺謂敵人，眾謂士卒，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則心為悲愍而泣之，明非所樂也。」

『戰勝，以喪禮處之』：君子善人，貴能用道，事不獲已，方動兵戈，雖戰勝前敵，不以為善，故素服而哭，仍以喪禮葬之。既其武不及文，足明權不及實，治國則不得已而用武，應化則不得已而行權，以此校量，故知權劣實勝也。」

李榮注：「兵之所用，義在救人，哀其失道，悲其過害，古

者以慈用兵，貴之以德，賤之以器，克敵之後，將軍素服主喪，行禮受弔。」

玄宗注：「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之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戰勝，以喪禮處之』：勇士雄，入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為不祥之器，亦何必縞素為資。」

徽宗注：「《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而勝，又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 【今譯】

精良的好武器，是不祥的器物，有的人會厭惡它，所以了悟道體的人不會去擁有它。有德的君子平常時以左位為尊位，在用兵作戰時則以右位為尊位。兵器是不吉祥的器物，並不是有德君子的器物，在不得不做的情況下才使用它，最好以澹泊不熱衷的心態來處理它。打了勝戰，不認為是美好；而認為是美好的人，是喜歡殺人的人。那喜歡殺人的人，是不能如願的取得天下的。吉祥的事情以左位為尊，凶喪的事情以右位為尊。副將軍在左邊，上將軍在右邊，是說用喪禮的方式來處理它。殺人很多，要用哀傷悲痛的心態來面對它。戰勝，要用喪禮的方式來處理它。

### 【引釋】

《文子·微明篇》：

「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

《文子·下德篇》：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

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

《文子·上仁》：

「故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荊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於道德，不重用兵也。」

##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①。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②。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③。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④。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⑤。

### 【章旨】

此章敘述侯王治國，若能掌握道體，行事與道相契，自能使萬物來歸。聖王分職任官，亦將知所進退，不流於煩苛。民之歸服，將如川谷之歸江海。河上公稱此章為〈聖德第三十二〉，唐玄宗稱為〈道常無名章〉。

### 【版本異同】

郭店甲本文作：「道恒無名。樸雖妻（微），天地弗敢臣。侯王如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也，以輸甘露，民莫之命而自均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殆。卑（譬）道之在天下也，猶江海之與少（小）浴（谷）。」

郭店本作：「常」作「恒」；「以降甘露」作「以輸甘露」；「令」作「命」；二個「知止」皆作「知之」；「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作「道之在天下也，譬猶江海之與小谷」。

馬王堆帛書乙本：「常」作「恒」；「以降甘露」作「以俞（輸）甘洛（露）」；「猶川谷之於江海」作「猶小浴（谷）之與江海也」。

### 【注釋】

①常：永恆不變。名：名相、稱謂。樸：原木，喻淳真的道體。

小：指道體無形無名，不能以眼視、耳聞、手觸而得。

此句謂：道體永遠是遠離名相，不能用名相來稱呼的。道體雖然微小，但天下卻沒有人能臣服它。

河上公注：「『道常無名』：道能陰能陽能弛能張，能大能小，能存能亡，故無常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道樸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

王注：「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以無為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

成疏：「虛通之理，常湛然凝然，非聲非色，無名無字。寂寥獨立，超四句之端；恍惚希夷，離百非之外。豈得以言象求，安可以心智測？故下文云：天地始。又云：吾不知其名也。樸，淳素也。小，微妙也。言淳樸之道，其自細微，而能開化陰陽，亭毒群品，百姓日用而不知，亦未敢自臣我有道者也。又云：物無貴賤，道在則尊，故巢父、許由、王倪、齧缺，此之數子，皆以窮為匹夫，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即其事也。」

李榮注：「有名之物，普悉無常，今謂歸常道。樸，本也，臣，賤也，常道妙本，非大非小，非大能大，雖大不可貴，非小能小，雖小不可賤也。」

玄宗注：「道以應用為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樸，妙本也。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匠成，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為臣者。」

徽宗注：「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道之全體，不離於性，小而辨物，莊周所謂其有真君存焉。」

②萬物：指萬民萬事。賓：服、伏；《爾雅·釋詁》：「賓，服也。」

此句謂：帝王和諸侯如果能遵守道體以行事，萬民將自然來臣服。

河上公注：「『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侯王若能守道無為，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德化。」

王注：「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憤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

成疏：「言君王若能修守至道，殊方異域，自來賓伏而歸化也。」

玄宗注：「侯王若能守道精一，無為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

徽宗注：「道足以為物之主，則物將自賓。莊子曰：素樸而民性得矣，服萬物而不以威刑，幾是已。」

③天地相合：指陰陽氣之匯聚。甘露：甜美的雨露，古人以天降甘露為祥瑞的象徵。甘：甜。均：平。

此句謂：天地陰陽之氣相合，就會降下甜美的甘露水，沒有人來指令它，就自然均霑於萬物。

河上公注：「『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侯王動作能與天地相應合，天即下甘露善瑞也。『民莫之令而自均』：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

王注：「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為，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成疏：「夫與天地合其德，陰陽合其序者，故致四時玉燭，七曜無愆，靈瑞嘉祥，芝英甘露，國無虛用，不亦宜乎！均，平也。莫，無也。德合二儀，明齊三景，百姓無待教令而自太平。道力不可思議，守之致有此益也。」

玄宗注：「侯王若能抱守精一，則地平天成，交泰致和，故降灑甘露。夫甘露既降，蕭蘭俱澤，不煩教令，而自均平。取譬侯王，稱物平施。」

徽宗注：「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上下與天地同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大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 ④始制：道體初創生萬物之時，亦指帝王建國剛開始創立制度。有名：指萬物既生，各種名相即立；亦指設制立官，有各種名稱，即分任官職。既：已。夫亦將知止：河上公本作「天亦將知之」，「知之」郭店本作「智止」，應以作「知止」為是。殆：危險。

此句謂：萬物開始創制的時候會用名相來稱呼它，名相已經有了以後，也就將該知道停止了。知道停止各種名相之爭，可以不產生危難。

河上公注：「『始制有名』：始，道也。有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名亦既有』：既，盡也。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毀辱也。『天亦將知之』：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自知之。『知之所以不殆』：天知之，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

王注：「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錐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

成疏：「因無名以立有名，寄有名以明無名，方欲引導群迷，令其悟解也。道無稱謂，降跡立名，意在引物向方，歸根反本。既知寄言詮理，應須止名求實，不可滯執筌蹄，失於魚兔。筌蹄既忘，妙理斯得。止名會實，故無危殆。」

李榮注：「子依母必無傷害，人依道故無危殆也。」

玄宗注：「人君以道政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有名之物，亦盡為侯王所有矣。既，盡也。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

有名之物，亦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

徽宗注：「大道之序，五變而形名可舉。有形之可名，則道降德衰，澆淳散樸，而莫之止。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次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聖人不然，始制有名，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孰能危之？故云知止不殆。」

⑤譬：譬喻、譬如。猶：如、若。

此句謂：譬如道體對於天下，會成為天下人所歸之處；如同川谷對江海來說，江海也會成為川谷之水的會歸處。

河上公：「譬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與江海之相流通也。」

王注：「川谷之求江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歸者。世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成疏：「江海善下，為百川之所共湊。聖道虛容，為眾生之所歸往。故下文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玄宗注：「天降甘露，以瑞有道。故譬有道之君，在有天下，天則應之，猶川谷與江海通流爾。」

徽宗注：「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之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蒞，何為哉？因性而已矣。」

## 【今譯】

道體永遠是遠離名相，不能用名相來稱呼的。道體雖然微小，但天下卻沒有人能臣服它。帝王和諸侯如果能遵守它，萬民將自然來臣服。天地陰陽之氣相合，就會降下甜美的甘露水，沒有人來指令它，就自然均霑。萬物開始創制的時候會用名相來稱呼它，名相已經有了以後，也就將該知道停止了。知道停

止各種名相之爭，可以不產生危難。譬如道體對於天下，會成為天下人所歸之處；如同川谷對江海來說，江海也會成為川谷之水的會歸處。

### 【引釋】

《文子·道原》：

「夫无形大，有形細；无形多，有形少；无形強，有形弱；无形實，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无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无形則無聲，有形產於无形，故无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无咎。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無容，言而不文。其衣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行蹢蹢，視瞑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軻行以迷眾，聖人不以為民俗。」

###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sup>①</sup>；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sup>②</sup>；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sup>③</sup>；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sup>④</sup>。

#### 【章旨】

兵家有言：「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用智以知人，知人而後能處事；用力以爭勝，有力而後能勝人。但知人、勝人，皆僅是「知彼」的工夫，必須還能做到「自知」、「自勝」，才能不失其所，才是長存不亡之道。河上公稱此章為〈辯德第三十三〉，述為人處事，應先辨明自己的才德能力，而後量力行事，才是不殆永存之道。唐玄宗以首句為章名，稱為〈知人者智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甲本文字多殘佚，以乙本為主，文作：「知人者，知（智）也。自知，明也。朕（勝）人者，有力也。自朕者，強也。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壽也。」

馬本堆乙本：「死而不亡」作「死而不忘」；原文八句，每句後皆有「也」字。

#### 【注釋】

①智：智慧。明：明達事理。

案：了解別人的人，具有智慧；了解自己的人，才能明達事理。

河上公注：「『知人者智』：能知人好惡，是為智。『自知者明』：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為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也。」

王注：「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

成疏：「『知人者智』：謂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小深淺，無不悉知，此是他心智。『自知者明』：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代報應，無不明了，此是宿命智。」

李榮注：「聞而知之謂之聖，見而知之謂之智。然則外難知者人也，內難知者己也。鑒人而知善惡者，智也。照己而知得失者，明也。知善就君子，如染芳蘭，知惡遠小人，如去鮑肆。智得盡之以忠貞，知失除之以悔悵，此乃明智也。若乃清重玄之路，照虛寂之門，知人者識萬境之皆空，自知者體一身之非有，一身非有，內豈食於名利？萬境皆空，外何染於聲色？內外清靜，故曰明哉！物我皆通，故曰智也。按《南華經》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得之乎！』若用人間之巧智辨是與非，欲求道原，未聞斯旨。惟當滅智，可契真詮。故經云：『非以明民，將與愚之。』即其義也。」

玄宗注：「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無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

徽宗注：「『知人者智』：《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自知者明』：《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為構，日以心鬥，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鑒也，萬物之照也。」

②自勝：勝過自己；指克制自己之私慾，每日增強自己之能力，

使明日之我勝過今日之我，《易經·乾卦·象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以自勝才是強者。強：健也、大也、盛也。

此句意謂：勝過別人的人，有力氣；能勝過自己的人，才是強者。

河上公注：「『勝人者有力』：能勝人者，不過有威力。『自勝者強』：人能自勝己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故為強。」

王注：「勝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勝者，無物以損其力。用其智於人，未若用其智於己也。用其力於人，未若用其力於己也。明用於己，則物無避焉。力用於己，則物無改焉。」成疏：「『勝人者有力』：智力勝人，威能制物，所以降伏天魔，剪除異道，此是降魔智。『自勝者強』：自能克服己心，制諸累欲。累欲不起，智慧日強，此是斷惑智。」

李榮注：「夫用力者，力大則勝人。用德者，德高則伏物。進道修業，自強不息，不溺於非，斯自勝也。修道者忘懷，則外物無害，故曰勝人。虛心而弱骨曰強，故言自勝。」

玄宗注：「能制勝人者，適可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方可以全其強爾。」

徽宗注：「至人尚德而不尚力，務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詐愚，勇者若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無害者，自勝也。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遯世無悶，無往而不勝，所以為強。」

- ③知足：知道滿足；既滿足，則無缺，所以為富。強行：勉強自己去力行。志：朱熹《四書集注·論語·為政》：「十有五而志於學」下注：「心之所之謂之志。」志即思想之方向，心志堅定，才能強行。

此句謂：心不知足，將永遠追逐外物，有求於人，既有求且

不足，即是貧者。此句意謂：知道滿足的人，才能富有；能強力踐行的人，才是有志向者。

河上公注：「『知足者富』：人能知足之為足，則長保福祿，故為富也。『強行者有志』：人能強力行善，則為有志於道，道亦有志於人。」

王注：「知足，自不失，故富也。勤能行之，其志必獲，故曰強行者有志矣。」

成疏：「『知足者富』：守分知足，無復貪求；非直財賄不貪，亦乃道德豐富。又解：並鑒有無，則萬境俱照。智無不足，故受富名。此是知足智。『強行者有志』：志，節操也。志力既強，即發弘誓願，務在先人後己，外身濟物，至乎道場，終無退轉。」

李榮注：「知分之人，雖一瓢而為富；貪利之者，積百萬而為貧。飾躬勵己為強行，信道彌篤為有志，按《南華經》云：『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腫膹，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者，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蓋謂知足也。』

玄宗注：「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

徽宗注：「『知足者富』：有萬不同之謂富，知足者務內遊而取足於身，萬物皆備，國財並焉。『強行者有志』：自強不息，斯志於道。」

④不失其所：不失去自己所賴以為生之憑藉。死而不亡：雖身死而精神長存，道業永在。

此句謂：不喪失自己根本的人，能夠長久；死後而能道業永存不亡的人，才是真正長壽者。

河上公注：「『不失其所者久』：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

天之精氣，則可以久。『死而不亡者壽』：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无怨惡於天下，故長壽。」

王注：「以明自察，量力而行，不失其所，必獲久長矣。雖死而以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卒乎！」

成疏：「『不失其所者久』：應機赴感，隨病與藥，咸使得宜，不失其所。以斯接物，久而強固。『死而不亡者壽』：行願具足，內外道圓，理當不死不生，無夭無壽。而今言死而不亡壽者，欲明死而不死，不壽而壽也。應身還謝，名之為死；聖體常在，義說為壽。」

玄宗注：「『不失其所者久』：知足強力，不失其所恒，則是久於其道。『死而不亡者壽』：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強力，乃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

徽宗注：「『不失其所者久』：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死而不亡者壽』：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於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此篇之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則造化在我。非夫無古無今，而入於不死不生，孰能與此？」

### 【今譯】

了解別人的人，具有智慧；了解自己的人，才能明達事理。勝過別人的人，有力氣；能勝過自己的人，才是強者。知道滿足的人，才能富有；能強力踐行的人，才是有志向。不喪失自己根本的人，才能夠長久；死後而能道業永存不亡的人，才能真正長壽。

## 【引釋】

《文子·下德篇》：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下得道，在守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韓非子·喻老》：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

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 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①。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②。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③。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④。

### 【章旨】

此章說明大道無畛域，可左可右，無所不在，萬物依之而生，而道無心於生化，忘功去名，任萬物之自成。喻人修身治國，須法道而行。河上公稱此章為〈任成第三十四〉，唐玄宗稱為〈大道汎兮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帛書甲乙本皆有此章，乙本此章作：「道汎呵其可左右也。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萬物歸焉而弗為主，則恒无欲也，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弗為主，可命於大。是以聖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為大也，故能成大。」

### 【注釋】

①汎：或作「汎」，水漲溢汎濫；唐玄宗疏：「汎兮者，無繫之貌也。」

此句謂：大道像水汎濫一般無所不在，可以往左往右來運用它。

河上公注：「『大道汎兮』：汎是無滯。言道汎汎若浮若沉，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難殊。『其可左右』：道可左右，

无所不宜。」

王注：「言道汜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

成疏：「汎，汎無係也，亦普遍之名。言大道虛玄，汎然無著，慈悲普遍，感而遂通。雖復非陰非陽，而應乎左右。欲明方圓任物，罄無不宜。故《莊子》云：『有左有右，有義有倫。』」

玄宗注：「大道汎兮，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矣。」

徽宗注：「汎然無所繫轡，故動靜不失，往來不窮，左之右之，而無不可。」

- ②不辭：不推辭，指道不以生物為疲累而推辭。衣養：覆蓋養育；衣：覆蓋。河上公本「衣養」作「愛養」。「衣養萬物而不為主」，馬王堆帛書作「萬物歸焉而弗為主」。

此句謂：萬物依恃道體而生而道不推辭，功業有成就而不稱有功，覆蓋愛養萬物而不做它們的主宰。

河上公注：「『萬物恃之而生』：恃，待也。萬物皆待道而生。『而不辭』：道不辭謝而逆止也。『功成不名有』：有道不名其有功也。『愛養萬物而不為主』：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放取。」

成疏：「一切萬物恃賴至道而得生成，慈救善誘，終不辭憚也。又云：物亦不謝生於自然。『功成不名有』：生化群品，至功潛被，而歸功於物，故不有功名。『衣被萬物不為主，可名於小』：衣被萬物，陶鑄生靈，而神功潛被，不為主宰。既俯就於物，宜其稱小，此不小而小也。」又，晚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成疏作：「衣被者，覆育也。雖覆育萬物而匿德藏名，泊然無形，故不為主，似若微小，以是聲義，言不小也。」

玄宗注：「言萬物恃賴沖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為勞，功用備成，不名己有。愛養群材，而不為主宰，於物無欲，則可

名於小，言不可名小。」

徽宗注：「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萬物自形自化，自智自力，而不尸其功。譬彼四時，功成者去。」

③常：永恒。無欲：無私慾，順自然而為。

此句謂：永遠無私心情慾，可以稱為微小；萬物匯歸於它而不作為主宰，可以稱其為偉大。

河上公注：「『常無欲可名於小』：道匿德藏名，泊然無為，似若微小也。『萬物歸焉而不為主』：萬物皆歸道受氣，道非如人王有所禁止也。『可名為大』：萬物橫來橫去，各使自在，故可名於大也。」

王注：「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其所，若道無施於物，故名於小矣。萬物皆歸之以生，而力使不知其所由，此不為小，故復可名於大矣。」

成疏：「大海虛谷，百川競湊。至道寥廓，萬物歸之。不主之義，已如前釋。物既仰歸於道，宜受大名。此即不大而大也。」又，晚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成疏作：「道能生長為物所歸，譬彼大海，方茲虛谷，雖物所歸，不為物主，既不為物主，可名大耶？言不可名大。」

玄宗注：「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物不同，而不為主，可名為大。非小非大，故以難名矣。」

徽宗注：「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物交，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為主。鼓舞乎群眾，而莫窺其歸往之跡，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爾。」

④以：因。終：終究、畢竟。

此句謂：因為它畢竟不自以為偉大，所以能成就它的偉大。

河上公注：「『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聖人法道，匿德藏名，不為滿大。『故能成其大』：聖人以身師道，不言而化，萬事修治，故能成其大。」

王注：「為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

成疏：「明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柔，終不為大，只為先物後己，忘功忘大，故為眾生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也。」

玄宗注：「是以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為光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

徽宗注：「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故業大而富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能化，則豈有為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 【今譯】

大道像水氾濫一般無所不在，可以往左往右來運用它。萬物依恃道體而生而道不推辭，功業有成就而不稱有功，覆育愛養萬物而不做它們的主宰。永遠無私心情慾，可以稱為微小；萬物匯歸於它而不作為主宰，可以稱其為偉大。因為它畢竟不自以為偉大，所以能成就它的偉大。

##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①。往而不害，安平太②。樂與餌，過客止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④。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⑤。

### 【章旨】

此章說明執守大道以治國，可使國家安和太平，大道淡然虛遠，非聲非色，不如音樂、美食之誘人，但妙用不盡，感而遂通，守之可以治國修身。河上公稱此章為〈仁德第三十五〉，唐玄宗稱為〈執大象章〉。

### 【版本異同】

郭店丙本作：「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故道之出言，淡呵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而不可既也。」

郭店本「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作「道之出言，淡呵其無味也」；「用之不可既」作「而不可既也」。

馬王堆乙本「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作「道之出言也，曰：淡呵其無味也」。

### 【注釋】

①執：操持、謹守。大象：萬象之源，指大道。

案：能執守大道，天下自然會歸往。

河上公注：「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之也。治身則天降神明，往來於己也。」

王注：「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

成疏：「執，持也，此不執而執，執無所執。大象，猶大道之法象也，即前章忘大之聖人，持無形之象，常善救物，故為天下歸往也。《莊子》云：『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宣尼將引天下歸之』是也。」

李榮注：「大象無形，無形者虛無之大道。執，專也，持也，能持身於玄德之境，專心於幽寂之門，有道則物歸，故言天下往也。」

玄宗注：「大象，大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則天下萬物歸往矣。」

徽宗注：「象如天之垂象，無為也，運之以健，無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大象，天下往。」

- ②安：安寧。平：平和。太：通泰，或譯為大，大業、大壽。唐玄宗疏：「平者，言政教之和平也。大者，言功業之光大也。」

此句謂：歸往而不加以傷害，就可以安寧、平和、通泰（或譯有大業）。

河上公注：「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安家寧而致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體安而大壽也。」

王注：「無形無識，不偏不彰，故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也。」

成疏：「太，大也。言蒼生往至聖所，皆獲利益而無損害，所獲之利，即是安平等大乘之法也。不害則明其拔苦，安平則語其與樂。」

李榮注：「油雲布而萬物潤，膏雨降而百草滋，但以被微物而有益，是知歸大道而無害。無害之理，其致云何？身神不動曰安，死生泯然曰平，彼此玄通曰泰也。」

玄宗注：「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平泰。」

徽宗注：「『往而不害』：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傷，萬物不夭，民雖有知，無所用之，何害之有？『安平泰』：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險陂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③樂：音樂。餌：美食。過客：經過的旅客。止：留止。

案：音樂和美食，能讓經過的客人停留享用。

河上公注：「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也。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

成疏：「樂，絲竹宮商也。餌，飲食滋味也。樂有聲可悅，餌有味可翫，故暫過之客，逢必止住耽愛也。」

李榮注：「五音之聲，樂也。八珍之味，餌也。百年寄身，過客也。止，留也，依也。歸往於道，可以平泰，物情不悟，少能依止，乃留心於絲竹，以此暢情，依身於蘭桂，用茲適己，不能執象，欲泰難乎！」

玄宗注：「樂，音樂也。餌，飲食也。言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為之留止。如帝王執道以致平泰，亦為萬物所歸往矣。又解云：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久長也。是以蓬廬不可以久處，仁義觀之而多責。故人君體道清淨，淡然無味，始除察察之政，終化淳淳之人，故下文結云：用不可既也。」

徽宗注：「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故止。」

④道出言：道離言詮，言語非道，然不言不足以明道；此指以言語來形容道體。

案：說出來的道體，卻是淡泊無味。

河上公注：「道出入於口淡淡，非如五味有酸鹹甘苦辛也。」

成疏：「至道虛寂，其體希夷，所以出口澹然無味，非如樂餌可翫可悅，故音樂有聲，行者為之止住；道言無味，學者

罕見留心。嗟乎！世人迷妄之甚，但知淫聽有聲之聲，詎能咀嚼無味之味耶。深嘆愚徒，故有斯譬。」

李榮注：「繁華者，物情之所悅；虛寂者，人性不能安。情悅謂之為美，不安謂之為澹也。」

玄宗注：「人君以道德清淨為教，初出於口，淡乎其無味，不似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也。」

⑤不足：不得、不能夠。既：盡。

此句意謂：眼不能看到它，耳無法聽到它，使用它卻無法用完它。

河上公注：「『視之不足見』：足，得也。道无形，非若五色，有青赤白黑黃可得見也。『聽之不足聞』：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聞也。『用之不可既』：既，盡也。謂用道治國，則國富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无有既盡之時也。」王注：「言道之深大，人聞道之言，乃更不如樂與餌應時感悅人心也。樂與餌則能令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視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悅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娛其耳。若無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

成疏：「『視不足見』：至道窈冥，妙絕形色，非如餽饌等法，故不可以眼識求。『聽不足聞』：大音希聲，體非商角，豈如鐘鼓可以耳聞，聖道出言，其義例爾。『用不可既』：既，盡也。至道之言，澹然虛遠，非聲非色，絕視絕聽，若鏡之心，物來斯照，如谷之響，感而遂通，是知無用之用，其用難盡。」李榮注：「既，盡也。目可見者，色炫之於青黃；耳所聞者，聲惑之於宮徵；心所貪者，利昏之於珍寶。寶雖為利，用有盡也。聲雖可悅，聾不遠也。色雖可愛，盲在近也。故知止樂餌者，有斯患也。然恬澹無為之道，視雖不能見，致之者洞視無不明；聽雖不能聞，契之者洞聽而更聰；心雖不能計，會之者運用而不盡。道俗之好如彼，利害之徒如此也。」

玄宗注：「以道鎮淨，初無言教，故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殷阜，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

徽宗注：「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者，能苦能甘，能玄能黃，能宮能商，無知也而無不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不可既。」

### 【今譯】

能執守大道，天下自然會歸往，歸往而不加以傷害，就可以安寧、平和、通泰（或譯有大業）。音樂和美食，能讓經過的客人停留享用。說出來的道體，卻是淡泊無味，眼不能看到它，耳無法聽到它，使用它卻無法用完它。

## 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①；將欲弱之，必固強之②；將欲廢之，必固興之③；將欲奪之，必固與之④；是謂微明⑤。柔弱勝剛強⑥。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⑦。

### 【章旨】

此章敘述反經行權之術，屬於以「奇」謀國之法。透過權術之運用，使邪智貪婪者自取其亡。《左傳》及《公羊傳》載僖公五年，晉獻公以白璧及千里馬，假虞伐虢，虞君貪其璧、馬，允借道予晉，獻公滅虢後，在返途中滅虞；此即是《老子》所說「將欲奪之，必固予之」。又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齊攻魯，孔子遣子貢說齊權臣田常，並南至吳，勸吳王攻齊與晉爭盟主，結果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史記》）此可看出謀國之智非小智，但權變用奇，似巧詐詭譎，而非正道。唐玄宗注云：「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為詐譎。」換言之，用以謀國為民，則為權變；用以謀一己之私，則為詐譎。這種權變之道不宜示非其人，否則反成小人謀國之具。河上公注稱此章為〈微明第三十六〉，唐玄宗稱為〈將欲歛之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本文作：「將欲拾（翕）之，必古（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去之，必古與之。將欲奪之，

必古予之。是胃微明。柔弱勝強，魚不脫於淵，邦利器不可以視人。」

馬王堆甲乙本「將欲廢之，必固興之」作「將欲去之，必古與之」。

### 【注釋】

①歛：閉合。固：本來、固然。

案：將要讓他閉合，本來就一定要先讓他過度的擴張。

河上公注：「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

成疏：「歛，合也，斂也。將欲行權，攝化群品，令其歛斂，不為貪染者，必先開張縱任，極其奢淫，然後歛之。昔者老君西入闕賓化胡之日，初恣其凶悖，然後化之以道是也。其委曲逗留，具在《文始內傳》。」

李榮注：「將欲塞兌而閉門，愚夫不服，縱其開兌而濟事，困而後已。」

②弱：使由盛而弱。強：此指超越己力以逞強。

案：將要讓他衰弱，本來就一定要先讓他過度逞強。

河上公注：「先強大之者，欲使遇禍患。」

成疏：「欲令歸道柔弱，必先極其強大，然後示以雌柔。」

李榮注：「將欲息其雄猛之心，縱其剛強之志，柔弱生之徒，剛強死之徒，苦至當止也。」

③廢：棄置。興：振起。

案：將要廢棄他，本來就一定要先讓他過度興盛。

河上公注：「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危也。」

成疏：「欲廢其殘獷者，必固恣其凶暴。凶暴既極，可以廢之。即胡王肆其猛毒，燒溺老君，水火既不為災，然後為其說法是也。」

李榮注：「欲衰而更盛，物極而自反。」

④奪：強取。與：給予。

案：將要奪取他，本來就一定要先給與他好處。

河上公注：「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也。」

成疏：「先恣其惡，名曰與之，後令歸善，名曰奪之。故老君先示凡跡，所以恣其剛戾，後見神通，於是胡人降伏，方得奪其凶惡，令歸善道。此四對，義勢相似，只言初淺後深耳。上機之人，聞實即悟，下根之者，要假於權。此則增法除妄也。」

李榮注：「欲奪其惡，惡行不除，惡積滅身，臨時自悟。」

徽宗注：「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斂散也，其盛衰也，其僨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睹其朕，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賢者殆庶幾而已。陽盛於夏，而陰生於午，陰凝於冬，而陽生於子。句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消息滿虛，不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

⑤微：隱微、隱密。明：顯明。

案：此四者雖隱密，而目的則極顯明。這叫做隱微而卻顯明。

河上公注：「此四事，其道微，其效明也。」

王注：「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為大以除將物也，故曰微明也。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眾所歛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愈益，而已反危。」

成疏：「上來權道雖復微密，而甚有明驗也。又云：微，隱密也。明，智慧也。言此權道是隱密明智也。」

李榮注：「是謂微明，上之權道，觀之則未似施教，究理則極有潛資，甚自微妙分明，歷然有益，故謂微明。八十一章，廣陳化導，而凡情有繫，所執不同，以實示之而不從，將權

化之令知返。玄教深遠，左右宜之，權釋辨於前，實解彰於後，欲歛斂之，開經化之，欲弱俗情，強其仙骨，欲廢邪志，與之正道，欲奪惡行，與之善業。」

玄宗注：「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為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矣。故老君前章云『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繼以歛張，是謂之權。欲量眾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卻相明，令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欲歛斂眾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則當歛斂矣。強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

徽宗注：「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為甚著，揚雄曰：『水息淵，木消枝，賢人睹而眾莫知。』」

⑥柔弱：指行事柔軟，能隨順時勢而變改，深諳權變之道者。

剛強：指行事堅硬不可改，固執難化者。

案：行事柔軟能隨順時勢變改者，可以勝過行事固執難化的剛強者。

河上公注：「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

成疏：「柔弱，實智也，剛強，權智也，欲教化眾生，故須權智，確論二智，實智勝權也。」

李榮注：「權道順之而不違，故言柔弱；必竟能制於剛強，故言勝也。」

玄宗注：「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即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強矣。」

徽宗注：「積眾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夔蛇風之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蹈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

⑦脫：脫離、失去。國之利器：指治國之重要工具，如名位、稱號、賞罰、權變等。

案：魚不能脫離它所賴以活命的深淵；治國的重要工具（名位、賞罰），不可以輕易顯示（交付）給野心的人。

河上公注：「『魚不可脫於淵』：魚脫於淵，謂去剛得柔，不可復制。『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者也。」

王注：「利器，利國之器也。唯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理物，器不可睹，而物各得其所，則國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於淵，則必見失矣。利國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

成疏：「脫，失也。利器，權柄也。魚藏於水，權隱於心，故物莫之害也。魚失水即為物所擒，權示人即為人所制，故不可以也。」

李榮注：「脫，失也。魚之游泳，事藉於江湖，聖人大寶，理資於利器。魚不可以失水，失水則魚亡；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危殆。故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知執權之道不易其人。」

玄宗注：「脫，失也。利器，權道也。此言權道不可以示非其人，故舉喻云：魚若失淵，則為人所擒，權道示非其人，則當竊以為詐譎矣。」

徽宗注：「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脫於淵。君見賞則人臣用其勢，君見罰則人臣乘其威；賞罰者，治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強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內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不斬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馭群臣，運

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 【今譯】

將要讓他閉合，本來就一定要先讓他過度的擴張；將要讓他衰弱，本來就一定要先讓他過度逞強；將要廢棄他，本來就一定要先讓他過度興盛；將要奪取他，本來就一定要先給與他好處；這叫做隱微而卻顯明。行事柔軟能隨順時勢變改者，可以勝過行事固執難化的剛強者。魚不能脫離它所賴以活命的深淵；治國的重要工具（名位賞罰），不可以輕易顯示給野心的人。

### 【引釋】

《韓非子·喻老》：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

《韓非子·內儲說下·廟攻右經》：

「說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

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淮南子·道應篇》：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 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sup>①</sup>，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sup>②</sup>。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sup>③</sup>。無名之樸，亦將無欲<sup>④</sup>。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sup>⑤</sup>。

### 【章旨】

此章論述治國為政之法，其法在仿效道體無為而無不為。無為，指不以私心作為，依照萬物各自所具之道，順其自然而為，則物物自為，萬物自成，而達至無所不為。無為，其基在於無私欲，所以治國之道，在制止邪民私智之亂國。若已有起私心欲作者，侯王將以道守之，令其不起，而使天下復歸於自定。河上公稱此章為〈為政第三十七〉，唐玄宗稱為〈道常無為章〉。

### 【版本異同】

郭店甲本文作：「道恒亡為也，侯王能守之，而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將正之以亡名之樸。夫亦將知足。知足以靜，萬物將自定。」

馬王堆帛書乙本此章作：「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闡之以无名之樸。闡之以无名之樸，夫將不辱。不辱以靜，天地將自正。」

### 【注釋】

①無為：不以私心作為，順萬物各自之法則而運作。無不為：無所不為，能成就各種功業，使萬物同時俱成。

此句謂：道體永遠無私心作為，而卻能無所不為。

河上公注：「道以無為為常。」

王注：「『道常無為』：順自然也。『而無不為』：萬物無不由為以治以成之也。」

成疏：「凝常之道，寂爾無為，從體起用，應物施化，故曰而無不為。前句是本，後句是跡。此明本跡跡本，寂動動寂之義也。」

玄宗注：「妙本清靜，故常無為。物恃以生，而無不為也。」

徽宗注：「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②自化：萬物各依本身之法則而變化。

此句謂：帝王諸侯們若能執守道體，萬物將會各順其法則，自然演化。

河上公注：「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己也。」

成疏：「萬乘之主，五等之君，若能守持此道者，八荒萬國，自然從化，行人亦爾，所以偏舉侯王者，明君王為化，利物弘多也。」

玄宗注：「侯王若能守道無為，則萬物自化，君之無為，而淳樸矣。」

徽宗注：「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侯王守道以御世，出為無為之境，而為出於無為，化貸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自化。」

③作：造作，以私心造作。無名：不能以言語名相來敘述。樸：道體。

此句謂：在演化的過程中，而想要以私心來造作，我將用無名相樸質的道體來安鎮它。

河上公注：「吾，身也。無名之樸，道也。萬物以化，效於己也。復欲作巧偽者，侯王當鎮撫以道德。」

王注：「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將鎮之無名之樸，不為主也。」

成疏：「作，起修也，樸，道也。言眾生初從化起修者，必有心欲於果報也。既起斯欲，即須以無名樸素之道安鎮其心，令不染有，此以空遣有也。」

玄宗注：「言人既從君上之化，已無為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將以無名之樸而鎮靜之。無名之樸，道也。」

徽宗注：「《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無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救僇者莫若忠，為是故也。」

④無欲：無私心造作。

案：無名相樸真的道體，將會使人不用私心造作。

河上公注：「『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故當以清靜導化之也。」

王注：「『夫亦將無欲』：無欲競也。」

成疏：「非但不得欲於有法，亦不得欲於此無名之樸也。前以無遣有，此以有遣無。有無雙離，一中道也。」

徽宗注：「季真之莫為，在物一曲，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祛其惑，解其蔽。」

⑤以：而。靜：清靜不躁動。自定：自然正定。

案：不用私心而能靜守，天下將自然安定。

河上公注：「『天下自正』：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定也。」

成疏：「靜，息也。前以無名遣有，次以不欲遣無。有無既遣，不欲還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泯，此則遣之又遣，玄之又玄，所謂探幽索隱，窮理盡性者也。既而一切諸法無非正真，稊稗瓦礫，悉皆至道，故云天下將自正，此句結眾妙之門也。」

玄宗注：「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樸鎮靜蒼生，不可執此無名而令有跡，將恐尋跡喪本，復入有為，故於此無名之樸，亦將兼忘，不欲於無欲，無欲亦亡，泊然清淨，而天下自正平矣。」  
 徽宗注：「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不欲以靜，則不失其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為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 【今譯】

道體永遠無私心作為，而卻能無所不為。帝王諸侯們若能執守道體，萬物將會各順其法則，自然演化。在演化的過程中，而想要以私心來造作，我將用無名相樸質的道體來安鎮它。無名相樸真的道體，將會使人不用私心造作，不用私心而能靜守，天下將自然安定。

### 【引釋】

《韓非子·主道》：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群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

無位而處，謬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聞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

案：《韓非子·主道》論述以道治國之法，文中充滿刑名之說，其論道德多法家治國之語，而以老子之虛靜無事為依歸，以靜退善應為寶；基本上是以老子之無為虛靜，結合法家之治國以為說，以為君上無為而臣下有為，君宜靜而臣須動；君操符契，以考核臣下之執事。

《淮南子·原道篇》：

「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也。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

## 《淮南子·道應篇》：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鬥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輅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sup>①</sup>；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sup>②</sup>。上德無為而無以為<sup>③</sup>，下德為之而有以為（馬王堆帛書無此句）<sup>④</sup>。上仁為之而無以為<sup>⑤</sup>，上義為之而有以為<sup>⑥</sup>。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sup>⑦</sup>。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sup>⑧</sup>。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sup>⑨</sup>。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sup>⑩</sup>。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sup>⑪</sup>。故去彼取此<sup>⑫</sup>。

### 【章旨】

《道德經》分上下，上經明道，下經辨德；但上經道中有德，下經德中有道，互為主輔。這是下經之首章，敘述道衰德起之後，諸階次社會形態之情況。《老子》十八章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可見道衰而後有仁義禮法等事，此章則依道、德、仁、義、禮等，分為五個階次，論述各階次社會之品德高下。以先秦而言，道家談道德為最高，儒家孔子講仁，孟子論義，荀子研禮，其階次都比道家低，且愈來愈低下，至荀子的學生韓非、李斯而走向法。可以看出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則淪於法。以法來裁制人心，此是澆薄之世，亂世所為，不再有尊高之品德概念，此非老子所樂見，所以周衰而老子西出函谷關，也因此此章僅至道、德、仁、義、禮而不忍言及法。河上公稱此章為〈論德第三十八〉，唐玄宗

稱為〈上德不德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甲本殘缺太多，乙本文作：「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為而无以為也。上仁為之而无以為也。上德（義）為之而有以為也。上禮為之而莫之應也，則攘臂而乃（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句（後）仁，失仁而句義，失義而句禮。夫禮者，忠信之泊也，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泊，居其實而不居其華。故去罷（彼）而取此。」

馬王堆本子無「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一句；「愚之始」作「愚之首也」。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一句，《韓非子·解老篇》引此章作「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

### 【注釋】

①上德：最上等德行。不德：不自以為有德，去有德之心而後能德存。

案：上等德行的人，因任自然，不刻意表現德行，不自以為有德，因此才能擁有真正德行。

河上公注：「『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

王注：「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為用。以無為用，

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為心；聖王雖大，以虛為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至覩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遠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為。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

成疏：「上者，高勝，是超出之名。德者，得也，以尅獲為義。言上德之人，妙契道境，境智冥會，得失兼忘。得失兼忘，故言不德。境智冥會，故言有德。有德則遺其失，不德則遺其得也。」

李榮注：「明古之皇道，宅太虛以為心，凝至一而為體。不言，均天地之化；無事，成萬物之功。未規揖讓之名，豈有干戈之爭？雖復處宗極，而乃非爭非名，無為自然，故云上德。為而不恃，成功不居，故云不德。畜養萬物，物得以成，故云有德。內明德與道合，厥義可尊，故云上德。道既無象，德亦虛玄，韜光藏用，故云不得。雖藏於用，無用之用用矣，乃韜於光，不耀之光光矣。有用有光，濟人濟物，故云是以有德。」

玄宗注：「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時有淳醜，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樸，德用不彰，無德可稱，故云不德。而淳德不散，無為化清，故云是以有德。」

徽宗注：「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 ②下德：下等德行之人。不失德：不肯忘行，常誇耀自己德行。此句謂：下等德行的人，不肯忘記自己德行，所以沒有德行（下等德行的人，執守形式上的德行，刻意表現德行，所以

是沒有德行)。

河上公注：「『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是以無德』：以有名號及其身故。」

成疏：「證未造極，故稱為下。執德不忘，故言不失。未能冥會，故無德也。」

李榮注：「道德之風，幾乎將失，仁義之化，殆欲斯興。文字既彰，澆漓漸矣，故云下德。以德為德，以功為功，恃德伐功，故云不失德。執言有德，不及無為，故云是以無德。內明體同虛寂者，德之上。事有紛累者，德之下。封執在心，故云不失德。執者失之，是以無德也。」

玄宗注：「逮德下衰，功用稍著，心雖體道，跡涉有為，執德可稱，故云不失。跡涉矜有，比上為粗，故云是以無德也。」

徽宗注：「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 ③無為：不以私心造作，因任自然，隨順萬物各自之原理原則而行事。無：沒有、忘去。以：用。無以為：忘去用有為無為之為，不執著於有「有為無為」之心，亦即忘去有為無為。此處言上德無為，且不僅無為，連無為亦忘。

此句謂：上等德行的人，因任自然無所作為，不以作為存心，甚至連「無為」之心亦忘。

河上公注：「『上德無為』：謂法道安靜，無所施為。『而無以為』：言無以名號為也。」

成疏：「以，用也。上德無為，至本凝寂，而無以為，跡用虛妙，此明無為而為，為即無為也。」

李榮注：「以，用也。上用無為以化下，下用無為以事上也。」

玄宗注：「知無為而無為者，非至也。無以無為而無為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為，非徇無為之美，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心跡俱無為也。」

徽宗注：「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

- ④為之：有心作為，以私心作為。有以為：執著於有為，以有為存心。案：馬王堆甲乙本無此句，以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看來，此句「為之而有以為」和上義相同，應在上仁之下，不宜在上仁之上，所以此句疑為衍文，宜刪。此句謂：下等德行的人，有心作為，且執著於有為，不能忘德。河上公注：「『下德為之』：言為教令，施政事也。『而有以為』：言以為己取名號也。」

王注：「下德求而得之，為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為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也。無以為者，無所偏為也。凡不能無為而為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

成疏：「心不忘德，故稱為之。跡仍有事，故言有為。」

李榮注：「上用有為以導下，下亦以有為以事上，何者？草則逐風以西東，影則隨形而曲直，故知君海內者不可以多事，理歸虛靜。訓弟子者不可以非禮，義存忠孝也。」

玄宗注：「下德為之者，謂心雖無為，以功用彰著，而跡涉有為，故云為之。言下德無為而有所以為，此心無為而跡有為也。」

徽宗注：「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簡之而弗得，故無以為。屈折禮樂，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為。」

- ⑤無以為：忘去自己之有為，指不執著於自己之有為，不居功。此句謂：最上等仁心的人，有心作為，但能不執著於有為，能不居功。

河上公注：「『上仁為之』：上仁，謂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為之者，為仁恩也。『而無以為』：功成事立，

無以執為。」

王注：「將明德之上下，輒舉下德以對上德。至於無以為，極下德下之量，上仁是也。足及於無以為，而猶為之焉。為之而無以為，故有為為之患矣。本在無為，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偽亦必生。不能不為而成，不興而治，則乃為之，故有宏普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成疏：「仁，慈悲也，有心覆育，故言為之。不責恩報，故言無以為。確論上仁不及下德，對義仁勝，故稱無以為。三寶之中，以慈為首，故五德之內，亦以仁為先。」

李榮注：「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兼愛博施，仁也。賞善罰惡，義也。恒其道德，其宜上也。上德下德，亦澆淳之化有殊；無為有為，明得失之政斯別。下德之稱有為者，是上德之劣也。上仁之稱無為者，是上義之優也。」

玄宗注：「仁者兼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為兼愛之仁，故云為之。行仁而忘仁，亦欲求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則心有為而跡無為也。且上仁稱無為者，據跡欲無為而方上義爾，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為也。」

徽宗注：「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為。」

⑥上義：最有正義感，講求義理之人。

此句謂：上等講求義理的人，有心作為，也執著於自己的作為，不能忘功。

河上公注：「『上義為之』：謂義以斷割也。『而有以為』：動作以為己，殺人以成威，賦下以自奉也。」

王注：「愛不能兼，則有抑抗正真而義理之者。忿極祐直，助彼攻此物事，而有以心為矣。故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

成疏：「義主止惡裁非，即經中戒律是也。然戒律之起，本被下機，事涉有為，未階虛妙，故言為之而有以為也。」

玄宗注：「義者，裁非之義，謂為裁非之義，故曰為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為，此心跡俱有為也。」

徽宗注：「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為乎？」

- ⑦上禮：最講求禮儀者，唐玄宗疏：「禮，履也，謂可履而行也。《莊子》曰：以禮為翼，所以行於世也。夫制禮者，所以救衰弊也。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攘臂：捲袖伸臂，忿怒貌。《廣韻》：「揎袂出臂曰攘。」扔：引。《廣雅》：「扔，引也。」

此句謂：上等講求禮儀的人，有心作為，而沒有回應他的作為時，就會伸出手臂來強引人行禮。

河上公注：「『上禮為之』：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故言上禮。為之者，言為禮制度序威儀。『而莫之應』：言禮華盛實衰，飾偽煩多，動則離道，不可得應也。『則攘臂而仍之』：言煩多不可應，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也。」

王注：「直不能篤，則有游飾修文禮敬之者。尚好修敬，校責往來，則不對之間，忿怒生焉。故上德（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成疏：「『上禮為之而莫之應』：禮尚威儀，即經中敷齋威儀等是也。且至道沖寂，大象無形，今乃賤素貴華，重文輕質，不崇恬淡，唯尚威儀，雖為漸教法門，而未能與理相應，非但內乖於道，而乃外亦不能應物，故言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仍，因也。禮尚往來，更相責望，因其禮薄，即攘臂怒之，欲明上禮為教之弊，故《莊子》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即其事也。」

李榮注：「上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以此教人，故曰為之。禮煩則亂，下不能行，故云而莫之應，可謂信不足有不信。相信自可忘言，不信則生忿爭，是以揮拳攘臂，更相牽引。」玄宗注：「六紀不和，則為禮以救之，故曰為之。禮尚往來，

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也。」  
 徽宗注：「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用多矣。莫先施報而已，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起。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兩國為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處也。故上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以為，上禮則有莫之應者。」

- ⑧案：此句按照「道」、「德」、「仁」、「義」、「禮」等五大次第，論述階次高低。《韓非子·解老》引此句作：「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

此句意謂：所以道的社會失去後，才會出現德的社會；德的社會失去後，才會出現仁的社會；仁的社會失去後，才会有義的社會；義的社會失去後，才会有禮的社會。

河上公注：「『故失道而後德』：言道衰而德化生也。『失德而後仁』：言德衰而仁愛見也。『失仁而後義』：言仁衰而義分明也。『失義而後禮』：言義衰則施禮聘，行玉帛。」  
 王注：「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豈足尊哉？故雖盛業大富，而有萬物，猶各得其德。雖貴以無為用，不能捨無以為體也。不能捨無以為體，則失其為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以無為用，德其母，故能己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為，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

成疏：「『故失道而後德』：德，上德也。眾生感衰，道化斯隱，應物隨時，下德方見。『失德而後仁』：德化漸替，仁恩繼之。『失仁而後義』：仁慈不行，厥義方起。『失義而後禮』：自道喪淳漓，於斯為極，不能止惡，方事節文，雖復強作威

儀，而浮偽已甚。」

李榮注：「玄古淳和，物情誠實，人皆自足，不假仁義以煦濡，家悉無為，各懷道德以游泳。爻象不作，教跡未興，混親疏，忘貴賤，此則太上知，大道之化也。此風既散，謚號乃興，畜養之義行焉，成濟之功見矣，聖人潛被，黎首自安，此上德之化也。親惠情生，泛愛功起，親則有所不普，愛則有所不同，澆風以漸也。親愛不足以化俗，賞罰於是以理人，又喪賞罰之義，廢仁義之禮，教之以折旋，行之以玉帛，而君欺於上，臣誑於下，淳源已遠，澆浮孔熾也。」

玄宗注：「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衰而仁存，仁亡而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醜之日，非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反淳樸，則上德之無為也。」

徽宗注：「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至，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為也，為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滋眾矣。」

⑨薄：指人心澆薄。首：開始。

此句謂：禮，是忠信澆薄時所呈現的一種社會現象，也是敗亂的開始。

河上公注：「『夫禮者忠信之薄』：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也。『而亂之首』：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

王注：「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篤，通簡不陽，責備於表機，微爭制夫仁義，發於內，為之猶偽，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成疏：「徒自外彰文飾，未是情發於衷。既非信實之厚，適足忠誠之薄，不懲浮悖之元，更資昏亂之首。」

李榮注：「人皆敦厚，各懷忠信，亦無煩曲禮，但忠信已薄，澆浮更厚，惑亂滋甚，以禮理之，賤質貴文，轉增邪亂，故言亂始也。」

玄宗注：「制禮者，為忠信衰薄而以禮為救亂之首爾。用禮者，在安上理人，豈玉帛云乎哉？」

徽宗注：「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 ⑩前識：先人而預知，能預先測知事物。華：浮華不實。李榮注說：「道德者，道之實也，仁義者，道之華也。先知仁義者，識華不識實也。夫明者自然合理，闇者方俟師教，知禮非上智之基，乃是下愚之始。」

此句謂：誇耀己智去預測事情，是道體浮華的展現，也是愚昧的始源。

河上公注：「『前識者道之華』：不知而言知，為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而愚之始』：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唱始。」

王注：「前識者，前人而識也。即下德之倫也。竭其聰明以為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雖德其情，姦巧彌密；雖豐其譽，愈喪篤實。勞而事昏，務而治蔑，雖竭聖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則無為而泰。守夫素樸，則不順典制；聽彼所獲，棄此所守，識道之華而愚之首，故苟得其為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名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營。各任其貞，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

行義正焉，禮敬清焉。棄其所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仁則誠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為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為之，豈足處也。」

成疏：「不知而強知曰前識，識在知前也。言此前識之人，於修道行中，甚為華偽，既非大智慧源，乃是愚痴之始。」

李榮注：「道德者，道之實也，仁義者，道之華也。先知仁義者，識華不識實也。夫明者自然合理，闇者方俟師教，知禮非上智之基，乃是下愚之始。」

玄宗注：「識者，人之性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應時，實喪淳樸，故云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同和，而失禮意者，則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故為愚昧之始。」

徽宗注：「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為鑿，揣而銳之，敝精神而妄意度，茲謂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故為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為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

⑪是以：因此。大丈夫：能承擔事物之君子。處：居、存。厚：淳厚。薄：澆薄。實：果實。華：花，引伸為浮華，有花無果。此句謂：因此大丈夫居心敦厚，不居心澆薄；存心篤實，而不存心浮華。

河上公注：「『是以大丈夫處其厚』：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處其厚者，處身於敦朴。『不居其薄』：不處身違道，為世煩亂也。『處其實』：處忠信也。『不居其華』：不尚言也。」成疏：「『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丈，長也。夫，扶也。謂有勇猛慈救之智，堪為群品之長，以扶護蒼生也。其志弘普，故稱大丈夫。大丈夫當懷道德之厚，豈處禮義之薄耶？『居其實不居其華』：達道之人，方外之士，當留情於淳樸之實，豈處心於前識之華？」

李榮注：「散樸以為器，原其始也至淳；失道而後德，要其終也澆薄。是以仁非本性，義異自然，信不由衷，禮飾於外，是非戰爭奸巧紛紜，父子失慈孝之心，君臣乖忠義之道，於是大聖老君痛時命之大謬，愍至道之崩淪，欲抑末而崇本，息澆以歸淳，故舉大丈夫經國理家，修身立行，必須取此道德之厚實，去彼仁義之華薄，則捐俗禮，歸真道。」

玄宗注：「有為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為之事，處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禮義之行，不居其華也，自居其實矣。」

徽宗注：「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返其性本而不流於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⑫彼：指浮華。此：指厚實。

此句謂：所以去彼浮華，而取此厚實。

河上公注：「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成疏：「去彼華薄，則是絕仁棄義。取此實厚，則是反樸還淳。且上德聖人，體無分別，豈有心於彼此，情繫於去取者乎？蓋明不去而去，雖去不去，不取而取，雖取不取，非去之而

去，非取之而取者也。去取既爾，彼此亦然。」

玄宗注：「去彼華薄，取此淳厚。」

### 【今譯】

上等德行的人，因任自然，不刻意表現德行，不自以為有德，因此才能擁有真正德行。下等德行的人，不肯忘記自己德行，所以沒有德行（下等德行的人，執守形式上的德行，刻意表現德行，所以是沒有德行）。上等德行的人，因任自然無所作為，不以作為存心，甚至連「無為」之心亦忘。下等德行的人，有心作為，且執著於有為，不能忘德。上等仁心的人，有心作為，但能不執著於有為，能不居功。上等義理的人，有心作為，也執著於自己的作為，不能忘功。上等禮儀的人，有心作為，而沒有回應他的作為時，就會伸出手臂來強引人行禮。所以道的社會失去後，才會出現德的社會；德的社會失去後，才會出現仁的社會；仁的社會失去後，才会有義的社會；義的社會失去後，才会有禮的社會。禮，是忠信澆薄時所呈現的一種社會現象，也是敗亂的開始。誇耀己智去預測事情，是道體浮華的展現，也是愚昧的始源。因此大丈夫居心敦厚，不居心澆薄；存心篤實，而不存心浮華。所以去彼浮華，而取此厚實。

### 【引釋】

《文子·精誠篇》：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智，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積惠重貨，使萬民欣欣，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茫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

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文子·道德篇》：

「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无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忘者，未之有也。」

《文子·上德篇》：

「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物，其德不絕。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叙，天下定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无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无不容。」

《文子·微明篇》：

「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眾適者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唯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无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无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

## 《文子·上禮篇》：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為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則生詐偽。末世之為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燬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 《韓非子·解老篇》：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論，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貌情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眾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眾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眾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

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

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眾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眾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 《淮南子·俶真篇》：

「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煦苻嫗，掩萬民百姓，使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茫然仿佯於塵埃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 《淮南子·本經篇》：

「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和失然後聲調，禮

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

《淮南子·齊俗篇》：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

《淮南子·道應篇》：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纓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

##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②。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③。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④；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邪？非乎⑤？故致數輿無輿⑥。不欲琤琤如玉，珞珞如石⑦。

### 【章旨】

此章約分二段，首段敘述得道則興，失道則廢。天清、地寧、神靈、谷盈、萬物以生、侯王以主民，皆因得道，依道而行，故能清寧安正。若失離道本，則天裂、地廢、神歇、谷竭、物滅、王蹶。次段述貴賤相因，高下相依，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若離本而去基，則不再成其貴高，所以治民處事，須循道據本而行，不可離物自高。河上公稱此章為〈法本第三十九〉，唐玄宗稱為〈昔之得一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乙本較全，文作：「昔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浴（谷）得一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至也，胃天毋已清將恐蓮（裂），地毋已寧將恐發，神毋【已靈將】恐歇，谷毋已【盈】將渴（竭），侯王毋已貴以高，將恐歛。故必貴以賤為本，必高矣而以下為基。夫是以侯王自胃孤寡不穀，此其賤之本與？非也？故至數

與無與。是故不欲碌碌如玉，硌硌若石。」

馬王堆乙本：「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作「侯王毋已貴以高，將恐歟」；「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作「故必貴以賤為本，必高矣而以下為基」；「不欲碌碌如玉，硌硌如石」作「是故不欲碌碌若玉，硌硌若石」。

### 【注釋】

- ①昔：從前。得一：體悟大道。一：數之開始，此指道體。

此句謂：從前獲得道體的有，接著底下列出得道者之物事。

河上公注：「昔，往也。一，無為，道之子也。」

王注：「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為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歇、竭、滅、蹶也。」

成疏：「昔，古也。一，道也。言曩昔劫初，得道之者，所得之狀，具列下文，斯則御今而引古也。」

玄宗注：「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在物為一，故謂之一爾。」

- ②清：清澈。寧：寧靜。靈：靈驗。正：君長、官長。

此句謂：上天能獲得道體，因而能清澈；大地能獲得道體，因而能安寧；神明能獲得道體，因此能靈驗；川谷能獲得道體，因而水能滿盈；萬物能獲得道體，因而能得以生長；諸侯王能獲得道體，所以能成為天下人的官長。

河上公注：「『天得一以清』：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以寧』：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也。『神得一以靈』：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谷得一以盈』：言谷得一，故能盈滿而不絕也。『萬物得一以生』：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言侯王得一，故能為天下平正。」

成疏：「『天得一以清』：稟得道之炁，故積陽成天，清浮

在上也。『地得一以寧』：同稟一道，故凝陰成地，寧靜於下。

『神得一以靈』：神道處陰，幽冥難測，由其得一，故靈智無方，故《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也。『谷得一以盈』：谷，川谷也。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溪壑盈滿。

『萬物得一以生』：有識無情，通號萬物，同稟一道，故得生成。『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帝王公侯，莫不稟道為化，只以無為得一，故能布政天下，放勳文命是也。」

李榮注：「一，元氣也，未分無二，故言一也。天地雖大，所稟者元一，萬物雖富，所資者沖和。王侯雖貴，所賴者真道。是以清澄以廣覆，寧靜以厚載，變化以精靈，虛豁以盈滿，安樂以全生，無為而正定，何以致然？皆得一於道。」

玄宗注：「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在則名立，用失而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之，故云其致之。」

另外，晚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引唐玄宗御注，與《道藏》玄宗注本不同，引錄於下。御注：『天得一以清』：氣象之大者，莫過乎乾穹，崇廣覆也。『地得一以寧』：御注：形質之大者，莫過乎坤儀，純陰之質，由得一故能磅礴厚載，資生萬物。『神得一以靈』：御疏：神者，妙萬物以為言，由得一故，故能通變無方，不可形詰。『谷得一以盈』：御注：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運動無竭。『萬物得一以生』：御疏：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總謂之物，得沖氣故，故能生成運動而不歇滅。『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御注：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名立，用失而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爾，故云其致之云爾也。」

徽宗注：「《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貳，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

者，故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隕然乎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眾，故得一以為天下正。自天地以至於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為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③致：到，得到。裂：崩裂。發：通「廢」，廢壞。竭：枯乾。滅：毀敗。蹶：顛覆、倒地。

此句謂：它會導致以下現象：上天如果無法獲得清澈，恐怕將會崩裂；大地如果無法安寧，恐怕將會顛廢；神祇無法靈驗，恐怕將會消失；川谷無法盈滿，恐怕將會枯竭；萬物無法生長，恐怕將會毀滅；侯王無法高貴，恐怕將會被顛覆。

河上公注：「『其致之』：致，誠也，謂下六事也。『天無以清將恐裂』：言天當有陰陽施張，晝夜更用，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為天。『地無以寧將恐發』：言地當有高下剛柔，氣節五行，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將恐發洩不為地。『神無以靈將恐歇』：言神當有王相囚死休廢，不可但欲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為神也。『谷無以盈將恐竭』：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為谷。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言萬物當隨時死生，不可但欲生無已時，將恐滅亡不為物也。『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言侯王當屈己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欲貴高於人，將恐顛蹶失其位也。」

王注：「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盈、生、貞。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則清不失，用清則恐裂也。故為功之母，不可舍也。是以皆無用其功，恐喪其本也。」

成疏：「『其致之』：致，得也。通結前六事，咸得一道也。若作內解者，通是一人而有六種行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

以，用也。無，不也。裂，壞也。言天不能用道清虛，則日月悖蝕，星辰失度，災變屢彰，恐當坼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發，變動也。言地不能用道寧靜，則恐有崩淪之災。昔岐山崩，三川震是也。『神無以靈將恐歇』：歇，廢也。神不依道，則智用愚殆，既無靈驗，將恐廢歇。『谷無以盈將恐竭』：竭，塞也。言川谷乖一，災否斯起，致泉源枯竭，流注不通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一切萬物得一而生，若喪道乖真，則死滅俄頃。『王侯無以貴高將恐蹶』：蹶，敗也。君王不能用道守貴，而乖理悖德，將恐神器顛覆，社稷傾危，夏桀殷紂，即其人也。」

李榮注：「道無興廢，物有得失，得之者益，如前，失之者損，如後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高貴將恐蹶，真一之道，不可失也。失之成象，恐之於破裂，成形恐之於動發，不測將恐以歇絕，虛間將恐以枯竭，生靈將恐以死滅，尊貴將恐於顛蹶也。」

玄宗注：「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誠云：天無以其清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矜之，將恐發泄。神矜則靈歇，谷矜則盈竭，物矜則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蹶矣。聖教垂代，本為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會歸只在於侯王守雌用道爾。」

徽宗注：「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以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成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游魂為變，失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於萬物之上，無以為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蹶乎？」

④本：根本。基：基礎。案：本固而葉茂，基穩而屋安。

此句謂：所以尊貴之人，以低賤者為根本；高大之物，以低

下者為基石。

河上公注：「『故貴以賤為本』：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為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高必以下為基』：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為本基。猶築牆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

成疏：「『故貴以賤為本』：貴，尊高也。賤，卑下也。得一之君，故能謙下。失道之主，必致驕矜，故知驕矜是賤下之基，謙卑是尊貴之本，校量得失，故有斯戒。『高以下為基』：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原乎一簣，以況尊貴，卑下為基。」

李榮注：「故貴以賤為本，此則國以人為本，亦言從賤以至貴也。高以下為基，九重之臺，起於累土。」

玄宗注：「侯王高貴，兆民賤下，為國者以人為本基，當勞謙以聚之，令樂其愷悌之化，不有離散。」

徽宗注：「賤者，貴之所恃以為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睹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 ⑤孤：孤單，有德不孤；《論語·里仁篇》：「德不孤，必有鄰。」稱孤則無德。寡：少；寡人，自稱少德之人。穀：善；《詩經·小雅·黃鳥》：「不我肯穀」。毛傳：「穀，善也。」不穀：不善之人。孤家、寡人、不穀，都是謙稱自己孤單無鄰、少德，無善行。

此句謂：因此諸侯王自稱：孤（無德）、寡（寡德）、不穀（無善行）；這不是以低賤為根本嗎？不是嗎？

河上公注：「『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不能。如車轂為眾輻所奏。『此非以賤為本耶』：言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以賤為本，以曉於人也。『非乎』：嗟嘆之辭。」

成疏：「不穀，猶不善也。王侯貴人，智慧聰達，體知傲是喪身之本，謙為貴盛之基，故能俯接下凡，卑以自牧，乃稱孤寡不穀。豈非以賤為本耶？而言非乎者，蓋是嗟嘆假問之辭云爾。」

李榮注：「『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此亦不忘於本。『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言其實以賤為本。」

玄宗注：「孤寡不穀，則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為本。非乎者，明是以賤為本爾。」

徽宗注：「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為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蹶，其以此乎？」

⑥致：到、得到、獲得。輿：車。

此句謂：所以能達到擁有數輛車，是從沒有車子開始。

河上公注：「致，就也。言人就車數之，為輻、為輪、為轂、為衡、為輿，無有名為車者，故成為車。以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名，故能成其貴。」

成疏：「輿，車也，箱輻轂輞，假合而成，徒有車名，數即無實，五物四大，為幻亦然，所以身既浮虛，貴將安寄，是故處貴應須謙下。」

李榮注：「王侯實貴而以賤為名者，此有道之君也。歌謠頌德不以為譽，此則數譽無譽。懸謗從諫，不以為毀，此則數毀無毀也。明體道君子，外寵辱得失，不驚心忘毀譽，喜慍不形色也。」

玄宗注：「數輿則無輿，輪轅為輿本；數貴則無貴，賤下為貴本。轅為輿本，當存轅以定輿。賤為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為本，故致此數輿之談也。」

徽宗注：「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於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

無實之毀隨至，所以無譽。」

⑦瑒瑒：美玉的樣子。珞珞：石頭的樣子。玄宗注：「瑒瑒，玉貌，落落，石貌。」

此句謂：不想要像玉般被人所貴，也不想像石般被人所賤。

（一切以道為依歸。）

河上公注：「瑒瑒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為人所貴，如石為人所賤，當處其中也。」

王注：「清不能為清，盈不能為盈，皆有其母以存其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母。而母無貴形，貴乃以賤為本，高乃以下為基，故致數輿乃無輿也。玉石瑒瑒珞珞，體盡於形，故不欲也。」

成疏：「玉，貴也。石，賤也。瑒瑒，少也。落落，多也。若內惑於身，外迷於物者，則賤物而貴身也。今既數車無車，即悟物我虛幻，故能自他平等，貴賤不殊，離形去知，冥於至道，所以不欲瑒瑒如玉之可貴，落落如石之可賤也。」

李榮注：「玉瑒瑒少故貴，石落落多故賤。賤者人所惡，貴者物所攻，俱不安也。處貴而謙退，不欲如玉之被攻。在賤而思齊，不欲如石之被棄。得之以一，處之以中，唯上與下，無不安也。」

玄宗注：「瑒瑒，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為本。」

徽宗注：「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瑒瑒如玉，珞珞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 【今譯】

從前獲得道體的有：蒼天能獲得道體，因而能清澈；大地能獲得道體，因而能安寧；神明能獲得道體，因此能靈驗；川

谷能獲得道體，因而水能滿盈；萬物能獲得道體，因而能得以生長；諸侯王能獲得道體，所以能成為天下人的官長。它會導致以下現象：上天如果無法獲得清澈，恐怕將會崩裂；大地如果無法安寧，恐怕將會顛廢；神祇無法靈驗，恐怕將會消失；川谷無法盈滿，恐怕將會枯竭；萬物無法生長，恐怕將會毀滅；侯王無法高貴，恐怕將會被顛覆。所以尊貴之人，以低賤者為根本；高大之物，以低下者為基石。因此諸侯王自稱：孤（無德）、寡（寡德）、不穀（無善行）；這不是以低賤為根本嗎？不是嗎？所以能達到擁有數輛車，是從沒有車子開始。不想要像玉般被人所貴，也不想像石般被人所賤。（一切以道為依歸。）

### 【引釋】

《文子·道原》：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柔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為，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

《文子·符言篇》：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為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

《文子·符言篇》：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脩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莊子·大宗師》：

「（道體）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狝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萬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韓非子·解老》：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恆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

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案：《韓非子》此章主要在解釋今本《老子》第三十九章，但「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在解釋「道，理之者也」，此段不見於今本三十九章中，清代顧廣圻以為是在解釋《老子》十四章文末「是謂道紀」，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卷六·解老》注引，但《老子》十四章原作「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馬王堆本同於今本，該句有前文，不能光斷章以取義。又，《韓非子·解老》中，有關「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恆其光」其實亦暗引《莊子》說以解《老》。《淮南子·道應篇》：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

##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①；弱者，道之用②。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③。

### 【章旨】

此章分二段，前段論反與柔之動用。後段論道生物之過程。反，是違反常道而行事，雖是離經（常），但不背道；相反的，貴在反經（常）而合道。《論語·子罕篇第九》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但權道反常，詭祕不經，易流於譎詐反覆，和小人所為無別。其區別處在於：不以私心，以國家及大眾之利益為依歸，因依時宜，則稱為「權變」，是君子及聖人之便宜行事；如以私心，謀一己之利，則為「譎詐」，是反覆小人之所行。權變只能偶一為之，不能常行；以權變為常，則和小人不別。謙柔為道的另一種運用方式，《易經·謙卦》說一謙可以得到天、地、神、人，四種助益，謙柔可以得眾，可以剋剛。但正、反，剛、柔，皆須相配而行，依時而用。柔中有剛，才不是懦弱；反而能合正，才不流於詭詐。反、柔為道之動用，而貴於能順合自然，去其動用之心。河上公稱此章為〈去用第四十〉，唐玄宗稱為〈反者道之動章〉。

### 【版本異同】

郭店甲本作：「返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亡。」

馬王堆乙本作：「反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 【注釋】

- ①反：反面事物，與「正」相反，《老子》五十七章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奇即是「反」。反，改變正常的行事方式，指權變而言，貴在能反經合道，所以此章說「反者，道之動」。又，「反」亦可作通「返」解，即夫物芸芸之後，能返回道體。動：變動。

此句意謂：反面事物，是道體的動轉（或譯：往返相循環，是道體的運轉）。

河上公注：「反，本也，道之所以動，動生萬物，背之則亡也。」

王注：「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有以無為用，此其反也。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

成疏：「反，還也。動，悲也。得道聖人超凌三境，但以慈悲救物，反入三羅，混跡有中，赴機應化，故上經云：『遠曰反』。」

李榮注：「『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道以柔弱為用，動皆反俗，俗以剛強在心，舉皆失道者也。」

玄宗注：「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義者，是聖人之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也。」

- ②柔：謙柔。用：運用。

此心謂：柔弱，是道術的運用。

河上公注：「柔弱者，道之所常用，故能長久。」

王注：「柔弱同通不可窮極。」

成疏：「逗機設教，抑乃多端，欲論切當，無過柔弱，故即以此柔弱為化用之先也。」

玄宗注：「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柔弱雌靜者，是聖人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

徽宗注：「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夫物芸芸，各

歸其根，則已往而返復乎至靜，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無非我，故曰反者道之動。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實在於此。《莊子》曰：『積眾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故云弱者道之用。四時之行，斂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如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彼蔽於莫為，溺於或使，豈道也哉？」

- ③有：萬有，指現象界。《老子》第一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在「有」之前，「有」從「無」而生。此句謂：天下萬物都是從「有」產生，「有」是從「無」所衍化出來。

河上公注：「『天下萬物生於有』：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有生於無』：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強，謙虛勝盈滿也。」

王注：「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成疏：「有應道也，所謂元一之氣也。元一妙本，所謂冥寂之地也。言天地萬物，皆從應道有法而生，即此應道，從妙本而起。元乎妙本，即至無也。」

李榮注：「有者，天地也，天地有形，故稱有。天覆地載，物得以生，故言生於有。無者，道也，道非形相，理本清虛，故曰無。天地從道生，有生於無也，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迷者失道，不識本元，聖人垂教，明於祖始，若能歸道，超生死而出有無，必其昏俗，淪有無而繫生死。形神合而見相，故言生於有。形神散而無體，故言生於無。」

玄宗注：「夫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

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冲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矣。」

### 【今譯】

反面事物，是道體的動轉（或譯：往返相循環，是道體的運轉）；柔弱，是道術的運用。天下萬物都是從「有」產生，「有」是從「無」所衍化出來。

##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①；中士聞道，若存若亡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③。故建言有之④：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⑤，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⑥，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⑦。夫唯道，善貸且成⑧。

### 【章旨】

此章將修道之人區分為上士、中士、下士三類。道體無形，離言語、名相、聲音，所以不能以智求，不能因感官而得，而須以心悟而體證。得道之士涵攝光明，所以若昧。「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老子》四十八章），所以進道若退。俗人妄行歧路，所以夷道若類。而略低於道者，則為德。德有上德、廣德、建德，及質真，以俗人看來皆是渝變而不足。《史記》說：「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可以為此章做注。文中並以大方、大器、大音、大象來比喻道體，道雖無形色、聲音、方隅，且難成，但唯有道才能濟物而有成。河上公稱此章為〈同異第四十一〉，唐玄宗稱為〈上士聞道章〉。

### 【版本異同】

郭店乙本文作：「上士聞道，堇能行於丌中。中士聞道，若聞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弗大笑，不足以為道矣。是以建言有之：明道如孺，夷道如績，進道如退。上德如浴，大白如辱，廣德如不足，建德如偷，質貞如愈。大方亡隅，大器曼城，

大言祇聲，大象亡形，道……」

郭店本：「勤而行之」作「堇能行於丌中」；「昧」作「亭」；「類」作「績」；「谷」作「浴」；「渝」作「愈」；「晚成」作「曼城」。

馬王堆甲本：「若昧」作「如費」；「若類」作「如類」；「道隱無名」作「道褒无名」。

馬王堆乙本：「善貸且成」作「善始且善成」。

### 【注釋】

①上士：上等士人，指上智之人。

案：上智不疑，所以上等的士人聽到大道，辛勤的去實踐它。

河上公注：「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而行也。」

王注：「有志也。」

成疏：「上機之士，智慧聰達，一聞至道，即悟萬法皆空，所以勤苦修學，遂無疑怠。」

李榮注：「信道彌篤，強行有志，寒暑變而不革其心，金石銷而不移其操，始終常一，確乎不拔，勤行也。」

玄宗注：「了悟故勤行也。」

徽宗注：「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至誠不息。」

②中士：智慧中等之士，泛指一般人。

此句謂：中智可上可下，疑而難成，所以中等士人聽到大道，若有若無（將信將疑，可有可無）。

河上公注：「中士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惑於情欲，而復亡之也。」

成疏：「中機智闇，照理不明，雖復聞道，未能妙悟，若斂情歸定，即時得空心，纔涉世塵，即滯於有境，與奪不定，故云存亡。」

李榮注：「素絲無恒，逐玄黃而改色，中士不定，隨好惡而

異心。聞真道，存身以安國，則存道而忘俗，見財色，悅性以娛情，則存俗而忘道也。」

玄宗注：「中士可上可下，故疑。疑則若存若亡。」

徽宗注：「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其於道也，一出焉，一入焉。」

③下士：下愚之人。

案：下士劣智，不足以識理，所以下等士人聽到大道，大聲的譏笑它。不被譏笑反而不能稱為大道。

河上公注：「下士貪狠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樸，謂之鄙陋，故大笑之。不為下士所笑，不足以名為道。」

成疏：「下機之人，根性愚鈍，聞真道玄遠，至言宏博，心既不悟，謂為虛誕，遂生誹謗，拊掌笑之。不為凡人所笑，不足稱為聖道。」

李榮注：「心迷得失，知近不知遠，情昏真偽，識淺不識深，但悅塵垢之小行，反笑清虛之大道也。」

玄宗注：「迷而不信，故笑。不為下士所笑，不足以為玄妙至道也。」

徽宗注：「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不入於俚耳，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

④建：立。建德：即立德。立言、立功、立德，合稱三不朽。

此句謂：所以古代立言之士有句話說。接著即舉所說之例證。

河上公注：「建，設也。設言以有道，當如下句。」

王注：「建，猶立也。」

成疏：「建，立也，言上士所行之道，建在下文。有之，即明道若昧等是也。」

李榮注：「物情不一，取舍異心，聖人設法，無教無不教，凡情向背，有不信之也。」

玄宗注：「建，立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同。」

⑤昧：幽暗。夷：平。類：絲結不平處；《說文》：「絲節也。」

玄宗疏：「類，絲之不勻者。」「類」字，郭店、河上公、唐成玄英本皆作「類」，以文意看「類」字較佳，疑「類」借為「類」字，意為如絲結不平；河上公等將「類」解釋為品類。

此句謂：明亮的道體，世人看來卻像幽暗；努力行道，反而像是能力倒退；平坦的大道，像是坎坷不平（或譯：像和凡俗相類不別）。

河上公注：「『明道若昧』：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進道若退』：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夷道若類』：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殊別，若多比類也。」

王注：「『明道若昧』：光而不耀。『進道若退』：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夷道若類』：類，垴也。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若類垴也。」

成疏：「『明道若昧』：昧，闇也。照達真道之人，晦跡同俗，不顯其明，若愚闇也。『進道若退』：大學之人，不見其跡，內雖進修，外若其退。『夷道若類』：夷，平也，證太平等道。修行之人，知一切眾生與己同體，不見愚智之別，等差一類也。」

李榮注：「『明道若昧』：智無不周，明也。光而不耀，昧也。『進道若退』：聞道勤行，進也。大成若缺，退也。『夷道若類』：緬平一等，夷道也。和光同塵，若類也。」

玄宗注：「上士動行，於明若昧，於進若退，於夷若類，故中士疑而下士大笑之。」

徽宗注：「『明道若昧』：若日月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原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夷道若類』：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進道若退』：顏淵以退為進，莊

子以謂坐忘。」

⑥谷：川谷，溪水所匯注處。白：潔白。辱：玷污。玄宗御疏：「白，純淨也。辱，塵垢也。得純淨之道者，晦跡同塵，故稱若辱，而實純白，獨全備爾。」

廣德：德行廣被。偷：懈怠。質真：質樸真純之人。渝：變改。此句謂：最上等的德行，像川谷般謙下；最潔白的，反而最易蒙受侮辱；最廣大的德行，反而像是有所不足；建立德行者，反像是偷怠（怠惰）；質樸真純，反而像是變易不定。

河上公注：「『上德若谷』：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大白若辱』：大潔白之人若污辱，不自彰顯。『廣德若不足』：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建德若偷』：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質真若渝』：質樸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

王注：「『上德若谷』：不德其德，無所懷也。『大白若辱』：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廣德若不足』：廣德不盈，廓然無形不可滿也。『建德若偷』：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質真若渝』：質真者不矜其真，故渝。」

成疏：「『上德若谷』：勝上道德之人，與太虛等量，故能包容萬物，若彼空谷也。本亦作『俗』字者，言能忘德，不異囂俗也。『大白若辱』：白，潔靜也。辱，污染也。言大潔白高行之人，和光同塵，不曜於物，故能混跡揚波，若污辱也。故東方先生潔其道而穢其跡，即斯義也。『廣德若不足』：廣，大也。言懷大德之士，體道虛忘，故內至有餘，而外若不足。《老子傳》云：『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建德若偷』：偷，盜也。言建立大德之人，藏名隱跡，如彼偷竊，不用人知，故上經云：『猶若畏四鄰』。『質真若渝』：質，實也。渝，變也，言素質體真之士，寂而動，

真而應，變見無常，故若渝也。」

李榮注：「『上德若谷』：無不容也。『大白若辱』：羸而不穢，大白也。混而似濁，若辱也。『廣德若不足』：大滿若沖也。

『建德若偷』：潛行密被。『質真若渝』：渝，變也。性無染濁，體實常存，質真也。忘死生，合變化，若渝也。」

玄宗注：「『上德若谷』：虛緣而容物。『大白若辱』：純潔而含垢也。『廣德若不足』：大成而執謙也。『建德若偷』：立功而不銜也。『質真若渝』：淳一而和光也。」

徽宗注：「『上德若谷』：虛而能應，應而不竭；虛而能受，受而不藏。經曰：『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大白若辱』：滌除玄覽，不睹一疵，大白也。處眾人之所惡，故若辱。『廣德若不足』：德無不容，而不自以為有餘，故若不足。秋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建德若偷』：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質真若渝』：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⑦方：正。隅：角。形器有方隅曲直，大道無形體方隅。唐·李榮曰：「寰寓有象，有方也。至道無形，無隅也。」唐玄宗御疏：「夫涉形器者，則滯於一方矣，唯大象之道，本無形質，隨感而應，能狀眾形，故曰大象無形。」二注皆以物器有方正邊隅，道體無形，所以無邊隅。

案：《老子》十四章：「聽之不聞，名曰稀。」大方、大器、大音、大象，都是用以比喻道體的無形無色無聲。

此句謂：最方正的器物，是沒有邊角；最大的器物，須遲緩才能完成；最大的聲音，是沒有聲音可聽；最大的形象，是沒有形象可尋；道體隱微玄妙，不能用名相來稱述。

河上公注：「『大方無隅』：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大器晚成』：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也。『大音希聲』：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大象無

形』：大法象之人，質樸無形容。『道隱無名』：道潛隱伏，人無能指名。」

王注：「『大方無隅』：方而不割，故無隅也。『大器晚成』：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必晚成也。『大音希聲』：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眾，故有聲者非大音也。『大象無形』：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

成疏：「『大方無隅』：隅，角也。言體道大方之人，因循順物，不守節操，不立隅角，所謂上達節也。『大器晚成』：瑚璉九鼎，非一朝可成，喻大學之人，豈近心能證？必須累劫修研，方致虛極，即任公子釣鰲是也。『大音希聲』：希，猶無也。至道大音，寂乎無響，自妙本降跡而聲無聲也。師曠聽之而不聞其聲也。瓊音震乎宇宙，欲明即跡即本，故言大音希聲也。『大象無形』：大道之象，象而無形。無形而形，離朱視之而莫見其形也，色象遍乎虛空，欲明即有而無，故云大象無形也。『道隱無名』：至道妙本，幽隱窈冥，非形器之所測量，豈名言之能詮辯？」

李榮注：「『大方無隅』：寰寓有象，有方也。至道無形，無隅也。『大器晚成』：積習生常，美成在久，故知修行非一朝一日可以致也。『大音希聲』：鴻鐘應節而鳴，玄教隨機而作也。『大象無形，道隱無名』：虛無羅於有象，故言大象，大象無象，故曰無形，形不可暗，故言道隱，絕於稱謂，故曰無名也。」

玄宗注：「『大方無隅』：不小立圭角也。『大器晚成』：且無近功。『大音希聲』：不飾小說。『大象無形』：故能應萬類也。『道隱無名』：功用不彰，無名氏。」

徽宗注：「『大方無隅』：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

故無隅。『大器晚成』：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大音希聲』：動於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大象無形』：託於窈冥，而視之不得見，故無形。」

⑧唯：只有。善：擅長。貸：借、施助。

案：只有道體，擅長於濟助萬物且能有成果。

河上公注：「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

王注：「凡此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為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為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不如機匠之裁，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成疏：「貸，借也。獨此無名之道，有大慈悲，故能俯救眾生，借其善力，亭毒群品，生化三才，種種方便，趣令成就也。」

李榮注：「夫進而若退，進無進也。若退而進，退無退也。明若昧，非明也。昧若明，非昧也。至真之道，非進非退，非明非昧，無色無聲，無形無名，雖復無名，亦何名而不立，雖復無象，亦何象而不見，是故布氣施化，貸生於萬有，為而不恃，付之於自然也。」

玄宗注：「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沖和妙用資貸萬物，且成熟之。」

徽宗注：「自明道至於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欲明之而不可得也，聖人得也道，故予而不費，應而不匱，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故勤而行之，則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其餘事猶足為帝王之功，傳曰：『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

上等的士人聽到大道，辛勤的去實踐它；中等士人聽到大道，若有若無（將信將疑，可有可無）；下等士人聽到大道，大聲的譏笑它。不被譏笑反而不能稱為大道。所以古代立言之士有句話說：明亮的道體，世人看來卻像幽暗；努力行道，反而像是能力倒退；平坦的大道，像是坎坷不平（或譯：平坦的大道，像和凡俗相類不別）；最上等的德行，像川谷般謙下；最潔白的，反而像是最易蒙受侮辱；最廣大的德行，反而像是有所不足；建立德行，反像是偷怠（怠惰）；質樸真純，反而像是變易不定；最方正的器物，是沒有邊角；最大的器物，須遲緩才能完成；最大的聲音，是沒有聲音可聽；最大的形象，是沒有形象可尋；道體隱微玄妙，不能用名相來稱述。只有道體，擅長於濟助萬物且能有成果。

### 【引釋】

《文子·上德》：

「橘柚有鄉，崔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九州之地，足无千里之行，无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上者，難矣。凶凶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

《韓非子·喻老》：

「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sup>①</sup>；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sup>②</sup>。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sup>③</sup>。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sup>④</sup>。人之所教，我亦教之<sup>⑤</sup>。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sup>⑥</sup>。

### 【章旨】

此章分為兩部份，一是敘述道體之生化萬物，一是論述謙柔之重要及侯王治國之法。

老子以為萬物皆由「道」來化生，道是宇宙萬物的本體。「道」在生「物」的時候，其過程是：「道」——「無」——「有」——「萬物」。所以也是由「道」而生「一」，「一」而生「二」，「二」而生「三」，「三」生萬物。「道」所生的「一」，如據《文子·下德篇》：「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一」是指「氣」。「一」所生的「二」，則是指「陰陽」。《莊子·知北遊》也說：「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天地萬物都是因氣聚而生，氣散而死，都是一氣萬形。所以由「道」所生的「一」，即是萬物之始源的「氣」。

「一」所生的「二」，即是「陰」「陽」；河上公注也以「二」為陰與陽，亦即氣分陰、陽。「二」所生的「三」，及「三」生萬物，河上公注：「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天地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也。」河上公以「三」為三氣（和、清、濁），由三氣生天地人三才。但如以道家《列

子·天瑞篇》所言「道」生「物」，是由無而有，共經過五大時期，依次為：太易（未見氣）、太初（氣之始）、太始（形之始）、太素（質之始）、渾淪（氣形質三者渾而未分）；《列子》以為萬物皆由氣、形、質三者所組合而成，依此看，「三」應是指形成萬物所須的「氣」、「形」、「質」三者；由「氣」、「形」、「質」來組合成天地萬物，所以說是「三生萬物」。

以上為道生物之過程。至於在治國法門上，則貴謙柔而戒強梁。河上公稱此章為〈道化第四十二〉，唐玄宗稱為〈道生一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馬王堆本的次第，四十一章在四十章之前，此章直接在四十章「有生於無」之後。甲乙本皆有殘缺，今以乙本為主，合校兩者，文作：「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人之所亞，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稱也。物或益之而】云（損），云之而益。【人之所教，亦議而教人。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父。」

馬王堆甲本：「沖氣」作「中氣」；「以為稱」作「以自名」；「教父」作「學父」。

### 【注釋】

①一：元氣、祖氣，元氣未分所以稱一，唐宋內丹家謂之元陽祖氣。唐代李榮注：「道生一，虛中動氣，故曰道生。元氣未分，故言一也。」

二：元氣分為陰、陽二氣。

三：或說氣、形、質（《列子·天瑞篇》）；或說和、清、濁三氣，由此生天、地、人三才（河上公注）。

此句意謂：道體產生一（元氣、祖氣），一產生二（陰、陽二氣），二產生三（氣、形、質），三產生萬物。

河上公注：「『道生一』：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二』：一生陰與陽也。『二生三』：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三生萬物』：天地人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也。」

王注：「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沖氣一焉。」

成疏：「一，元氣也。二，陰陽也。三，天地人也。萬物，一切有識無情也。言至道妙本，體絕形名，從本降跡，肇生元氣。又從元氣變生陰陽。於是陽氣清浮，昇而為天；陰氣沉濁，降而為地。二氣升降，和氣為人。有三才，次生萬物，欲明道能善貸，次第列之。」

李榮注：「道生一，虛中動氣，故曰道生。元氣未分，故言一也。一生二，清濁分，陰陽著也。二生三，運二氣三才。三生萬物，圓天覆於上，方地載於下，人主統於中，何物不生也？」

玄宗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一者，沖氣也，言道動出沖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陰氣，積沖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之二，故云二生三也。『三生萬物』：陰陽含孕，沖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云三生萬物。」

徽宗注：「『道生一』：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一生二』：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精具而神從之。『二生三』：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三生萬物』：

天肇一於北，地耦一於南，人成位為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 ②負：背。抱：向。沖氣：中和之氣。《列子·天瑞篇》：「沖和氣者為人。」南宋·林希逸《列子口義》：「沖，亦和也。」此句謂：萬物背部含陰而正面含陽（萬物自身皆由陰陽二氣合成），陰陽中和成為和諧之氣。

河上公注：「『萬物負陰而抱陽』：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迴心而就日。『沖氣以為和』：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臟），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

成疏：「『萬物負陰而抱陽』：負，背也，抱，向也。陽，生也。陰，死也。言一切萬物，有識無情，莫不背陰向陽，好生惡死。然惡死不遂免死，好生未嘗得生，聖人愍之，故此下為說長生之術也。『沖氣以為和』：沖，中也，和，順也。言人欲得不死者，必須處心中正，謙和柔弱，此則長生也。故下文云：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也。」

李榮注：「陽氣熱孤，亦不能生物，陰氣寒單，亦不足成形。故因大道以通之，借沖氣以和之，所以得生也。」

玄宗注：「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故負抱陰陽，含養沖氣，以為柔和也。」

徽宗注：「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抱焉，聖人所以向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沖氣是已。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 ③惡：憎惡。孤：孤單無德之人；有德不孤，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寡：少，少德。不穀：不善；穀，善。

此句謂：人們所厭惡的正是孤德、寡德、不善之人，而帝王公侯卻以此為自稱。

河上公注：「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為稱者，處謙卑，法空虛和柔也。」

成疏：「孤獨鰥寡，乃不善之事，以此為惡，人之常情。而王公貴人用斯自牧，足明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以勸修行之人，必須處心謙順。」

李榮注：「抱沖和之氣，無好無惡，失一元之道，有愛有憎，但敦富貴之名，不悅孤寡之稱，唯有道王公卑以自牧，義存謙退，以此為名也。」

玄宗注：「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為本，而沖氣和柔守本者，當須謙卑守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稱孤寡不穀者，以謙柔為本故也。」

徽宗注：「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其惟聖人乎？故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為稱。已極而返，已滿而損，所以居上而不危。」

④損：虧損。益：增益。

此句謂：所以事物，有時受損傷反而得益，有時獲益反而造成受損。

河上公注：「『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推讓必還。『或益之而損』：夫增高者崩，貪富者致患。」

王注：「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為主，一何可舍？愈多愈遠，損則近之。損之至盡，乃得其極。既謂之一，猶乃至三，況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虛言也。」

成疏：「謙卑柔弱，損己濟物，物必歸之，故生道獲全。矜誇傲誕，益己凌物，物必挫之，故致危敗。危敗是損，全生是益，損益之驗，其義盡然，故言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

李榮注：「有道以富貴而稱孤寡，損也。謙光日新，益也。」

無德虛貴，自以為益，材下位高，必至傾覆，損也。」

玄宗注：「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者善於下，謙弱者德之柄，孤寡為稱，不亦宜乎？案：據強思齊纂疏引補入）」

徽宗注：「木落則糞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則必食，益之而損故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王公之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

⑤此句謂：人們用來教誨人的，我也用來教誨人。

河上公注：「『人之所教』：謂眾人所以教，去弱為強，去柔為剛。『我亦教之』：言我教眾人，使去強為弱，去剛為柔。」

王注：「我之非強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相教，違之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違之也。」

成疏：「言俗人儒教，亦尚謙柔；我之法門，本崇靜退。然儒俗謙柔，猶懷封執；我之靜退，貴在虛忘，所以為異也。」

李榮注：「人間所行之教，理歸仁義，事在剛強，然剛強者死之類，仁義者道之華。亦我義教之者，欲使去剛強而存柔弱，遠仁義而安道德也。亦言聖人是於能教，眾生是於所教，以能教所，緣教得宜。義者宜也。」

玄宗注：「老君云：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此柔弱謙卑之義以教之。」

⑥強梁：剛暴之人。玄宗御疏：「強梁，謂剛暴屈強之人也。」

教父：教化的根本。父：始源。

此句謂：使用暴力的人，不得好死；我將用它來作為教人的根本。

河上公注：「『強梁者不得其死』：強梁，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為天之所絕，

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死也。『吾將以為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為教戒之始也。」

王注：「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為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為強梁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邪。若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違教之徒，適可以為教父也。」

成疏：「強梁，猶剛躁也，父，始也。言強梁之人必當夭折，不得依天命，壽終而死也。老君雖復闡法多端，妙教法門匪一，而每說柔弱為善，剛強為惡，以此切當，將為學道之先。父，亦本也。」

李榮注：「不從君父之命，不順聖人之教，貪榮而守勝，尊己以凌人，強梁也。違科犯法，不盡天年，中道而夭，不得其死也。物皆合道，聖人無不設教，凡情失理，化主所以與言，由仁義之華，彰道德之實，因強梁之性，演柔弱之法。父，本也。以強梁為教之本也。」

玄宗注：「強梁之人，動與物亢，求益而損，物或擊之，故不得其死。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為眾教之父也。」

徽宗注：「以強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此。強梁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為戒，故將以為教父。」

## 【今譯】

道體產生一（元氣、祖氣），一產生二（陰、陽二氣），二產生三（氣、形、質），三產生萬物。萬物背部為陰而正面含陽，陰陽中和成為和諧之氣。人們所厭惡的正是孤德、寡德、不善之人，而帝王公侯卻以此為自稱。所以事物，有時受損傷反而得益，有時獲益反而造成受損。人們用來教誨人的，我也用來教誨人。使用暴力的人，不得好死；我將用它來做為教人

的根本。

### 【引釋】

《文子·符言篇》：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以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剝。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

《文子·符言篇》：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

《文子·上德篇》：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莖，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

《文子·微明篇》：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濕而強食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此眾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迎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迁，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精神篇》：

「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

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①。無有入無間②。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③。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④。

### 【章旨】

柔者無為而順物，剛者必己以行事；所以柔可以依循其意以克剛。柔而臻至柔，則無己而無形；剛而達至剛，則有形而無間；無形可以入無間，所以至柔可以馳騁至堅。天下之治，在於去私心，不以己意行事，此即無為之益，可以遍用於天下。河上公稱此章為〈遍用第四十三〉，唐玄宗稱為〈天下之至柔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本作：「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致堅。无有入於无間。五（吾）是以知无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无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

馬王堆甲本：「騁」下有「於」字；「無有入無間」作「無有入於无間」。

### 【注釋】

①至柔：最柔弱的事物，河上公注以為是水，嚴遵《老子指歸》以為是道。馳騁：騎馬奔跑，引伸為駕御它奔走。至堅：最堅硬的東西，河上公注說是金石。

此句謂：天下最柔弱的東西，可以駕御天下最堅剛的東西。

河上公注：「至柔者，水；至堅者，金石。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

王注：「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於經。」

成疏：「至柔，水也。至堅，金也。馳騁，是攻擊貫穿之義也。言水至柔，能攻金石之堅，喻無為至弱，能破有為之累，故下文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李榮注：「有象之至柔者，水也。無形之至柔者，道也。水至柔而能消金穿石，破彼堅強。道至柔而能遺彼忘我，破茲固執。言人若鑒之於水，體之於道，足能洞之於人我，經之於丘山，微妙玄通，都無滯礙，此謂馳騁之至堅也。」

玄宗注：「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染雜塵境，情欲充塞，則為天下之至堅。」

徽宗注：「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積眾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②無有：無有形質，指道體。無間：沒有縫隙，指遍入十方。

此句謂：無形的力量，能穿入沒有縫隙的地方。指道體能遍入諸處，無所不在。

河上公注：「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明，濟群生。」

成疏：「間，隙也。言顛倒之流，空見為有；達觀之士，即有而空；故言無有也。入，契會也。有為羸疏，故有隙。無為微密，故無間。既而即有即無，故能入無間之妙理也。」

李榮注：「水無有礙，道無有形，有間無處不入。」

玄宗注：「無有者，不染塵境，令心中一無所有。無間者，道性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夫不為可欲所亂，令心境俱靜，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淨，則能合道，是知有為之教，不如無為之有益爾。』」

徽宗注：「《莊子》外篇論夔蛇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目憐心，蓋足之行，有所不至，目之視，有所不及，而惟神為無方也。內篇論養生之主，而況以庖丁之解牛。丁者火之陰而神之相也，故恢恢乎遊刃有余。然則入於無間，非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者，其孰能之？」

③是以：因此；是，此；以，因。無為：不以私心作為。

此句謂：我因此知道無心作為（順自然）的益處。

河上公注：「吾見道無為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於人也。」

王注：「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有益也。」

成疏：「柔能破剛，無能遺有，是以知無為之教，大益修行之人。」

李榮注：「道無形，物得成，聖無為，人得化，此乃是無為之益。」

徽宗注：「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於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茲所以為有益。」

④希：少。及：到。

此句謂：不須言語的教化，自然無為的益處，天下人很少能做到它。

河上公注：「『不言之教』：法道不言，師之以身。『無為之益』：法道無為，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煩也。『天下希及之』：天下，謂人主也。希能有及道之無為。無為之治，治身治國也。」

成疏：「所謂不言，非關杜口。在理既有即無，在教亦即言即默。即言即默，故名不言之教。既有即無，故名無為之益。益既不益而益，而教豈不教而教哉？斯乃盡性窮理，蓋世之談，世間名教罕能逮者，故言天下希及之。」

李榮注：「『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前稱無為之益，未知何曰無為，行不言之教，教即忘言，任因循之事，事即無事，君安於上，臣悅於下，此無為之益也。『天下希及之』：得有為者多，及無為者少也。」

玄宗注：「言天下眾教，少能及之者。」

徽宗注：「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為之益，不虧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賓，無為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 【今譯】

天下最柔弱的東西，可以駕御天下最堅剛的東西。無形的力量，能穿入沒有縫隙的地方。我因此知道無心作為（順自然）的益處。不須言語的教化，自然無為的益處，天下人很少能做到它。

### 【引釋】

《文子·道原篇》：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生，百事不得成，大苞群生而無私好，澤及跂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

而把握，擊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大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

#### 《淮南子·原道篇》：

「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 《淮南子·道應篇》：

「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炤炤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俯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 《淮南子·道應篇》：

「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於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於

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①？身與貨孰多②？得與亡孰病③？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⑤。

### 【章旨】

此章析述名、貨兩者和己身之關係；及得名貨、失身命，兩者之輕重。老子以為名貨以養身而非以滅身；名貨是養身的工具，不是追逐的目標。既是以養身而不以害身，則須知足、知止，以此為戒，才能不使害身，才能行之長久。河上公稱此章為〈立戒第四十四〉，唐玄宗稱為〈名與身孰親章〉。

### 【版本異同】

郭店甲本，文作：「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厚藏必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怠（殆），可以長舊（久）。」

馬王堆甲乙本文字和今本大抵相同。

《韓非子·六反篇》：「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淮南子·人間篇》：「《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韓詩外傳》卷九「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之下引《老子》此章，與今本文字相同。

### 【注釋】

①名：名聲、名譽。孰：誰。親：親近、親愛。

此句謂：名聲和身體，誰和我們比較親近？

河上公注：「名遂則身退也。」

王注：「尚名好高，其身必疏。」

成疏：「身，內也，實也。名，外也，實也。孰，誰也。世皆求外喪內，貪名亡實。何者？夫令譽芳名，本為身也，身既為名致死，名竟何所施為？老君愍茲顛倒，故問之云：名之與身，誰是汝親乎？而汝貪名忘身耶？以斯校量，親疏可見，故《莊子》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也。』」

李榮注：「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名者，外之稱譽；貨者，俗之財帛；身為忠孝之本，抑亦道德之基。理須外名利，存身神，反無為，修至道，而弱喪者不反，逐欲者失真，遂為名以殺身，因財而害己，迷淪者眾，聖人憫之，故詳問云：為得名得利為病，為失名失利為病？俗得名利為善，而得之則身亡；失之為惡，亡之則己立。得失病利，誰能定乎？亡，失也。」

玄宗注：「名者，實之賓，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爾。」

②貨：財物。多：貴重。玄宗御疏：「多者，可貴重之意也。」

此句謂：身體和財貨，誰比較貴重？

河上公注：「財多則害身也。」

王注：「貪貨無厭，其身必少。」

成疏：「夫資貨者，本為我身，迷惑之徒，喪身徇貨，故老君責言：汝去貨存身利多耶？聚貨喪身利多耶？故《莊子》曰：『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玄宗注：「徇名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

徽宗注：「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疏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為殉，

若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豈不惑哉？達生之情而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③得：指得名、貨。失：失身命。病：患、憂心。

此句謂：得名（名與貨）和失命（身）哪種較讓我們憂心？

河上公注：「好於利，則病於行也。」

王注：「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為病也？」

成疏：「夫多貪得財必喪己，少欲亡貨則存身。然則得是喪己之徵，亡是存身之驗；喪己可以為病，存身可以為藥。世人翻以得為適，以亡為病者，不亦謬乎？故教主云：得之與亡，定誰是病耶？」

玄宗注：「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

徽宗注：「列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與貨。而其亡也，乃無名之樸，不貲之軀，病孰甚焉？」

④費：耗損。厚：重大。

此句謂：所以有太多的貪愛，就一定會有太多的耗費；有太多的收藏，就一定有重大的損失。

河上公注：「『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多藏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冢探柩之患。」

王注：「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眾，為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

成疏：「『是故甚愛必大費』：費，損也。為是義故，甚愛名譽之人，必勞形怵心，費神損智，此一句解名也。『多藏必厚亡』：夫多藏賄貨於府庫者，必有劫盜之患，非但喪失財物，亦乃害及己身。其為敗亡，禍必深厚。故《書》云：『匹夫無罪，懷玉其辜。』《莊》云：『大儒臚傳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於是以金錐控其頤，徐

別其類，無傷口中珠。」是也。此一句解貨。」

李榮注：「是故甚愛必大費，為名以殺身，斯大費。多藏必厚亡，為財以傷己，斯厚亡。」

玄宗注：「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徽宗注：「無慕於外，則蓄而不費。無累於物，則守而不失。取予之相權，積散之相代，其至可必。若循環然，豈可長久？」

- ⑤辱：侮。殆：危。玄宗御疏：「辱，損累也；殆，危亡也。夫不邇（近）聲名，知足也。不殖貨財，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爾。」

此句意謂：知道滿足，可以不受侮辱，知道適可而止，可以不產生危殆，可以讓我們長久存在。

河上公注：「『知足不辱』：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知止不殆』：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也。『可以長久』：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在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故可長久。」

成疏：「『故知足不辱』：體知財賄虛假，守分不貪，清廉知足，故無恥辱。此一句結貨。『知止不殆』：既悟名譽非真，所以止而不著，全身遠害，故無危殆。上經云：『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此一句結名。『可以長久』：知止於名，知足於貨，亡名亡利，則可長可久。此一句總結名利。」

李榮注：「知足不辱，不分外以求名，遠恥辱也。知止不殆，不非理以窺財，無危殆也。可以長久，外之以名利，遠之於危殆，理國可以長存，修身可以久視。」

玄宗注：「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無辱殆，故可長久。」

徽宗注：「『知足不辱』：處乎不淫之度，何辱之有？『知止不殆』：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故無危殆之患。『可以長久』：物有聚散，性無古今，世之人以物易性，故好名而徇利，名辱而身危。聖人盡性而足，天下至大也，而不以害其生，故可以長久，而與天地并。」

### 【今譯】

名聲和身體，誰和我們比較親近？身體和財貨，誰比較貴重？得名（名與貨）和失命（身）哪種較讓我們憂心？所以有太多的貪愛，就一定會有太多的耗費；有太多的收藏，就一定有重大的損失。知道滿足，可以不受侮辱，知道適可而止，可以不產生危殆，可以讓我們長久存在。

### 【引釋】

《韓非子·六反第四十六》：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為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

民，不能足使為君天子，而桀未必為天子為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①；大盈若冲，其用不窮②；大直若屈③；大巧若拙④；大辯若訥⑤。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⑥。

### 【章旨】

《老子》四十一章說：「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和此章的「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都同指道體，或指得道者而言。道體因天地以成物，因萬物以成用，隨物而有曲直，匠成萬物不為巧，因物而言不為辯。道皆以無為而隨順自然，不見其能、其巧、其言，似若有缺，而其用則不弊窮。末句言陰陽寒熱之相勝，唯有清靜者，目能洞澈事物，心能寧靜不惑，方可以成為天下君長，主司萬民。「清」是澄澈潔淨，在修道上，則有外塵不染、玄鑑圓明之意。「靜」為寂然止息，在修道上，則有萬緣不起、濁念不生之意；能清靜，方可以為天下官長。河上公稱此章為〈洪德第四十五〉，唐玄宗稱為〈大成若缺章〉。

### 【版本異同】

郭店乙本此章作：「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盅，其用不窮。大巧若拙，大呈若詘，大直若屈。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馬王堆甲本作：「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窘；大直如詘，大巧如拙，大贏如絀。趨勝寒，靚勝炅，請

睛可以為天下正。」

《淮南子·道應篇》：「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韓詩外傳》卷九「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之下引《老子》此章，自「大直若屈」以下，與今本文字次第略有差別，文作：「大直若詘，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大巧」、「大辯」次第相調換，且多出了「其用不屈」一句。

### 【注釋】

①大成：最大的成果。缺：虧損不全。弊：壞損。案：《莊子·齊物論》說：「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有成則有缺，無成則無毀。大道無為，故無毀，既無毀則無敗損。但世人見大道因物而成，無所作為，故云似有所缺。此句意謂：最偉大的成果，像是有所欠缺，它的作用不會壞損。

河上公注：「『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之時。」

王注：「隨物而成，不為一象，故若缺也。」

成疏：「言行業大成就之人，能忘其成，故雖大成，如似缺少不足也。只為能忘其成，故終日資用而無弊損。是以《莊子》云：『小成隱道也。』夫成者不缺，缺者不成，而今成而似缺者，忘缺忘成故也。不見成而異缺，故如缺而實成；不見缺而異成，故大成而似缺也。〔謂目光也，閉目內觀，致神明也。若月之缺而復盛，故曰缺。〕（依晚唐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卷一二補）」

李榮注：「道圓德備，名曰大成，猶如不足，故云若缺。然

大鑿酌之而不竭，明鏡應之而忘疲，不弊也。」

玄宗注：「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無困弊之時。」

徽宗注：「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敝。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

②盈：滿。沖：虛。窮：盡。玄宗御疏：「沖，虛也。窮，匱也。」

案：道用隨物自足，故可不窮，但道體無所有，故若虛無。

此句謂：最滿盈的事物，像是空虛無物，它的作用永不窮盡。

河上公注：「『大盈若沖』：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沖者，貴不敢驕也，富不敢奢也。『其用不窮』：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時也。」

王注：「大盈充足，隨物而與，無所愛矜，故若沖也。」

成疏：「沖，虛也。窮，盡也。言道德大滿之人，能忘其滿，故雖滿如似空虛無物也。只為忘滿沖虛，故能利用無竭也。夫滿者不虛，虛者不滿，今滿而虛者，欲明忘滿忘虛，故能即虛即滿，滿而若虛也。」

李榮注：「四達有是而俱照，六通無幽而不燭，斯大滿也。不以照為照，不以盈為盈，若沖也用不以心，故無極也。」

玄宗注：「祿位盈滿，常若沖虛，儉不傷財，故所用不窮匱。」

徽宗注：「充塞無外，贍足萬有，大盈也。虛以應物，沖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③玄宗御疏：「直，正也。屈，曲也。」案：大道隨物曲直，故像彎曲不直。

此句謂：最正直的人，像是彎曲不直。

河上公注：「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

王注：「隨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

成疏：「屈，曲也。大直質素之人，不顯直相，故能混跡同塵，委曲隨物，故若屈也。是知直躬小直也。」

李榮注：「冥同正道，大直也。以欲從人，若屈也。」

玄宗注：「直而不肆，故若屈也。」

徽宗注：「順物之變，而委蛇曲折，不求其肆，故若屈。」

④巧：身手靈巧。拙：笨拙。

案：道體匠成萬物，所以稱為大巧；而不能自現其能，所以稱為拙。

此句謂：最靈巧的，看來像笨拙。

河上公注：「大巧，謂多才術也。如拙者，亦不敢見其能。」

王注：「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

唐·李榮曰：「匠成萬物，大巧也。似不能為，若拙也。」

成疏：「匠成萬物，爐錘群生，有大功巧而忘巧用，晦跡同凡，故若拙也。《莊子》云：『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是知工倕小巧也。」

李榮注：「匠成萬物，大巧也。似不能為，若拙也。」

玄宗注：「巧不傷於分外，故若拙。」

徽宗注：「賦物之形，而圓方曲直，不睹其妙，故若拙。」

⑤辯：言辭犀利。訥：言語遲鈍。案：大道因物而言，不能自辯，所以若訥。

此句意謂：最善辯的，像不善於言語。

河上公注：「大辯者，智無疑。如訥者，無口辭。」

王注：「大辯因物而言，已無所造，故若訥也。」

成疏：「妙能剖析真宗，詮量玄極者，言所不能言也。不同世間口才捷利，故若謇訥也。《莊子》云：『不言之辯』，亦云：『大辯不言』。是知楊墨小辯也。」

李榮注：「談天暢理，大辯也。言即無言，如訥之也。」

玄宗注：「不飾小說，故若訥也。」玄宗御疏：「合譬飾辭，結繩竄句，小辯也。行不言之教，辯雕萬物，窮理盡性，大辯也。至言去言，無所抑揚，如謇訥。」

徽宗注：「不言之辯，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辯小矣。」

- ⑥躁：動。正：官長。案：躁熱為陽，靜寒為陰，陽盛勝陰，陰盛勝陽，二者遞相勝，所以說躁熱勝過寒凍，清靜勝過躁熱。而清澈寧靜者，持心穩重，不躁疾妄動，所以才能成為統治天下人民的官長。

此句謂：躁熱勝過寒凍，清靜勝過躁熱。清澈寧靜，才能成為天下人民的官長。

河上公注：「『躁勝寒』：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大，極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人不當剛躁也。『靜勝熱』：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熱，熱者生之源也。『清靜為天下正』：能清淨，則為天下長。持身正，則無終已時也。」

王注：「躁罷然後勝寒，靜無為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也。靜則全物之真，躁則犯物之性，故惟清靜乃得如上諸大也。」

成疏：「『躁勝寒靜勝熱』：躁，陽也。靜，陰也。勝，極也。言四時運轉，陰極陽生，陽極陰起。陰起故一切凋落。陽生故庶物咸盛。喻靜是長生之本，躁是死滅之原，以勸行人去躁歸靜也。又解云：從本降跡，即躁勝寒。息跡歸本，即靜勝熱。以明動靜適時也。『清靜為天下正』：清虛寧靜，可以自利利他，以正治邪，故為天下正。此則結釋靜勝躁，優劣之義也。」

李榮曰：「『躁勝寒靜勝熱』：陰陽二氣遞相為用，陽氣躁而熱，陰氣靜而寒，陽氣盛則熱勝而寒劣，陰氣盛則靜勝而躁劣，此則氣序遷移，互為勝劣。夫大成若缺，大滿若沖，

則盛無盛也。其用不弊，其用不窮，則衰無衰也。不盛不衰，不寒不熱，遺成而不敗，忘勝而無劣也。『清靜為天下正』：為陰陽之所寒熱者，未清也，為生死之所流動者，不靜也。明聖人生死無變於己，寒熱不累於身，清靜也。有輪轉，處生死皆為恥也。無輪轉，絕生死為天下正。」

玄宗注：「於躁勝者則寒，寒，薄也。於靜勝者則熱，熱，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靜為正矣。〔躁勝寒，謂形動則津液流注。〕（據強思齊疏補）」

徽宗注：「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毗乎陰陽而不適乎中，方且為物汨，方且與動爭，烏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靜，則不雜而清，抱神而靜，天下將自正。」

## 【今譯】

最偉大的成果，像是有所欠缺，它的作用不會損敗。最滿盈的事物，像是空虛無物，它的作用永不窮盡。最正直的人，看來像彎曲不直；最靈巧的，看來像笨拙；最善辯的，像不善於言語。躁熱勝過寒凍，清靜勝過躁熱。清澈寧靜，才能成為天下人民的官長。

## 【引釋】

《文子·上德》：

「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

《淮南子·道應篇》：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

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sup>①</sup>；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sup>②</sup>。罪莫大於可欲（王弼本無，據郭店、馬王堆及河上公本補）<sup>③</sup>，禍莫大於不知足<sup>④</sup>，咎莫大於欲得<sup>⑤</sup>。故知足之足，常足矣<sup>⑥</sup>。

### 【章旨】

本章以為禍亂出於可欲，災難起於不知足。外除可欲，則無所求；內清本性，則無不知足。天下最大之災禍為戰亂，而戰亂之起，皆因君王之多慾，貪求國土，殺戮人民，毀人家庭，故為罪莫大，為禍莫深。如能減慾知止，則能自足於心。自足於心，則不逐於外，而得長樂。河上公稱此章為〈儉欲第四十六〉，唐玄宗以首句名章，稱為〈天下有道章〉。

### 【版本異同】

郭店甲本此章無前段，文作：「罪莫厚乎甚欲，咎莫僉（僇）乎欲得，禍莫大乎不智足。智足之為足，此恒足矣。」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甲本較全，文作：「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僇於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

馬王堆甲本、河上公本皆有「罪莫大於可欲」一句。

《韓詩外傳》卷九「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之下引《老子》此章，文作：「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與今本相校，亦有「罪莫大於多欲」一句。

馬王堆甲本「咎莫大於欲得」作「咎莫僇於欲得」；「常

足矣」作「恒足矣」。

### 【注釋】

①有道：政治上軌道，天下太平。卻：退。糞：除（《廣雅·釋詁三》），除田、種田；傅奕本子「糞」作「播」。清·畢沅《老子道德經考異》說「糞」，通「播」。

案：天下太平的時候，戰馬會被撤回來種田。

河上公注：「『天下有道』：謂人主有道也。『卻走馬以糞』：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卻走馬以治農田。治身者，卻陽精以糞其身。」

王注：「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馬以治田糞也。」

成疏：「言有道之君，莅於天下，干戈靜息，偃武修文，宇內清夷，無為而治，故能卻馳走之馬，以糞農畝。治身者卻六根兵馬，以道糞心，故孟子云：『人皆以糞糞其田，而莫知以學糞其心也。』」

李榮注：「君上有道，除奔命之馬，臣下無為，糞乘田之業。修真者去馳騁之浮情，糞身神以道德。務學者絕飄蕩之懈惰，糞心靈以藝文。」

玄宗注：「天下有道之主，無為化行，既不貪求，故無交戰，屏卻走馬之事，人得糞理田園。」

徽宗注：「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

②無道：不能以道治國，天下混亂。戎馬：戰馬。郊：城外。此句謂：天下混亂的時候，戰馬會在郊外產子。

河上公注：「『天下無道』：謂人主無道也。『戎馬生於郊』：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

王注：「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生於郊也。」

成疏：「郭外曰郊。無道之君，臨於海內，禽荒色荒，四方不靜，多貪境土，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治身者言，躁競之夫，心不懷道，縱於六根兵馬，馳騁塵境之中，內不覽真，恒緣外物，故云生郊也。〔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謂午也，正陽之精生於午，午者馬也，故心欲東則東，欲西則西，欲南則南，欲北則北。心有四門，能知四方，晝夜所見，夜寐則夢。心中有道，則正氣流行，支體滋潤，髮膚玄長，故卻走馬以糞之。心無道則生淫亂，戎馬四走於郊，邪脈致以害身，故曰戎馬生於郊。〕」（據強思齊《纂疏》引成疏補）」

李榮注：「生，起也，不用道而修文，專飾兵而用武，四郊多壘，五兵斯起，戎馬生於郊也。理不內明，心王無道，馳六識之馬，遍萬境之中，得失紛紜，是非交爭。」

玄宗注：「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戎士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矣。」

徽宗注：「強陵弱，眾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

- ③可欲：令人見而可生慾念，《韓詩外傳》卷九引作「多欲」。此句謂：罪過沒有大過於慾念（最大的罪過是慾念）。

河上公注：「好色淫欲。」

成疏：「罪者，摧也，言為苦之所摧逼也。可欲，境也，言前境美麗，稱可欲之心，故言可欲也。然境能逼心，是起罪之緣，以戒修行人不可染境也。故上經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李榮注：「『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甚於欲得』：有道之人，遺情去欲，罪禍自除；無識之徒，縱性任心，殃咎斯至。善積成禍（福），幽顯咸亨；惡積成殃，存亡俱累。罰止一身，罪也；下及子孫，禍也；上悞祖先，咎也。」

玄宗注：「心見可欲，為罪大矣。」

徽宗注：「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④禍：災禍。足：滿足。

案：災禍沒有大過於不知滿足（最大的災禍是不知足）。

河上公注：「富貴不能自禁止也。」

成疏：「禍即罪之深重者也，言心貪前境，不知厭足，害人損物，為罪日深，非唯災及一身，亦乃禍延三族。」

玄宗注：「求取不已，為禍大也。」

徽宗注：「平為福，有餘為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⑤咎：災殃、罪過。「咎莫大於欲得」，《韓非子·解老》作「咎莫憚於欲利」。

案：災咎沒有大過於貪得（最大的災咎是貪得）。

河上公注：「欲得人物，利且貪也。」

成疏：「咎，考責也，欲得之心，略無涯際，其為咎責，莫甚於此，校量深淺，禍重咎輕，欲備顯物情，故具彰三爻也。」

玄宗注：「殃咎之大，莫大於欲，於欲必令皆得，皆得則禍深，故云咎也。」

徽宗注：「欲而得，則人所咎也」

⑥知足之足：知道滿足的自我知足。常：永遠、恒久。

案：所以能知道滿足的自我知足，永遠隨處都能得到滿足。

河上公注：「『故知足之足』：守真根也。『常足矣』：無欲心也。」

李榮注：「除可欲則外無所求，清本性則內無所之，故言知足。動皆合道，事無不足之足也，無不足之時，常足也。」

成疏：「守分不貪，於行便足，恒無闕少，故言常足。欲明貪競之類，遭遇禍殃，知足之人，恒居安泰，先病後藥，故迷此文。」

玄宗注：「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心若知足，

此足則常足矣。」

徽宗注：「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泰至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 【今譯】

天下太平的時候，戰馬會被撤回來種田；天下混亂的時候，戰馬會在郊外產子。罪過沒有大過於慾念（最大的罪過是慾念），災禍沒有大過於不知滿足（最大的災禍是知足），災咎沒有大過於貪得（最大的災咎是貪得）。所以能知道滿足的自我知足，永遠隨處都能得到滿足。

### 【引釋】

《文子·精誠篇》：

「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故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夫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為能有之。」

案：《文子》此章除釋《老子》「卻走馬以糞」外，也兼釋《老子》六十五章「以智治國，國之賊」，難以持久。

《韓非子·喻老》：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遽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蝨，燕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

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洩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為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為足矣。』」

《韓非子·解老》：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鬥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冀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冀也。』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

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眾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憊，憊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

《淮南子·覽冥篇》：

「故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為能有之。故卻走馬以冀，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晝冥宵明。」

##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①；不窺牖，見天道②。其出彌遠，其知彌少③。是以聖人不行而知④，不見而名⑤，不為而成⑥。

### 【章旨】

道體遍在萬物之中，離物無道。求道重在內悟而不在外求，所以不出戶、不窺牖，即可知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且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元·梅花尼《詠梅花》詩云：「處處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笑捻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說明了道不遠求，即物是道。悟道者可以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此章應和四十八章相參照看，皆是論求道之法。河上公稱此章為〈鑒遠第四十七〉，唐玄宗稱為〈不出戶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甲本作：「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規（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也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弗為而【成】。」

馬王堆兩種本子互有殘缺，可以相補足，甲本作：「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規於牖，以知天道。」乙本作：「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不為而成」作「弗為而成」。

### 【注釋】

①戶：一扇曰戶，兩扇曰門；《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

此句謂：悟道者不必走出門戶，就能知曉天下事。

河上公注：「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

成疏：「戶者，謂知覺、攀緣、分別等門也。有道之人，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境，而天下之事悉知。此以真照俗也。」

李榮曰：「觀之以道，則理無不達，照之以智，則事無不知，所謂不行而知者也。」

②窺：探視；《說文》：「窺，小視也。」牖：窗戶。天道：上天的運轉法則。

此句謂：得道者不必窺探窗外，就能看見天道運行。

河上公注：「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也。」

王注：「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同歸也。慮雖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戶闚牖，而可知也。」

成疏：「窺，覘視也。牖，根竅也。天道，自然之理也，墮體坐忘，不窺根竅，而真心內朗，睹見自然之道，此以智照真也。戶通來去，譬從真照俗。窗牖內明，喻反照真源也。」

李榮注：「二景麗天，五星耿漢，寧須窺牖方始見乎？內明窺牖者，穿鑿求解也。天道者，自然之理也，不假筌蹄得魚兔，無勞言教悟至理，此不窺牖見天道也。」

玄宗注：「垂拱無為，不出教令於戶外，是知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則天象順，故不煩窺牖而天道可知。」

徽宗注：「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智；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智周乎萬物，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心潛於神明，無幽之不燭，故無待於窺牖。莊子曰：『其疾俯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茲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

③彌：益、愈。

案：走出愈遠的人（追逐外物愈久），反而所了解的大道愈少。河上公注：「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知益少也。」

王注：「無在於一，而求之於眾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如其知之，不須出戶；若其不知，出愈遠愈迷也。」

成疏：「顛倒之夫，不能照理，其出心逐境彌遠而無厭，其知淺近闇昧而少鑒。」

李榮曰：「跡周於宇宙，未識山川；覽遍於經籍，寧知至理？此謂無知也。」

玄宗注：「若不能無為，假使出令彌遠，其知理天下之道彌少也。」

徽宗注：「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近取諸身，萬理咸備。求之於陰陽，求之於度數，而去道彌遠，所知彌少矣。」

④聖人：指能以道治國之人。不行：不往外追尋。

案：因此聖人不必外行而能知曉事情。

河上公注：「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地者，以心知之也。」

王注：「得物之致，故雖不行，慮可知也。」

成疏：「不行者，心不緣歷前境。而知者，能體知諸法實相，必竟空寂。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照而無心也，故《莊子》云：『聖人不由心，而照之於天矣。』此一句解不出戶知天下。」

李榮注：「『是以聖人不行而知』：獨悟。」

玄宗注：「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為淳樸，而知為理之道。」

⑤不見：不必親見。名：作動詞用，稱述、說明。

案：悟道者不必親見而能稱述道理。

河上公：「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知大，

察內知外。」

王注：「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

成疏：「不見者，了知諸法虛幻，無可見之物也。而名者，能正名百物，垂跡顯教也。不見而名，不應而應，名而不見，應而不應也。此一句解不窺牖見天道也。」

李榮注：「『不見而明』：玄覽也。」

玄宗注：「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而能名其太平。」

⑥不為：不必有所作為；指順萬物各自之理以治物，不以私心運作。成：成果。

此句謂：不必作為而能有成果。

河上公注：「上無所為，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而成就也。」

王注：「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為，而使之成矣。」

成疏：「不為者，凝神寂泊，妙絕於有為也。而成者，能施化群品，成就學人，此明寂而動也。」

李榮注：「『不為而成』：自然就也。」

玄宗注：「不為言教，而天下化成。」

徽宗注：「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巍巍乎其有成功，是謂不為而成。」

## 【今譯】

不必走出門戶，就能知曉天下事；不必窺探窗外，就能看見天道運行。走出愈遠的人（追逐外物愈久），反而所了解的大道愈少。因此聖人不必外行而能知曉事情，不必親見而能稱述道理，不必作為而能有成果。

## 【引釋】

## 《文子·精誠篇》：

「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

## 《文子·九守篇》：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安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无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无所誘慕，意氣无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

## 《韓非子·喻老》：

「空（孔）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白公勝慮亂，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頤，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為（不）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

其上，故曰：『不為而成。』」

《淮南子·道應篇》：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鋌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

## 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①，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②。無為而無不為③。取天下常以無事④，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⑤。

### 【章旨】

知識外求，道性內證。知識為工具，如渡河之筏，指月之指；道體為目的，如生死之彼岸，如月之本體。既已見月，即須忘指；既已渡越彼岸，即須捨筏，否則將成前進之障礙。且生命有限，而學問日積不已，以有限生命追逐無盡知識，不僅不能達到目的，更乃是危險害生之事。《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河上章稱此章為〈忘知第四十八〉，勉人不應把追求悟道所須的工具（知識），直接當成目的（道體）來追求。唐玄宗稱為〈為學日益章〉。

### 【版本異同】

郭店乙本作：「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損之或損，以至於亡為也；亡為而亡不為。」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甲本殘缺太甚，以乙本為主，文作：「為學者日益，聞道者日云（損），云之有云，以至於无【為，无為而无不為。將欲】取天下，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 【注釋】

①為學：追求學問、知識。為道：修學道體。日益：每日增益知識。日損：每日減損私慾。唐玄宗御疏：「為，修為也。損，忘損也。」

案：追求俗學，每日可以增益知識；追求道體，每日須要減損私慾。

河上公注：「『為學日益』：學，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為道日損』：道，謂自然之道也。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

王注：「『為學日益』：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習。『為道日損』：務欲反虛無也。」

成疏：「『為學日益』：為，修營也。學，俗學也。言修俗學之人，銳情分別，故累欲日增也。『為道日損』：為道，猶修道也。言修道之士，虛夷恬淡，所以智德漸明，累惑日損也。」

李榮注：「為學日益，增之以卷軸，長之以見聞，利之以名聲，加之以嗜欲也。為道日損，行不言之教，文理雙忘，體虛玄之道，物我同遣，為無為則百為兼喪，事無事則萬事都損，豈唯驕盈奢侈也？」

玄宗注：「為學者，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為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矣。」

徽宗注：「『為學日益』：學以致其道，始乎為士，終乎為聖，日加益而道積於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為道日損』：致道者，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曰損。蘧伯玉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②損之又損：指一再減損私慾。至：到。無為：私慾捐除，不以私心作為。

此句謂：減損它再加以減損，一直到不以私心作為為止。

河上公注：「『損之又損之』：損之，損情欲也。又損之者，所以漸去之也。『以至於無為』：當恬惓如嬰兒，無所造為。」成疏：「為學之人，執於有欲；為道之士，又滯無為。雖復深淺不同，而二俱有患。今欲怯此兩執，故有再損之文。既而前損損有，後損損無，二偏雙遣，以至於一中之無為也。」李榮注：「舍有歸無，損者也。有去無忘，又損之也。理冥真寂，至無為也。」

玄宗注：「為學者，積功行；為道者，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無為。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為也。」玄宗御疏：「損之者，謂損為道者之功行也。又損之者，謂除忘功行之心也。斯則前損忘跡，後損忘心，心跡俱忘，可為造極，造極則至於無為。」

徽宗注：「學以窮理而該有，道以盡性而造無。損之又損，則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無為也。寂然不動，無不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靜則聖，以動則王。」

- ③無不為：萬事皆依物性之自自然而各自作為，則無有不能作為之事。案：聖人治國，不以私心作為，而各因物性，萬物各循其道而運為，所以能無不為。

此句謂：不用私心作為，就能無所不為。

河上公注：「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也。」

王注：「有為則有所失，故無為乃無所不為也。」

成疏：「即寂而動，即體而用，故無所不為也。上卷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李榮注：「夫欲去有累，所以歸無為，而惑者聞無為，兀然常拱手，以死灰為大道，土塊為至心。恐其封執無為，不能懸解，故云無為而無不為也。無為而無不為，非無為也；有為而歸無為，非有為也。此則為學為道，道學皆忘，唯動與

寂，寂動俱息也。」

- ④取天下：謂治理天下。無事：不妄生事端，須因物之性而行。

此句謂：治理天下，常用無事（不妄生事端，政令不繁苛）的心態來處理它。

河上公注：「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勞煩也。」

王注：「動常因也。」

成疏：「取，攝化也。言攝取宇內蒼生，令其歸善者，常以無事無為而化之也。雖復應物施為，而心未嘗有事，此即動而寂也。故《莊子》云：『孰弊弊焉，以物為事乎？』」

李榮注：「取，攝也。忘則無舍無不舍，用則有可有不可。若以無為攝天下，無有而不可，皆可也。若以有事取天下，無有而得可，皆不可也。」

玄宗注：「無為無事，天下歸懷，故可取天下。」

- ⑤及：到。有事：以私心造作，妄生事端，政令煩苛。

此句謂：等到事物繁苛，便不能夠治理好天下。

河上公注：「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

王注：「『及其有事』：自己造也。『不足以取天下』：失統本也。」

成疏：「及其心未虛忘，以事為事而有事者，斯則事異無事，無事異事，動異於寂，寂乖於動，如此之人，不足以攝化天下。」

李榮注：「取，攝也，忘則無舍無不舍，用則有可有不可。若以無為攝天下，無有而不可，皆可也。若以有事取天下，無有而得可，皆不可也。」

玄宗注：「有事則煩勞，勞煩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

徽宗注：「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以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之，天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於岐山之下。」

### 【今譯】

追求俗學，每日可以增益知識；追求道體，每日須要減損私慾。減損它再加以減損，一直到不以私心作為為止。（各因物性），不用私心作為，就能無所不為。治理天下，常用無事（不妄生事端，政令不繁苛）的心態來處理它，等到事物繁苛，便不能夠治理好天下。

##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帛書作「恆無心」），以百姓心為心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②。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③。聖人在天下，歛歛；為天下，渾其心④。百姓皆注其耳目（王弼本無，據河上公補），聖人皆孩之⑤。

### 【章旨】

此章強調治國之聖王，不能有私心，而須以百姓之心為心。在治國上，百姓之善與不善，誠信與不誠信，皆不能有所棄取，而須同樣施以教化，使其返歸樸真。此章之「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即是《老子》二十七章：「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兩章同樣強調聖人各因物性而治國，使其各得所用，而無棄人棄物。河上公稱此章為〈任德第四十九〉，唐玄宗以首句名章，稱為〈聖人無常心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各有殘缺，乙本較完具，互補後之本子為：「聖人恒无心，以百省（姓）之心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聖人之在天下也，歛歛（甲本作「慊」）焉，為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焉，聖人皆孩之。」

「歛歛」，河上公本子作「怵怵」，成玄英疏本作「慄慄」。

### 【注釋】

①無常心：無固執不變之心，有感斯應；馬王堆本子作「恒无心」，永遠無自我執著之心。

此句謂：聖王沒有執著不變的想法，而是因循物性，以百姓的心思為自己的想法。

河上公注：「『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也。『以百姓心為心』：以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

王注：「動常因也。」

成疏：「體道洞忘，虛懷絕慮，與死灰均其寂泊，故無心也。百姓，眾生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心為心。心既無心，而應亦不應也。」

李榮注：「君上無心於有為，任百姓之自化。聖人無情以分別，逐萬有而感通。」

玄宗注：「聖人之心，物感而應，應在於感，故無常心。心雖無常，唯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為心。」

徽宗注：「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為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②德善：得善、不失善。案：聖人無棄物，因物而成功，善與不善皆能善待他，而施以教化，此即是能得善，不失善行。

此句謂：善良的人民，我善待他；不善良的人民，我也善待他；這是不失善行。

河上公注：「『善者吾善之』：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為善也。『德善』：百姓德化，聖人為善。」

王注：「『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德善』：無棄人也。」

成疏：「善者，謂無欲修學之士。不善者，謂有為滯境之人。」

普以平等勝教化之，令其得善，此則以百姓心為心之義也。」  
李榮注：「若有心分別，有善有不善，有善有不善，不得以為善。今既無心分別，非唯善於善，亦善於不善，亦善則與不善皆善，是以謂之得善也。」

- ③信者：言行誠信之人。案：信與不信，相反而相攻，聖人善惡兼容而兩忘，同施以教化。所以言行可信者，信其可信。言行不可信者，因循他的不可信，而使其可信，如諸葛孔明之七擒七釋孟獲。

此句謂：有誠信者我相信他，沒誠信者我也相信他，這是不失聖人之誠信。

河上公注：「『信者吾信之』：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百姓為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德信』：百姓德化，聖人為信。」

成疏：「信，謂聞經愛樂。不信，謂不樂道文。聖人以空行慈悲，平等救度，不問信與不信，皆令得益，而普發信心也。故紫微夫人曰：『信者，得失之關鍵。』又經云：『信者，學道之樞機也。』問曰：『聖人無心，有感必應，不應不感，不感不應者，故信者方教，不信者不教，而今信與不信，一種教之，亦應感與不感，一種皆應？』答曰：『應有通有別，如治在玄都玉京，而恒救三界，此則通應善信是也。至如胡人有感紫炁西浮，授尹生《道德》之文，此則別應。若別應則待別感，通應則尋常慈照，故上經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李榮注：「信，順也。物情既有可有不可，從事有順有不順，不得以俱順。今聖人無可無不可，皆可；無順無不順，皆順，是以名為大順也。」

玄宗注：「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之。」

徽宗注：「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自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偽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④在天下：察治天下；在，察。歛歛：收斂的樣子，或譯為危懼貌；河上公作「怵怵」，諸本或作「慄慄」。為天下：治理天下。渾其心：使民心敦厚不苛察；渾，混沌不別。

此句謂：聖人治理天下，收斂其私心；而治理天下，在使天下人心歸於樸厚。

河上公注：「『聖人在天下怵怵』：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怖，富貴不敢驕奢也。『為天下渾其心』：言聖人為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闇不通也。」

王注：「各用聰明。」

成疏：「『聖人在天下慄慄』：慄慄，勤懼之貌也，言無心赴感之聖人，其在天下也，恒布大慈，拯救蒼生，恐其沒溺，故慄慄而勤懼也。『為天下混其心』：混沌，無分別也。言凡夫感情滯境，妄生去取，聖人欲混沌其心，令無分別，勤懼之義，則斯謂也。」

李榮注：「慄慄，不住也。凡情分別，見善見不善，有信有不信，聖人慄慄不住，泛泛隨機，混其分別之心，齊其是非之意也。」

玄宗注：「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慄慄用心，令德善信，而聖心凝寂，德照圓明，渾同用心，皆為天下，故云為天下渾其心。」

徽宗注：「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為己，則慄慄然不自暇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誕，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⑤注：專注、專心關注。孩：作動詞用，使民如嬰孩般純樸。

此句謂：百姓都注目而視，傾耳而聽，各用聰明；聖王都能使他們像嬰孩般純樸。

河上公注：「『百姓皆注其耳目』：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為聖人視聽也。『聖人皆孩之』：聖人愛念百姓，如孩嬰赤子，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

王注：「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者。能者與之，資者取之。能大則大，資貴則貴。物有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則可冕旒充目而不懼於欺，黠續塞耳而無戚於慢，又何為勞一身之聰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競以其明應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競以其不信應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異，則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莫大於用其明矣。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智不出於人，而立乎訟地，則窮矣。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乎己者也。如此，則己以一敵人，而人以千萬敵己也。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歛歛焉，心無所主也；為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用其情矣。人無為舍其所能，而為其所不能。舍其所長，而為其所短。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

成疏：「『百姓皆注其耳目』：河上作『注』，諸本作『淫』。淫者，染滯也。顛倒之徒，迷沒世境，縱恣耳目，滯著色聲，既而漂浪長流，愆非日積，聖人愍其迷困，故顯其病。而六根之中，偏舉兩者，欲明此二為患最深。故《西昇經》云：『耳目色聲，為子留愆。』然舉此二根，諸根可悉，為文略故也。」

『聖人皆孩之』：眾生妄淫耳目，淪沒愛河，聖人勤懼慈救，

義同赤子，哀其無識，如嬰兒之可愍。」

李榮注：「百姓不能以性制情，而乃縱心逐欲，注耳目於聲色，專鼻口於香味，因茲惛惑，以此聾盲，聖人逐病行醫，隨機闡教，因心救物，說已化他，乃云我止如嬰孩赤子，不知聲色悅於耳目也。」

玄宗注：「『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化聖德為善，故傾注耳目，以觀聽聖人。『聖人皆孩之』：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故凡視百姓，皆如嬰兒。」

徽宗注：「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聖人以百姓為心。聖人作而萬物睹，故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矜憐撫奄，若保赤子，而仁覆天下。」

### 【今譯】

聖王沒有執著不變的想法，而是以百姓的心思為自己的想法。善良的人民，我善待他；不善良的人民，我也善待他；這是不失善行。有誠信者我相信他，沒誠信者我也相信他，這是不失誠信。聖人治理天下，收斂其私心；而治理天下，在使天下人心歸於樸厚。百姓都注目而視，傾耳而聽，各用聰明；聖王都能使他們像嬰孩般純樸。

## 五十章

出生入死①。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②；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③。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④。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⑤。夫何故？以其無死地⑥。

### 【章旨】

人以四肢九竅來溝通外界，來營衛生命；但營生太過，追逐於外物而忘卻內養，則反而傷生以害性；所以智者不以營生而害生。善於養生者，不刻意行險，不妄置自己於死地，所以虎兕刀兵皆不能傷害於他。此因善於養生者，能審時度勢，不妄行險難，自然不為險難所害。此章旨在論述貴生之法，河上公稱之為〈貴生第五十〉，唐玄宗稱為〈出生入死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互有殘缺，可以互補，以乙本為主，互補後之全文作：「【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又三。而民生，僮（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蓋聞善執生者，陵行不辟兕虎，入軍不被兵革。兕无【所揣其角，虎无所昔（措）】其蚤（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

### 【注釋】

①出生：氣出而有生。人之生，因氣出相聚而有形、神，氣、形、

質相合而有生，謂之出生。入死：氣散，形魄返還入歸天地，謂之入死。《韓非子·解老篇》：「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

此句謂：氣聚（出）而生，氣散（入）而死。

河上公注：「出生，謂情欲出於五內，魂定魄靜，故生。入死，謂情欲入於胸臆，精神勞惑，故死。」

王注：「出生地，入死地。」

成疏：「出生者，超凌三界，出離死生。入死者，沉淪三塗，沒溺生死。若解生死義者，從無出有，以釋生為生；自有還無，以釋滅為死也。」

李榮注：「從幽至顯，名曰出生；自有歸無，稱之入死。」

玄宗注：「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正標也。」

徽宗注：「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大機自張，與出俱生，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②徒：類。十有三：指四肢、九竅，人據以應物行事者。四肢：雙手雙腳；九竅：臉部七孔及下身二孔；竅，孔。九竅：指頭部雙眼、雙耳、雙鼻孔、嘴，再加上下身排尿孔及肛門。

《韓非子·解老篇》：「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案：人用九竅來和外界溝通，用四肢來行事。人賴四肢九竅以營生，亦因四肢九竅營生太過而速死。所以說讓人能賴以生存以及引導人走向死亡的，都同樣是四肢九竅等十三種東西。

此句謂：讓人能賴以生存的東西有四肢九竅十三種，引導人走向死亡的東西也是四肢九竅這十三種。

河上公注：「言生死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香臭，口不妄言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施。其死也，反是也。」

王注：「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亦十分有三耳。」

成疏：「徒，類也。十三，謂四關九竅，言九竅四關凡聖俱有，聖人不執身為身，忘懷迷執，故能出三界。凡夫為執迷是非，心恒起滅，因斯迷倒，故入六道。入六道則死之類，出三界則生之徒也。」

李榮注：「九竅四關，十三也。若能絕欲，則為生之類。必其放蕩，則為死之徒也。」

玄宗注：「泛論眾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大凡十中有三人爾。」

徽宗注：「與生死為徒者，出入乎生死之機，固未免夫累。」

③動：行動，指營生。之：往、適、去到。

《韓非子·解老篇》：「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

案：人們為謀求生存，會有所行動，但因貪生悖理，而使人們逐漸走向死亡之地的，也是因為這四肢九竅十三種器官的運動云為所造成的。

此句謂：人們為謀求生存，有所行動而逐漸走向死亡的地方，也是因為這四肢九竅十三種。

河上公注：「人之欲求生，動作反之十有三死地也。」

成疏：「凡人之生，動即適死地者，蓋為執此十有三徒，染滯前境故也。」

李榮注：「所以流至死地者，由十有三重造過。」

玄宗注：「徇生太厚，以養傷生，既心矜此生，故動往死地，此則生理既失，死理亦虧，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爾。」

徽宗注：「貪生而背理，亡心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④生生：營求生命之所需，前「生」字為動詞，為生命營求生計。

厚：豐厚，指太過。

此句謂：甚麼緣故呢？是因為他們謀求生計太過了。

河上公注：「『夫何故』：問何故動之死地也。『以其生生之厚』：所以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之事太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

王注：「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

成疏：「『夫何故』：假設疑問，以生後答。『以其生生之厚』：言人不能體道忘生，而執生為有，多積物產，厚資此生，而營生過當，故動之死地。此一句答前問意也。」

李榮注：「何為得至於死地，言用之九竅，運之四關，多取有為之死業，愛養無常之生身，厚過其分，動之死地也。」

玄宗注：「設問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以其求生此生太厚之故。」

徽宗注：「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刑戮者相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為大患，生之為有涯，而存生之過厚耳。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朝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⑤善：擅長。攝：養、衛養。遇：遭遇；《韓非子·解老篇》及諸本作「遇」，馬王堆本作「辟」。被：通「披」，穿著。甲兵：盔（頭）甲（身）與兵器。無所：無處。所：處所。措：置放。

此句謂：曾聽說擅長於調養生命的人，走陸地不會遇到犀牛

老虎，進入敵軍中不用披穿盔甲手執兵器；犀牛無處可以用角來攻擊，老虎無處可以使用牠們的利爪，兵器無處可容下它的利刃。

河上公注：「『蓋聞善攝生者』：攝，養也。『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害不干也。『入軍不避甲兵』，不好戰以殺人。『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養生之人，虎兕無由傷，兵刃無從加也。」

王注：「善攝生者，無以生為生，故無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乎戈兵。獸之害者，莫甚乎兕虎。而令兵戈無所容其鋒刃，虎兕無所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蜎蟪以淵為淺，而鑿穴其中；鷹鷂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矰繳不能及，網罟不能到，可謂處於無死地矣。然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真，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則而貴信矣。」

成疏：「『蓋聞善攝生者』：蓋，不盡之辭。蓋聞，猶竊聞也。攝，衛也，養也。言善攝衛養生之人，淡泊虛夷，不染塵境，攝衛之美，自顯下文也。『陸行不遇兕虎』：陸，平地也。兕，毒獸，一角，形如牛，色青。言善攝生之人，不為毒獸所觸。內解者，言平居安靜，不為煩惱所加。『入軍不被甲兵』：言攝生之人，縱入軍陣，亦不為干戈所害。內解者，言縱入塵境，亦不為色等所傷也。『兕無所駐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諸本言駐。駐，立也。措，安也。兕遇物則觸，喻癡也。虎性躁暴，喻嗔也。兵刃銳利，能傷於人，喻貪也。言善攝生者，妙體真空，故雖處世間，而不為三毒所害。」

李榮注：「不能養性，內為情欲之所傷，外為毒蟲之所害。善攝生者，不耽染，性不傷；無毒心，物無害也。」

玄宗注：「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淨，無貪取之意，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帶甲兵，此不求害物也，則物無害心，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所矣。」玄宗御疏：「攝，衛也，謂善能以道衛生之人，妙觀生本，本來清淨，於生忘生，不以情欲而滑其和，唯以沖虛而養其性，物莫能害，故稱善攝。」

⑥以：因為。無死地：不自陷於死亡之地中。

此句謂：甚麼緣故呢？是因為他不會把自己置放在死亡的處境中。

河上公注：『夫何故』：問虎兇兵甲何故不害之。『以其無死地』：以其不犯十三之死地，言神明營護之，此物不敢害之。」

成疏：「『夫何故』：假設疑問有何事，故得致如是。『以其無死地』：夫見有身者，故以身為死地。今善攝生之人，忘於身相，即身無身，故無地之可死也。既無死地，三毒何所加乎？此答前問意也。」

李榮注：「夫生我者神，殺我者心，我殺由心，心為死地，若能灰心息慮，不構有為，無死地也。」

玄宗注：「夫何故？兇虎甲兵無容措之所乎？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為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云無死地也。」玄宗御疏：「此正答也，夫見有其身者累，生生之厚者死。今善攝之人，照法性空，悟身相假，故能於生忘生，不為厚養之過，無私順化，故無死地可處爾。既心無死地，夫何虎兇兵刃能害之乎？」

徽宗注：「善攝生者，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其天守全，其神無卻，港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故迂物而不撓，物莫之能傷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出入於死生之機者，物莫不然。』知死生之說，而超然通乎

物之所造，其惟至人乎？」

### 【今譯】

氣聚（出）而生，氣散（入）而死。讓人能賴以生存的東西有四肢九竅等十三種器官，引導人走向死亡的東西也是四肢九竅這十三種。人們為謀求生存，有所行動而逐漸走向死亡的地方，也是因為這四肢九竅十三種。甚麼緣故呢？是因為他們謀求生計太過了。曾聽說擅長於調養生命的人，走陸地不會遇到犀牛老虎，進入敵軍中不用披穿盔甲手執兵器；犀牛無處可以用角來攻擊，老虎無處可以使用牠們的利爪，兵器無處可容下它的利刃。甚麼緣故呢？是因為他不會把自己置放在死亡的處境中。

### 【引釋】

《韓非子·解老篇》：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

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鬥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①，物形之，勢成之②；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③。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④。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⑤。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⑥。

### 【章旨】

萬物由道動而生，物生之後，須恃德而能養；且物各自依其類而成形，因環境情勢而得有成果。萬物皆出於道，入於道，所以道德之尊貴，出於自然，不像人爵，予奪由人。《孟子·告子上》說：「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爵之予奪由人，天爵則自然尊貴。聖王據道而行德，能生養萬物而不恃其功，不宰其物，可算是深妙之玄德。河上公稱此章為〈養德第五十一〉，唐玄宗稱為〈道生之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互有殘缺，以甲本為主，互補後之全文為：「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萬物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長之，遂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弗有也，為而弗寺（恃）也，長而弗宰也，此之謂玄德。」

「亭之毒之養之覆之」，馬王堆乙本作：「亭之毒之養之復之」。

### 【注釋】

①畜：通「蓄」，養。德：有德行及行道有「得」之意。案：萬物皆由道而生，但道生之後，須以慈德來蓄養，所以說道體生育萬物，德行蓄養萬物。

此句謂：道體生育萬物，德行蓄養萬物。

河上公注：「『道生之』：道生萬物。『德畜之』：德，一也。一主布氣而畜養。」

成疏：「至道虛玄，通生萬物。上德慈救，畜養群品，故云道生之德畜之也。」

玄宗注：「『道生之』：妙本動用降和氣。『德畜之』：物得以生養萬類。」

徽宗注：「『道生之』：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德畜之』：物得以生謂之德。」

②物形之：各因物類而賦予形貌。《易經·乾卦彖辭》：「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即說明道體各因物類之不同，而賦予或樹或草或人或物之不同形貌。

勢成之：環境情勢決定萬物之成長。《易經·繫辭上》第一章：「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說明事物各依其類而相聚，其吉凶之勢，則決定物之生長與否。

此句謂：各依物類而成形，依環境而成長。

河上公注：「『物形之』：一為萬物設形象也。『勢成之』：一為萬物作寒暑之勢以成之。」

王注：「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也。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至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稱焉。」

成疏：「物形，言稟道而有形質，此釋道生之也。勢成，言以德化導，陶瑩心靈，令行業淳熟而成就也，此釋德畜之

也。」

李榮注：「至道運而無壅，何適而不能？玄德動而不滯，何事而不可？今約事分用，道生則理歸於道，德畜則義在於德，生畜於物，物各有形，既秀而實曰熟，生畜俱全曰成也。」

玄宗注：「『物形之』：乾知坤作兆形位。『勢成之』：寒暑之勢各成遂。」

徽宗注：「『物形之』：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勢成之』：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③是以：因此。尊道貴德：尊崇道體，貴重有得。

案：因此萬物沒有不尊崇大道而貴重德行的。

河上公注：「道德所為，無不盡驚，動而尊敬。」

王注：「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尊；失之則害，故不得不貴也。」

成疏：「道德育覆，具如前旨，蒼生荷賴，日用不知。是以勸示，令其崇尚。」

李榮注：「父母所生，天地覆載，誠可尊也。今道德恩隆於父母，功蓋於天地，理當尊貴。」

玄宗注：「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

徽宗注：「萬物莫不首之者，道也。成而上者，德也。尊，故能勝物而小之。貴，故物莫能賤之。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非德故也。」

④莫之命：不用命令，謂無為。常自然：永遠各依其道而自成其事；自然，自己如此。

此句謂：道體的尊崇，德行的高貴，不用命令而永遠讓萬物自化自成。

河上公注：「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響。」

王注：「命並作爵。」

成疏：「世上尊榮，必須品秩，所以非久。而道德尊貴，無關爵命，故常自然。」

李榮注：「道德虛忘，自然尊貴，非由爵命，方見敬重也。」

玄宗注：「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貴爾。」

徽宗注：「物有時而弊，勢有時而傾，真君高世，良貴在我，不假勢物，而常自若也。」

- ⑤長：成長。育：教育。亨：定。毒：治也，安也；《莊子·人間世》「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郭象注：「毒，治也。」《廣雅》：「毒，安也。」。養：飼養。覆：佑護。案：「亨之毒之」，王弼本同於馬王堆本，河上公及成玄英諸本作「成之熟之」。

此句謂：所以道體生育萬物，德行蓄養萬物，成長他們，教育他們，安定他們，治理他們，養育他們，保護他們。

河上公注：「道之於萬物，非但生之而已，乃復長養、成熟、覆育，全其性命。人君治國治身，亦當如是也。」

王注：「謂成其實，各得其庇蔭，不傷其體矣。」

成疏：「『故道生之畜之』：重疊前文，以生後句。而直舉道，不言德者，明德不異道，而文略也。故《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長之育之』：長之者，謂增其善芽。育之者，謂進其功行也。『成之熟之』：成熟者，謂以無上妙法，瑩飾物心，令其道果成就，德業淳熟，此猶是疊前語，以生後文也。『養之覆之』：養覆者，養謂酬其果報，覆謂蔭以大慈也。以上四雙，明利物之德，以下三句，明能遣其功也」

李榮注：「此廣明道德生畜之義也。進益曰長，撫恤曰育，構立曰成，圓足曰熟，資給曰養，衣被曰覆也。」

玄宗注：「是以人莫不尊道而貴德也。」

徽宗注：「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於道。道者，萬物之奧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卦相蕩，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己，道實冒之。」

- ⑥生而不有：物自道生，而非己作，所以不有。為而不恃：因物而為（順物性而為），為而不為，非己所為，所以不恃其功。長而不宰：因勢而成，非己所成，非己所司，所以長而不宰。宰，主宰。玄德：玄妙的德行；玄，深。

全句謂：生育而不佔有，有作為而不恃功，成長而不宰治，這叫做最深妙的德行。

河上公注：「『生而不有』：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為利也。『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器用也。『是謂玄德』：道之所行，恩德玄闇，不可得見。」

王注：「『生而不有為而不恃』：為而不有。『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是以謂之玄德也。」成疏：「『生而不有』：雖復能生萬物，實無物之可生，芻狗群情，故即生而不有。有既有而不有，生亦不生而生，此遣道生之也。『為而不恃』：既生成萬物，不有其生，施為法教，於何可恃，此遣德畜之也。『長而不宰』：長養蒼生，功侔造化，而能所俱幻，誰其宰乎？此遣長之等四雙也。『是謂玄德』：是則指於上句，謂則言及下文。玄者深遠之名，德以證護為義，指前體道之士，利物忘功，以法聖人，可謂玄德。」

玄宗注：「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如道，此章明道用同人。」

李榮注：「夫伐其功者，非至功也。恃其德者，非大德也。今既生長不恃不宰，深妙之德也。」

徽宗注：「生則兆於動出，為則效於變化，長則見於統壹，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有其功，為而不恃其能，長而不睹其刻制之巧，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玄德。」

### 【今譯】

道體生育萬物，德行蓄養萬物，各依物類而成形，依環境而成長。因此萬物沒有不尊崇大道而貴重德行的。道體的尊崇，德行的高貴，不用命令而永遠讓萬物自化自成。所以道體生育萬物，德行蓄養萬物，成長他們，教育他們，安定他們，治理他們，飼養他們，保護他們。生育而不佔有，有作為而不恃功，成長而不宰治，這叫做最深妙的德行。

##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①。既得其母，以知其子②；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③。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④。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⑤。見小曰明，守柔曰強⑥。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常⑦。

### 【章旨】

此章敘述既知道體，須知道用；已知道用，須復守道體。世事繁雜紛擾，處事之道，貴在寶愛精神，內閉口目之慾，外除財貨之誘。見機明理，謙柔以為用。在《老子》書中，謙柔可以剋剛強。謙柔不是懦弱，而是處世濟事的一種方法。無才者，以謙而不受辱；有才者，以謙而得眾。《老子》所言之謙柔，為聖王治國之法，屬於有才而謙，自可勝過以剛強來處事者。河上公稱此章為〈歸元第五十二〉，唐玄宗以首句名章，稱為〈天下有始章〉。

### 【版本異同】

郭店本此章無前後段，文作：「閉其門，塞其兌，終身不瘳。啟其兌，塞其事，終身不治。」

馬王堆甲乙本各略有殘缺，今以甲本為主，互補後之全文為：「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堇。啟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棘。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毋遺身殃，是謂襲常。」

## 【注釋】

①始：本源、開始，指道體。母：子女所從出，喻萬物之本源。

案：《老子》第一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為道之本體，有名為道之動用。始與母，皆有本源、所從出之意。

此句謂：天地萬物有它的本始（道體），用它來作為天地萬物的根源。

河上公注：「『天下有始』：始者，道也。『以為天下母』：道為天下萬物之母。」

成疏：「：始，道本也，母，道跡也，夫玄道妙本，大智慧源，超絕名言，離諸色象，天下萬物皆從此生。今泛言天下者，欲令行人識根知本，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也。』以為母者，言從本降跡，導引蒼生，長之育之，如母愛子，故上經云：『有名萬物之母。』」

李榮注：「道為物本，故云始。德能畜養，故云母也。」

玄宗注：「始者，沖氣也，言此妙氣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

徽宗注：「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②既：已。知：知曉、了悟。子：從母而生，喻自道而生的萬物萬象。

此句謂：已能掌握萬物根源的道體，可以用來知曉道體所生萬物的變化情形。

河上公注：「子，一也。既知道已，當復知一也。」

成疏：「夫本能生跡，跡能生物也。既知道大慈，能引接凡庶者，即是我母。即知我身即是道子，從道而生故也。經云：『虛無自然，是真父母。』」

李榮注：「道德生畜，母之義也。物從道生，子可知也。」

玄宗注：「萬物既得沖和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氣之子。」

徽宗注：「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③復：又、再。守：執持。沒身：終身。「沒」通「歿」，死亡。殆：危險。

此句謂：既知曉萬物變化情形，又須回過來持守道體，這樣子可使終身不陷於危殆中。

河上公注：「『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已知一，當復守道，反無為也。『沒身不殆』：不危殆也。」

王注：「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成疏：「既知我是道子，應須復歸守其母也。但能歸根守母，體道會真，跡雖有沒有存，而本無危無殆。何者？夫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從道生，物即是末。而本能攝末，所以須歸。母能生子，所以須守。守母則久視長存，歸本則沒身不殆，故勸之也。《西昇經》云：『常能養母，身乃長久。』」

李榮注：「子從親生，必須孝於親；物從道生，必須守於道。子孝於母，母慈於子，通天地，感神明，物無傷也。人守於道，道愛於人，積功行，著幽顯，物無害者，故言不殆也。此明母子相守，本末相收，能行者家國安也。」

玄宗注：「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沒其身，長無危殆也。」玄宗御疏：「言人既知身是道氣之子，從沖氣而生也，當守道清淨，不染妄塵，愛氣養神，使不離散。人從道生，望道為本，今卻歸道守母，故云復守爾。歿身不殆者，言人能常無欲以歸道，則可以終竟天年而無危殆也。」

徽宗注：「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微而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

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無危殆之患。」

- ④兌：口，或引伸為耳目鼻口，為人之重要感官，人以此來和外界溝通。《易經·說卦傳》：「兌為口。」《淮南子·道應篇》：「塞民於兌」，高誘注：「兌，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兌。」勤：勞苦。

此句謂：塞住口耳是非，關閉感官外逐之門，終身安逸不勞苦。

河上公注：「『塞其兌』：兌，目也，目不妄視也。『閉其門』：門，口也，使口不妄言。『終身不勤』：人當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終身不勤苦。」

王注：「『塞其兌，閉其門』：兌，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也。『終身不勤』：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也。」成疏：「『塞其兌，閉其門』：上雖勸其守母，猶未示其修守之方，故此下文具顯守復方術，即閉塞等是也。兌，口也。而六根之中，偏舉兌者，明口既是三業，又霑六根，為罪多也。門，五門也。閉五門，不著色聲香味觸諸塵境也。前舉兌是根之別，此言門是根之總也。但閉塞之義有兩，一者斷情忍色，棲託山林，或即塞閉其門，不見可欲。二者體知六塵虛幻，根亦不真，內無能染之心，外無可染之境，既而恣目之所見，極耳之所聞，而恒處道場，不乖真境，豈曰杜耳掩目而稱閉塞哉？蓋不然乎。見無可見之相，聽無定實之聲，視聽本不馳心，斯乃閉塞之妙也。『終身不勤』：勤，勞苦也。夫學道多端，行門匪一，或靜心而避塵境，或即境而體真源，深淺糾紛，實唯多種。故《西昇經》云：『動則有載劫，自唯甚若勤也。』但能依前閉塞，即境而真，心性寬閑而無勞倦，可以盡年終命而不苦勤也。」

李榮注：「掩目閉口，外患不生，既無疲勞，人絕勤苦。會無名之始，歸有名之母，修身之道也。」

玄宗注：「兌，愛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所悅，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閉矣，故終身不勤勞。」

徽宗注：「兌以言悅，門以言出，物誘於外，則心悅於內。耳目鼻口，神明出焉。慎汝內，閉汝外，不以通物為樂，物無得而引之，則樂天而自得，孰弊弊然以物為事？」

⑤開其兌：妄用口目感官以追逐外物。濟：渡，成。

此句謂：打開口耳妄用聰明，追逐濟辦外在繁雜事物，將使終身無法救治。

河上公注：「『開其兌』：開目視情欲也。『濟其事』：濟，益也，益情欲之事也。『終身不救』：禍亂成也。」

王注：「不閉其原而濟其事，故雖終身不救。」

成疏：「及愚者為之，即開其眼耳等根，濟於色聲等事，終身耽染，沒命貪淫，縱使大聖大慈，良亦目擊，不能救度之也。」

李榮注：「失道滯俗，去本求末，通六情之兌，開五欲之門，雖成有累之事，終失無為之道，亡沒此身，難可救拔。」

玄宗注：「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愛悅之事，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之不救爾。」

徽宗注：「妄見可說，與接為構，而從事於務，則與物相刃相靡，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⑥小：微細，指事物之徵兆幾微。明：明察。柔：謙柔。

此句謂：能察見細微事物叫明察，能循守謙柔的道體才叫剛強。

河上公注：「『見小曰明』：萌芽未動，禍亂未見為小；昭然獨見為明。『守柔曰強』：守柔弱，日已強大也。」

王注：「為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

成疏：「『見小曰明』：見，觀照也。小，微細之名也，即至妙之理也。言行人但能照於妙境，智慧則日日增明，故上經云：『觀其妙也。』『守柔曰強』：既能見小，即智慧增明，復能用道，謙和柔弱，故其德業日日強盛也。夫學道之初，有定有慧，有行有解，見小即是慧解之門，用柔即是定行之術。故六度之中，即有行有解，前五是行，後一是解。解則是慧是空，行則兼空兼有，而以空導有，以有資空。欲明資導之能，故言用柔見小也。」

李榮注：「見小曰明，用柔曰強。禍亂初起為小，預能防患曰明，順道無違曰柔，始終不損曰強。」

玄宗注：「『見小曰明』：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可謂明。『守柔曰強』：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強矣。」

徽宗注：「『見小曰明』：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守柔曰強』：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無不勝。」

⑦用其光：運用道體之光芒以照物。復：返回。明：明察。遺：留與。殃：災咎。是謂：這稱做。習常：學習不變的常道；馬王堆及成玄英、玄宗注本皆作「襲常」，因襲常道。

此句謂：能運用光輝的道體以照物，回歸到道體對事理的明察，不要留給自身災殃，這叫做能修習不變的常道。

河上公注：「『用其光』：用其目光於外，視時世之利害。『復歸其明』：復當反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也。『無遺身殃』：內視存神，不為漏失也。『是謂習常』：人能行此，是謂習修常道。」

王注：「『用其光』：顯道以去民迷。『復歸其明』：不明察也。『無遺身殃，是為習常』：道之常也。」

成疏：「『用其光，復歸其明』：光，智照也。既空有行圓，故能慧照於物也。雖復用光照物，即照而忘，韜光晦跡，歸

明於昧，故云復歸其明也。下文云光而不耀，《莊子》云：『滑疑之曜，聖人之所圖也。』『無遺身殃，是謂襲常』：既即照而忘，行圓德備，諸累已盡，無復遺餘之殃咎也。亦云：遺，與也，無復與身之殃釁也。行業圓備，諸累復盡，傳經主教，允屬其人，故指此人可謂承襲常道，紹隆真教也。」

李榮注：「『用其光，復歸其明』：智能照機，以之防禍，用其光也。睹見未萌，皎然無失，內視反照，復歸其明也。己不罹患，無與身殃也。『是謂襲常』：是以襲常，放情極欲，違本徇末，患難斯至，歸無常也。」

玄宗注：「『用其光，復歸其明』：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矜明用強，將失守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內明，則長無患累矣。『無遺身殃，是謂襲常』：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為殃咎者，如此是謂密用真常之道。」

徽宗注：「『用其光，復歸其明』：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用歸體，則智徹為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無遺身殃，是謂襲常』：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謀成光者異矣。」

## 【今譯】

天地萬物有它的本始（道體），用它來作為天地萬物的根源。已能掌握萬物根源的道體，可以用來知曉道體所生萬物的變化情形。既知曉萬物變化情形，又須回過來持守道體，這樣子可使終身不陷入於危殆中。塞住口耳是非，關閉感官外逐之門，終身安逸不勞苦。打開口耳妄用聰明，追逐濟辦外在繁雜事物，將使終身無法救治。能察見細微事物叫明察，能循守謙柔的道體才叫做剛強。能運用光輝的道體以照物，回歸到道體

對事理的名察，不要留給自身災殃，這叫做能學習不變的常道。

### 【引釋】

《文子·九守篇·守弱》：

「見小守柔，退而勿有，法於江海。江海不為，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為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為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為主，故聖人以道莅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日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久。」

《文子·上禮》：

「老子曰：為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趣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

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萬物變為塵垢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韓非子·喻老》：

「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登糟邱，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案：《韓非子·喻老》「句踐入宦於吳」一段，既釋此章之「守柔曰強」，也兼釋了《老子》七十一章之「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淮南子·道應篇》：

「魯國之法，魯人為入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

『數戰而數勝。』」

《淮南子·道應篇》：

「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sup>①</sup>。大道甚夷，而民好徑<sup>②</sup>。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sup>③</sup>，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sup>④</sup>；是謂盜夸，非道也哉<sup>⑤</sup>。

### 【章旨】

此章旨在論述治國之法，貴在效法大道之無為，使政令不煩苛，所以「唯施是畏」。而世上之為政者，好虐民以自富，廣宮殿、美服飾、帶利劍、飽飫酒食，導致百姓田園荒蕪，糧食匱乏，此是盜民以自誇的行為。老子以實證來說明這些做法不是有道者之所行。河上公本稱此章為〈益證第五十三〉，唐玄宗以首句為章名，稱為〈使我介然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乙本較完整，以乙本校補甲本，全文作：「使我介有知，行於大道，唯他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懈）。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食而齎財【有餘，是謂】盜夸。【盜夸】，非【道】也。」

「盜夸」，《韓非子·解老篇》作「盜竽」。

### 【注釋】

- ①介：可以作纖介、微小解，亦可解釋為大。釋為小者，如《易經·繫辭上傳》：「憂悔吝者，存乎介。」虞注：「介，纖也。」《列子·楊朱篇》：「無介然之慮者」，陸德明《經典釋文》：「介，微也。」；介亦可解為大，如《詩經·小明》：「介

爾景福」，毛傳：「介、景，皆大也。」介然：微小的樣子，或解釋為大的樣子，歷代注疏二解皆有。施：施為、作為、有為。

此句謂：假使讓我有微小的認知，行走在大道上，我只害怕會私心作為。（或譯：若使我在施政上有大大的認知，那麼行走在大道上，只怕會私心作為。）

河上公注：「『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大也。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故設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道，躬無為之化，絕威嚴之政。『唯施是畏』：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為，失道意。欲賞善，恐偽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

王注：「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為之是畏也。」

成疏：「使我者，假設之辭也。知，分別也。介然，微小也。言正真之道，甚自平夷，假使我微介起心，以知行道者，此即妄起攀緣，乃為流動，深不可也。何者？夫至道虛通，妙絕分別，在假不假，居真不真，真假性齊，死生一貫，入九幽而不昧，出三界而不明，履危險而常安，臨大難而無懼，故無畏也。今乃起心分別，乖於至道，諸所施為，動之死地，故可畏也。」

李榮注：「老君傷時王不從夷路，唯履嶮途，服文綵而帶利劍，厭飲食而積貨財，農田荒穢，倉廩空虛，此乃誇道之人，豈知純粹之行。若使我微知政事，必行無為之大道，不涉有為之小徑，有所施為之事，尤畏不行也。」

玄宗注：「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為，是皆可畏也。」

徽宗注：「道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侈於性，施之過也。介者，小而辯於物。介然辯物，而內以自知，則深根固蒂，

而取足於身，故唯施是畏。」

②夷：平坦。徑：小路。

案：大道很平坦，但人民卻愛走小路。

河上公注：「『大道甚夷』：夷，平易也。『而民好徑』：徑，邪不平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好從邪徑也。」

王注：「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為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成疏：「夷，平正也。徑，邪道也。言至理平等，甚無分別，顛倒之類，背正向邪，遂使大道陵遲，小成孔熾也。」

李榮注：「正道平而易，邪徑險而難，理國者多履其難，修身者少從其易，斥無道。」

玄宗注：「大道平易，是畏有知，而人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具如下文。」

徽宗注：「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邀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③朝：朝廷。除：整潔、治理，指宮殿建築高雅潔好。蕪：荒廢。倉：糧倉。虛：空無。

此句謂：朝廷殿堂很整潔，田地卻非常荒蕪，倉庫非常空虛。

河上公注：「『朝甚除』：高臺榭，宮室修。『田甚蕪』：農事廢業，不耕治而失時也。『倉甚虛』：五穀傷害，國無儲也。」

王注：「『朝甚除』：朝，宮室也。除，潔好也。『田甚蕪，倉甚虛』：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設一而眾害生也。」

成疏：「『朝甚除』：失道之君，好行邪徑，不崇樸素，唯尚華侈，既而除去故宇，更起新宮，彫楹刻桷，窮乎綺麗。『田甚蕪』：徭役既繁，農夫喪業，遂使東皁不作，南畝荒蕪。『倉甚虛』：稼穡有限，國費無貲，杼軸其空，倉廩斯罄。」

李榮注：「『朝甚除，田甚蕪』：雕牆峻宇，除故造新，下人妨農，良田蕪穢，徇名好利，棄少求多，道業不修，丹田

荒廢。『倉甚虛』：年登則廩實，農廢則倉虛，行薄而業虛，德充則道實也。」

玄宗注：「『朝甚除』：尚賢矜智生巧偽。除，理也。『田甚蕪』：浮食墮業廢農事也。『倉甚虛』：南畝不收無儲積。」

徽宗注：「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積用，以成富庶之俗，則徇末而棄本，非可久之道。」

- ④服：穿著。文彩：綉有彩色圖案的錦繡之衣。厭：通「饜」，飽足。

此句謂：而官員們卻身穿錦繡衣服，佩帶利劍，吃飽喝足，有多餘財貨。

河上公注：「『服文綵』：好飾偽，貴外華。『帶利劍』：尚剛強，武且奢。『厭飲食，財貨有餘』：多嗜欲，無足時。」

成疏：「『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黼黻文繡，以麗其身；干將鏌鋌，以衛其命；醪醴膾腥，以爽其口；不崇上德，不恤下人。嗟乎！饕餮一至於此。『財貨有餘』：輕躁荒淫，於政不足。重賦百姓，積歛有餘。」

李榮注：「『服文綵，帶利劍』：捐素以事華，賤文而貴武，修真者內不存於道德，外唯飾以威儀，毒意未祛，帶利劍也。」

玄宗注：「『服文綵』：刻彫綺綉，害工利。『帶利劍』：文德不修，尚武備。『厭飲食』：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飫足。『財貨有餘』：聚歛積寶，饒珍異。」

- ⑤是謂：這稱做；是，此；謂，說。盜夸：以盜誇人；夸：通「誇」；馬王堆本子重出「盜夸」二字。《韓非子·解老篇》作「是之謂盜竽矣」，「夸」字作「竽」，將竽解釋為樂器，「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則和」，將竽解釋為首倡者。

案：這叫做以盜物來誇人，不是有道者的行為啊！

河上公注：「『是謂盜誇』：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致劫盜以為服飾，持行夸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之也。

『非道也哉』：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復言也哉者，痛傷之辭。」

王注：「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夸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夸也。」

成疏：「多賦多斂，如盜如賊，既蓄既積，且矜且誇，乖理悖德，謂之非道。若作行人道心解者，朝甚除，無善功也。田甚蕪，心荒廢也。倉甚虛，無道德也。服文綵，好飾辭也。帶利劍，貪心銳也。厭飲食，耽滋味也。資貨有餘，積不散也。」

李榮注：「『厭飲食，資貨有餘』：夫味無味者，飲和浴德；為無為者，禮士愛賢。鄙芻豢以簞食為樂，散貨財以不貪為寶，此則內外無不可也。而厭之以芳鮮，積之以珠玉，是盜誇之行，非家國之基也。『是謂盜夸，非道也哉』：取不足，積有餘，盜之謂也。愛文綵，事奢侈，誇之義也。唯盜與誇，俱非道行。」

玄宗注：「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誇，誇盜非道，適令興嘆。也哉者，嘆辭。」

徽宗注：「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則惟施是畏；志乎期費，則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財有餘以為榮，不足以為辱，怙侈滅義，驕淫矜夸，豈道也哉？」

## 【今譯】

假使讓我有微小的認知，行走在大道上，我只害怕會私心作為。大道很平坦，但人民卻愛走小路。朝廷殿堂很整潔，田地非常荒蕪，倉庫非常空虛。而官員們卻身穿錦繡衣服，佩帶

利劍，吃飽喝足，有多餘財貨，這叫做以盜物來誇人，不是有道者的行為啊！

### 【引釋】

《韓非子·解老篇》：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①，善抱者不脫②，子孫以祭祀不輟③。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④；修之於家，其德乃餘⑤；修之  
於鄉，其德乃長⑥；修之於國，其德乃豐⑦；修之於天下，  
其德乃普⑧。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  
觀國，以天下觀天下⑨。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⑩。

### 【章旨】

此章闡明建道抱德之重要性。先以道德來修身，然後進而齊家、治鄉、治國、治天下。由修身至家，至鄉，再至國、至天下，先內修而後外用。這一章的修身治國方式，和《禮記·大學》所說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述之內聖外王法相近。並強調「觀」的重要性，觀有觀照、省察之意。以觀照而自我省察，由身而家而鄉而國而天下，皆可以用「觀」來做省察，並以此來預知成敗。河上公稱此章為〈修觀第五十四〉，唐玄宗稱此章為〈善建者不拔章〉。

### 【版本異同】

郭店乙本作：「善建者不拔，善保者不兌（脫），子孫以其祭祀不屯（絕）。攸（修）之身，其德乃貞；攸之家，其德又（有）餘。攸之向（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奉（豐）；攸之天下，【其德乃博。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向（鄉）觀向（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智天【下然？以此】。」

《韓非子·解老篇》「國」作「邦」。馬王堆甲本「國」

作「邦」；乙本「普」作「博」。

### 【注釋】

①善：擅長。建：立。拔：傾拔、拔除。

案：擅長建立的人（建道），不會被拔除。

河上公注：「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也。」

王注：「固其根而後營其末，故不拔也。」

成疏：「建，立也。拔，傾也。善能建立道心之人，心願堅固，直至道場，不可傾拔也。」

李榮注：「『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能立行於至道之境，則根深而不拔；妙樹功於玄德之鄉，則蒂固而不脫。為國則百代宗廟而常安，為家則萬葉蒸嘗而不絕，師資結影於真氣，授繼饗於玄風也。」

玄宗注：「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也。」玄宗御疏：「建，立也。不拔，謂不傾拔也。言人君善能以道建邦立本者，因百姓之不為，任兆人之自化，然後陶以淳樸，樹之風聲，使儀形作孚，樂推而不厭，則功業深固，萬方歸德，斯所謂善建者，何可傾拔乎？」

徽宗注：「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②抱：抱持、抱守。脫：失脫、脫離。

案：擅長緊抱的人（抱德），不會失脫。

河上公注：「善以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脫。」

王注：「不貪於多，齊其所能，故不脫也。」

成疏：「抱，持也。脫，失也。前句發心，此句起行也。言善持真行之人，一得永得，終無差失也。」

玄宗注：「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也。」玄宗御疏：「抱，守也。脫，離也。善以道懷抱百姓者，動而悅隨，何

可脫離也？且夫樂餌所在，過客猶止，況夫道德者，進於此乎？以之御物，為物所歸，固其宜也。」

徽宗注：「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

③輟：絕、止。

案：能遵守此道，可以永享子孫的祭祀不會斷絕。

河上公注：「為人子孫能修道如是，長生不死，世世以祭祀先祖宗廟無絕時。」

王注：「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

成疏：「輟，絕也。善抱之士與理相應，既而持此真行，傳諸來葉，猶如元始傳於太上，徐真授於葛仙，師資相襲，長為教主，譬彼傳燈，明明不絕。故《西昇經》云：『學爾教爾，不失道真。』又解：言善建之人，樹德深重，積善多慶，逮乎子孫，遂使家門隆盛，宗廟延永。」

玄宗注：「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御疏：「祭，薦也。繼代曰祀，謂後代子孫薦禮於宗祖也。輟，止也。」

徽宗注：「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④真：純真合道。

案：自身修養德行，德行才能純真。此論修行先由自身做起。

河上公注：「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為真人。」

成疏：「以前之學行，修營其身，既而能所相應，道德真實也。」

李榮注：「『修之身，其德能真，修之家，其德有餘，修之鄉，

其德能長，修之國，其德能豐，修之天下，其德能普』：夫道不可不修，德不可不立，立德修道，自家形國，何往不安？死生無變曰真，慶及後昆曰餘，邇安遠至曰長，物皆自足曰豐，惠無不周曰普也。」

玄宗注：「修道於身，德乃真純。」

- ⑤乃：才。餘：豐多。案：此論修養自身之後先拯濟家人，使一家人也都能得其利，此和儒家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的觀念相近。

此句謂：能讓一家修養德行，德行才能有餘。

河上公注：「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順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

王注：「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

成疏：「修身獨善，以明自利，修家兼濟，明於利物。化其家門，並令修道，功行漸博，故言有餘。昔天師修學，舉家得仙，雞鳴天上，犬吠雲中是也。」

玄宗注：「一家盡修，德乃餘羨。」

- ⑥鄉：周朝時以二千五百家為一鄉，鄉類似於後來之縣。案：此論由一身，擴而至一家，進而一鄉。

此句謂：能讓一鄉修養德行，德行才能長久。

河上公注：「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

成疏：「修家及鄉，自狹之廣，化功更博，其德優長。」

玄宗注：「一鄉盡修，德乃長久。」玄宗御疏：「按：《周禮》二千五百家為鄉。言一鄉修道，禮義興行，尊卑有序，閭閻相比，不黨於親。一家修道，德猶未廣，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 ⑦國字，《韓非子·解老》、馬王堆甲本皆作「邦」，底下「國」

字，與此同。豐：豐贍、豐厚。

案：能讓一國修養德行，德行才能豐厚。

河上公注：「修道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為豐厚也。」

成疏：「五等諸侯，清虛修道，遂致域中寧謐，境內無虞，豈非賢聖之君，德行豐贍者也。」

玄宗注：「一國盡修，德乃豐盈。」御疏：「修道於國，俗易風移，還淳反樸，不偏於所近。一鄉修道，猶未為遍，一國盡修，德乃豐厚。」

#### ⑧普：遍及。

案：能讓全天下都修養德行，德行才能普存。

河上公注：「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為普博。」

成疏：「九五之君，用道而治，端拱玄嘿，天下太平，是以萬國來朝，四方款伏，澤無不被，故其德能普。」

玄宗注：「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矣。」玄宗御疏：「普，遍也。夫百姓歸厚，在君之化，修之廟堂，德流海外者，蓋內正其身，不言而化，不教而理，下之應上，如響應聲，德無不周，乃為普也。」

徽宗注：「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耳。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為外。」

#### ⑨觀：觀照、省察。

此句謂：所以用修身的方式來觀察一身，用治家的方式來觀察一家，用治鄉的方式來觀察一鄉，用治國的方式來觀察一國，用治天下的方式來觀察天下。

河上公注：「『故以身觀身』：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孰亡孰存也？『以家觀家』：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以鄉觀鄉』：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以國觀國』：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也。『以天下觀天下』：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

王注：「『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彼皆然也。『以天下觀天下』：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

成疏：「夫堯舜所以升平者，有道故也。桀紂所以淫亂者，無道故也。是知以修道身觀不修道身，以有道天下觀無道天下也，乃至家國利害，斷可知矣。故老君假設云：我何以知天下成敗之事乎，只以此格量，足為龜鏡矣。」

李榮注：「至道之源，實自無善無惡，建德之始，理須知是知非。知非者則去惡慮不遠，知是者則就善恐不及。察邪察正，照存照亡，修道之身則歸真，不修者則入偽。修道之家則有餘，不修者則不足。修道之鄉則久長，不修則短促。修道之國則豐富，不修則窮儉。修道之於天下則周普，不修則缺少。」

玄宗注：「『故以身觀身』：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靜者真。『以家觀家』：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以鄉觀鄉』：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以國觀國』：以修國之法觀國，能勤儉者乃豐。『以天下觀天下』：以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為者乃普也。」

徽宗注：「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⑩何以：用甚麼。以：用。

此句謂：我用甚麼來了解天下情形呢？就是用這些方法。

河上公注：「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也。」

王注：「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

李榮注：「如何得知修道者昌，不修道者亡？觀一身則百身可知矣，觀一國則萬國斯睹矣。豈唯三代乎？」

玄宗注：「以此觀身等觀觀之，則可知爾。」玄宗疏：「善以此觀身等觀而觀之，自我刑範，由內及外，則知之爾。《易》曰：『觀我生，觀其生』，將欲自觀而觀人也。」

徽宗注：「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 【今譯】

擅長建立的人（建道），不會被拔除；擅長緊抱的人（抱德），不會失脫；能遵守此道，可以永享子孫的祭祀不會斷絕。自身修養德行，德行才能純真；能讓一家修養德行，德行才能有餘；能讓一鄉修養德行，德行才能長久；能讓一國修養德行，德行才能豐厚；能讓全天下都修養德行，德行才能普存。所以用修身的方式來觀察一身，用治家的方式來觀察一家，用治鄉的方式來觀察一鄉，用治國的方式來觀察一國，用治天下的方式來觀察天下。我用甚麼來了解天下情形呢？就是用這些方法。

### 【引釋】

《文子·微明篇》：

「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

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无功，事无功，德不長。故隨時而不成，无更其刑，順時而不成，无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

《文子·上仁篇》：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身亂而國治者未有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

《文子·上仁篇》：

「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人君之道，無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故不用之、不為之，而有用之、而有為之。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為道，以禁苛為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

《韓非子·解老篇》：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不為動之謂不脫。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

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家，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眾，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眾，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普。』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韓非子·喻老》：

「楚莊王既勝，狩於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

《淮南子·道應篇》：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未。』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

##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①：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②；骨弱筋柔而握固③，未知牝牡之合而媵（王弼原作「全」，據諸本改）作，精之至也④；終日號而不嗁，和之至也⑤。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⑥。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⑦。

### 【章旨】

德行淳厚者，內含純真，因於物而不害物；外能審度形勢，知所趨避，不忤於物，所以不為物害。文中以赤子來比擬淳德之人，精純心專，能握固而陰作。淳德之人行事與道體暗合，暗合即是玄符。河上公稱此章為〈玄符第五十四〉，唐玄宗稱此章為〈含德之厚章〉。

### 【版本異同】

郭店甲本有此章，全文多古字，書以楷字作：「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蜂蠆虺蛇弗螫，攫鳥猛獸弗哺，骨弱筋柔而捉固。未知牝牡之合陽怒，精之至也。冬日號而不憂，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曰明，益生曰養，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胃不道。」

馬王堆甲本：「蜂蠆虺蛇不螫」作「蠱癘虫蛇弗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作「據鳥孟獸弗捕」；「未知牝牡之合而媵作」作「未知牝牡之會而媵怒」；「嗁」作「嘔」。

### 【注釋】

- ①含：懷有。赤子：嬰兒。《漢書·賈誼列傳》注：「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耳。」

此句謂：涵攝豐厚德行的人，可用嬰兒的純真來做比擬。

河上公注：「『含德之厚』：謂含懷道德之厚也。『比於赤子』：神明保佑含德之人，若父母之於赤子也。」

李榮疏：懷道抱德，積行深厚，氣專精固，絕欲無貪，不散真童，類於赤子。」成疏：「含懷道德，甚自淳厚，欲表其狀，故取譬嬰兒。嬰兒之行，具列於下。」

李榮注：「懷道抱德，積行深厚，氣專精固，絕欲無貪，不散真童，類於赤子。」

玄宗注：「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子。」

徽宗注：「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含德之厚，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 ②螫：毒蟲刺人。據：以爪攫物。攫鳥：鷲鳥。搏：以爪擊物。案：蜂蠍毒蛇不會螫刺他，猛獸不會爪傷他，鷲鳥不會攻擊他。此說含德之人能審時度勢，知所趨避，猶如《老子》五十章所說：「善攝生者，陸行不遇虎兕，入軍不被甲兵。」以其不置自己於死地，所以自無傷亡之事。

此句謂：蜂蠍毒蛇不會螫刺他，猛獸不會以爪傷害他，鷲鳥不會攻擊他。

河上公注：「『毒蟲不螫』：蜂蠍蛇虺不螫也。『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赤子不害於物，物亦不害之也。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蟲，不傷於人也。」

王注：「赤子無求無欲，不犯眾物，故毒蟲之物無犯之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

成疏：「毒蟲，蛇虺類也。攫鳥，鷹鷂類也。猛獸，兕虎類也。螫，行毒也。搏，擊觸也。言赤子不犯前境，故不遭三物所加，

喻含德妙達違從，故不為三毒所害也。」

李榮注：「以毒曰螫，以足曰據，以爪曰搏。嬰兒所以無害者，一為內無毒意，一為慈母加護，故不傷也。含德之人，既其無復惡心，又以天靈垂祐，是以毒蟲不得流其毒，猛獸無以施其猛。」

玄宗注：「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螫搏之地，此至人之含德也。」

徽宗注：「含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 ③骨弱筋柔：指身體柔軟靈活。握固：手能牢固緊握；道教以四指押大拇指而握的握法為握固，梁·陶弘景《養性延命錄·卷下·服氣療病篇第四》頁二引《服氣經》「瞑目握固」，下注云：「握固者，如嬰兒之拳手，以四指押母指也。」《養性延命錄·卷下·導引按摩篇第五》頁四引《導引經》，陶弘景於文末云：「按經文拘魂門制魄戶，名曰握固，與魂魄安門戶也。此固精明目留年還白之法，若能終日握之，邪氣百毒不得入。」自注云：「握固法：屈大拇指於四小指下，把之。」握固法，是先將大拇指彎曲置於掌心，再用其餘四指押握大拇指。

此句謂：嬰兒筋骨柔軟而握手牢固。

河上公注：「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者，以其意專而心不移也。」

王注：「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周固。」

李榮疏：「嬰兒筋骨柔弱而握拇指牢固者，非由力也，本為心專，人雖欲開，不可得也。含德之人，屈身以順物，柔心以從道，可欲不能開，全真自然固也。」

成疏：「言赤子筋骨柔弱，手握堅固。喻含德之人心性柔弱，順物謙和，雖復混跡同塵，而靈府潔白，在染不染，故言握

固，此一句明意業淨也。」

- ④牝：母獸。牡：雄獸。合：交合、交配。媾：亦作「媾」，男子生殖器；《說文解字》：「媾，赤子陰也。从肉爰聲；或从血。」王弼本「媾」作「全」，馬王堆甲乙本作「媾」，今據改。作：起，此指陽具脹大、勃起。

此句謂：不知雌雄交合之事，而陰莖勃起，精神飽滿至極。

河上公注：「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

王注：「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言含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渝其真。柔弱不爭而不摧折，皆若此也。」

成疏：「成疏：《字林》云：『媾，小兒陰也。』言赤子初生，未解雌雄交合之道，而陰恒怒作，乃精炁滿實之至也。況含德體道淳和，無為虛淡，雖復揚波處俗，聞見色聲，而妙悟真空，不見和合之相，蓋精粹之至也，此一句明身業淨也。」

李榮注：「牝牡之合，即陰陽之會也，媾，童兒陰也。作，動也。赤子未知男女之禮而動作者，至精不散也。精散則身枯，身枯則命竭。含德之人，外情欲而愛其精，去勞弊而寶其氣，無心於動，動不妨寂，虛己於寂，寂不妨動。寂不妨動，雖動而非動；動不妨寂，雖寂而非寂。動無非寂，精之至也。」

玄宗注：「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猶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啞，猶純和之至，此赤子之全和也。」

徽宗注：「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媾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 ⑤終日：整日、整天。號：號哭，有聲無淚曰號。啞：聲音沙啞。此句謂：整日號哭而不沙啞，是平和之極。

河上公注：「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氣多之所致。」

王注：「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嘎也。」

成疏：「言赤子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嘎者，為無心作聲，和氣不散也。況含德妙達真宗，故能說無所說，雖復辯周萬物，而不乖於無言也，此一句明口業淨也。」

李榮注：「啼極無聲曰嘎，赤子旦夕恒啼而聲不嘎者，和氣未散也。含德之人，闡玄言而不疲，流法音而無絕，此亦抱沖和之所致也。」

徽宗注：「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沖氣以為和，和則氣全而噤不嘎。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 ⑥和：平和無激忿心。常：常道。明：明達。益生：營生太過。祥：指不祥、妖祥；《玉篇》：「祥，妖怪也」；《書序》：「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上述的祥字，都作不祥、妖祥解。心使氣：身體已不堪，硬以慾心強使精氣而運作。使：役使。強：逞強。此句之意為：知道淳和叫做常道，知道常道叫做明達，過於求生叫做不祥，以慾心役使精氣叫做逞強。

河上公注：「『知和曰常』：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為知道之常也。『知常曰明』：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日以明達於玄妙也。『益生曰祥』：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久也。『心使氣曰強』：心當專一和柔，而神氣實內，故形德柔弱。而反使妄有所為，和氣去於中，故形體日以剛強。」

王注：「『知和曰常』：物以和為常，故知和則得常也。『知常曰明』：不皦不昧，不溫不涼，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

曰明也。『益生曰祥』：生不可益，益之則夭也。『心使氣曰強』：心宜無有，使氣則強。」

成疏：「『知和曰常』：知此不言之言，是淳和之理者，乃曰體於真常之道也。『知常曰明』：知於真常之道，是曰智慧明照也。『益生曰祥』：祥，多也。凡惑之人，不體生無生相，多貪世利，厚益其生，所以煩惱障累，日日增廣也。『心使氣曰強』：心，神也。氣，身也。物情顛倒，觸類生迷。豈知萬境皆空，寧識一身是幻？既而以神使形，驅馳勞役，是以生死之業日日強盛也。」

李榮注：「『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亡精損氣歸無常，知和不死保真常。含德既知和理，又體常義，物無不照，故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祥，善也。強，盛也。此明流俗有為之徒，不能同赤子之握固，似含德之知和。逐欲喪其精，運力傷其氣，益生以滋味，補氣以藥石，中心欲使氣盛而不衰，體善而不惡，其可乎？故曰皆知善斯不善已也。」

玄宗注：「『知和曰常』：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知常曰明』：守和知常，是曰明了。『益生曰祥』：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生越分，動之死地，是曰凶祥。『心使氣曰強』：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梁之人。」

徽宗注：「『知和曰常』：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知常曰明』：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亡故也。『益生曰祥』：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贅，禍福特未定也。『心使氣曰強』：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暴。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心實使之茲強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⑦非道：不合道體。已：止。

此句謂：物太過於壯大就會衰老，這叫做不合道體，不合道

體早就該停止了。

河上公注：「『物壯則老』：萬物壯極則枯老也。『謂之不道』：老，不得道。『不道早已』：不得道者，早已死也。」

成疏：「『物壯則老，是謂非道』：夫盛者必衰，物壯則老，是知益生使氣，足驗無常。既曰無常，故非真道。『非道早已』：已，止也。既能悟識無常，既非真道，應須早已，此而勿為也。」

李榮注：「物極則反，體盛則衰，此是俗塵之恒累，豈會虛寂之常道？老君痛眾生未解知常，不能愛氣，以有為益生，益之更損，既乖至理，戒以止之。」

玄宗注：「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強，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玄宗御疏：「此明強梁失道之過。壯者，剛毅也。老者，衰憊也。夫物盛必衰，壯極則老，明夫用心使氣，矜其強壯者，自致衰老。謂之不道者，道貴柔弱，今恃強梁，既與道不合，故勸令早止。」

徽宗注：「『物壯則老，是謂不道』：道無古今，物有壯老，強有時而弱，盛有時而衰，役於時而制於數，豈道也哉？『不道早已』：道未始有窮，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 【今譯】

涵攝豐厚德行的人，可用嬰兒的純真來做比擬。蜂蠍毒蛇不會螫刺他，猛獸不會爪傷他，鷲鳥不會攻擊他。筋骨柔軟而握手牢固。不知雌雄交合之事，而陰莖勃起，精神飽滿至極。整日號哭而不沙啞，是平和之極。知道淳和叫做常道，知道常道叫做明達，過於求生叫做不祥，以慾心役使精氣叫做逞強。物太過於壯大就會衰老，這叫做不合道體，不合道體早就該停止了。

## 【引釋】

## 《文子·下德篇》：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

## 《淮南子·道應篇》：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

##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sup>①</sup>。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sup>②</sup>。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sup>③</sup>；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sup>④</sup>；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sup>⑤</sup>。故為天下貴<sup>⑥</sup>。

### 【章旨】

道離言詮，可道非道，以其言則離道，所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修道之人不以感官追逐外境，所以塞兌閉門，而行事則內和其光，外同其塵。得道之人，性分自足，不以貴賤撓其心，不以利害擾其意，而常因物之自然，所以世俗之貴賤、親疏不足以勸，利害、存亡無變乎己。《孟子·告子上》說：「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爵予奪由人，而道尊德貴，則為天爵，非人所能予奪。河上公稱此章為〈玄德第五十六〉，唐玄宗稱此章為〈知者不言章〉。

### 【版本異同】

郭店甲本有此章而多古字，釋以今字，其文為：「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閉其兌，塞其門，和其光，同其塵，挫其銳，解其紛，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新，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馬王堆本和今本大致相同。

「解其紛」：王弼本原作「解其分」，但河上公諸本作「解其紛」，王弼本《老子》第四章亦作「解其紛」，今據改。

案：此章「塞其兌，閉其門」二句，又見《老子》第

五十二章。「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四句，又見《老子》第四章。

### 【注釋】

①知者不言：「道可道，非常道」，道離言詮名相，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所以不能以「言」敘述。言者不知：道既非言語所能形容，所以以言語詮道者，並非真能知道。

此句謂：知道道體的人，無法稱述道；以言語稱述道體的人，反而不知道。

河上公注：「『知者不言』：知者貴行不貴言也。『言者不知』：駟不及舌，多言多患。」

王注：「『知者不言』：因自然也。『言者不知』：造事端也。」

成疏：「『知者不言』：知道之人，達於妙理，知理無言說，所以不言。故《莊子》云：『道無問，問無應，即無為謂是也。』

『言者不知』：封滯名言，執言求理，理超言象，所以不知。故《莊子》云：『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知與黃帝是也。』」

李榮注：「『知者不言』：得意忘言，悟理遺教。『言者不知』：多言則喪道，執教則失真。」

玄宗注：「知，了悟也。言，辯說也。」

徽宗注：「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齧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②兌：口、目等感官。門：指追逐物慾之門。挫其銳：不露鋒芒，含守其質。解其紛：超脫紛爭，解除爭源。和其光：涵攝光明，無所特顯。同其塵：混同塵垢，無所特賤。得道之人，與環境合為一體，無所特顯，無所特賤，齊同於物。玄同：同於玄理，指冥合於道體。

案：「塞其兌」二句見《老子》第五十二章；「挫其銳」四

句見《老子》第四章。

此句意謂：塞住口耳是非，關閉感官外逐之門。不露鋒芒，超脫紛爭，涵攝光明，混同塵垢。這叫冥合於道體。

河上公注：「『塞其兌閉其門』：塞閉之者，欲絕其源。『挫其銳』：情欲有所銳為，當念道無為以挫止之。『解其紛』：紛，結恨不休，當念道恬泊以解釋之也。『和其光』：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闇昧，不使曜亂。『同其塵』：不當自別殊也。『是謂玄同』：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也。」  
王注：「『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含守質也。『解其分』：除爭原也。『和其光』：無所特顯，則物無所偏爭。『同其塵』：無所特賤，則物無所偏恥也。」

成疏：「塞其兌，息言論也。閉其門，制六情也。挫其銳，止貪競也。解其紛，釋恚怒也。和其光，接愚俗也。同其塵，混世事也。上來數句，前已具釋，今略貼文，不復詳辯。所以重言者，明此數句於學問切當，故再出之耳。是謂玄同：前既斷伏身心，次則和光晦跡，所以行圓德滿，故與玄理符同。」

李榮注：「『塞其兌，閉其門』：杜欲路，絕禍源。『挫其銳，解其紛』：折貪欲之鋒，釋是非之爭也。『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爭得失則或可或否，競是非則一彼一此。今和光則與智無分，同塵亦共愚不別，通萬有而齊致，亦何法而不同也？」

玄宗注：「『塞其兌』：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塞其兌也。『閉其門』：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解具如道沖章，彼則約道，此則約人。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也。」

徽宗注：「『塞其兌，閉其門』：塗卻守神，退藏於密。『挫其銳，解其紛』：以深為根，以約為紀。『和其光，同其塵』：

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謂玄同』：道復乎至幽，合乎至一，至幽之謂玄，至一之謂同。玄同則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豈竊竊然自投於親疏利害貴賤之間為哉？」

③親：親近。疏：遠離。

此句謂：悟道者因於自然，不以己意去取，所以萬物不能親近他，也不能疏離他。

河上公注：「『故不可得而親』：不以榮譽為樂，獨立為哀。『亦不可得而疏』：志靜無欲，與人無怨。」

王注：「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也。」

成疏：「道契重玄，境智雙絕，既兩忘乎物我，亦一觀乎親疏。」

李榮注：「『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疏，不可得利，不可得害，不可得貴，不可得賤，故為天下貴』：夫有遠近則親疏明矣，存得失則利害生矣，定上下則貴賤成矣。今解紛挫說，和光同塵，愛憎平等，親疏不能入，毀譽齊一，利害不能干，榮辱同忘，貴賤無由得，能行此者，可以為天下貴。」

玄宗注：「『故不可得而親』：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汎然和眾，故不可得而疏。」玄宗御疏：「言玄同之人，心無偏私，不可得親而狎之。和光順物，不可得疏而遠之。」

④利：增益。害：傷損。

案：得道之人，內去私慾，外明趨避，不以生死存亡為意，所以不被利害所束縛。

此句謂：不能利益他，也不能禍害他。

河上公注：「『不可得而利』：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亦不可得而害』：不與貪爭利，不與勇爭氣。」

王注：「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也。」

成疏：「夫利害者，與乎存亡也。死生無變於己，況利害之

問乎？故《莊子》云：『不就利，不違害也。』」

玄宗注：「『不可得而利』：無欲，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爭，故不可得而害。」玄宗御疏：「恬淡無歌，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之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

⑤貴：地位尊高有官爵。賤：低賤。

案：得道之人去除毀譽寵辱之心，所以世人不能使他尊貴，也不能使他低賤，意指不被貴賤所拘囿，處廟堂不異於江湖之中。

此句謂：不能使他尊貴，也不能使他低賤。

河上公注：「『不可得而貴』：不為亂世主，不處閭君位。『亦不可得而賤』：不以乘權故驕，不以失志故屈。」

王注：「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

成疏：「夫貴賤者，與乎榮辱也。故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不可以貴賤語其心也。」

玄宗注：「『不可得而貴』：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洗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矣。」御疏：「體道自然，非爵祿所得貴也。超然絕累，非凡俗所得賤也。」

⑥案：可貴則可賤，可親則可疏，悟道者貴賤兼忘，無所拘囿，不受世俗之貴賤親疏所囿，才能成為天下間真正最尊貴者。

此句謂：所以他才能成為天下間真正最尊貴者。

河上公注：「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為天下貴也。」

王注：「無物可以加之也。」

成疏：「既遣蕩乎親疏，又虛忘乎利害，毀譽不關其慮，貴賤莫介乎懷，故蒼生荷戴而不辭，群品樂推而不厭，是以天下人間尊而貴之也。」

玄宗注：「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疏，不可貴賤，故為天下至貴矣。」

徽宗注：「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疏之態；情偽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為天下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偽，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為天下貴。」

### 【今譯】

知道道體的人，無法稱述它；以言語稱述道體的人，反而不知道體。塞住口耳是非，關閉感官外逐之門。不露鋒芒，超脫紛爭，涵攝光明，混同塵垢。這叫冥合於道體。所以悟道者，萬物不能親近他，也不能疏離他；不能利益他，也不能禍害他；不能使他尊貴，也不能使他低賤；所以他才能成為天下間真正最尊貴的人。

### 【引釋】

《淮南子·道應篇》：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為曰：『子知道乎？』無為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

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无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案：《淮南子》此段引釋《老子》第二章「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及第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①。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②。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③；民多利器，國家滋昏④；人多伎巧，奇物滋起⑤；法令（馬王堆「令」作「物」）滋彰，盜賊多有⑥。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⑦，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⑧。

### 【章旨】

此章論述「正」與「奇」的問題，兼及治國之法。「正」為正道，可以行之長遠；「奇」為詭祕權變，只能用之一時。治國為常態，所以以正；用兵非常態，所以行權。奇即是權，反經合道為權。但奇詭權謀，易流於欺詐邪穢。「權」與「詐」的區別，在於為公利不以己利，則為奇權；循私心遂己慾，則為詐欺；所以君子行之為權，小人行之為詐，權可一而不可再，詐則一再出現。《論語·子罕篇》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能權事合宜，達於機變，方能不流於拘滯，而成就功業。老子此章在說明「正」和「奇」皆是治國之大法，須視時宜而行，不可偏執。

在治國上，除正奇不可偏廢外，老子主張治國貴能使民返歸真樸，河上公稱此章為〈淳風第五十七〉；唐玄宗本「正」作「政」，以首句為名，稱此章為〈以政治國章〉。

### 【版本異同】

郭店甲本文作：「以正之邦，以奇用兵，以亡事取天下。」

吾何以智其然也？夫天多期（忌）韋（諱）而民爾（彌）畔（叛），民多利器而邦茲（滋）昏。人多智而奇勿（物）茲起，瀟物茲章（滋彰）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事而民自富，我亡為而民自為，我好靜而民自正，我谷（欲）不谷而民自樸。」

馬王堆甲乙本互有殘缺，以甲本為主，補以乙本後，全文為：「以正之邦，以畸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而邦家茲昏；人多知而奇物茲【起；法物茲章，而】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樸】。」

### 【注釋】

①以：用。正：正道，指道德仁義、禮儀制度等治國之常法。奇：和「正」相反，指權變、詭祕、譎詐。無事：不妄生事端，因物之自然，按照事物自身之法則來治理。取天下：治理天下。

此句謂：用正道來治理國家，用詭祕之法來運用軍隊，用不妄意生事來治理天下。

河上公注：「『以正治國』：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人，使至有國也。『以奇用兵』：奇，詐也。天使詐偽之人，使用兵也。『以無事取天下』：以無事無為之人，使取天下為之主也。」

王注：「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正起也，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奇用兵也。」

成疏：「『以正治國』：以，用也。政，謂名教法律也。治，

輯理也。夫聖人御世，接物隨機，運權道以行兵，用實智以治國，此則偃武修文，用實之時也。『以奇用兵』：奇，譎詐也。尅定禍亂，應須用兵，兵不厭詐，必資奇譎，此則偃文修武，用權之世也。『以無事取天下』：文武之道，應物隨時，譬彼蓬廬，方茲芻狗，執而不遺，更增其弊。未若無為無事，凝神姑射之中；不武不文，垂拱廟堂之上。以斯化物，物無疵癘；用此治民，民歌擊壤。攝取之妙，其在茲乎！」

李榮注：「『以正治國』：養百姓者，妙在平均，宣風化者，要歸於正直。此所謂諸侯牧宰道德，齊禮文之教也。『以奇用兵』：奇，變詐也，臨難制變，兵不厭詐，三略太奇，九攻百勝，上將軍師，靜難息寇，武之功也。『以無事取天下』：明君之攝化天下，論道宣風則賢相，守方討逆則名將，主位垂旋坐朝於萬國，塞耳凝神於九重。」

玄宗注：「在宥天下，貴乎無為。為政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於道。唯無事無為，可以取天下。此三句標也。」

徽宗注：「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②何以：為何。然：如此。以：因。此：這。

案：我為甚麼能知道要如此呢？是由底下的這些事物。

河上公注：「此，今也。老子言：我何以知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見知之也。」

成疏：「教主假設云：我何以知攝化天下必須無事乎？用此下文觀之，則知也。」

李榮注：「何以得知無事可以取天下，即以此下文云我無為人自化，我無事人自富。」

玄宗注：「以此，下文知之。」

③忌諱：禁忌避諱，防止禁戒人民去做某事。彌：益、更。

此句謂：天下太多的禁忌避諱，人民就會更加貧窮。

河上公注：「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詐相殆，故貧。」

成疏：「忌諱，猶禁制也。刑法嚴酷，罹罪者眾，民不安業，所以彌貧。治身者不能率性任真，而篤於禁忌，內無道德，故彌貧也。此一句解以政。」

李榮疏：「忌諱多端，政煩網密，煩則人勞，密則人懼，從法妨業，焉得不貧也。」

玄宗注：「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故令彌貧也。」

徽宗注：「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散。今也無愛利之心，而多忌諱之禁，民將散而之四方，故民彌貧。」

④利器：利己之器，謀一己私利之法。滋：益、更。昏：昏亂。

案：人民擁有太多利己之器，國家就越昏亂。

河上公注：「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

王注：「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強，則國家弱。」

成疏：「利器，干戈也。滋，甚也。昏亂之世，不崇文德，唯事戈矛，傷害既多，荒亂日甚，治身者銳情貪欲，心喪神昏。此一句解用兵也。」

李榮注：「機權不可多與人，兵器不可家皆有，家有兵器思為賊，人多執權恐至亂也。」

玄宗注：「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為多，不能反實，下則應之以譎詐，故令國家滋益昏亂。」

徽宗注：「仗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徽宗注：「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生則純白不備，而或罔上以非其道。」

⑤伎：技能。巧：工巧。奇物：奇邪不正之事物。

此句謂：人民學會太多的靈技巧智，奇邪的事物將更加興起。  
河上公注：「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謂刻畫宮觀，彫琢服章，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鏤玉，文繡綵色，日以滋甚。」

王注：「民多智慧，則巧偽生，巧偽生，則邪事起。」

成疏：「知巧，謂機心也。奇物，謂戰具也。言在上好武，下必順之，故各起異端，競獻知巧，野戰攻城，機械非一，多呈奇物，以取洪勳。治身者多知巧詐，貪取前境，分別之心，日益其弊，此一句重釋用兵。」

李榮注：「多奇巧，異物生，上玩物，下起欲。」

玄宗注：「人主以伎巧為多，不能見素，下則應之以奢泰，故令淫奇之物滋起也。」玄宗御疏：「伎，能也。巧，工巧也。奇物，謂刻鏤雕琢寶貨珍玩之屬。言人君不尚純樸而好浮華，則百姓效上而為奢泰，馳競淫飾，日以繁多也。」

徽宗注：「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⑥法令：馬王堆乙本及河上公、成玄英本均作「法物」；法物即法令。彰：顯著。

此句謂：法令訂的越多越明細，盜賊就會越多。

河上公注：「法物，好物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

王注：「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以恥貧，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國愈昏。多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

成疏：「法物猶法令。言刑名彰著，法令滋繁，有布凝脂，無開三面，不堪苛虐，逃竄者多，因生濫竊，盜賊斯起，所謂政之愈巧，避之愈密。此一句重釋以政。」

李榮注：「珍好之物，為法物也。多貴金玉，盜賊斯起也。」

亦言法所以息盜盜更多，禮所以整亂而亂作。」

玄宗注：「無為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奸，盡成盜賊，豈非多有乎？」玄宗御疏：「法，刑法也。令，教令也。君上不能寡嗜欲以御人，而欲彰法令以齊物，人既苟免而無恥，吏則竊法而為奸，上下相蒙，故令盜賊多有也。」

徽宗注：「剋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 ⑦聖人：指聖王。無為：不以私心作為。自化：各因其性，自我化育。靜：清靜不煩苛。

此句意謂：所以聖王說：我不以私心作為而百姓將自我化育，我愛好清靜而人民自歸正道。

河上公注：「『故聖人云』：謂下事也。『我無為而民自化』：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也。『我好靜而民自正』：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語，民皆自忠正也。」

成疏：「『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主上虛淡無為，下民自化，改惡從善。老君自是聖人，撝謙托諸他聖，故《莊子》云：寓言十九也。『我好靜民自正』：在上好靜，不擾於民，民稟淳風，自歸正道。」

李榮注：「前忌諱下是四種有為之病，是故聖人說四種無為之藥，欲令除亂得化，去動之靜，家安俗樂，無事無為，付自然之運曰化，人皆知足曰富，履道無偏曰正，遺華處實曰樸。」

徽宗注：「『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我好靜而民自正』：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夫豈待鈎繩規矩而後正哉？」

- ⑧無事：不妄生事端。自富：自然富足。無欲：無私心慾念。

案：《正統道藏》河上公注本「我無欲而民自樸」之後，又

多出「我無情而民自清」一句，為郭店、馬王堆、王弼及唐宋諸本所無，應是後人所增。

此句謂：我不妄下政令而人民自然富足，我無私慾而人民自然純樸。

河上公注：「『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常無欲，去華服實，民則隨我為質樸。」

王注：「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成疏：「心既無為，跡又無事，四民各業，六合同軌，輕徭薄賦，不富何為？『我無欲民自朴』：君上寡欲少私，清廉潔素，則百姓知足守分，歸於淳樸也。自聖人以下數句，並釋無事取天下之義。」

玄宗注：「無為則清淨，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

徽宗注：「『我無事而民自富』：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無以擾之，民將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不尚賢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同乎無欲，而民性得矣。」

## 【今譯】

用正道來治理國家，用詭祕之法來運用軍隊，用不妄生事端來治理天下。我為甚麼能知道要如此呢？是由底下的這些事物：天下太多的禁忌避諱，人民就會更加貧窮；人民擁有太多利己之器，國家就越昏亂；人民學會太多的靈技巧智，奇邪的事物將更加興起；法令訂的越多越明細，盜賊就會越多。所以聖王說：我不以私心作為而百姓將自我化育，我愛好清靜而人民自歸正道，我不妄下政令而人民自然富足，我無私慾而人民

自然純樸。

### 【引釋】

《文子·道原》：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為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眾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繫於物而繫於俗，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无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瑕察於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汎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文子·道原》：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之不粹。神德不全於

身者，不知何遠之能壞。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筭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為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禮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憚乎志鏖鏘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遯於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案：《文子》此章，除闡釋《老子》五十七章「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此外，並兼釋《老子》第六十五章：「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文子·精誠》：

「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噉，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脩者本也。」

《文子·微明篇》：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

《文子·上禮篇》：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淮南子·道應篇》：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其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①；其政察察，其民缺缺②。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③。孰知其極？其無正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⑤。人之迷，其日固久⑥。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⑦，直而不肆，光而不耀⑧。

### 【章旨】

此章敘述治國在寬緩，不在苛急；修身貴在以廉直來正己，而非以廉直來割物。至於世事，則禍福相互依伏，正奇變轉不定，善妖反覆相循；勉人知所趨避，且不可定執一事而不變，須隨時宜而行事，因物而轉，順時而化。河上公稱此章為〈順化第五十八〉，唐玄宗稱此章為〈其政悶悶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各有殘缺，乙本所缺較少，合校後全文為：「其正悶悶，其民屯屯；其正察察，其【民缺缺】。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也。【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兼而不刺，直而不繼，光而不眇。」

### 【注釋】

①悶悶：渾冥寬裕貌，指為政寬緩不苛細。淳淳：質樸敦厚貌。

此句謂：一國政令渾冥寬緩，人民反而淳厚質樸。

河上公注：「『其政悶悶』：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

不明也。『其民淳淳』：政教寬大，故民淳淳，富厚相親睦也。」

王注：「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成疏：「悶悶，寬裕也。淳淳，質樸也。言君上無為，布政寬裕，下民從化，皆多淳樸也。」

李榮注：「其政寬，其人悅。上恬靜，下淳一。」

玄宗注：「政教悶悶，無為寬大，人則應之淳淳然而質樸矣。」

玄宗御疏：「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樸敦厚也。言無為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既無苛暴，故其俗淳淳而質樸也。」

徽宗注：「『其政悶悶』：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其民淳淳』：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 ②察察：苛細嚴察貌。缺缺：疏薄凋弊貌。

此句謂：一國政令苛細明察，人民反而疏薄凋弊。

河上公注：「『其政察察』：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其民缺缺』：政教急疾，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也。」

王注：「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姦偽，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懷爭競，故曰其民缺缺。」

成疏：「察察，嚴速也。缺缺，零落也。上好有為，為政迫遽，民遭其暴，故多零落也。夫治身者亦宜虛忘寬簡，不得執心急速也。」

李榮注：「其政急而煩，其人困而乏。」

玄宗注：「政教察察，有為苛急，人則應之缺缺然而凋弊矣。」

御疏：「察察，有為嚴急也。缺缺，凋弊離散也。有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則凋弊而

離散矣。」

徽宗注：「『其政察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以苛為明，此察察之政。『其民缺缺』：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故無全德。」

③倚：因依。伏：藏匿。

此句謂：災禍，是幸福所倚仗（人從禍中學習，才能得福）；幸福，是災禍所潛伏（人因享福，而禍得以乘機而起）。

河上公注：「『禍兮福之所倚』：倚，因也。夫福因禍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禍去而福來。『福兮禍之所伏』：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為驕恣，則福去禍來。」成疏：「倚，因也。伏，匿也。言悶悶則致福，察察則招禍，此之二事，近由一心，福則倚在禍中，禍則伏在福內，其則不遠也。」

李榮注：「『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倚，因也。伏，匿也。言人在苦而思樂，改惡而從善，因禍而得福。則處樂而荒淫，在貴而驕縱，則禍匿於福中矣。『孰知其極』：行善惡之因，得禍福之果，輪回苦樂之境，來去誰知窮極？」玄宗注：「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悶悶，俗則以為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樸，此則禍為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為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福為禍所藏。」

④孰：誰。極：究竟。其：大概，猜測語氣詞。無正：沒有不變的正道。

此句謂：（禍中有福，福中有禍）有誰知道它的究極變化？大概沒有永遠不變的正道。

河上公注：「『孰知其極』：禍福更相生，誰能知其窮極時。『其無正』：無，不也，謂人君不正其身，其無國也。」

王注：「言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

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

成疏：「孰，誰也。言福禍之徵，起乎善惡，業既不定，報亦隨之，所以輪轉三羅，迴還六道，千變萬化，誰知極乎？唯上士達人，忘我濟物，體茲正道，悟彼重玄，不為善惡之因，故無禍福之報，《莊子》云：『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今所以輪轉無極者，為其不懷正道故也。」

玄宗注：「禍福之極，豈無正耶？但眾生迷執，正者復以為奇詐，善者復以為妖祥，故禍福倚伏，若無正爾。」

徽宗注：「『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疾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其無正邪』：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然則孰為天下之至正哉？」

- ⑤正：正道；指道德仁義等治國處世常法。奇：詭異譎詐，權變奇謀。善：美好吉祥。妖：怪異不祥。案：時空環境不同，正奇善妖常會互變。所以須隨時宜而推移，一龍一蛇，與時俱變。

此句謂：正道常法，會變成詭奇權詐；吉利善美的事物，會變成怪異不祥。

河上公注：「『正復為奇』：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為詐也。『善復為妖』：善人皆復化上為妖祥也。」

王注：「『正復為奇』：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故曰正復為奇。『善復為妖』：立善以和萬物，則便復有妖之患也。」

成疏：「『正復為奇』：奇，虛詐也。假使有心學於正道者，則執正為正，未解忘遣，不與實性相應，故為虛詐也。『善

復為妖』：縱為善者，猶執名言，既乖正理，適為妖孽，故《莊子》云：『為聲為名，為妖為孽。』」

李榮注：「奇，異也，妖，惡也。善惡往還之業，此並是耶？寂寞獨立之真，始乃為正。言人多積塵垢之行，少有清虛之基，故云其無正。事邪者眾，從正者寡，設令為正，正不常正，俄然變異，故曰為奇。并皆行惡，不肯修善，設令為善，善不恒善，還即造惡，故曰為妖。」

徽宗注：「通天下一氣耳，今是而昨非，先迕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為終始，則奇正之相生，祇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⑥人之迷：指人們對正奇反復，善妖互變的迷惑。

此句謂：人們迷失事理的日子，本來就已經很久了。

河上公注：「言人君迷惑失正以來，其日已固久。」

王注：「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責。」

成疏：「言凡鄙之人，所以為妖為奇者，以其愚痴迷惑故也。此之迷惑，其日固久，抑乃無始，豈日今生？《西昇經》云：『如是迷來久。』」

李榮注：「迷禍福之源，惑邪正之路，此非旦夕，其日固久。」

玄宗注：「以正為奇，以善為妖，如此迷倒，其為日也，固以久矣。」

⑦方：正。割：害也。廉：清。剝：傷也；河上公本「剝」作「害」，成玄英本作「穢」。

此句謂：所以聖人行事方正而不以方正割戮人，以清廉自守而不以清廉傷害人。

河上公注：「『是以聖人方而不割』：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也。『廉而不剝』：聖人廉清，欲以化民，

不以傷害人也。今則不然，正己以害人也。」

王注：「『是以聖人方而不割』：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廉而不剝』：廉，清廉也。剝，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污，不以清廉剝傷於物也。」

成疏：「『是以聖人方而不割』：聖人體道方正，軌則蒼生，隨機引誘，因循任物，終不宰割，使從己也。此則舉聖戒凡，令其修學。『廉而不穢』：妙體物境也空幻，無可貪取，非關卓爾清廉，避世之穢害也。斯則淨穢雙遣，貪廉兩忘，不廉而廉，穢而不穢，故《莊子》云：『大廉不慊。』又云：『廉清不信。』」

李榮注：「『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方，正也，割，傷也，邪行則物我俱傷，正道則彼此無割。『廉而不穢』：凡情貪而濁，聖道廉而清。」

徽宗注：「『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跡。『廉而不剝』：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嗛，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⑧直：正直。肆：放縱。光：光芒。耀：光耀，引伸為炫耀；河上公本作「曜」。

此句謂：正直而不放縱，光芒而不炫耀。

河上公注：「『直而不肆』：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申之也。『光而不曜』：聖人雖有獨知之明，常如闇昧，不以曜亂人也。」

王注：「『直而不肆』：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所謂大直若屈也。『光而不耀』：以光鑑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慝也。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

成疏：「『直而不肆』：肆，申也。素質雅正，體無邪詔，

而曲從於物，不申己直，故前章云『大直若屈也』。『光而不耀』：智慧光明，無幽不照，而韜光晦跡，不炫於物，忘其照也。《莊子》云：『滑疑之耀，聖人圖而域之也。』」李榮注：「『直而不肆』：大直若屈，不顯正以示人。『光而不耀』：明道若昧也。前標得失之政，次指禍福之門，而沒溺者既多，昏迷者已久，妖奇則繫累之境，倚伏非懸解之場。是以廉而不穢，始體清虛之道；光而不耀，方識慧源之路。冥得失，何禍何福乎？混是非，孰邪孰正乎？泛兮無繫無不繫，肅然無可無不可。」

玄宗注：「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為方，不斲彼而為廉，不申彼而為直，不耀彼而為光，修之身而天下自化矣。肆，申也。」徽宗注：「直而肆，則陵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為是者，如子莫之執中；以廉為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夸末世之弊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 【今譯】

一國政令渾冥寬緩，人民反而淳厚質樸。一國政令苛細明察，人民反而疏薄凋弊。災禍，是幸福所倚仗（人從禍中學習，才能得福）；幸福，是災禍所潛伏（人因享福，而禍得以乘機而起）。（禍中有福，福中有禍）有誰知道它的究極變化？大概沒有永遠不變的正道。正道常法，會變成詭奇權詐；吉利善美的事物，會變成怪異不祥（時空環境不同，正奇善妖互變）。人們迷失事理的日子，本來就已經很久了。所以聖人行事方正而不以方正割戮人，以清廉自守而不以清廉傷害人；正直而不放縱，光芒而不炫耀。

### 【引釋】

## 《文子·道德篇》：

「文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朴。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衰，民背叛則上無威，人爭則輕為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

## 《文子·微明篇》：

「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 《文子·上義篇》：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以力自脩以道，而不責於人，易賞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夫眾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受，賤即觀其所為。視其所患難，以知其所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得矣。」

## 《文子·上禮篇》：

「老子曰：鄴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 《韓非子·解老篇》：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忘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眾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忘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眾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眾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輕恬資財也。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雖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貧；雖義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今眾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眾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眾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眾，數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為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淮南子·道應篇》：

「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淮南子·道應篇》：

「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

##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①。夫唯嗇，是謂早服②。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③。無不克，則莫知其極④。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⑤。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⑥。

### 【章旨】

此章以嗇愛（愛惜）為治身治國之基礎，治身貴嗇愛精神，治國貴嗇愛人民。能嗇愛，即能早得道意，廣積德行，使根深而蒂固。以此治國，可以長久；以此治身，可以久存。河上公稱此章為〈守道第五十九〉，唐玄宗稱此章為〈治人事天章〉。

### 【版本異同】

郭店乙本作：「給（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以早。是以早備，是胃【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智其互（亟、極）。莫智其互，可以又（有）國。又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胃深根固柢】，長生舊（久）視之道也。」

馬王堆甲乙本文字內容和今本相近，乙本「早」作「蚤」，「柢」作「抵」。

### 【注釋】

①治人：治理人民。事天：侍奉上天，指奉道修身。嗇：愛吝、愛惜；成玄英本「嗇」作「式」。

此句謂：治理人民，侍奉上天，沒有比得過愛惜精神。

河上公注：「『治人』：謂人君欲治理人民。『事天』：事，

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也。『莫若嗇』：嗇，愛也。治國者當愛惜民財，不為奢泰；治身者當愛惜精氣，不放逸也。」王注：「莫若，猶莫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天命，下綏百姓，莫過於此。」

成疏：「天，自然也。式，法也。莫若，猶無過也。言上合天道，下化黎元者，無過用無為之法也。」

李榮注：「下理於人，上事於天，莫過以道用為法式。」

玄宗注：「嗇，愛也。人君將欲理人事天之道，莫若愛費，使倉廩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矣。」

徽宗注：「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天一在臟，以腎為事，立於不貸之圃，豐智原而嗇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

②早服：先得；早，先；服，得。又，《韓非子·解老篇》以「服從道理」來解釋「服」字；早服，指早日服從於道。

此句謂：只因能愛惜精神，這叫做能先得道。

河上公注：「早，先。服，得也。夫獨愛民財，愛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

王注：「早服，常也。」

成疏：「嘆此無為之法，獨能自利利他。用之治身，則制諸魔試；用之治國，遠荒歸伏。」

李榮注：「以道為式，物先以歸。」

玄宗注：「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

徽宗注：「迷而後復，其復也晚矣，比復好先，嗇則不侈於性，是以早復。」

③厚積德：積德深厚，廣積德行。克：勝，或解為能；河上公本作「剋」。

此句謂：能先得道，叫做能厚積德行。能厚積德行，那麼就沒有不能勝任的事物。

河上公注：「『早服謂之重積德』：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重積德則無不剋』：剋，勝也。重積德於己，則無不勝。」

王注：「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服其常，故曰早服謂之重積德者也。」

成疏：「『早服謂之重積德』：重，深重也。積，累積也。言欲內制魔試，外伏遐藩者，必須積累功行，其德深重，方可遠伏也。『重積德則無不克』：克，勝也，亦言得也。言累積功行，其德深重，自利利他，無所喪失，內外制服，無不獲勝也。」

李榮注：「『早服謂之重積德』：道輕德薄，人不歸依，重積深厚，物自賓伏。『重積德則無不克』：德重仁深，無不克勝也。」

玄宗注：「『早服謂之重積德』：夫能儉嗇，以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服者矣。克，能也。」

徽宗注：「『早復謂之重積德』：復，德之本也。復以自知，則道之在我者，日積而彌新。『重積德，則無不克』：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④極：窮盡、究竟。

此句謂：沒有不能勝任的，那麼就無法知道他能力的究極境界。

河上公注：「無不克勝，則莫有知己德之窮極也。」

王注：「道無窮也。」

成疏：「能所相應，理無不契。道深功遠，莫能知其窮極者也。」

李榮注：「四夷賓伏，國界無邊，與道玄同，有何窮極？」

玄宗注：「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

徽宗注：「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汎應而不窮，孰知其極也？」

⑤有國：指使之為君以治國。母：謂根本、治國大道。

此句謂：不能知道他的究極境界，就可以讓他來治理國家。能掌握國家的根本，便可以使國家長久。

河上公注：「『莫知其極可以有國』：莫知己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為民致福。『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

王注：「『莫知其極，可以有國』：以有窮而蒞國，非能有國也。『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德，是唯圖其根，然後營末，乃得其終也。」

成疏：「『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既理無不契，深遠無極，故可以有國蒞民，為王侯化主也。『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既為帝王國主，慈育蒼生，視物如子，故云之母。德行雖高，功成不處，無為虛淡，故可長久。」

李榮注：「『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境土無邊，道德無際，始可以有於家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有道則國安，無道則國危，國由道生，道為國母。以道為母，所以長久。」

玄宗注：「『莫知其極，可以有國』：莫知其德窮極，然後可以為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國福祚可以長久矣。」

徽宗注：「『莫知其極，可以有國』：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裕，夫況有國乎？『有國之母，可以長久』：道

為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 ⑥ 柢：樹根，《韓非·解老篇》：「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蒂：花趺，花或瓜果與枝莖相連的部份。長生：生命久長。久視：心靈朗明，長久明照。視，指心靈朗照。

此句謂：這叫做根部深廣牢固，合於長生久存的道理。

河上公注：「『是謂深根固蒂』：人能以氣為根，以精為蒂，如樹根不深則拔，蒂不堅則落，言人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無使漏泄也。『長生久視之道』：深根固蒂者，乃長生久視之道。」

成疏：「根，本也。蒂，跡也。根能生蒂，以譬本能生跡，跡而本曰深根，本而跡曰固蒂。夫根不深則傾危，蒂不固則零落。只為根深，所以長生；蒂固，所以久視。此明有國聖人，本跡俱妙，故經云：『長生久視之道。』視，明照也。」

李榮注：「夫根枯則拔，蒂朽則落。今理國以道為根則根深，修身以德為蒂則蒂固，蒂固則長生，根深則久視，天人之式，家國之要也。」

玄宗注：「積德有國，則根深花蒂固矣。深固者，有國長生久視之道。」御疏：「夫積德之君，以道為國，則可以長久，故舉根蒂之喻，以申其義理也。蒂，花趺也。夫草木根深則榮茂，蒂固則不落，乃長久也。以喻積德之君，埋根於道，固蒂於德。命延謂之長生，恒照謂之久視，故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徽宗注：「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可以長久。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 【今譯】

治理人民，侍奉上天，沒有比得上愛惜精神。只因能愛惜精神，這叫做能先得道。能先得道，叫做能厚積德行。能厚積德行，那麼就沒有不能勝任的事物。沒有不能勝任的，那麼就無法知道他能力的究極境界。不能知道他的究極境界，就可以讓他來治理國家。能掌握國家的根本，便可以使國家長久。這叫做根部深廣牢固，合於長生久存（生命長久，心靈朗照）的道理。

### 【引釋】

《韓非子·解老》：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眾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眾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

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眾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眾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事極者為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sup>①</sup>。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sup>②</sup>；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sup>③</sup>；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sup>④</sup>。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sup>⑤</sup>。

### 【章旨】

此章勉勵君王以道為體，以無為為用。治國如煮小魚，煮小魚忌數撓動，治大國忌政令苛擾。君王有道，臣民自然上軌道，國阜民豐，萬物各依其道而行，鬼神無所顯其靈驗以佑民，亦不能循非道以傷人，此皆歸功於君王以有道而蒞國。河上公稱此章為〈居位第六十〉，唐玄宗稱此章為〈治大國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本殘缺較多，乙本較全，文字內容和今本相近，文作：「治大國若亨小鮮。以道立（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非其神不傷人也，【聖人亦】弗傷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馬王堆甲本「神」作「申」；乙本「烹」作「亨」，「蒞」作「立」。

### 【注釋】

①烹小鮮：烹煮小魚；鮮，魚；成玄英本作「亨小腥」。

此句謂：治理大國，必須像烹煮小魚一般，切忌常擾動；魚常撓則糜爛，民常擾則凋弊。

河上公注：「鮮，魚。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

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

王注：「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得眾心矣。」

成疏：「亨，煮也。腥，魚也。河公作『鮮』字，亦魚也。言煮小魚，撓之則糜爛，任置即自全。喻治國無為即太平，躁動即荒亂。」

玄宗注：「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矣。」

徽宗注：「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 ②以：用。蒞：臨，指臨政，親政。鬼：鬼神的總稱，商周之世，鬼的地位崇高，鬼神不別，《墨子·明鬼篇》的「鬼」字，為鬼神之通稱，鬼即涵蓋神，篇中將鬼神分為三大類：天神（天帝、日、月、星、風、雨、雷、電等神）、地示（后土、社、山、木、路、井、河、海等神）、人鬼（人死為鬼）；此三類皆可通稱為「鬼」或「神」。不神：不能顯現神應以佑人。案：能以道體來治理天下，那麼鬼神就不會有助人的靈驗事蹟出現。一切遵道而行，禍福自取，鬼神無法賜福佑人。

河上公注：「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

王注：「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則其鬼不神也。」

成疏：「蒞，臨也。言用正臨於天下者，使邪魅之鬼不復能為妖孽之患。」

李榮注：「治國煩則下亂，修身煩則精散。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以，用也。蒞，臨也。人神處幽為鬼神者，靈效之謂。夫人有求則神應，今若上德之化，人自安任，豈惟上忘帝力，亦不傍請鬼神，故處幽之鬼，無以效其明靈也。」

玄宗注：「以道臨蒞天下，不求有妄之福，故鬼無以見其神明。」

徽宗注：「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道常無為，以蒞天下，則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者，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為崇，故曰其鬼不神。」

- ③其神不傷：指鬼神無法降禍傷人；天下有道，萬物遵道而行，鬼神不能行非道以傷人。

此句謂：不僅鬼神沒有助人的靈驗事跡，鬼神也不會作祟傷人。

河上公注：「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也。」

王注：「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為神也。」

成疏：「神，靈驗也。非此鬼無靈驗，但福祐於人，不損傷於物也。治身者，鬼以諂曲為義，即是擾動邪淫心也。言以正道治身，諂媚之心不能傷於正行，縱使心動，即為真照，故不傷人也。」

李榮注：「非其鬼無精靈而不害人，由上用於正道，所以邪不為害。」

玄宗注：「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但有其神而不見神怪以傷民也。」

- ④聖人：指以道治國之聖王。

此句謂：不僅鬼神不會作祟傷人，聖王治國，遵道而行，也不會傷害人民。

河上公注：「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之也。」

王注：「道洽，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為神。道洽，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不知聖人之為聖也。」

猶云不知神之為神，亦不知聖人之為聖也。夫恃威綱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知神聖之為神聖，道之極也。」

成疏：「諸本皆作『亦』字，唯張係師及陸先生本作『之』字，然『之』、『亦』二字相似，故寫者誤作『亦』字，今用『之』為是。言非此鬼之不傷物，但為聖人以道蒞天下，能制伏邪惡，故鬼不復傷害於人，力在聖治，故云聖人之不傷人也。治身者，非動心不能傷行，為以聖智伏制，故雖動而不傷寂也。」

李榮注：「非其鬼神不能害人，但聖人在上，德被幽明，鬼神無害，由聖不傷也。又能利物，亦自不傷。」

玄宗注：「鬼見神怪則傷人，聖人有為則傷人，今鬼所以不見神怪而傷人者，蓋以聖人無為清靜故爾。」

#### ⑤兩不傷：鬼神、聖王兩不傷害人民。

此句謂：鬼神、聖人兩不傷害人民，所以德行自然交相匯歸於他們（鬼神及聖人）；或譯：鬼神、聖人兩不傷害人民，所以聖人與鬼神德澤交歸於人民（見李榮注）。

河上公注：「『夫兩不相傷』：鬼與聖人，俱兩不相傷也。『故德交歸焉』：夫兩不相傷，則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也。」

王注：「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神聖合道，交歸之也。」

成疏：「兩，謂鬼處於陰，人處於陽，幽顯得所，不相損害。既而各守其分，兩無讎鬭，遂乃人施德於鬼，鬼恩惠於人，恩惠往來，故交相歸附也。治身者，攝動歸寂，以成己行，從寂起動，以應蒼生，動不乖寂，故無傷害，所以內外兩行，交歸於己也。既即動即寂，何所攝耶？今明不攝而攝，不應而應，非應之而應者也。」

李榮注：「鬼神、聖人，兩者也，俱能利物不相傷也。聖人

慈善，鬼神正直，慈善處顯而光潤，正直在幽以潛資，俱以德澤交歸眾人也。」

玄宗注：「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人傷人則匱神乏祀，今兩不相傷物，故德交歸焉。」

徽宗注：「以道蒞天下者，莫之為而常自然，無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傷民，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 【今譯】

治理大國，必須像烹煮小魚一般。能掌握道體來治理天下，那麼鬼神就不會有助人的靈驗事蹟出現；不僅鬼神沒有助人的靈驗事蹟，鬼神也不會作祟傷人。不僅鬼神不會作祟傷人，聖王治國也不會傷害人民。鬼神、聖人兩不傷害人民，所以德行自然交相匯歸於他們（鬼神及聖人）。

### 【引釋】

《文子·道德篇》：

「老子曰：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迂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无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无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於千里，轉於无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

## 《韓非子·解老篇》：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眾，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痠疽痺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 《淮南子·齊俗篇》：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數撓，為刻削者。」

##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①；天下之交，天下之牝②。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③。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④；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⑤。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⑥。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⑦。夫兩者各得其所，大者宜為下⑧。

### 【章旨】

此章敘述大國和小國間相處之道，二者皆宜以謙下為主。大國能謙，則能使小國歸服；小國而謙，則可取得大國庇護。雖然大國、小國皆因謙而得其所，但老子認為成就愈大者，其謙下包容之心應愈大，所以大國應比小國更具謙下包容之心，才能稱王天下。河上公稱此章為〈謙德第六十一〉，唐玄宗稱此章為〈大國者下流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本作：「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郊也。牝恒以靚勝牡。為其靚【也】，【故】宜為下。大邦【以】下小【邦】，則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則取於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過欲兼畜人，小邦者不過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故大邦者宜】為下。」

### 【注釋】

①下流：水流低下處。

案：作為大國，要像居處於水流之低下處一般，謙卑不敢自

滿。

河上公注：「治大國當如居下流，不逆細微。」

王注：「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成疏：「大國，即萬乘之邦。郊，郭外也。之，往也。言大國即虛容，譬於江海。江海處眾流之下，故百川競注。大國用道謙柔，故萬邦歸往，朝宗慕義，滿於郊郭也。本亦作『交』字者，言大國行謙，故與小國交會也。」

玄宗注：「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之人交至矣。」

徽宗注：「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蹶。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 ②交：交會、會合處，馬王堆甲本及成玄英本作「郊」，馬王堆乙本作「交」。牝：雌獸，母獸能生育小獸，引伸為生物之根源。馬王堆甲本「天下之交，天下之牝」作「天下之牝，天下之郊」，二句次序顛倒。

此句謂：低下處是天下河流匯歸交注處，也是天下的根源所在。

河上公注：「『天下之交』：大國，天下士民之所交會。『天下之牝』：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唱也。」

王注：「『天下之交』：天下所歸會也。『天下之牝』：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

李榮注：「『天下之交』：交，會也。海在乎眾流之下，百川於是交歸。理國者自視缺然，萬國所以同會也。」

- ③牡：雄獸。靜：清靜不躁動。以靜為下：把清靜當做水流低下處來使用；清靜可以制御躁動使歸服，低下處可以使眾水匯聚，所以清靜之作用猶如水之低下處。

此句謂：雌獸常因清靜而能勝過雄獸，應該把清靜當做眾流

會歸的低下處來使用。

河上公注：「『牝常以靜勝牡』：女所以勝，屈於男；陰勝陽，以安靜不先求之也。『以靜為下』：陰道以安靜為謙下。」

王注：「以其靜，故能為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為下，故物歸之也。」

成疏：「天下之交，疊前生後也。牝，雌靜也。牡，雄躁也。言大國所以能令諸國款付而交會者，常用謙和雌靜，故能勝於雄躁也。若用剛躁，則不能致也。是知治身治國，莫不以柔順為先也。」

李榮注：「牝雌而靜，牡雄而動，夫靜可以制動，陰可以屈陽，故知謙撓伏跨企，柔弱勝剛強也。」

玄宗注：「天下之人交至者，歸於謙德，則如牝以雌靜，常為牡動所求，由以靜為下故。」

徽宗注：「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④以：用。下：謙下。取：取得，獲得。

此句謂：所以大國用謙下來容納小國，那麼就能獲得小國的臣服。

河上公注：「能謙下之，則常有之。」

王注：「『故大國以下小國』：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

『則取小國』：小國則附之。」

成疏：「以，用也。下，謙遜也。取，攝化也。言聖人君臨大國，善用謙柔，故能攝化萬邦，遐邇款附，重譯來貢，不亦宜乎。」

李榮注：「以謙為德，可以容人，未能卑退，不可取聚。」

⑤取大國：謂取得大國庇護。

此句謂：小國用謙下來結交大國，就能獲得大國的庇護。

河上公注：「此言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也。」

王注：「大國納之也。」

成疏：「小國自知卑下，守分雌柔，聚於大國之中，欽風慕義也。」

玄宗注：「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

⑥或：有時。

此句謂：所以有時用謙下來獲取臣服，有時用謙下來取得庇護。

河上公注：「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讓相取。」

王注：「言唯修卑下，然後乃各得其所。」

成疏：「或，不定也，言小國用柔，故聚於大國；大國用下，故取得萬國之歡心。用下則同，取則斯別，故言或也。」

李榮注：「結二國也。」

玄宗注：「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玄宗御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或下以取者，言大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能令其可左可右，故云以取。或下而取者，言小國用謙下之道，歸事大國，但可承奉而求援助，不能令其左右隨意，故云而取。」

徽宗注：「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

⑦欲：要。兼：並、同時。畜：通「蓄」，養、蓄養。入事：入其朝奉其君。

此句謂：大國只不過想同時容蓄小國，小國不過想要臣服於人。

河上公注：「『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也。『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使為臣僕也。」

成疏：「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不過欲兼愛畜養小國。小國用柔者，亦無餘心，不過欲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

李榮注：「國之大也，必欲遠扇於皇風。境之小焉，不過遐

欽於道化。」

玄宗注：「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為臣妾。小國贊貢賦以奉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為援助也。」

⑧宜：應該。

此句謂：兩方面（大國小國）各自都能得他們想要的東西，大的國家應該更謙下。

河上公注：「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欲，大國尤宜為謙下也。」

王注：「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為下也。」

成疏：「兩者，謂大小二國，兼畜入事，各遂其心。雖復大小俱用柔和，而大國特宜偏行謙下，何者？夫物必以大輕小，未嘗以小凌大，故令大者為下，此則高者抑之之義者也。」

李榮注：「扇皇風者，遠覃於聲教；欽道化者，來服於禮儀，俱稱所懷，各得所欲，衣冠是一，文軌大同，仍恐大者蔑小，貴者凌賤，重誠大者以為下。」

玄宗注：「一求臣妾，二求援助，是兩者各求得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特云大者宜為下。」

徽宗注：「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為下。」

## 【今譯】

作為大國，要像居處於水流之低下處一般，謙卑不敢自滿。低下處是天下河流匯歸交注處，也是天下的根源所在。雌獸常因清靜而能勝過雄獸，應該把清靜當做眾流會歸的低下處來使用。所以大國，用謙下來容納小國，那麼就能獲得小國的臣服；小國用謙下來結交大國，就能獲得大國的庇護。所以有時用謙下來獲取臣服，有時用謙下來取得庇護。大國只不過想同時容蓄小國，小國不過想要臣服於人，兩方面各自都能得他們想要

的東西，大的國家應該更謙下。

##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①。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②。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③。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④。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⑤。

### 【章旨】

此章說明以道治國，及以道修身之重要。道體虛通，無所不容，所以道無棄物，因而俗世應效法道體，以立天子、三公，而來教化萬民，使民各得其用而無所棄。道為萬物所遵循之法則，遵循其法，可以免罪而得所求，此道之所以為世人所尊貴，不僅是善人之寶，也是不善人用以保身之物。河上公稱此章為〈為道第六十二〉，唐玄宗稱此章為〈道者萬物之奧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本作：「【道】者，萬物之注也，善人之葆也，不善人之所葆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賀人。人之不善也，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卿，雖有共之璧以先四馬，不善坐而進此。古之所以貴此者何也？不胃【求以】得，有罪以免與？故為天下貴。」

### 【注釋】

- ①奧：深、內；引伸為深藏之寶藏；「奧」字，馬王堆本作「注」，通「主」，為萬物之主。寶：珍寶之物。保：保護、依賴。

案：善人遵道而行，所以道是善人的隨身寶。不善人懼誅罰，悔悟歸道，所以道亦是不善人賴以保全自身之物。

此句謂：道體是萬物的寶藏，是善人的珍寶，也是不善人所賴以保全的東西。

河上公注：「『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善人之寶』：善人以道為身寶，不敢違也。『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猶知自悔卑下也。」

王注：「『道者萬物之奧』：奧，猶曖也。可得庇蔭之辭。『善人之寶』：寶，以為用也。『不善人之所保』：保，以全也。」成疏：「『道者萬物之奧』：道者，虛通之妙理，眾生之正性也，奧，深密也，亦藏府也。言道能生成萬有，囊括百靈，大無不包，故為物府藏也。『善人之寶』：修道善人，達見真性，得玄珠於赤水，故能寶而貴之也。『不善人所保』：保，守持也，流俗之人耽滯物境，性情浮競，豈能守持？」

李榮注：「寶，重也。道本無形，理唯虛寂，無形包之於有象，虛寂納之於動植，故言萬物之奧也。淑人君子，體正可以重真；不肖下愚，從邪於焉輕道，故有寶不寶也。」

玄宗注：「『道者萬物之奧』：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所，故興言云為萬物之奧。奧，內也。『善人之寶』：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貴之，而無患累也。『不善人之所保』：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有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爾。」玄宗御疏：「寶者，珍貴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為，身心清靜，故寶貴之，無暫違也。保，任也，倚也。不善之徒，心無明智，惑於積習，平居則忽道，嬰難則求之，以身保任於道，倚以求安也。」

徽宗注：「『道者萬物之奧』：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人奧思慮，蘊至神也。天地與人，有所謂奧，

而皆冒於道。道也者，難終難窮，難測難識，故為萬物之奧。道為萬物之奧，則物者道之顯歟？『善人之寶』：利而行之，積善成性，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不善人之所保』：反無非傷也，順其理則全；動無非邪也，靜其性則正，故可以保身。」

- ②美言：浮美不實之言語。市：買，收買人心。尊行：尊貴的行為。加：施加、加被。

此句謂：浮美的言辭，可以收買人心（贏取別人歡心）；尊貴的行為，可以加被於人民。（意指美言不如尊行。）

河上公注：「『美言可以市』：美言者，獨可於市耳。夫市交易而退不相宜，善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賣者欲疾售也。

『尊行可以加人』：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自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

王注：「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匹之。美言之，則可以奪眾貨之賈，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

成疏：「不善之人，心行澆薄，言多佞美，好為飾詞，猶如市井，更相覓利，又不能柔弱虛謙，後身先物，方自尊高己行，加凌於人，不善之徒，言行如是，其於道也，不亦遠乎也。」

李榮注：「體道忘言，信言不美。飾非之辯，未可契真。喪實之言，豈足稱道？華辭惑眾，飾偽以為真，浮說亂人，以惡而為善，適可用之於市肆，焉能立德而懷道。達至道者，忘之於彼此。悟自然者，混之於和同。豈可尊己而卑人，是我而非彼，自加於物上也？」

玄宗注：「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而從善矣。故下文云也。」

徽宗注：「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非道所貴。言美而可悅，行尊而可尚，猶可以市，且加於人，而人服從，況體道之奧，遍覆包含，而無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 ③何：成玄英本作「奚」，諸本作「何」。三公：周朝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漢代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為朝中最高之官職，輔佐天子治理百姓。

此句謂：不善良的人，哪能放棄不管呢？所以為百姓置立天子，設立三公以教化他們。

河上公注：「『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前，無有棄民，德化淳也。『故立天子，置三公』：欲使教化不善之人。」

王注：「『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不善，當保道以免放。『故立天子，置三公』：言以尊行道也。」

成疏：「『人之不善，奚棄之有』：奚，何也，言聖道冥通，救物弘普，縱使眾生不善，何有棄心，明慈悲覆被，接濟無遺也。『故立天子，置三公』：既能接物無遺，宜設濟世之法，故立天子以統萬機，置三公坐而論道，調理陰陽，緝熙政典，意在舟航庶品，亭毒群生。自開闢已來，真君出世，皆是大道權應而為帝王，所以上象三清而置僚署者也。」

李榮注：「聖教所設，本以開曉於無知。妙道遐通，亦乃匠成於未悟。欲使善不善而皆善，知不知而共知，常善救人，寧容有棄也。」

玄宗注：「『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棄遺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共教不善之人。」

玄宗御疏：「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天子無為，三公論道，皆所以垂訓立教，化不善之人。《書》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

- ④拱璧：雙手合抱之大玉璧。駟馬：用四馬駕一車，古代稱為一「乘」。

此句謂：雖先用雙手合抱之大玉璧為聘禮，再遣駟馬來迎接，這樣的榮耀，不如能擁有這個道體。

河上公注：「雖有美璧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也。」

王注：「此道，上之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所以為道也。物無有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抱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

成疏：「拱璧，即拱把之璧，圓全大璧也。駟馬，一乘車也。古者名士必先賁拱璧，後遣駟馬也。言縱有高蓋全璧，富貴榮華，亦不如無為坐忘，進修此道。何者？夫修道所以長生，富貴適為大患，故廣成子云：『人生在世，如雲翔空，氣藹俄爾。』以此格量，不如遠矣。」

李榮注：「古之徵士，先進以璧，次進以馬，故言以先駟馬也。夫倒置之徒，必須發之以蒙蔽；抱愚之者，亦宜耀之於智炬。作君上之心腹，為元首之股肱，義在匡救其惡，助宣風教。然而尚名者不安其分，妄規非次之榮；好寵者不以其道，唯希高貴之爵。驕奢自貽伊戚，遂至危亡之禍，未若增修至道，寵辱不驚。」

玄宗注：「三公輔佐，雖以合拱之璧，先導駟乘之馬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為之道於君以化人爾。」

徽宗注：「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捨己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者，求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從之如歸市。」

- ⑤曰：河上公及唐代成玄英、玄宗等本子作「日」，馬王堆作「胃（謂）」，以文意看來，應以作「曰」為是。

此句謂：古人為何會貴重這個道體呢？不是說道體能讓我們

可以得到所求，可以免除災咎嗎？所以才能成為天下間尊貴之物。

河上公注：「『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以求得』：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也。『有罪以免耶』：有罪，謂遭亂世闇君，妄行刑誅，修道則可以解死，免於眾耶。『故為天下貴』：道德洞遠，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為，故可為天下貴也。」

王注：「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無所而不施，故為天下貴也。」

成疏：「言曩昔聖人所以珍貴此道者，何耶？只為不經一日求之則得，此言悟者目擊道存，迷者累劫不會也。假使無始以來，生死罪譴，一得還源，可以頓免，有此神力，不可思議，故為天下人間之所尊貴者也。」

李榮注：「自昔至今，重於此道者何謂也？求之非一日而得，行之免百年之禍，保於福祿，絕於危亡，今古同尊，天人普貴也。」

玄宗注：「『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何，問辭也。『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道在於悟不在於求，不如財帛，故可日日求而得，故云不日求以得。既悟則自無罪累，豈待有罪方求免也？可以為天下貴。」

徽宗注：「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於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者遷善，愚者為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救者如此，故為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 【今譯】

道體是萬物的寶藏，是善人的珍寶，也是不善人所賴以保全的東西。浮美的言辭，可以收買人心（贏取別人歡心）；尊

貴的行為，可以加被於人民。不善良的人，哪能放棄不管呢？所以置立天子，設立三公以教化他們。雖然先用雙手合抱之大玉璧為聘禮，再遣駟馬來迎接，這樣的榮耀，不如能擁有這個道體。古人為何會貴重這個道體呢？不是說道體讓我們可以得到所求，可以免除災咎嗎？所以才能成為天下間尊貴之物。

## 六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②。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③。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⑤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⑥。

### 【章旨】

此章討論處事之法及待人之道。處事貴在慎微知幾，在事情初起，尚易處理時，即動手處理，不待巨大難為而後行事。在待人方面，與人交往，謀多事雜，難免有恩怨情仇產生，老子主張以德報怨；一般人主張以怨報怨，以恩報恩；孔子主張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憲問篇》：「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孔子的以直報怨，可能是針對老子主張以德報怨而發的。其實該以怨報怨，或是以直報怨，或是以德報怨，大都應視對象及時宜而定。但太上忘情，老子既已無心於運為，自無心於怨懟讎報了，此即是「報怨以德」；至於巨惡大慝之受誅殺，所謂「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老子》七十四章），此之誅殺，乃是因順自然，非關有為，亦是無心於仇報，自是不屬於以怨報怨，亦非以直報怨、以德報怨。報怨或報德，皆以「心」而言，既是無為，則是心無恩怨可言；無為而合天，此則是以道而行事。河上公稱此章為〈恩始第六十三〉，唐玄宗稱此章為〈為無為章〉。

## 【版本異同】

郭店甲本此章較短，文作：「為亡為，事亡事，未（味）亡未。大，少（小）之。多惕（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猷難之，古終亡難。」

馬王堆甲本作：「為无為，事无事，味无未，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乎【其易也，為大乎其細也。】天下之難作於易，天下之大作於細。是以聖人冬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猷難之，故終於无難。」

## 【注釋】

①為：造作。為無為：以無為之心（不以私心造作）來作為。事：處理事情。事無事：以無事之心（順自然不妄生事端）來處事。味：品味、品嚐。味無味：以無味（不著於一味）的方式來品嚐眾味。

此句謂：以無私心妄為的方式來作為，以無妄生事端的方式來行事，以不偏執於味道的方式來品味。

河上公注：「『為無為』：因成修之，故無所造作。『事無事』：豫有備，除煩省事也。『味無味』：深思遠慮，味道意也。」

王注：「以無為為居，以不言為教，以恬淡為味，治之極也。」成疏：「『為無為』：妙契心源，不失真照。照達有為，即無為也。故無為即為，為即無為也。『事無事』：事者，色聲物境一切諸事也。妙體真宗，照不乖寂，雖涉事有，而即有體空，內則雖照而無心，外則雖涉而無事也。『味無味』：味者，染著之謂也。根塵兩空，境智雙寂，雖復取染而無滯也。」

李榮注：「息躁動，凝神於安靜，絕繁務，虛己於自然，除嗜欲，耽之於玄妙也。」

玄宗注：「於為無為，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假令大之與小，

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為怨。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為怨對。今既守分全和，故是報怨以德。」  
 玄宗御疏：「為，造作也。修道行人，則坐忘去欲，心無造作，凡所施設，功與化冥，於為非有，故曰無為，此明心也。即事不滯，故於事而無事，此明身也。即味不耽，故於味而無味也，此明口也。三業既靜，六塵自息爾。」

徽宗注：「道之體無作，故無為；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概可見矣。」

②大小：把小事當做大事來處理它。多少：把少當做多來看待。報怨以德：用恩德來對待仇怨。

此句謂：把小事當大事處理，把少數當多數看待，用恩德來對待仇怨。

河上公注：「『大小多少』：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報怨以德』：修道行善，絕禍於未生也。」

王注：「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

成疏：「怨，罪對也。報，酬償也。言無始以來，大小之罪，多少之業，令盡滅除，頓償使了者，必須用前為、事、味等三種德心觀之，則三世皆空，萬法虛淨，物我冥一，何對之有？故前章云：『有罪以免』，即斯之謂。」

李榮注：「怨之生也，或大或小；仇之起也，乍少乍多。涉有事之境，即拘斯累，怨怨相報，無有盡期，若能歸無為之大道，保自然之無累，遺滋混濁，味此清虛，咎過不生，怨讎不起，此報怨以德也。」

玄宗御疏：「若夫大小之為，多少之事，苟涉有為之境，無非怨對之讎，若能體彼無為，捨茲有欲，悟真實相，無起慮心，自然怨對不生，可謂報怨以德爾。」

徽宗注：「『大小多少』：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

不可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報怨以德』：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則何怨之有？所尚者德而已。」

③圖：謀求。為：處理。

此句謂：圖謀困難之事，在它容易解決時就要做起；處理重大事物，在它還是小事時就要行動。

河上公注：「『圖難於易』：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

『為大於其細』：欲為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

成疏：「『圖難於易』：圖，謀度也。難，罪報也。易，初心也。言欲謀圖遣卻惡道之艱難者，必須觀察初心，心既無作，則無報也。『為大於其細』：細，小也，為巨釁者，本乎微小，此明欲滅惡果，先須遣因也。」

玄宗注：「肆情縱欲者，於為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為其大，當須於性未散而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也。」

④作：起。

此句謂：天下間困難的事情，一定是由容易的事情演變而來。天下的重大事情，一定是由細微的小事形成。

成疏：「作，起也。夫天下艱難罪報，必起自易心。言一念初心，造業甚易也。故重考大殃，必起於小，從微至著，漸成巨累。所以欲除惡報，先制初心。」

李榮注：「作，起也。事之起也，必自易成難；物之生也，亦因細至大。所謀欲除難罪，必息於易；所慮欲除大惡，先折於細。根本若除，枝葉自喪也。」

玄宗注：「明上文所以預圖為也。」

徽宗注：「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

則不可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

⑤是以：因此。終：畢竟、終究。

此句謂：因此聖人畢竟不自以為偉大，所以才能成就他的偉大（或譯：聖人從小事處理起，畢竟不必處理大事，所以才能成就大事）。

河上公注：「『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處謙虛也。『故能成其大』：天下共歸之也。」

玄宗注：「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不為其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耳。」

徽宗注：「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⑥諾：允諾。寡：少。

此句謂：輕易承諾的人，一定很少信用。太過於看輕事物的人，一定會引來太多的困難。因此連聖人都還認為小事難處理而用心處理它，所以畢竟沒有困難的事情產生。

河上公注：「『夫輕諾必寡信』：不重言也。『多易必多難』：不慎患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也。『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

王注：「『是以聖人猶難之』：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

成疏：「『夫輕諾必寡信』：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有信實也，故失信則貽寡信之責也。

『多易必多難』：此合喻也。夫輕易然許，必致寡信之責，亦猶輕易為罪，多招八難之殃。故修道之夫，應須凝重，不可輕率也。『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猶，尚。體道聖人實無難易，而尚難罪不為，故無艱難之責，況在凡俗而縱情乎？此舉聖戒凡也。故郭注《莊子》云：『聖人雖入火

不熱，而未嘗蹈火。』又云：『遠火非逃熱』，即斯義也。」李榮注：「『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定辭必信，輕諾必虛，難於所為，罪業生死皆易，易為非法之事，終始皆難也。『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輕為惡事，動入罪因，聖人聰明，猶尚難於有為之事，故得終始無難。況盲瞶之徒，不能重慎，欲免禍難，其可得乎？」

玄宗注：「『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

徽宗注：「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之行，而終絕難圖之患，凡以體無故也。」

### 【今譯】

以無私心妄為的方式來作為，以無妄生事端的方式來行事，以不偏執於味道的方式來品味。把小事當大事處理，把少數當多數看待，用恩德來對待仇怨。圖謀困難之事，在它容易解決時就要做起；處理重大事物，在它還是小事時就要行動。天下間困難的事情，一定是由容易的事情演變而來。天下的重大事情，一定是由細微的小事形成。因此聖人畢竟不自以為偉大，所以才能成就他的偉大（或譯：聖人從小事處理起，畢竟不必處理大事，所以才能成就大事）。輕易承諾的人，一定很少信用。太過於看輕事物的人，一定會引來太多的困難。因此連聖人都還認為小事難處理而用心處理它，所以畢竟沒有困難的事情產生。

### 【引釋】

《韓非子·喻老》：

「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公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

《韓非子·難三第三十八》：

「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為大者於其所細也。」

##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①。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②。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③。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④。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⑤。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⑥。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⑦。

### 【章旨】

此章說明處事須慎始敬終、防微杜漸。文中所說的「其安易持」四句，在說明防微杜漸的重要，上章「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也是這個道理。而「合抱之木生於毫末」等三句，除防微杜漸外，則亦是勉人慎始務實，不可好高騖遠，這和《中庸》第十五章說：「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同樣都是勉人由己身由近處做起。而一般人剛開始時會努力去做，但時間一久，常會懈怠，不能有始有終，《詩經·大雅·蕩》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說明了慎始固不容易，敬終更難。《戰國策·秦策五》說：「《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行百里而須以九十為一半，正因為越到末尾，體力越不濟，越容易鬆散。河上公稱此章為〈守微第六十四〉，唐玄宗稱此章為〈其安易持章〉。

### 【版本異同】

郭店本將《老子》全文分成甲、乙、丙三本，類似上、中、

下。此章在郭店本中分作二章，在甲本出現在二處，前後相隔甚遠，另外在丙本亦有甲本前段相近之文字。今本此章，郭店甲本將之分為兩章，郭店甲本文云：「為之者敗之，執之者遠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臨事之紀，慎冬如始，此無敗事矣。」在此段之後隔七章，文作：郭店甲本文作：「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易謀也；其脆也，易畔也；其幾也，易散也。為之於其亡又也，治之於其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成之臺，作【於蠡土；百仞之高，始於】足下。」今本此章，郭店甲本將之分為二章。另外郭店丙本，有一段字和本章前段相同，丙本文作：「為之者敗之，執之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也。無執故【無失也】。慎冬若始，則無敗事矣。人之敗也，互於其且成也敗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是以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

本章郭店本割裂為二章，分散在三處（甲本二處，丙本一處），且有的文字重出。馬王堆甲、乙本和今本相同，合為一章，文字次第亦與今本相同。

### 【注釋】

①安：安靜、安穩。持：執持、掌握。兆：事情剛開始發生之徵象、幾微。謀：圖謀、謀求。脆：薄弱易斷；《說文解字》：「脆，小戾易斷也。」泮：通「判」，《說文》：「判，分也。」微：細小。

此句謂：事情安定的時候容易掌握，未有徵兆發生時容易圖謀，脆弱的東西容易分開，細微的東西容易打散。

河上公注：「『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其未兆易謀』：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止也。『其脆易破』：禍亂未動於萌，情欲未見於色，如脆弱，易破除。『其微易散』：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

王注：「『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謀之無功之勢，故曰易也。『其脆易破，其微易散』：雖失無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足以興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說慎終也。不可以無之故而不持，不可以微之故而弗散也。無而弗持，則生有焉。微而不散，則生大焉。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則無敗事。」

成疏：「『其安易持』：安，靜也，言修行人靈府寂泊，未起攀緣，如此之時，甚易修守。『其未兆易謀』：兆，狀也。謀，圖也。其次雖起心緣取，而於境未有形狀，即宜攝心歸靜，於業未成，故易謀慮也。『其脆易破，其微易散』：脆，虛軟也。猶如果蓀結實未堅，虛脆易破。初心起染，亦復如是，結業微淺，故易除散也。」

李榮注：「『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安，靜也。未兆，機不動也。患難防惡難止，思除其惡，制之於未動，慮息其患，持之於安靜，惡兆無由得起，不謀自然無患，此謂上士防患也。『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經罪小易滅，惡長難除，不能防於未動，必須制之於微脆，此中士除患也。」

玄宗注：「『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尚未形兆，謀度絕之，使令不起，並甚易耳。『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絕之者，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耳。」

徽宗注：「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無危。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泮之，則不至於堅冰。微者散之，則不著。賢人之殆庶幾也。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聖人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奔沈，所謂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②為：處理。治：處理、治理。

此句謂：在事情還沒有發生時來處理事情，在還沒混亂時來治理國家。

河上公注：「『為之於未有』：欲有所為，當於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豫閉其門也。」

王注：「『為之於未有』：謂其安未兆也。『治之於未亂』：謂微脆也。」

成疏：「『為之於未有』：為，修學也。言行人修守，當在未有緣染之時，此解其安易持也。『治之於未亂』：亂者，謂結業已成，為業所牽，精神昏亂也。今明心雖起染，於境未見，當爾之時，易為治理，此解其未兆易謀也。」

李榮注：「『為之於未有』：所謂其安易持也。『治之於未亂』：所謂微脆易破也。」

玄宗注：「『為之於未有』：覆上易持易謀也。所以易者，為營為之於未有形兆耳。『治之於未亂』：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為除理之於未成禍亂耳。」

- ③合抱：指雙手合抱。木：樹。毫末：毫毛尖端。累：通「隤」，盛土籠。《荀子·勸學篇》：「跬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始於足下：由腳下開始走起。

此句謂：兩手合抱的大樹，生長於像毫毛尖端般的細小種子。九層的高臺，起源於一籠土。千里遠的行程，由腳下開始走起。

河上公注：「『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小以成大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卑至高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也。」

成疏：「『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夫百圍大木，生於毫微，喻三途重疊，元乎一心。而以木為喻者，言木從小至大，遂能障蔽日光；譬染心從微至著，亦能覆蓋真性也。若推此樹，

起自虛無，即空而言，樹亦非有，為四塵不成故也。煩惱為義，亦起自虛無，即空而言，亦非有也。『九重之臺，起於累土』：重，猶級也。言九級之臺起於一簣之土，喻九夜之禍，起於一念染心，勸諸學者，深宜戒慎。『百仞之高，起於足下』：七尺曰仞，陟百仞之高岑，發自初步；履八門之苦難，起自染心。前寄九重，明結業已成；此託百仞，況方造未息也。」

李榮注：「合抱之木，自小而成大。九重之臺，因下以至高。千里之行，從近以及遠。若制之以靜，毫末之罪不生；止之於微，一簣之基易破。安然不動，千里之行無至。若不能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為有為而不已，必至敗之。執惡行以為是，終歸喪失。此謂下士闇於成事，以至敗亡也。」

玄宗注：「此三者喻其不早良圖，使後成患。」

徽宗注：「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末，睹指而知歸，故不為福先，不為禍始，躊躇以興事，每以成功。」

④為：私心妄作。執：執持不捨。

此句謂：私心妄為的人會遭毀敗；想要佔有的反而會失去。因此聖人無以私心作為，所以沒有敗事；不會執著於有成，所以沒有失去。

河上公注：「『為者敗之』：有為於事，廢於自然。有為於義，廢於仁。有為於色，廢於精神也。『執者失之』：執利遇患，執道全身。堅持不得，推讓反還。『聖人無為故無敗』：聖人不為華文，不為色利，不為殘賊，故無壞敗。『無執故無失』：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於人也。」

王注：「當以慎終除微，慎微除亂。而以施為治之形名，執之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敗失也。」

成疏：「『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至道虛玄，無為無執，凡情顛倒，有執有為。為即危亡，故言敗之。執乖實當，故言之失也。『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聖人體道無為，故無隳敗；虛妄不執，故不喪其真也。」

李榮注：「凡庸聞之於即事，故有敗失之非，聖人玄鑒於機前，無復有為之患也。」

玄宗注：「『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情不能因任，營為分外，為者求遂，理必敗之。於事不能忘遣，動成執著，執著求得，理必失之。」

徽宗注：「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無失。昧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矣，能無敗失乎？」

- ⑤從事：為事，處理事物。幾：將近。慎終：謹慎處理結尾時之事。此句謂：人民處理事情，常在快要成功時而失敗了。能夠像剛開始般的慎重來處理結尾，那麼就不會有失敗的事情發生。河上公注：「『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從，為也。民之為事，常於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終當如始，不當懈怠。」

王注：「『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不慎終也。」

成疏：「幾，近也。凡人從於有為之務，執心躁競，分別取捨，曾無遠見，每欲近成，有始無卒，故多敗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此戒慎學人，令道心堅固，始終若一，豈有敗乎？六度之中，終當第四也。」

李榮注：「幾，近也。凡人為惡，不能早除，惡事近成，自然已破。若能同聖，去危求安，始不為非，終不獲罪，無得無失，何敗何成也？」

玄宗注：「『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人之始從事於善者，常於近成而自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慎其終，

未嘗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

徽宗注：「『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中道而止，半途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為而不成？」

- ⑥欲：要、想要。欲不欲：要別人所不想要的東西；指俗人要名利財貨，聖人所要者為道體。難得之貨：難以取得的財貨。學不學：學習俗人所不學者；俗人外逐知識，聖人內修道體。復：回復、挽回。

此句謂：因此聖人所要的是俗人所不要的，不貴重難得的財貨，學習別人不想學的道體，挽救眾人所犯的過錯。

河上公注：「『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彰顯，聖人欲韜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樸；人欲於色，聖人欲於德也。『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眩為服，不賤石而貴玉。『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真也。『復眾人之所過』：眾人學問皆反，過本為末，過實為華。復之者，使反本也。」王注：「『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好欲雖微，爭尚為之興。難得之貨雖細，貪盜為之起也。『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不學而能者，自然也。喻於不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眾人之過。」

成疏：「聖人虛照自天，不同凡智，了知諸境空幻，不見可欲之物，故於欲中即不見欲相，既於欲不欲，何玉帛之可貴乎？又達真假無差，故能忘學，學即不學，不學即學，學異不學，不學異學，故《西昇經》云：『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備，防也，眾人執滯有為，不能忘學，故說學不學者，以防眾生之過患也。」

李榮注：「凡情逐欲，賤道貴財，聖人不貪，重真輕寶。若

也修不為己，學乃為人。貪利則過生，爭名則咎至。聖人無欲則遺利，絕學則忘名，不耀一己之能，防備眾人之過也。」  
 玄宗注：「『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今聖人於欲不欲，不營為於分外，故常全其自然之性，是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民之所過』：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將以歸復眾人過分之學，以輔自然之性，不敢為俗學與多欲也。」

徽宗注：「欲利者，以物易己。務學者，以博溺心。夫豈足以造乎無為？聖人不以利累形，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光明而已。故以復眾人之所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況眾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此絕學者所以無憂而樂。」

⑦以：用。輔：佐助。自然：自己如此，指各自依所應遵行之道理而進行。然：如此。

此句謂：用來輔助萬物使其順自己應行法則來進行，而不敢用私心來妄為。

河上公注：「『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性也。『而不敢為』：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為，恐遠本也。」

成疏：「輔，助也，導也。言一切眾生，皆稟自然正性，迷惑妄執，喪道乖真。今聖人欲持學不學之方，引導令其歸本，但聖人窮理盡性，亦無為無不為也。今言聖人不為者，示欲輔導群生，復彼自然之性，故言不敢為也。」

李榮注：「物之性也，本乎自然。欲者以染愛累真，學者以分別妨道，遂使真一之源不顯，至道之性難明，不入於無為，但歸於敗失，聖人順自然之本性，輔萬物以保真，不敢行於有為，導之以歸虛靜也。」

玄宗御疏：「輔，佐也。自然，物之性本也。眾生起妄，失

於性本，聖人慈誘，勸學無為，將以輔佐物之自然，真性不敗，故不敢為於俗學與多欲也。」

徽宗注：「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豈或使之？性之自然而已。輔其自然，故能成其性。為者敗之，故不敢為。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任智巧。」

### 【今譯】

事情安定的時候容易掌握，未有徵兆發生時容易圖謀，脆弱的東西容易分開，細微的東西容易打散。在事情還沒有發生時來處理事情，在還沒混亂時來治理國家。兩手合抱的大樹，生長於像毫毛尖端般的細小種子。九層的高臺，起源於一籠土。千里遠的行程，由腳下開始走起。私心妄為的人會遭毀敗；想要佔有的反而會失去。因此聖人無以私心作為，所以沒有敗事；不會執著於有成，所以沒有失去。人民處理事情，常在快要成功時而失敗了。能夠像剛開始般的慎重來處理結尾，那麼就不會有失敗的事情發生。因此聖人所要的是俗人所不要的，不貴重難得的財貨，學習別人不想學的道體，挽救眾人所犯的過錯，用來輔助萬物使其順自己應行法則來進行，而不敢用私心來妄為。

### 【引釋】

《文子·符言篇》：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

## 《文子·符言篇》：

「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禍積則怨生。官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基於且瘳，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 《文子·微明篇》：

「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 《韓非子·喻老》：

「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晉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腴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

案：《韓非子·喻老》曾以扁鵲為蔡桓侯治病，闡述《老子》六十三章「天下難事，必作於易。」詳本書上章【引釋】。此文更延續扁鵲治病說以闡述《老子》六十四章之「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

## 《韓非子·喻老》：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

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擲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眾人之所過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 六十五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①。民之難治，以其智多②。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③。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④。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⑤。

### 【章旨】

此章旨在論述治國之道，以為以私心邪慧治國，將開啟人民巧詐爭競之心，為亂國之源。勉勵治國者應超越俗智，棄小智存大道，使民返歸純樸，如此則國治而德行深遠。河上公稱此章為〈淳德第六十五〉，唐玄宗稱此章為〈古之善為道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本作：「故曰：為道者，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也。民之難【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邦，邦之賊也；以不知知邦，【邦之】德也。恒知此兩者，亦稽式也。恒知稽式，此胃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

稽式：馬王堆甲、乙本及王弼本作「稽式」；河上公本、成玄英及唐宋諸本，大都作「楷式」。

### 【注釋】

①善：擅長。為道：運用道體。以：用。明民：開啟民智。愚：樸質。

此句謂：古時擅長於運用道體治國的人，不是用它來啟發人民的邪智巧詐，而是將用它來使人民渾愚純樸。

河上公注：「『古之善為道者』：說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非以明民』：不以道教民明智巧詐也。『將以愚之』：將以道德教民，使樸質不詐偽也。」

王注：「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

成疏：「為道，猶修道也。言古昔善修道之夫，實智內明，無幽不燭，外若愚昧，不曜於人，閉智塞聰，韜光晦跡也。」

李榮注：「欲教令俗先引古人，古人用道修身理國，不將奸智役心眩物，此非以明人也。含光藏耀，全真抱樸，分別智息，將以愚之也。」

玄宗注：「人君善為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樸，令如愚耳。」

徽宗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為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淳淳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 ②智：此指私心邪慧。

此句謂：人民難以治理，是因為他的邪智太多。

河上公注：「以其智多，故為巧偽。」

王注：「多智巧詐，故難治也。」

成疏：「治，理也，智，分別也。言眾生所以難理者，為心多分別，不能虛忘，故難化也。」

李榮注：「君上守質，臣下歸淳，未假威刑，自然順化。若也不行虛寂道德，唯用奸巧智慧，智多亂甚，故難理也。」

玄宗注：「君將明道以臨下，下必役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興，是以難治。」

徽宗注：「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 ③賊：傷害。

此句謂：所以用邪智私慾來治國，是傷害國家的賊人；不用邪智治國，反而是造福國家的偉人。

河上公注：「『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必遠道德，妄作威福，為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不使智慧之人知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不為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為國之福也。」

王注：「『故以智治國，國之賊』：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也。當務塞兌閉門，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偽。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奸偽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

成疏：「若用明察俗智以治物者，既乖淳和，又同賊害。而無欲無為，至虛至靜，忘心遣智，尸居玄默，以斯馭世者，其唯上德乎？以此格量，勝劣可見。治國既爾，身亦宜然。」

李榮注：「智慧奸巧傷害人深，國之賊也。質樸無智，任物自化，各事其業，俗樂家安，物我無傷，君臣俱泰，國之德也。」

玄宗注：「『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法，法作則奸生，故是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純德之士，使偃息蕃醜，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樸日興，人和年豐，故是國之福也。」

徽宗注：「『故以智治國，國之賊』：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焚符破璽，而民鄙樸；掎斗折衡，而民不爭。」

④稽式：天下之共同法式，共同法則，古今所同。稽：考也，同也；式，法也。

「稽式」，馬王堆甲乙本同於王弼本作「稽式」，意為古今共同之法式；河上公本、成本、玄宗本作「楷式」，其意為：楷模法式。

此句謂：知道這兩種治國方式（以智和不以智），也都是治國的共同法則。能常知道這些治國共同法則，這叫做玄妙的德行。

河上公注：「『知此兩者亦楷式』：兩者，謂智與不智者。常能知智者為賊，不智者能為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也。『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天也。能知治身及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

王注：「稽，同也。今古之所同則，不可廢。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成疏：「『知此兩者亦楷式』：兩者，謂前文智與不智也。能知用智為賊，不智為德者，則為脩身之楷模，治國之洪範也。『常知楷式，是謂玄德』：常知無分別為治身之楷式者，可謂深玄之大德也。」

李榮注：「『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迺至大順』：用智、不用智，兩者也。用之賊害，不用則無傷，能知百姓無傷，此知理國楷模法式也。能知法式，本固邦寧，德之妙也。德妙不測曰深，尋求不逮曰遠。人皆用智，此獨用愚，與物反也。不逆物性，任之自然，斯大順也。亦言道本虛玄，俗便滓穢，順俗求道，失之於真，反俗修德，入之於妙。入妙則無可無不可，歸真則無通無不通，既其虛應無方，故能大順平等。」

玄宗注：「『知此兩者亦楷式』：役智詐則害於人，任淳德則福於國。人君能知此兩者，委任淳德之臣，是以為君楷模法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至德矣。」

徽宗注：「『知此兩者亦楷式』：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為楷式。」

- ⑤與物反矣：與萬物之行相反，物殉己私而行，玄德遵道而行。大順：無不順通，指道體而言，大道順物之自然，謂之大順。此句謂：玄妙的德行深長又久遠，和一般的事物相反，這樣才能達到無不順通的大道。

河上公注：「『玄德深矣遠矣』：玄德之人，深不可則，遠不可極也。『與物反矣』：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己，玄德施與人也。『乃至於大順』：玄德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天理也。」

王注：「『與物反矣』：反其真也。」

成疏：「『玄德深遠，與物反』：冥真契道，謂之玄德；窮源極際，謂之深遠。深遠之智乘於俗，故與物反也。『然後乃至大順』：順有兩種：一順於理，二順於俗。順理則契於妙本，順俗則同塵降跡。問曰：『前言反俗，後言順俗，前反後順，文豈類乎？』答曰：『前言反者，此明不反而反。後言順者，亦不順而順。不順而順，順不乖反；不反而反，反不乖順，亦何所嫌耶？』問曰：『經稱大順，順亦有大小乎？』答曰：『夫以順對違，雖順而小。今不順不違，而違而順，順不異違，違不乖順，所以出處默語，唯道是從。和光同塵，而恒順於理，不問順與不順，不順與順，一時皆順，是故無順無不順，亦不無順而能順，不順乃至非不順，故名為大順。』

玄宗注：「玄德深遠，能與物反，歸復其本，令物乃至大順於自然之性也。」

徽宗注：「『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於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

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惟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 【今譯】

古時擅長於運用道體治國的人，不是用它來啟發人民的邪智巧詐，而是將用它來使人民渾愚純樸。人民難以治理，是因為他的邪智太多。所以用邪智私慾來治國，是傷害國家的賊人；不用邪智治國，反而是造福國家的偉人。知道這兩種治國方式（以智和不以智），也都是治國的共同法則。能常知道這些治國共同法則，這叫做玄妙的德行。玄妙的德行深長又久遠，和一般的事物相反，這樣才能達到無不順通的大道。

### 【引釋】

《文子·自然篇》：

「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成其大，窾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為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為，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為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公正修道則功成不有，不有即強固，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

《韓非子·難三第三十八》：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遺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

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眾而上寡，寡不勝眾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sup>①</sup>。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sup>②</sup>。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sup>③</sup>。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sup>④</sup>。

### 【章旨】

此章旨在論述謙下及後己（把己利擺在後頭）之重要性。無才而謙，才能為人所容；有才而謙，則能得眾；王者之能得民，正以其能謙下。再者，治國能先民而後己，置己利於眾人之後，自然會為民所感戴而樂推。河上公稱此章為〈後己第六十六〉，唐玄宗稱此章為〈江海為百谷王章〉。

### 【版本異同】

郭店甲本作：「江海所以為百谷王，以其能為百谷下，是以能為百谷王。聖人之才（在）民前也，以身後之；其才民上也，以言下之。其才民上也，民弗厚也；其才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樂進而弗詘。以其不靜（爭）也，古天下莫能與之靜。」

馬王堆甲本作：「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後之。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天下皆樂推而弗厭也，非以其无爭與？故【天下莫能與】爭。」

### 【注釋】

①所以：為何、因何；以，因。百谷：百川。善：擅長。下：低下、謙下。

此句謂：長江大海為何能成為統領百川的君王，是因為它擅長處於百川低下處，所以能成為領導百川的君王。

河上公注：「『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下，故眾流歸之，若民歸就王。『能為百谷王』：以卑下，故能為百谷王也。」

成疏：「王，往也。百谷，猶百川也。言江海所以為百川之所往者，以其善居窪下之地也。人能退身謙下，虛柔容物者，亦蒼生之所歸也，故能為百谷王。此結成其義，故經云：『海為百川王也。』」

李榮注：「此舉喻也，但海處卑下，故為百谷之王，明聖人謙虛方為萬國之主也。」

玄宗注：「江海所以能令百川委輸歸往者，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

徽宗注：「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②上民：處在人民之上，治理人民。先民：站在人民之前，領導人民。以身後之：把自身之利益置於後頭。

此句謂：因此聖人想要在上位治民，一定先要在言語上對人民謙下；想要在前領導人民，一定要把自身之利益擺在後頭。

河上公注：「『是以聖人欲上民』：欲在民上。『必以言下之』：法江海，處謙虛。『欲先民』：欲在民之前也。『必以身後之』：先人而後己也。」

成疏：「『是以聖人言：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令一切眾生居己之上，所以言說柔和，恒自謙下也。『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欲令眾生在己身先度，所以退身居物之後，故經云：『一切未得度，我不有望。』前則處下而反高，此則

守退而翻進也。」

李榮注：「是以聖人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民不害。謙居物下，有德故推之以為上。退身度人，懷道故尊之以在先。百姓樂戴不以為重，人皆忠孝，誰有害心。」

玄宗注：「謙為德柄，尊用彌光。以言謙下之，百姓欣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為重；以身退後之，百姓子來，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為害也。」

③重：重累。樂推：樂於推崇。厭：厭棄。

此句謂：因此聖人處在上位，而人民不覺得承受重擔；處在前頭，人民不覺得受到傷害。因此天下人樂於推戴而不會厭棄。

河上公注：「『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聖人在民上為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仰不以為重。『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者也。『是以樂推而不厭』：聖人恩深愛厚，視民若赤子，故天下樂共推進以為主，無有厭之者。」

成疏：「『以處上而民不重』：聖人恬淡無為，少思寡欲，故處民之上為君，而使民輕徭薄賦，無重勞也。又解云：聖人恩覃於萬物，故百姓戴荷而不辭也。『處前而民不害』：處物之前而為君主，遂使民歌擊壤，宇內清夷，利物弘多，而無損害。又解云：聖德遐廣，百姓樂推，懷荷恩澤，豈敢傷害？」

李榮注：「無德者物所同厭，有道者人皆樂推，行揖讓之風，順萬物之化，誰當與爭也。」

玄宗疏：「此結前也。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尊，勞身而逸人，薄己而厚物。在上，人得以生，故不以為重。處前，人得以理，故不以為害。」

玄宗注：『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是不重不害之故，天下之人樂推崇為之主，而不厭倦。」

徽宗注：「《易》於屯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眾。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厭。《易》曰：『百姓與能。』」

④不爭：無心於爭奪、不與民爭奪。

案：因為他不與民爭奪，所以天下的人沒人能與他爭奪。

河上公注：「『以其不爭』：天下無厭聖人時，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後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言人皆爭有為，無與吾爭無為者也。」

成疏：「所以百姓樂推在前而不厭倦者，只為善能謙和，不與物爭故也。既違順平等，是非永息，誰復與不爭者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玄宗注：「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共推，誰與爭者？」

徽宗注：「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 【今譯】

長江大海為何能成為統領百川的君王，是因為它擅長處於百川低下處，所以能成為領導百川的君王。因此聖人想要在上位治民，一定先要在言語上對人民謙下；想要在前領導人民，一定要把自身之利益擺在後頭。因此聖人處在上位，而人民不覺得承受重擔；處在前頭，人民不覺得受到傷害。因此天下人樂於推戴而不會厭棄。因為他不與民爭奪，所以天下的人沒人能與他爭奪。

## 【引釋】

《文子·符言篇》：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來。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之道矣。」

《文子·道德篇》：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為之奈何？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无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眾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蛆飛蠕動，莫不親愛，无之而不通，无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

《淮南子·道應篇》：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①。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②。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③。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④。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⑤。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⑥。

### 【章旨】

此章論述治國修身之三寶：慈、儉、不敢為天下先（謙退）。以慈心護幼，則勇於抗敵。以儉省積聚，則有財力可以廣行其事。而有才且能謙退，則將為百姓人民所樂推，而成為君長。三者中，尤應以慈為主，以慈存心，以慈治國，如此進可戰，退可守。河上公稱此章為〈三寶第六十七〉，唐玄宗稱此章為〈天下皆謂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乙本較完具，今以乙本為主，文作：「天下【皆】胃我大，大而不肖（肖）。夫唯不肖，故能大。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恒有三葆（寶），市（持）而葆之：一曰茲（慈），二曰檢（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茲，故能勇；檢，敢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器長。今舍其茲且勇，舍其檢且廣，舍其後且先，則死矣。夫茲，以單（戰）則朕（勝），以守則固。天將建之，如以茲垣之。」

## 【注釋】

①肖：似，相像、相比擬；成玄英本子作「笑」。

此句謂：天下都說我道體廣大，好像沒有東西可以比擬。

河上公注：「老子言：天下謂我道大，我則佯愚似不肖也。」

成疏：「言老君體達自然，妙果圓極，故天下蒼生莫不尊之為大聖也。何意得如此耶？只為接物謙和，不矜夸嗤笑於物，故致然也。」

李榮注：「老君道尊德貴，誠可以為大也。然則晦跡同塵，隱顯不測，不似於智，不似於愚，故言不肖。不肖，不似也，唯當大聖之人，故無所似也。若形有定質，智有常分，的有所似，道有所得，此乃細碎之小人，豈是虛通之大聖也？」

玄宗注：「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大，無所象似，我則答云耳。」

②也夫：語助詞。

此句謂：正因為廣大，所以像是沒有東西可比擬，如果有東西可比擬，那麼長久來，它將變成和一般事物一樣細小吧！

河上公注：「『夫唯大，故似不肖』：夫自名德大者，為身之害，故佯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之也。『若肖久矣』：肖，善也，謂辯慧也。若大辯慧之人，身自高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其細』：言辯慧者，唯如小人也，非長者。」

王注：「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則失其所以為大矣。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成疏：「獨由聖德高大，故不夸笑於物，若其夸笑，是群小也。河公本作『肖』字，不肖猶不善，言眾生不能履於善道者，皆為我大故也。獨由驕慢我大，所以不善，若能履行善道者，久當卑小謙退也。」

玄宗注：「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代間諸法，有

所象似，則不得稱大。久已微細也夫。」

徽宗注：「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為大乎？」

③慈：慈愍、仁愛。儉：節儉、省約。不敢為天下先：謙退，不敢爭先。成玄英以愍念蒼生為慈，以少欲知足為儉，以謙撓柔弱為不敢天下先。

此句謂：我有三件寶物，執持而寶愛它：一叫做慈愛，二叫做節儉，三叫做不敢在天下人前爭先。

河上公注：「老君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也。『一曰慈』：愛百姓若赤子。『二曰儉』：賦斂若取之於己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執謙退，不為唱始也。」

成疏：「『我有三寶，寶而持之』：老君所以聖德高大，獨不夸笑於物者，為歸依三寶，寶重而守持之，故得然者也。

『一曰慈』：愍念蒼生，拔苦與樂，此道寶也。『二曰儉』：少欲知足，守分不貪，此經寶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謙撓柔弱，先物後己，退身度人，此師寶也。」

李榮注：「俗存於利，貴之以七珍，道在於真，重之以三寶。三寶之義，未是外求，若能仁慧於萬物，好生而惡殺，慈之義也。薄賦輕徭，謹身節用，不奢不侈，儉之義也。忘己濟物，退身度人，不敢為天下先也。持行修身，用此三者，安國寧家，寶之大也。」

玄宗注：「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理身理國。慈則廣救，儉則用足，不敢為天下先，故樂推而不厭。」

徽宗注：「『我有三寶，寶而持之』：異乎世俗之見，而守之不失者，我之所寶也。『一曰慈』：慈以愛物，仁之實也。

『二曰儉』：儉以足用，禮之節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先則求勝人，尚力而不貴德。」

- ④儉故能廣：《韓非子·解老篇》：「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寶愛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眾；民眾則國廣。」器長：萬物之官長。

此句謂：慈愛，所以能勇敢；節儉，所以能廣用；不敢在天下人面前爭先，所以能成為百姓的官長。

河上公注：「『夫慈故能勇』：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也。『儉故能廣』：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寬廣。『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首先也。『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為道人之長也。」

王注：「『夫慈故能勇』：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儉故能廣』：節儉愛費，天下不匱，故能廣也。『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唯後外其身，為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為天下利，為物之長也。」

成疏：「『夫慈故能勇』：內韞大慈，外弘接物，所以勇入三界，俯救蒼生也。『儉故能廣』：諸法虛幻，捨而不貪，儉素清高，其德廣大。『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只為勇救蒼生，退身度物，故於三界外，則獨處玉京，為眾聖之長；降世，則位居九五，為神器之尊也。」

李榮注：「慈心於物，物無害者，物既無害，自無前敵，以無敵故，故言勇也。用之奢侈，於事不足，行之儉約，處理有餘，周於遠大，故言廣也。尚之於謙退，守之於雌柔，其德能普，厥行有終，為物所尊，故能成器長也。」

玄宗注：「『夫慈故能勇』：慈仁愍慧，則德有餘，故勇於救濟也。『儉故能廣』：節儉愛費，則財有餘，故施益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慈儉之德，謙撝益光，推先與人，人必不厭，故能成神器之長。」

徽宗注：「『夫慈故能勇』：文王視民如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儉故能廣』：閉藏於冬，故蕃鮮於春。天地常儉，

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為器之長。」

⑤舍：通「捨」，捨棄。且：又且、並且。

此句謂：現在如捨棄慈愛，並且又好勇；捨棄節儉，並且又奢侈廣用；捨棄謙後，並且又爭先，將會陷入死境。

河上公注：「『今舍慈且勇』：今世人舍慈仁，但為勇武也。『舍儉且廣』：舍其檢約，但為奢泰。『舍後且先』：舍其後己，但為人先。『死矣』：所行如此，動入死道。」

王注：「『今舍慈且勇』：且，猶取也。」

成疏：「『今捨其慈且勇』：今捨去慈悲，好行剛強。『捨其儉且廣』：棄其儉素而廣貪於物。『捨其後且先』：忘退後之心，起趨先之行。『死矣』：總結上三捨，既行乖三寶，適淪溺三塗，故云死矣。」

李榮注：「前明得三寶者，處慈而得勇，守儉而致廣，居後以至先。今明失三寶者，必竟不能慈，苟且唯知好勇；節行不能履儉，無度但當廣費；未解卑身處後，銳意欲在物先。好勇而不仁，則亡；用廣而不節，則困；無德而居物先，則危；故云死矣。」

玄宗注：「今捨其慈且勇，勇則害物。捨儉且廣，廣則傷財。捨後且先，先則人怨。傷財害物，聚怨於人，是必死之道，故云死矣。」玄宗御疏：「且，苟且也。代情多欲，動與道違，捨其利物之慈，苟且害人之勇；捨其節用之儉，苟且奢泰之廣；捨其謙退之後，苟且矜伐之先，如此之行，有違慈儉。以之理國則國亡，以之修身則身喪，故云死矣。」

徽宗注：「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夸眾，而不知檢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為要，則剛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⑥救：救助、庇護。衛：護衛、保護。

此句謂：那慈愛，用來作戰就可以打勝仗，用來防守就能牢固。連上天都將要來救助它，那是能以慈愛來護衛自己的國家。

河上公注：「『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慈仁者，百姓親附，并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營助也。」

王注：「『夫慈，以戰則勝』：相愍而不避於難，故勝也。」  
成疏：「『夫慈，以戰則勝』：以大慈之心臨於戰陣，士卒感恩，所以勝捷。內解：即是六根兵馬，對於六塵，不為塵沒，故獲勝也。『以守則固』：用慈守衛，百姓同心，是以牢固。內解：以慈心自守虛靜，則道心堅固不可拔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天尊大道，救度行慈之人，還用慈悲，俯相衛護也。故三寶之內，以慈為先；四等之中，以慈為首，是知慈之為義，大矣哉也。」

李榮注：「以慈為用，不失其道，在於戰陣必克前敵，故言勝也。以之守固，無復傾危，遂言固也。以慈為心，玄天所以加護，故曰救之。至道於焉保守，故曰衛之。內明是非，交戰為陣，解能破惑為勝，身不失道為守，與道同久曰固，自然無害，天將救也，外物不傷，道之衛也。」

玄宗注：「『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用慈以戰，利在全眾；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勝固耳。『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以慈戰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玄宗御疏：「救，助也。衛，護也。天道福善，善人則吉無不利，故以慈戰者，天將助之。以慈守者，天將護之。戰勝守固，始賴用慈之功；救之衛之，終獲孔明之助爾。」

徽宗注：「『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效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志於仁者，其衷為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為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為先。」

### 【今譯】

天下都說我道體廣大，好像沒有東西可以比擬。正因為廣大，所以像是沒有東西可比擬，如果有東西可比擬，那麼長久來，它將變成和一般事物一樣細小吧！我有三件寶物，執持而寶愛它：一叫做慈愛，二叫做節儉，三叫做不敢在天下人前爭先。慈愛，所以能勇敢；節儉，所以能廣用；不敢在天下人面前爭先，所以能成為百姓的官長。現在如捨棄慈愛，並且又好勇；捨棄節儉，並且又奢侈廣用；捨棄謙後，並且又爭先，將會陷入死境。那慈愛，用來作戰就可以打勝仗，用來防守就能牢固。連上天都將要來救助它，那是因為能以慈愛來護衛自己的國家。

### 【引釋】

《韓非子·解老篇》：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

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眾，民眾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為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 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①，善戰者不怒②，善勝敵者不與③，  
善用人者為之下④。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  
謂配天古之極⑤。

### 【章旨】

此章論述君王之征戰及善用人才之事。戰爭不可在主帥盛怒或好武下進行，所謂：「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戰爭貴在不戰而屈人之兵，所謂：「善勝敵者不與」。又《老子》五十七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老子》六十九章：「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這些都是老子所說的戰爭理論，而「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即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老子的這些概念和《孫子兵法》是相符合的，《孫子兵法·謀攻篇》：「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兵法·九變篇》：「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說明戰爭不可逞武勇忿速，而《孫子兵法·勢篇》：「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孫子關於戰爭的理論，有不少是和老子相符合的，疑孫武曾受老子的影響。

至於用才方面，老子主張用人須能盡人之力，貴在聽任專才之所行，而非令其屈從自己之意思來行事，所以反而是「為之下」。這種能謙下不爭，並且能忘我任物的作為，才能配天

古之德。河上公稱此章為〈配天第六十八〉，唐玄宗稱為〈善為士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甲本作：「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弗【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胃不靜（爭）之德，是胃用人，是胃【肥（配）乙本有此字】天古之極。」

### 【注釋】

①善：擅長。士：戰士、謀士。

案：擅長於作為戰士的人，不逞武勇。

河上公注：「言貴道德，不好武功。」

王注：「士，卒之帥也。武，尚先陵人也。」

成疏：「言古昔善修道之士，靜退無為，不捨慈而武勇也。」

李榮注：「以慈來物，以德伏人，無鬥以力，不好以勇，無為而化，斯不武也。」

玄宗注：「士，事也。善以道為理國之事者尚德，故云不武。」

玄宗御疏：「士，事也。武，威武也。明德之君，用道為理，行慈儉而伏物，不威武以御人，所尚以慈，故云不武。」

徽宗注：「武，下道也，士尚志，曰仁義而已。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②怒：被人激怒。《孫子兵法·九變篇》：「忿速，可侮。」

案：擅長於作戰的人，不被激怒。

河上公注：「善以道戰者，禁邪於胸心，絕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

王注：「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在怒。」

成疏：「善達前境虛幻，故能制敵於未萌；妙體違順兩空，是以心無喜怒也。」

李榮注：「能息寇亂，善戰也。救物用慈，不怒也。」

玄宗注：「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則善，故不憑怒。」

徽宗注：「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 ③不與：不與敵交鋒，即不戰；《孫子兵法·謀攻篇》：「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案：擅長於勝敵的人，不和敵人交鋒。

河上公注：「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以德，不與敵戰，而敵自服也。」

王注：「不與爭也。」

成疏：「不為塵染，名曰勝敵。既不喜怒，何所爭乎？」

李榮注：「道濟天下，四海來王，德綏萬內，五兵不作，物則靡之而不刃，故言勝敵。無心自然受推，故言不爭。」

玄宗注：「師克在和，和則善勝，全勝之善，故不交爭。」

徽宗注：「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弭其爭，三者皆出於德，故曰善。」

- ④為之下：不以己位壓人，聽任其行事，猶如反受其領導，所以稱為「為之下」，如劉邦用韓信，能盡韓信之才，此即是善用其才。

此句謂：擅長於用人的人，反居其下，聽他領導，讓他善盡其才（不以己位壓人）。

河上公注：「善用人自輔佐者，常為人執謙下也。」

王注：「用人而不為之下，則力不為用也。」

成疏：「夫能行謙下者，必為物所歸，故能役用於人也。」

李榮注：「使人不失方圓之器，任物各得文武之材，善用也。寬則得眾，謙則無咎，故言為下也。」

玄宗注：「悅以使人，令盡其力，必先下之，是為善用。」

玄宗御疏：「夫善用其人，以言謙下，人必盡力，可以成功。」

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徽宗注：「智雖落天下，不自慮也。故智者為之謀。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故能者為之役。辨雖雕萬物，不自說也，故辨者為之使。」

- ⑤配：相合。天：自然。古：自古以來。極：至、最高，指道體。此句謂：這叫做不和他人相爭的德行，叫做能運用別人的力量，叫做配合自古來大自然最崇高的道體。

河上公注：「『是謂不爭之德』：謂上為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之道德也。『是謂用人之力』：身能為人下，是謂用人臣之力。『是謂配天』：能行此者，德配天也。『古之極』：是乃古之極約要道者也。」

成疏：「『是謂不爭之德』：不與物爭，故能成己之德，此結善勝敵不爭。『是謂用人之力』：謙下雌柔，不用於物，物必歸之而為己用，此結善用人為下也。『是謂配天古之極』：配，合也。天，自然也。極，道果也。言善修道之士，妙體其空，達於逆順，不與物爭，故能合至理之自然，契古始之極道，此總結成也。」

李榮注：「懷物以道，來遠用文，不戰而自勝，無爭而獨尊。其德高大，比之上天；其化淳和，比之極古。明虛心實腹，坐忘合道，不假威權，無勞勇猛，故言善為士者不武也。泯是非之情，除愛憎之見，善戰不怒也。物無害武，順而不逆，善勝敵不爭也。心王既靜，志在沖虛，耳目無擾，手足不勞，善用人為下也。合自然之理，故曰配天，契昔之真，際古之極也。」

玄宗注：「善勝是不爭之德，為下是用人之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

徽宗注：「『是謂不爭之德』：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才全而德不形者，未嘗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是謂用人之力』：

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知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無為為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 【今譯】

擅長於作為戰士的人，不逞武勇；擅長於作戰的人，不被激怒；擅長於勝敵的人，不和敵人交鋒；擅長於用人的人，聽任他的作為（好像反居其下，由他領導），讓他善盡其才（不以己位壓人）。這叫做不和他人相爭的德行，叫做能運用別人的力量，叫做配合自古以來大自然最崇高的道體。

### 【引釋】

老子戰爭方面的理論，和《孫子兵法》相近者甚多。茲將二人戰爭理論相近處，列述於下：

○《老子》六十八章云：「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此章說明了擅於作戰者，不可逞武，不可在盛怒下決定戰爭之事。這樣的概念一再出現在《孫子兵法》中。

《孫子兵法·火攻篇》：「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孫子兵法·計篇》：「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

《孫子兵法·謀攻篇》：「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孫子兵法·九變篇》：「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

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孫子兵法·地形篇》：「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以上論戰爭不可逞武勇忿速，不可在主帥盛怒或好武下進行。

《孫子兵法·火攻篇》所說：「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可以看出孫武對此事的重視。

- 《老子》二十六章：「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老子》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這些篇章，說明老子主張行事以清靜為主，戒人躁動，孫武也沿承其說，用以治軍。

《孫子兵法·九地篇》：「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孫子兵法·軍爭篇》：「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孫武治軍的「靜以幽，正以治」、「以靜待譁」，顯然和老子的「靜為躁君」、「清靜為天下正」的概念是相符合的。

- 《老子》六十五章：「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老子》三章：「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老子書中一再去民之智與多識，要使民無知無欲。這樣的觀念也被孫武所運用在戰爭上。

《孫子兵法·九地篇》：「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

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焚舟破釜，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老子的無知無欲，是要讓民返樸歸真，並非要成為國君的工具。相對的孫子的無知無識，則是以無知使民易從，成為作戰的工具，任主將驅遣。

○《老子》六十八章云：「善勝敵者不與。」《老子》五十七章：「以無事取天下。」《老子》六十九章：「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

老子的這些篇章，表現出不戰而勝敵的重要戰爭思想，這個觀念也被孫武所沿承。

《孫子兵法·謀攻篇》：「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以上老子和孫武，都是強調戰爭貴在不戰而屈人之兵，不在毀敵破國，百戰百勝。百戰百勝，有時反而造成將驕難制，甚至奪國篡位的悲劇，或國窮民弊的副作用。所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上善的作法。

○《老子》五十七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老子》五十八章：「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老子書中談到正奇的關係，奇是詭道，重在權變得宜，反經

合道，老子「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的概念也深深影響了孫武。

《孫子兵法·兵勢篇》：「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

《孫子兵法·勢篇》：「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孫武所說戰爭以正合以奇勝的正奇互用方式，所謂「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和老子的「正復為奇，善復為妖」的概念是相同的。

- 《老子》三十六章：「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此章，可以和老子論述正奇之道相合而看。或予或奪，或廢或興，猶如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孫子兵法·勢篇》：「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孫武也以予奪，用來作為誘敵出戰的一種方式。

- 《老子》六十九章：「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老子主張戰爭不可輕啟戰端，不可為事主，應該倡而後動。

《孫子兵法·形篇》：「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

能使敵之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

《孫子兵法·九地篇》：「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孫子兵法·九地篇》：「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鬥。」

孫武主張作戰須先為不可勝，待可勝而後動，這樣的概念即是為客而不為主。先能為客，做好不可犯，然後以待敵軍之可攻。

○《老子》六十九章：「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哀兵之必勝，在於國君能以慈救之，且已在強逼之下，無路可退，如置已入死地，必併全力而後能得生。

《孫子兵法·九地篇》：「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鬥，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者，諸、蒯之勇也。」《孫子兵法·九地篇》：「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孫子兵法·九變篇》：「死地則戰。」《孫子兵法·軍爭篇》：「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孫武的置之死地而後生，窮寇勿迫，都是以哀兵的形態出現，所以能反敗為勝。

○《老子》六十九章：「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老子主張作戰戒輕敵，輕敵將喪失寶貴的人民，甚至國滅君亡。

《孫子兵法·行軍篇》：「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孫子兵法·地形篇》：「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孫武雖然沒有明白說出不可「輕敵」，但《孫子》一書都在強調須先料敵，須知彼並知己，勸人不可以盛怒興師，這些都是戒人輕敵。

- 《老子》六十三章：「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老子》六十四章：「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老子主張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如此即可輕易解決事端。孫武也把老子的這一概念運用到軍事作戰上來。

《孫子兵法·形篇》：「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孫武以為戰勝不是甚麼不得了的事，反而是像舉秋毫，見日月一樣的易事，也是必然之事。這是因為戰勝之道，在於由細微容易處理時即做起，所謂：「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

勝者也。」戰勝之道在勝於「易勝」，而不是彼軍已壯大，兩軍相當，死傷遍野式的戰爭。

- 《老子》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老子》六十一章：「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老子》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老子》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老子善以水為譬，《老子》一書中常以水為師，孫武也把這種想法，帶入到戰爭中來。

《孫子兵法·虛實篇》：「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孫子兵法》強調行軍作戰，須師法水之善下，水因地而制流，無拘於一形，將水的這些特色，轉化成軍事用兵的最高指導原則。

- 《老子》二十章：「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老子》六十四章：「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老子所言人棄我取，行事以合道為主的觀念，也見之於《孫子兵法》中。

《孫子兵法·虛實篇》：「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

敵不知其所攻。」

攻人所不守，守人所不攻，這些都像老子所說的人棄我取，但其作法則皆合於兵道及治國之道。

- 《老子》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老子強調能知人，進而自知；能勝人，進而自勝。到了孫武就明白的說出戰爭的必勝之法，在於知己知彼。

《孫子兵法·地形篇》：「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孫子兵法·用間篇》：「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孫武的「知彼知己，勝乃不殆」，應是受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影響而來。

- 《老子》六十七章：「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孫子兵法·地形篇》：「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

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老子與孫武都主張以慈為戰爭之基礎。

- 《老子》二章：「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老子》五十八章：「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

老子以為有無相生，難易相成，一切相對待的事物，都是相生相剋，互涵互變，所以禍福相互倚伏。孫武將之用於治軍上。

《孫子兵法·勢篇》：「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老子認為相對待的事物，此生而後彼生，彼此相生而相剋，互涵且互變，所以善惡禍福，相互倚伏，相互變化。孫子將此概念運用在戰爭上，以為治亂、怯勇、弱強都是相生相剋，可以互涵互變，只要用之以勢，動之以形，自可取勝制敵。

《老子》除上述篇章和《孫子兵法》相近外，《老子》一書中有不少篇章談到戰爭。老子是反戰的，但不避戰，是為客而不為主，貴在不戰而屈人之兵，在不得已而應戰的時候，是以慈救民，以哀兵形態來作戰。

- 《老子》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老子》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

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老子》四十六章：「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王弼本無，據河上公補），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老子》六十八章：「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老子》六十九章：「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老子》七十六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上引，都是老子所說的戰爭理論，而「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即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老子的這些概念和《孫子兵法》是相符合的，疑孫武曾受老子的影響，且是深受老子的影響；這種情形，猶如韓非雖是法家之集大成，但《韓非子》有〈解老〉、〈喻老〉，明顯說明韓非深受《老子》一書的影響，將老子無為而治的思想，運用在法家的治國律法上。

##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①。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②。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③。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④。

### 【章旨】

此章主張用兵貴在應而不唱，為客而不為主。作戰不是因暴虐貪慾而攻取他人國土，而是以慈仁哀矜捍衛自己國民。戰爭貴在不戰而屈人之兵，所以可以行走於無軍陣中，令無敵可攻，無兵可執。如不得已而臨敵，則應以慈愍哀傷為主，不可驕矜。河上公稱此章為〈玄用第六十九〉，唐玄宗稱此章為〈用兵有言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同有此章，今以甲本為主，文作：「用兵有言曰：吾不敢為主而為客，吾不進寸而芮尺，是謂行无行，攘（攘）无臂，執无兵，乃无敵矣。禍莫大於无適（敵），无適斤（近）亡吾葆矣。故稱兵相若，則哀者勝矣。」

馬王堆甲乙本，「執无兵」在「乃无敵」之後，與河上公及王弼本不同。

### 【注釋】

①主：挑起戰爭者。客：被迫作戰者。先唱為主，後應為客。進：攻取。退：防守。退一尺：指以謙退之心來行防守。

此句謂：用兵作戰的人有句話說：我不敢作為戰爭的發動者

（主），而是被動作戰者（客）。不敢向前進一寸，而向後退一尺。

河上公注：「『用兵有言』：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已設其義也。『吾不敢為主』：主，先也。不敢先舉兵。『而為客』：客者，和而不唱。用兵當承天而後動也。『不敢進寸而退尺』：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進；閉門守城，為退。」

成疏：「『用兵有言』：用兵，謂用權智攝化蒼生，亦是行人用六根涉於塵境。有言者，有用兵之法，言在下文也。『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主，我身也。客，前敵也。根塵兩空，物我俱幻，既無身之能緣，亦無前塵之可染也。『不敢進寸而退尺』：進，取也，退，捨也。寸少以況無，尺多以況有也。既而境智雙遣，根塵兩幻，體茲中一，離彼兩偏，故無無為之可取，亦無有為之可捨也。」

李榮注：「『吾不敢為主而為客』：在國先舉為主，在陣先動為主，先舉先動，驕盈必危，今欲保全，故云不敢為主。和而不唱，後而不先，故言而客也。『不敢進寸而退尺』：不以兵強外侵，故云不進寸。而以積德內守，故云退尺也。」

玄宗注：「『用兵有言』：老君傷時輕殘人於兵，故託古以陳戒。有言者，謂下句。『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營為，則以慈自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於寸而退於尺。」玄宗御疏：「吾者，用兵之人也。先唱為主，後應為客。主先唱示，生事而貪，客後應示，以慈自守，欲明古者用兵，常有誠令，當須以慈自守，不可生事而貪。故云不敢為主而為客者也。」

徽宗注：「『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感之者為主，應之者為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為

客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②行無行：無軍隊行陣可行；前「行」字，謂行走；後一「行」字，謂軍陣行列。攘臂：捲袖伸臂，忿怒貌。《廣韻》：「揎袂出臂曰攘。」扔：拉引，河上公及成玄英、唐玄宗本作「仍」。執：操持。兵：兵器。馬王堆甲乙本，「執无兵」在「乃无敵」之後。

案：能不戰而屈人之兵，自然無軍陣可行，無揎袖攘臂，拉引敵人，執拿兵器等事。

此句意謂：這叫做無軍陣行列可行走，無揎袖伸臂之事，無敵人可拉引，無兵器可執拿。

河上公注：「『是謂行無行』：彼遂不止，為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攘無臂』：雖欲大怒，若無臂可攘也。『仍無敵』：雖欲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執無兵』：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罹罪於天，遭不道之君，愍忍傷喪之痛也。」

王注：「『是謂行無行』：彼遂不止。『攘無臂，扔無敵』：行，謂行陳也。言以謙退、哀慈、不敢為物先，用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也。言無有與之抗也。」

成疏：「『是謂行無行』：既遣蕩有無，又洞忘境觀，故以無行為行也。『攘無臂』：隳肢體，故無臂可攘。『仍無敵』：物境空幻，無敵可因。『執無兵』：離形去智，故無兵可用。」

李榮注：「『是謂行無行』：兵由彼起，我實不行，應物而行，無心而動，行無行也。『攘無臂』：怒而行兵，用兵所以攘臂。為客退尺，不假臂以攘之，故言攘無臂也。『仍無敵』：仍引彼敵，使歸無敵也。『執無兵』：傷彼無道，為此執兵以息兵，刑期無刑，未失慈義，慕道自歸，無兵可執。」

玄宗注：「『是謂行無行』：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攘無臂』：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

故若無臂可攘。『仍無敵』：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敵可引。『執無兵』：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和為主，故雖執兵，與無兵同。」

徽宗注：「『是謂行無行』：善為士者不武，行而無跡。『攘無臂』：善戰者不怒。『仍無敵』：善勝敵者不爭。『執無兵』：用人之力，故無事於執兵。」

- ③輕：輕侮、忽視。幾：將近。喪：失去。寶：指寶貴的人民，或說是己之身體。

此句謂：災禍沒有大過於輕敵的，輕敵幾乎喪失了我寶貴的人民。

河上公注：「『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則敗亡也。『輕敵幾喪吾寶』：幾，近也。寶，身也。欺輕敵家，近喪身也。」

王注：「言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為大禍也。寶，三寶也。故曰：幾亡吾寶。」

成疏：「『禍莫大於侮敵』：侮，輕凌也，敵，前境也，輕染諸塵，致三塗之報，故成大禍也。『侮敵則幾亡吾寶』：幾，盡也。寶則前章三寶也。捨慈而勇，謂之侮敵，招於巨釁，故盡喪寶也。」

李榮注：「兵主於殺，不可常行於有事；道貴幽靜，是故制物以無為。務在安人，不令有害，若退失無為之道，進無靜寇之兵，輕侮前敵，國破人亡，禍之大也。國實人富，主聖臣賢，是名得寶，人亡粟盡，臣辱主危，失近吾寶也。」

玄宗注：「為禍之大，莫大於輕侮敵人。輕侮敵人者，則殆喪吾以慈之寶。」

徽宗注：「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喪其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④抗兵：舉兵。抗，舉也。相加：相對抗。

此句謂：所以舉兵相對抗，以哀傷之心來作戰者會打勝仗。

河上公注：「『故抗兵相加』：兩敵相戰也。『哀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不近於死也。」

王注：「抗，舉也。加，當也。哀者必相惜而不趣利避害，故必勝。」

成疏：「若，當也。哀，慈也。抗，舉也。言根塵相逼，舉眼色等相當也。仍以大慈之心虛察前境，則能所兩空，物我清淨，故一切諸法，真成勝妙之境也。」

李榮注：「兩邊舉眾，名曰抗兵。多少均齊，故云相若。輕敵無備，貪而好殺者，劣也。靜必依道，動必以律，不失於慈，慈能制物，哀者勝也。內明煩惱多端，非智不破，欲陳其法，故云用兵有言。為主必雄強，作客多雌弱，行人欲息動歸靜，知雄守雌，故云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學無所學，修無所修，不進寸而退尺也。識因緣之皆假，達理教之俱空，行無行也。非唯萬境虛寂，抑亦一身空淨，攘無臂也。內亡智慧，執無兵也。外絕情欲，仍無敵也。若也放情極欲，失道喪身，亡吾寶也。智慧煩惱，二種恒隨，抗兵相若也，方便用於智慧，微妙不失慈悲，漏盡或祛，肅然無累，哀者勝。」

玄宗注：「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也。」

徽宗注：「聖人之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以慈為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是謂常勝。」

## 【今譯】

用兵作戰的人有句話說：我不敢作為戰爭的發動者（主），而是被動作戰者（客）。不敢向前進一寸，而向後退一尺。這

叫做無軍陣行列可行走，無捲袖伸臂之事，無敵人可拉引，無兵器可執拿。災禍沒有大過於輕敵的，輕敵幾乎喪失了我寶貴的人民。所以舉兵相對抗，以哀傷之心來作戰者會打勝仗。

##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①。言有宗，事有君②。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③。知我者希，則我者貴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⑤。

### 【章旨】

此章說明大道無為而自然。自然，所以易知；無為，所以易行。得道之人，外表混同塵世，內心懷藏道體。而俗人蔽於巧智邪慧，難以知曉道意，因而所言所行，與道相違。河上公稱此章為〈知難第七十〉，唐玄宗稱此章為〈吾言甚易知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均有此章，以甲本為主，文作：「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君，事有宗。夫唯無知也，是以不【我知。知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而褰（懷）玉。」

### 【注釋】

①易知：道法自然，所以易知。易行：道用無為，所以易行。

此句謂：我所說的道理很容易知道，很容易實行；天下沒有人能知道，沒有人能實行。

河上公注：「『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君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也。『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人惡柔弱，好剛強也。」

王注：「可不出戶窺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無為而成，故

曰甚易行也。惑於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於榮利，故曰莫之能行也。」

成疏：「『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吾言，即前章是也。所染非染，此則易知也。行無行相，甚易行也。『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莫，無也，老君之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眾生昏迷愚鈍，無能知至言虛妙，依教而行者也。」

李榮注：「『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聖人言教詞約理豐，昭然義見，易知也。抱一絕於多惑，無為斷於有累，故易行也。『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凡情不遵於玄教，守愚未開於智慧，不識此道，莫能知也。迷淪有欲，弗習無為，棄正從邪，莫能行也。」

玄宗注：「『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君云：吾所說，言契理，故易知；簡事，故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約，故莫能知，莫能行也。」

徽宗注：「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己耳。」

②宗：宗旨、根本。君：主君，事物之主體。

案：言語有它的宗旨，事情有它的主從。《禮記·大學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文義與此句相近。

河上公注：「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心與我反也。」

王注：「宗，萬物之宗也。君，萬物之主也。」

成疏：「言，經教也，君，天子也。至言教雖廣，宗之者重玄；世事雖繁，統之者君主。舉此旨要，以表易知。」

李榮：「宗，本也，君，主也。以道德為本，其實易知，以無為為主，其實易行。失本逐末者多矣，不體真宗，放情違

性者眾焉，寧知君主舉眾并皆如此，故云天下莫能知行也。」

玄宗注：「言者在理，理得而言忘，故言以無言為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為君也。」

徽宗注：「言不勝窮也，而理為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為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③無知：無了悟真理之智慧。不我知：「不知我」之倒裝句。

此句謂：正因為百姓沒有智慧，因此不能知道我。

河上公注：「夫唯世人之無知者，是我道德之暗昧，不見於外，窮極微妙，故無知也。」

王注：「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

成疏：「不吾知，猶不知吾也。唯彼眾生無知頑鈍，故不能知我之至言也。」

李榮注：「物皆闇惑，內無一毫之鑒，故云無知。迷理失道，外無萬境之智，故不吾知。」

玄宗注：「夫唯代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

玄宗御疏：「不我知，謂不知我也。夫唯代人之惑，無了悟之知，封著名相，不能暢理，於事執事，於言滯言，是以不知吾教以無言無事之意。又解云：老君言夫唯我所知，唯在無知，而天下之人用知求知，是以不知我也。」

徽宗注：「小夫之知，不離於竿牘，雖曰有知而實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④希：少。則：效法、取法。貴：尊貴。

此句謂：知道我的人希少，而取法於我的人能得尊貴。

河上公注：「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為貴也。」

王注：「唯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也。」

成疏：「『知我者希』：凡情浮淺，蒙昧者多，體知聖教，甚自希少也。『則我者貴』：則，法也。依我經教，則而行之，

證於聖果，所以為貴也。」

李榮注：「役役之輩，所重者名；區區之徒，所愛者利。少能體道，故言知我者希。弱喪不歸，歸之由於正路；漂浪不反，反之入彼真源。道在則尊，法之為貴也。」

玄宗注：「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我不言之教者至貴。」

徽宗注：「有高世之行者，見非於眾；有獨智之慮者，見驚於民；故有以少為貴者。」

- ⑤是以：因此。被：通「披」，穿著。褐：粗麻織品的短衣，古時平民或貧民所穿。懷：懷藏。

此句謂：因此聖人外披粗布衣（同塵，俗人不能知我），內懷藏寶玉（體道）。

河上公注：「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德，不以示人也。」

王注：「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真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知而為貴也。」

成疏：「知於聖言，則於聖教，解行具足，故成聖人。褐是野人之服，玉是珍貴之寶。外跡同塵，被褐也。內心虛靜，懷玉也。懷玉也，跡處俗而恒真；被褐也，心虛凝而接物。」

李榮注：「順俗同塵，外示粗服，被褐也。玄德無染，純白光生，懷玉也。」

玄宗注：「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少耳。」

徽宗注：「聖人藏於天，而不自銜鬻。」

## 【今譯】

我所說的道理很容易知道，很容易實行；天下沒人能知道，沒人能實行。言語有它的宗旨，事情有它的主從。正因為百姓沒有智慧，因此不能知道我。知道我的人希少，而取法於我的

人能得尊貴。因此聖人外披粗布衣（同塵，俗人不能知我），內懷藏寶玉（體道）。

### 【引釋】

《淮南子·道應篇》：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

##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①。夫唯病病，是以不病②。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③。

### 【章旨】

真理能體悟而不能言，而知者每愛炫耀於所知，既炫於所知，則已離不能言詮之道體。所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且能知而不困於知，去知之心，忘知而不自炫於知，這是最上等的知道者，所以說「知，不知，上」。既困於知，自炫於知道，而道離言詮，言則離道，則是言者反而不能知道，又為自炫之病所困，所以是「不知，知，病」。此章說明在修道路上，須明辨「知」與「病」。河上公稱此章為〈知病第七十一〉，唐玄宗稱此章為〈知不知上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同有此章，乙本較全，以乙全為主，文作：「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是以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

### 【注釋】

①知不知上：能知道而不被知所困，不惑於炫耀己智，此為最上、最好。不知知病：道離言詮，以知自炫者，皆是不知道；不知而以知自炫，是為弊病。

此句謂：了解真理，不為知所囿而自炫，不以言而離道，有知如不知，就是最上等的人。不知真理的人，自炫於所知，這反而是犯了自傲的病症。

河上公注：「『知不知，上』：知道不言知，是乃德之上。『不知知，病』：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也。」

王注：「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也。」

成疏：「『知不知，上』：聖人妙契重玄，跡不乖本，洞忘虛遠，知則無知。至本虛凝，故稱為上。故《莊子》云：『子知子之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不知知，病』：自本降跡，無知而知，涉事救苦，故稱為病。」

李榮注：「慧徹空有，知通真俗，知也。所照之境，觸境皆空；能鑒之智，無智不寂；能所俱泯，境智同忘，不知也。照如無照，知如無知，此為上德也。不知強知，多知多失，傷身損命，是知之病。」

玄宗注：「了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德之上。不知知法，本性是空，於知強知，是行之病。」

徽宗注：「『知不知，尚矣』：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知之外矣，不知內矣；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曰不知，是謂真知，道之至也，故曰尚矣。『不知知，病矣』：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知至道之極，而知事物之末，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而日趨於憂患之塗，故病。」

②病病：把病當病來提防；前「病」字，當動詞，後「病」字當名詞。

此句謂：正因為能把自傲病當成病來提防，因此不會犯上自傲病。

河上公注：「夫唯能病苦眾人有強知之病，是以不自病也。」

玄宗注：「夫唯能病能知之病，是以不為強知所病也。」

玄宗御疏：「眾生強知，妄生見著，而為病惱。夫惟能病強知之病，於知忘知，則不為強知所病，故云是以不病。」

徽宗注：「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 ③不病：不犯上此病，不為「知」所困病。

此句謂：聖人不會犯上自傲病，因為他能把自傲病當病來提防，因此不會犯上自傲病。

河上公注：「『聖人不病，以其病病』：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苦眾人有此病。『是以不病』：以此非人也，故不自病。夫聖人懷通達之智，託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樸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爭以自顯著，內傷精神，減壽消年也。」

成疏：「『是以聖人不病』：聖人能所兩忘，境智雙遣，玄鑒洞照，御氣乘雲，本跡虛夷，有何病累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聖人無知覺之疵，而凡有分別之病。（為病眾生之病），所以降跡同凡，說法演教，志存救溺。既而不病而病，病而不病，故云不病也。」

李榮注：「聖本遺知，是以不病。痛彼眾生，有強知之病，以其病病也，痛惜眾生，雖為軫慮而分別，塵累不染，聖人是以不病也。亦言以其病病者，言眾人為分別之病所病也，教以除分別，忘知見，既無有為之患，故言是以不病也。」

玄宗注：「唯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眾人強知之病，是以不病也。」

徽宗注：「聖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本而知通於神，有真知也。而常若不知，是以不病。」

### 【今譯】

知曉道體的人，離言詮不自炫於知，有若不知，這就是最上等的人。不知曉道體的人，愛炫耀所知，反而是患了自傲病。正因為能把自傲病當成病來提防，因此不會犯上自傲病。聖人不會犯上自傲病，因為他能把自傲病當病來提防，因此不會犯上自傲病。

## 【引釋】

《文子·符言》：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為禍。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無不稱，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

《文子·符言》：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眾人皆知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為利，利之為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

《韓非子·喻老》：

「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案：「句踐入宦於吳」一段，既釋《老子》五十二章之「守柔曰強」，也兼釋了《老子》此章之「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淮南子·道應篇》：

「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為其謀未及發洩也，甲兵未及鈍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經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

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臨廟以說於眾。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

##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sup>①</sup>。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sup>②</sup>。夫唯不厭，是以不厭<sup>③</sup>。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sup>④</sup>。

### 【章旨】

此章敘述為人修身之法。文章首先告誡人民，在受到小懲罰時，即當自省，否則將陷入更大的威刑中。《易經·繫辭下》：「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能小懲而大誡，才是小人之福。為人須能安其居樂其生，才能不為世人所厭棄。至於聖人之處世，貴在能自知其才而不以己才炫耀取寵；能自愛其身，而不自驕貴為民怨所聚。河上公稱此章為〈愛己第七十二〉，唐玄宗稱此章為〈人不畏威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同有此章，乙本較完具，以乙本為主，文作：「民之不畏畏，則大畏將至矣。毋狎其所居，毋厭其所生。夫唯弗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也；自愛而不自貴也。故去罷而取此。」

「狎」字，馬王堆與王弼同，而河上公及唐宋本子多作「狹」。

### 【注釋】

①畏威：畏懼威刑；威，威刑。大威：更大的威刑。至：到。

此句謂：人民不畏懼小威刑，那麼更大的威刑就會到來了。

河上公注：「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養神，承天順地。」

成疏：「威謂威刑，即所謂經戒科目是也。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酆之刑法也。言凡夫不憚經戒，妄造諸惡者，則遭風刀大刑，必將至也。」

李榮注：「威，刑法也。若不畏於小罪，積惡不休，犯綱觸羅，亡身損命，大威至也。內明不懼塵累，縱欲不止，欲縱則精散，形穢則神離，神離則形敗，精散則體弊，故入真道而無緣，為生死之所害，則大威至。」

玄宗注：「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人於小不畏，拙於慎微，則至於大可畏也。」

徽宗注：「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易》曰：『荷校滅耳，凶。』」

②狎：輕褻、輕侮；河上公、成玄英本子「狎」作「狹」。所居：所處的環境。厭：厭棄、憎惡。所生：所賴以生，指事業。

案：古注以「心」來解釋所居，以「身」來釋所生，將之解釋成修養身心。今以文義看，此句之意應為：不要輕褻自己所處的環境，不要厭棄自己賴以為生的事業。

河上公注：「『無狹其所居』：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也。

『無厭其所生』：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滿腹，為伐本厭神。」

王注：「清淨無為，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離其清淨，行其躁欲，棄其謙後，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僻。威不能復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也。」

成疏：「厭，捨也。狹，局也。居，安處也。所生，身也。言修道行人，必須處心無系，不得域情狹劣，厭離所生，何者？夫身雖處空，而是受道之器，不用耽愛，亦不可厭憎，故耽愛則滯於有為，厭憎則溺於空見，不耽不厭，處中而忘中，乃真學者也。」

李榮注：「人以所生為樂，受生為貴，不能閑居以養生，修善以防死，流宕失鄉，受著他處，以他處為廣大，以本鄉為狹陋，此狹其所居也。長惡傷行，縱欲傷身，動之死地，不存久視，厭其生也。勸言無者，莫令如此也。」

玄宗注：「『無狹其所居』：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無厭其所生』：身所生者，神也。無厭者，少思寡欲，使不勞倦。」

徽宗注：「『無狹其所居』：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可以語以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無厭其所生』：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太和，而無中道夭者，無厭其所生故也。」

③唯：只、獨。厭：厭棄。

此句謂：只因為不厭棄自己賴以為生之工具，因此不會被人民所厭棄。

河上公注：「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恬泊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也。」

王注：「『夫唯不厭』：不自厭也。『是以不厭』：不自厭，是以天下莫之厭。」

成疏：「唯彼所修之境非空非有，故能修之智亦不愛不憎，境智相符，是以不厭也。」

李榮注：「通生由道，成形藉神，若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

不厭。除垢止念，志靜形清，神既附人，道亦愛己，言是以不厭也。」

玄宗注：「夫唯不厭神，是以神亦不厭人。」

徽宗注：「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 ④自知：自知己才。自見：自我炫耀；見，通「現」。自愛：愛惜自身，不違理失當以招民怨。自貴：自我驕矜。

此句謂：因此聖人能知曉自己才能，而不自我炫耀；能愛惜自身，而不自恃尊貴。所以去除自見自貴，而採取自知自愛。

河上公注：「『是以聖人自知』：自知己之得失也。『不自見』：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藏之於內也。『自愛』：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也。『不自貴』：不自貴高，榮名於世也。『故去彼取此』：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也。」

王注：「『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不自見其所知，以耀光行威也。『自愛不自貴』：自貴，則物狎厭居生。」

成疏：「『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智符道境，了達真源，故自知也。四大假合，坐忘墮體，不自見也。『自愛不自貴』：保養真性，不輕染欲，自愛也。謙卑靜退，先物後己，不自貴也。『故去彼取此』：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欲示物鑒戒，故寄去取為言也。」

李榮注：「凡情失道，乃為無識，聖智達理，故曰自知。忘於人我，泯於聞見，故曰不自見。寶神惜氣，固精志道，不輕此生，故云自愛。不自大以賤小，不尊行以加人，忘於高下，故言不自貴。自知自愛者悟理，自見自貴者迷方，聖人說己化物，使物知歸，去彼自見自貴之悟物，取此自知自愛以全真。」

玄宗注：「『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自知其身，防可畏之事；自愛其身，無厭神之咎；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貴其身以聚怨也。『故去彼取此』：去彼見貴，取此知

愛。」玄宗御疏：「『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自知者反照內省，防害於微，令無可畏之事。不自見者，不自彰見其才能，炫耀於物，違理失當，以招患也。『自愛不自貴』：聖人自保愛其身，絕去嗜欲，令神不厭。身不自貴者，不自矜貴其身，凌虐於物，以聚怨耳。」

徽宗注：「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是者，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而無憂，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所去取，抑可見矣。」

### 【今譯】

人民不畏懼小威刑，那麼更大的威刑就會到來了。不要輕褻自己所處的環境，不要厭棄自己賴以為生的事業。正因為不厭棄自己賴以為生的事業，因此不會被人民所厭棄。因此聖人能知曉自己才能，而不自我炫耀；能愛惜自身，而不自恃尊貴。所以去除自炫自貴，而採取自知自愛。

##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①；此兩者，或利或害②。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③。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④。天網恢恢，疏而不失⑤。

### 【章旨】

此章論述剛強者易折，柔弱者可生，所以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天道謙柔寬緩，周遍而不漏失；人之行事應法天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治國者不為苛急之政，則能周濟天下，覆育萬民。河上公稱此章為〈任為第七十三〉，唐玄宗稱此章為〈勇於敢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同有此章，甲本殘缺甚多，以乙本為主，文作：「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亞（惡），孰知其故？天之道，不單而善朕，不言而善應，弗召而自來，單而善謀。天罔恢恢，疏而不失。」

### 【注釋】

①勇：逞強好勇、猛勇剛決。敢：果敢、果決。殺：死滅。活：生存。

此句謂：逞勇於果敢妄行的人，就會遭到殺害；勇於說不敢的人，就能活命。

河上公注：「『勇於敢則殺』：勇敢有為，則殺身也。『勇

於不敢則活』：勇於不敢有為，則活其身者也。」

王注：「『勇於敢則殺』：必不得其死也。『勇於不敢則活』：必齊命也。」

成疏：「勇，猛進也。敢，果決也。殺，死滅也。活，長生也。言進心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也。若進心虛淡，不敢貪染，即長生也。」

李榮注：「不懼為勇，心果為敢。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然智非計策，力異驍雄，貪利而前，必喪身命，故言則殺。義不爭利，仁必以慈，或以道德來人，或以策智伏物，於物無害，在我全身，故言則活。內明勇於聲色者殺身，不敢情塵者活己。」

玄宗注：「敢，謂果敢。言人勇於果敢從事，則失於謙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不敢者，則可以活身矣。」玄宗御疏：「剛決為勇，必果為敢。言強梁之人，無所畏忌，失於謙柔，決於果敢，犯上作亂者，則是殺身之道也，故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人若於事靜慎，斂身知退，所決在於不敢強梁犯患，則是活身之道，故云勇於不敢則活。」

徽宗注：「剛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勇於敢者，能勇而已。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適足殺其軀而已。故子路好勇，孔子以謂無所取材。勇於不敢，則知所以持後。持後者，處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②兩者：指勇於敢及勇於不敢。或：不定之詞；有的、有時。

此句謂：這兩者，有的是讓我們得利，有的會讓我們受害。

河上公注：「『此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或利或害』：活身為利，殺身為害。」

王注：「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成疏：「或，不定也。兩，謂敢與不敢也。言進心不敢，得長生，故利。進身貪染，歸於死滅，故害。」

李榮注：「謂殺活也。」

玄宗注：「兩者，敢與不敢。或，有也。能知不敢者有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敢，此勇敢之人。」

徽宗注：「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

③孰：誰。故：原由、本意。

此句謂：上天所厭惡的東西，有誰能知道它的原故呢？因此聖人仍然覺得知天是困難的。

河上公注：「『天之所惡』：惡有為也。『孰知其故』：誰能知天意之故而不犯。『是以聖人猶難之』：言聖人之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

王注：「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下之所惡意故邪？其唯聖人。夫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故曰猶難之也。」

成疏：「天然之理，福善禍淫，推窮報應，莫知其宰。」

李榮注：「言天道好生惡殺，人多不能就利遣害，此乃不識天之意故也。」

玄宗注：「『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動有災害，乃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哉？『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猶難為勇敢之事。」

徽宗注：「『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畸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人孰從而知之？『是以聖人猶難之』：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④緝然：寬緩的樣子；緝，寬。成玄英本子「緝然」作「不言」；宋徽宗本子「緝」字作「坦」。善謀：擅於謀慮。

此句謂：上天的道理，不須強爭而擅於得勝；不須言辯而擅於回應，不須召請而自己來到，寬緩而擅於謀略。

河上公注：「『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不言而善應』：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不召而自來』：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緝然而善謀』：

繹，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也。」

王注：「『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言而善應』：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善應也。『不召而自來』：處下，則物自歸。『繹然而善謀』：垂象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誠，安而不忘危，未兆而謀之，故曰繹然而善謀也。」

成疏：「『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自然之道，不與物爭，而謙退卑己者，必獲於勝善之報也。『不言而善應』：禍福之報，其猶影響，不待言辭而善惡必應也。『不召而自來』：善惡報應，隨其行業，不待呼召而必自來也。『不言而善謀』：謀，計數也。言幽冥之理，無勞言說，而善能計算功過，毫分無失也。」

李榮注：「『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道無心，與物不競，自然尊貴，而居物先也。『不言而善應』：報於罪福，信之影響，毫分不失，故言善應。『不召而自來』：春生冬謝，寒往暑來，往者既非所遣，來者亦非命召也。『繹然而善謀』：大道甚夷，故曰繹然。圖人之得失，賞罰無差，鑒人之善惡，災祥不爽，故曰善謀。」

玄宗注：「『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不言而善應』：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不召而自來』：天道不召物使從己，物不能違，自來順天耳。『繹然而善謀』：天道玄遠，繹然寬大，垂象示人，可則之，故云善謀也。」

徽宗注：「『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迂；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福禍，無毫厘之差，有影響之應。『不召而自來』：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坦然而善謀』：然行常易以知險。」

⑤天網：天道似網，籠罩群生。恢恢：寬大的樣子。

此句謂：天道如網，寬博廣大，看似稀疏，而不失漏。

河上公注：「天所網羅，恢恢甚大，雖疏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成疏：「恢恢，寬大也。網，憲法也。言天尊自然之網，甚自寬大疏遠，而業無大小，功過酬報，終無差失也。」

李榮注：「羅之以太虛，網之於有象，既寬且大，故曰恢恢。罪有公私，愆無大小，微著皆盡，疏密無遺，故言不失。」

玄宗注：「天之網羅，雖恢恢疏遠，刑淫賞善，毫分不失。」

徽宗注：「密而有間，人所為也，天則雖疏而無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為不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為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 【今譯】

逞勇於果敢妄行的人，就會遭到殺害；勇於說不敢的人，就能活命；這兩者，有的是讓我們得利，有的會讓我們受害。上天所厭惡的東西，有誰能知道它的原故呢？因此聖人仍然覺得知天是困難的。上天的道理，不須強爭而擅於得勝；不須言辯而擅於回應，不須召請而自己來到，寬緩而擅於謀略。天道如網，寬博廣大，看似稀疏，而不失漏。

## 【引釋】

## 《文子·道德篇》：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无其意也，未若使人无其意。夫无其意者，未有愛利害之心也。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无地而為君，无官而為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故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 《淮南子·道應篇》：

「惠盎見宋康王，蹠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

##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①？若使民常畏死，而為畸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②？常有司殺者殺③。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④。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⑤。

### 【章旨】

此章告戒為政者不可凶殘好殺。君王代天治民，猶如笨拙之人代大匠斲斫，稍一不慎，將反傷其手。當人君暴政虐民，使百姓不畏死時，則亦將會反傷其君。治國之道，在於順自然之道而行生殺，不可肆己意代天司殺。河上公稱此章為〈制惑第七十四〉，唐玄宗稱此章為〈民常不畏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同有此章，以乙本為主，文作：「若民恒且不畏死，若何以殺懼之也？使民恒且畏死，而為畸者，【吾】得而殺之，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必畏死，則恒又（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則希不傷其手。」

### 【注釋】

①民不畏：人民不畏懼死亡；指暴政虐民，民不堪其苦，將冒死犯難。

此句謂：人民已不畏懼死亡，為何執政者偏要再用死亡來畏懼他們？

河上公注：「『民不畏死』：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

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民不知畏之也。

『奈何以死懼之』：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情欲，奈何設刑罰，以死懼之也？」

成疏：「此斥凡情迷惑，染滯深重，貪逐前境，不憚死生，雖復經戒嚴明，曾無恐懼，故發奈何之嘆，深哀痛之。」

李榮注：「時逢有道，物皆愛生；代屬無為，人咸惜死。若不能綏之以至德，而制之以嚴刑，人不聊生，故言人不畏死。人不畏死，本由酷罰，宜須在宥，用德忘刑，如何還以酷法理人，欲人懼之於死？此嘆當時之失也。」

玄宗注：「縱放情欲，動之死地，習以為常，嘗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誅殺恐懼之乎？」

徽宗注：「民有常心，其生可樂。苟無常心，何死之畏？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是謂以死懼之，民將抵冒而終不化。」

- ②若：如果。民常畏死：人民害怕死亡；指政和而民富，自然人民樂生而惡死。為奇者：專為邪奇詭異以惑眾的人。孰：誰。此句謂：假使能讓人民常畏懼死亡（安居樂業，則民樂生而惡死），而那些喜歡邪智奇謀的人，我便能捕捉而殺了他，有誰敢以邪智亂群呢？

河上公注：「『若使民常畏死』：當除己之所殘剋，教民去利欲也。『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

王注：「詭異亂群，謂之奇也。」

成疏：「貪欲之心，日生奇詐，堅執顛倒，遂以為常者，冥司捕獲，執而殺之，風刀考楚，經文明證。若有性識之夫，誰復敢造罪耶？」

李榮注：「奇者，詭異亂群也。若時王用道，人盡全生，名

為畏死也。其有強梁之者，亂群之人，為於罪業，彌更奇異，天不長惡，故得執殺之。懼死自無為過之人，修生孰敢為非之者也。」

玄宗注：「若使代人皆從清淨之化，不敢溺情縱欲，常畏於死，而獨為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云。」

徽宗注：「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苟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 ③司：司掌、主管。司殺者：主掌殺戮之事的人，指天道，大自然春夏生長，秋冬肅殺，順時而行，不以私心自運；人君須法大自然，依道而生殺，不以己意喜怒行事。

此句謂：天地間常有掌管殺戮的人來執行殺戮（天道掌生殺）。

河上公注：「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

王注：「為逆，順者之所惡忿也。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殺也。」

成疏：「此之刑網，自有宰牧，即三官九署百二十曹，及北都羅酆、泉曲之府，八難五苦，各有司存。」

李榮注：「司，主也。賞罰之理是常，生殺之官有主，不可以為非，犯法者合死，而欲擅代殺之。」

玄宗注：「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言不善之人，司殺自殺，人君用勢，得執殺而便殺之，是代司殺。）」

- ④代司殺者殺：指人君代天道來行司殺。大匠：著名的工匠。斲：削斫。

此句謂：那代替掌管殺戮的天道，來執行殺戮工作的人君（以私心代天司殺），就叫做代替偉大匠師來鑿斲木材。

河上公注：「天道至明，司殺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成冬藏，斗杓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勞而無功。」

成疏：「眾生造業，各招其報。刑辟苦楚，自有冥司。無識之人，師心專輒，強代冥司而行誅戮者，何異庸拙之士代匠運鋸。夫拙士運鋸，工非其任，豈唯所作不成，抑乃反傷其手。強代司殺，其義亦然，非徒濫職，翻獲其斃也。」

李榮注：「天道雖遠，玄鑒孔明；賞善罰惡，著在於冥司；春生夏長，彰之於見代。時政不能任之以天理，而代之以人功，亦失之於道也。然則頑人少能從化，奸黠多有難防，隨時定宜，制之法令，自有司刑之職，主殺之官，若推之不以其主司，殺之不由其主，而擅殺者，猶拙夫之代巧匠，必有傷手之憂，少有不傷，所傷多矣。」

玄宗注：「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

徽宗注：「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匠斲，是上與下同德，倒道而言，迂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為是故也。」

⑤稀：少。

此句謂：那代替偉大匠師鑿斲木材者，很少有不斷傷自己雙手的。

河上公注：「人君行刑罰，猶拙人代大匠斲，則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殺者，失紀綱，不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

玄宗注：「拙夫代斲，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人君任用刑法，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喪天和。」

徽宗注：「代斲且不免於傷，況代殺乎？此古之人所以貴夫無為也。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 【今譯】

人民已不畏懼死亡，為何執政者偏要再用死亡來畏懼他們？假使能讓人民常畏懼死亡（安居樂業，人民樂生而惡死），而那些喜歡邪智奇謀以惑眾的人，我便能捕捉而殺了他，有誰敢以邪智亂群呢？天地間常有掌管殺戮的人來執行殺戮（天道掌生殺）。那代替掌管殺戮的天道，來執行殺戮工作的人君（以私心代天司殺），就叫做代替偉大匠師來鑿斷木材。那代替偉大匠師鑿斷木材者，很少有不斷傷自己雙手的。

## 【引釋】

《文子·上仁篇》：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淮南子·道應篇》：

「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蹇，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蛩蛩駑驢取甘草以與之，蹇有患害，蛩蛩駑

驢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

## 七十五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sup>①</sup>。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sup>②</sup>。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sup>③</sup>。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sup>④</sup>。

### 【章旨】

此章斥責為政者之稅重及政煩。因稅重而使民飢，因政煩而使民難治。且為人君者虐民以自富，將使民因飢餓而輕視死亡，犯險作亂。國君能不自營生計，才是勝過自營生計的人君，也不會因為厚貪而損身。河上公稱此章為〈貪損第七十五〉，唐玄宗以首句為名，稱此章為〈民之饑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同有此章，以甲本為主，文作：「人之飢也，以其取食稅之多也，是以飢。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為【也】，是以不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无以生為者，是賢貴生。」

### 【注釋】

①稅：賦稅、田租，政府向人民所徵收的錢糧。

此句謂：人民饑餓，是因為在上位的人吃稅太多，因此飢餓。河上公注：「『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稅食太多。『是以飢』：民皆化上為貪，叛道違德，故飢也。」

成疏：「飢，謂內無德也。上，心也。心為五藏百行之主，

故稱為上也。稅者，聚斂也。食者，滋味也。言修行人所以不懷德者，為心緣前境，多貪滋味故也。是以飢，結前義也。」

李榮注：「百姓飢窮，四民困乏，非佗由也，稅重賦多。」

玄宗注：「天下之人所以飢乏不足者，以其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故耳。」

徽宗注：「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②有為：以私心作為，政令煩多。

此句謂：人民的難以治理，正因為在上位以私心作為，因此難以治理。

河上公注：「『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為也。『是以難治』：是以此民化上有為，情偽難治。」

成疏：「『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所以百行馳騖，紛然難理者，只為心耽有為。若無為，則諸行易治也。是知萬境唯在一心。『是以難治』：結前也。」

李榮注：「有為撓物，所以難治；無為正身，自然易化。」

玄宗注：「天下之人所以難治化者，以其君上之有為。有為則多難，多難則詐興，是以難治。」

徽宗注：「政煩則奸偽滋起，民失其樸。」

③輕死：輕赴死亡，不看重生命。上：君上。求生：營求生計。

此句謂：人民的輕易赴死，正因為在上位者貪求生計，奢華太過，因此輕赴死亡（作亂）。

河上公注：「『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民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也。『是以輕死』：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也。」

成疏：「『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修行人所以不終天年而輕入死地者，以其迷情顛倒，未能悟達，不知物我俱幻，即生無生，既而多貪六塵，厚資四大故也。『是以輕死』：

結前義也。」

李榮：「重生之人，制浮情於正性。輕死之輩，溺邪識於愛流，取彼有生之生命，以養虛假之生身，故言生生之厚。厚者，積也，多也，事積則亂心，味多則爽口。不能重慎，以保長生，縱欲喪身，輕之死地也。」

玄宗注：「天下之人所以輕其死者，以其違分求生太厚之故，是以輕死。」

徽宗注：「矜生大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侈，無不為已。」

- ④無以生為者：不去營求生計的人；指不刻意損民以奉己，不是營生太過之君王。賢：勝過。貴生：貴重自己生命，太過貪生。

此句謂：那些不去營求生計的人，才是勝過貪圖營求生計的人。

河上公注：「夫唯獨無以生為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也。」

王注：「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

成疏：「賢，善也。玄悟之士，非色滅空，嗒焉坐忘，而生無相，是以羶臊榮利，厭噉風塵，故獨不以生為生者，是善能攝衛貴生之人。」

李榮曰：「天以生為有，而厚養過其分，遂致傷生，此未能重生也。達至道者，觀身非有，悟理無生，不見虛假之形，自祛染愛之累，與虛淨而合德，共至道而同根，雖不養生，而生自養，此所為能重生也。賢，德也，貴，重也。」

玄宗注：「自然之分定則生全，若養過其分，分過則生亡矣。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為者，是賢於矜貴其生。」

徽宗注：「《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無以生為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

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生。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斂，簡刑罰，家給人足，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帝王之極功也。」

### 【今譯】

人民饑餓，是因為在上位的人吃稅太多，因此饑餓。人民的難以治理，正因為在上位以私心作為，政令煩苛，因此難以治理。人民的輕易赴死，正因為在上位者貪求生計，奢華太過，因此輕赴死亡（作亂）。那些不去營求生計的人，才是勝過貪圖營求生計的人。

### 【引釋】

《淮南子·道應篇》：

「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荊有欽非，得寶劍於干隊，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欽非謂柁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欽非瞑目勃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荊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欽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

##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①；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②。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③。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④。強大處下，柔弱處上⑤。

### 【章旨】

此章老子舉出世間事物，活者柔弱，死者僵硬，戒為人行事不可剛強。《莊子·山木篇》勉人能隨順時宜，一龍一蛇與時俱變，莫敢專為，才能物物而不物於物。《易經·繫辭下》說：「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這些都是說明了以柔弱為道用，才是存身求伸的生存之道。河上公稱此章為〈戒強第七十六〉，唐玄宗以首句為名，稱此章為〈民之生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二本文字略有不同，甲本文作：「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槁仞賢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曰：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微細，生之徒也。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恒。強大居下，柔弱微細居上。」

馬王堆乙本「槁仞」作「骸信」，「木強則恒」作「木強則競」。

河上公本及成玄英本「木強則兵」作「木強則共」。

### 【注釋】

①人之生也柔弱：人活著的時候，四肢靈活，屈伸自如，所以說是柔弱。其死也堅強：人死，身體僵硬，不能動轉，所以

說是堅強。老子以此為喻，說明柔弱近道，剛強易折。

此句意謂：人們活著的時候，身體是柔軟的；死亡的時候，身體是堅硬的。

河上公注：「『人生也柔弱』：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

『其死也堅強』：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

李榮注：「天下莫柔弱於氣，氣莫柔弱於道，是以人受生必資道，氣存則屈伸由己，道在則動靜任神，順心無逆，從事靡違，故言柔弱。不能保氣，氣竭則身亡；未解怡神，神逝則命殞；命殞則身亡，不能轉動，故曰堅強也。」

玄宗御疏：「人之生也，和氣流行，百體以之柔弱。人之死也，和氣離散，四肢以之堅強。言此者，示柔弱堅強為生死之戒也。」

②柔脆：柔韌脆弱。案：中國古代及印度佛教，皆以草木為無情。而所謂無情，即是沒有情識作用，沒有生命現象。但今日之科技，則證明草木也有情識及生命現象，並非無情。

此句意謂：萬物草木活著的時候，是柔軟脆弱的；死亡的時候，是枯槁乾硬的。

河上公注：「『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和氣存也。『其死也枯槁』：和氣去也。」

成疏：「言人生有命，則枝節柔弱，及其死也，骨肉堅強。草木之類也，生時軟脆，及其死也，條柯枯槁，所以生而柔軟者，和氣歸也。死而堅強者，和氣離也。舉此有識無識為喻者，意存勸勵行人，令去剛用柔也。」

李榮注：「無情之物，有氣故生，無氣故死。是知有識之類，得道於焉柔弱，失道所以堅強也。」

玄宗御疏：「此舉喻也。萬物草木，氣聚而生，故枝葉敷榮而柔脆；氣竭而死，則條幹變衰而枯槁。前明有識，此舉無情。無情者以氣聚散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

### ③徒：類。

此句謂：所以堅硬的東西，和死亡是同類的；柔軟的東西，和生存是同類的。

河上公注：「以其上二事觀知之，知堅強者死，柔弱生也。」

成疏：「徒，類也。是行剛強者，乖於和理，故與死為類。行柔弱者，順於和氣，故與生為徒。此合喻也。」

李榮注：「結上有識無情，生死二理，各有徒類。」

玄宗注：「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身失性。」

徽宗注：「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 ④「木強則兵」：樹木壯大，則遭到砍伐；河上公及唐宋本大都作「木強則共」，馬王堆乙本作「木強則競」，以文意看，馬王堆本和王弼本相近，應以作「木強則兵」為是。「兵」而作「共」字，應是形近之訛。

此句謂：因此軍隊太強大，就會遭敗亡；樹木太高大，就會遭到砍伐。

河上公注：「『是以兵強則不勝』：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眾弱為一強，故不勝也。『木強則共』：木強大枝弱，共生其上也。」

王注：「『兵強則不勝』：強兵以暴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木強則兵』：物所加也。」

成疏：「兵謂三毒六根也。言人縱恣六情，強暴前境，而貪取無厭者，必遭重殃大禍，故不勝也。譬樹木粗強，故枝條共壓其上，亦猶梁棟宏壯，故椽瓦共壓其上也。」

李榮注：「不以德而固，乃恃兵為強。兵強暴於天下，好殺，物之所惡，聚寡為眾，扶弱為強，反共攻之，則有不勝。是

以木之強也，枝葉共生其上；柱之強也，梁棟鎮之於下，以斯曉喻，欲令務修德以柔弱，不飾兵以堅強。」

玄宗注：「『是以兵強則不勝』：見哀者勝，故知恃強者必敗也。『木強則共』：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上，強梁者在下，故下文云：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徽宗注：「『是以兵強則不勝』：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木強則共』：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共之矣。」

⑤下：低下、劣敗。上：上流、上勝。

案：強大的東西常居處於下風，柔軟謙恭才能居於上風。

河上公注：「興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天道抑強扶弱，自然之效也。」

王注：「『強大處下』：木之本也。『柔弱處上』：枝條是也。」

成疏：「堅強之木居下，柔弱之條處上，故知堅強之人居九幽之下，柔弱之士處三清之上也。」

李榮注：「生者人之所欣，柔弱者生之徒，豈非上耶？死者物之所感，堅強者死之徒，寧非下耶？」

徽宗注：「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曰：『以濡弱謙下為表。』」

### 【今譯】

人們活著的時候，身體是柔軟的；死亡的時候，身體是堅硬的。萬物草木活著的時候，是柔軟脆弱的；死亡的時候，是枯槁乾硬的。所以堅硬的東西，和死亡是同類的；柔軟的東西，和生存是同類的。因此軍隊太強大，就會遭到敗亡；樹木太高大，就會遭到砍伐。強大的東西常居處於下風，柔軟謙恭才能居於上風。

### 【引釋】

## 《文子·道原》：

「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即滅，木強即折，革強即裂，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即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

## 《文子·符言篇》：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眾不勝成大勝者也。」

##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①？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②。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③。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④。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⑤。

### 【章旨】

天地萬物之所以能生生不息，主要在於彼此間能取得平衡，如此才能保證彼此相互存在。猶如張弓射向標的，太高太低，皆無法射中目標。正因為萬物的生存，貴在平衡，所以天道是損有餘補不足。但人世則私心自利，所以常損不足以奉有餘，此是違道妄行，將導致國家敗亂。治國為政者貴能法天道，損有餘以奉天下，如此自能治國有功。河上公稱此章為〈天道第七十七〉，唐玄宗以首句為名，稱此章為〈天之道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同有此章，乙本較全，文作：「天之道，猶張弓也。高者印（仰）之，下者舉之，有余（餘）者云（損）之，不足者【補之。故天之道】，云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云不足而奉又（有）余。夫孰能有余而【有以】奉於天者，唯又道者乎？是以聖人為而弗又，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見賢也。」

### 【注釋】

- ①天之道：指上天（大自然）運轉所顯現出來的道理。猶：如。  
張弓：拉開弓弦。

此句謂：上天大自然間的道理，大概就像射箭時的拉開大弓吧！

河上公注：「天道暗昧，舉物類以為喻也。」

成疏：「猶，喻也。自然之道，喻若張弓，舉下使高，抑高令下，高下調適，方可運箭。」

李榮注：「人事近而淺，面之而不測其情，天道遠而深，仰之而豈觀其理？迷徒易曉，正道難明，故借彼張弓以之為喻。」

玄宗注：「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耳。」

- ②高：此指過高。抑：壓低。下：低下。舉：抬高。

此句謂：高的地方壓低，低的地方抬高。太多的減損它，不足的補充它。

河上公注：「言張弓和調之如是，乃可用。夫抑高舉下，損強益弱，天地之道也。」

成疏：「傲慢有餘者，必招損敗；謙和不足者，與其福善。天道如是，故似張弓也。」

李榮注：「用弓之道，高者恐過，故抑之令不高；下者不及，故舉之令不下。不高不下，中前期也。為國之者，損有餘之富，益不足之貧，貧被益而不貧，富經損而不富，中於為國之政也。太高恐於邈空，抑之令不空也。極下慮之滯有，舉之令不有也，不有不空，合於中道也。」

玄宗注：「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

徽宗注：「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為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

之，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 ③有餘：過多。人之道：做人的道理，世人所顯現出來的行為模式。

此句謂：上天的道理減損過多的，而來彌補不足的；做人的道理就不如此，減損不足的來奉侍財力有餘的。

河上公注：「『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損有餘而益謙，常以中和為上。『人之道則不然』：人道則與天道反也。『損不足以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也。」

王注：「與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則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惟無身，無私乎自然，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

成疏：「『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福善禍淫，自然之理。仍前生後，重起此文。『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人間世道好行浮偽，趨勢競利，違天背理，割損貧賤之不足，供奉富貴之有餘。」

李榮注：「『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釋天道以合喻。『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言人為行，與天道反，未能損強益弱，而乃減貧增富。」

玄宗注：「天道平施，裒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不足。」

徽宗注：「『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人心排下而進上，虐癸獨而畏高明。」

- ④孰：誰。以：用。有餘：多餘的財物，指比別人多出的財物。此句謂：誰能用自己多餘的財物，來奉養天下財力不足的人呢？只有體悟道體的人才能如此。

河上公注：「言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乎？」

唯有道之君能行之耳。」

成疏：「孰，誰也。誰能有餘財德以施天下蒼生乎？唯當懷道之人獨能濟物，故下文云：聖人不積。而言奉者，示謙也。」

李榮注：「誰能法天道以為行，損盈益謙，有道之君，當能如此也。」

玄宗注：「誰能以己之有餘，奉與天下之不足者乎？獨有道者能耳。」

徽宗注：「不虐癘獨，而罄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饒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 ⑤恃：仗恃、依賴。不處：不居功。見賢：炫耀才能；見，通「現」。案：因此聖人有所作為而不自恃己功，功業有成而不居功，他不要炫耀他的賢才。

河上公注：「『是以聖人為而不恃』：聖人為德施，不恃望其報。『功成而不處』：功成事就，不處其位。『其不欲見賢』：不欲使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榮，畏天損有餘也。」

王注：「言唯能處盈而全虛，損有以補無，和光同塵，蕩而均者，唯其道也。是以聖人不欲示其賢，以均天下。」

成疏：「體道聖人常善救物，雖復財德兩施，而不恃其勞，有大至功，而成功不處者，意在麾謙退己，推功於物，韜光晦跡，不欲示見己之賢能也。」

李榮注：「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不處，斯不貴賢。聖人為德不賴其報，成物不處其功，所以爾者，欲隱其聖德，晦其賢才，上既如此，下自法之，爭名之患自除，尚賢之愆不作也。『其不欲見賢也』：畏天損有餘也。」

玄宗注：「『是以聖人為而不恃』：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平於物，而不恃其功。『功成不處』：推功於物，不處其成。

『其不欲見賢也』：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蓋不欲令物見其賢能。」

徽宗注：「不恃其為，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己獨若愚，人皆求勝，己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無損，得天之道」

### 【今譯】

上天大自然間的道理，大概就像射箭時的拉開大弓吧！高的地方壓低，低的地方抬高。太多的減損它，不足的補充它。上天的道理減損過多的，而來彌補不足的；做人的道理就不如此，減損不足的來奉侍財力有餘的。誰能用自己多餘的財物，來奉養天下財力不足的人呢？只有體悟道體的人才能如此。因此聖人有所作為而不自恃己功，功業有成而不居功，他不要炫耀他的賢才。

### 【引釋】

《文子·上德篇》：

「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天之道，裒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鬼神之道，驕溢與下；人之道，多者不與；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域有四明，乃能長久。」

##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①。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②。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③。正言若反④。

### 【章旨】

水能方能圓，可引而東，可引而西，柔弱而易制。但水性永恆，如能持久以攻，則雖堅剛之金石，亦為之穿漏；如更聚細水而成巨流，則可使眾不勝成為大勝。此章歌頌水之能弱能強，可以克堅勝剛。且水處低下，能容受百川之垢穢，所以能成為百谷王。有國之君，也應學習水之柔弱謙下，以及水能藏納眾垢，才能成就為萬民所愛戴的聖王。老子以為謙虛則能容，柔弱可以勝剛這類的話，一般人常把它看成反話，其實它才是「正言」。河上公稱此章為〈任信第七十八〉，唐玄宗以首句為名，稱此章為〈天下柔弱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同有此章，以乙本為主，校以甲本，文作：「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水之朕（勝）剛也，弱之朕強也，天下莫弗知也，而【莫之能行】也。是故聖人之言云：受國之詢（詬），是胃社稷之主。受國之不祥，是胃天下之王。正言若反。」

### 【注釋】

①以：此字屬文言虛字，通常可解釋為「用」或「因」；此處譯為「因」較妥。無以：無法。易：改變、替換。

此句謂：天下間沒比水來得柔弱的了，而用來攻擊堅硬東西的，卻也沒有能比水更適合的了，因為沒有東西可以取代水的地位。

河上公注：「『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在圓中則圓，在方中則方，壅之則止，決之則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水能懷山襄陵，磨鐵銷銅，莫能勝水而成功也。『其無以易之』：夫攻堅強者，無以易於水。」

王注：「以，用也。其，謂水也。言用水之柔弱，無物可以易之也。」

成疏：「物性柔弱，無過於水；天下堅強，莫先金石。然水雖柔弱，利用無窮，攻擊堅強，莫在先者，無為破有，其義亦然也。『其無以易之』：言水能攻擊，百王不易之事，無為破有，萬代不刊之術也。」

李榮注：「觀之於一切，總之於萬有，柔弱之至者，水之為最也。銷金石，破丘陵，無能過水，水最勝也。破堅強法，水既為勝，故不可易之。理身者若能以謙為德，以道為用，必可破之於強敵，摧之於驍雄，而道最為先，故無易於道也。修身者能守雌柔之至，自破剛強之人，我解宅虛靜之至理，妙絕是非之交爭，唯道為勝，無以代之。」

玄宗注：「以堅破堅，必兩堅俱損。柔制強者，則強損柔全。故用攻堅強者，無以易於水者矣。」

徽宗注：「《易》以井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惟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②「弱之勝強，柔之勝剛」，馬王堆甲乙本皆作「水之朕（勝）剛也，弱之朕強也」，「強」在「剛」之前。

此句謂：弱小的可以勝過強大，柔軟的可以勝過堅剛，天下沒有人不知道，卻沒人能實行。

河上公注：「『弱之勝強』：水能滅火，陰能消陽。『柔之勝剛』：舌柔齒剛，齒先舌亡。『天下莫不知』：知柔弱者長久，剛強者折傷。『莫能行』：恥謙卑，好強梁也。」

成疏：「水能攻於金石，故知柔弱勝於剛強，此乃愚智同知，而舉世無能依行者。」

李榮注：「多好剛強，少存柔弱，不能謙退，競處物先也。」

玄宗注：「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無不知者，知有此道，不能行也。」

徽宗注：「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 ③垢：穢污。社稷：國家；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古立國者必置社稷之神，所以用「社稷」為國家之代稱。祥：吉善。

此句謂：所以聖人說：「能為一國忍受污辱，才能成為一國的諸侯。能為一國承受不祥的事物，才是天下的君王。」

河上公注：「『故聖人云』：謂下事也。『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人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小流，則能長保其社稷，為國君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君能引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有天下。」

成疏：「『是以聖人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國，邦域也，垢，辱也。言體道之士，處於人世，謙退柔弱，達於違從，身受屈辱，而不與物爭，故堪為社稷之主，以牧蒼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不祥，猶不善也。言聖人靈鑒虛通，達於善惡，若有不祥之事，輒自責躬，引過歸己，此可為天下君王也。昔成湯自剪，千里來雲，即其事也。前言社稷，可寄諸侯；後舉天下，宜屬天子也。」

李榮注：「體柔弱之道，則物無不包。悟幽玄之境，則事無不納。含非過惡，受國之垢也。罪己責躬，受國不祥也。適

可以為物主，故言天下王也。此言反於俗而合於道，故云正言若反也。垢，穢也，祥，善也。修身者雖復歷之於穢淨，穢淨兼忘，經之於善惡，善惡同舍，照一理之元寂，建萬境之皆空，可以成道為法王也。以俗觀之，垢淨善惡，心為有。以道觀之，並悉是空，故云反也。」

玄宗注：「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濁。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故天下之人歸往矣。」

徽宗注：「川澤納污，山藪藏疾，國君含垢，體道之虛，而所受彌廣，則為物之歸，而所制彌遠。經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 ④正言：正確之言、真實之言。反：相反、反面。

此句謂：正確的言論，聽起來常像是反面的話。

河上公注：「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為反言。」

成疏：「當理正言，似如反俗，何者？俗皆好善好榮，而今乃受垢辱不善，故若反也。而言若者，欲明不反而反，雖反不反。雖反不反，恒順於俗；不反而反，順俗而真。欲示反不定反，故加若也。上文云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即其義也。」

玄宗注：「受國之垢，為社稷主，受國不祥，為天下王，是必正言初若反俗，故云正言若反。」

徽宗注：「言豈一端而已，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 【今譯】

天下間沒比水來得柔弱的了，而用來攻擊堅硬東西的，卻也沒有能比水更適合的了，因為沒有東西可以取代水的地位。弱小的可以勝過強大，柔軟的可以勝過堅剛，天下沒有人不知道，卻沒人能實行。所以聖人說：「能為一國忍受污辱，才能

成為一國的諸侯。能為一國承受不祥的事物，才是天下的君王。」正確的言論，聽起來常像是反面的話。

### 【引釋】

《淮南子·道應篇》：

「越王勾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湧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

《淮南子·道應篇》：

「晉伐楚，三舍而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淮南子·道應篇》：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

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①？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②。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③。天道無親，常與善人④。

### 【章旨】

此章敘述聖人之行事，施恩而不結怨，有恩而不求償於人。怨雖有大小，但皆已取仇於人，所以結怨不如施恩。施恩而不望報，則如債權人執有契約而不向借貸人取回錢財，利民而不害民。因此有德者不責求，無德者常巧奪。行善而去自善之心，此即「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自然為天道人民所佑助。河上公稱此章為〈任契第七十九〉，唐玄宗以首句為名，稱此章為〈和大怨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以甲本為主，文作：「和大怨，必有餘怨，焉可以為善？是以聖右（乙本作「左」）介（契）而不以責於人。故有德司介，【无】德司徹。夫天道无親，恒與善人。」

### 【注釋】

①調：調和、調解。必：一定。安：何、怎麼。

此句謂：調和重大仇怨，一定還會留下較小的怨恨，怎能說是好的呢？

河上公注：「『和大怨』：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也。」

『必有餘怨』：任刑者失人情，必有餘怨及於良民也。『安可以為善』：言一人吁嗟，則失天心，安可以和怨為善也？」王注：「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和之，其傷不復，故有餘怨也。」

成疏：「『和大怨，必有餘怨』：怨，對也。即是有無、美惡等一切待對之法也。言學人雖捨有無，得非有非無，和二邊為中一，而猶是前玄，未體於重玄理也。此雖無待，未能無不待也。此是待獨，未能獨獨，故有餘對也。『安可以為善』：安，何也。言雖遣二邊，未忘中一，故何可盡善也。」李榮注：「物我齊一，則是非不起；彼此糾紛，則怨讎斯作。故禮有報怨之義，法有償死之刑。怨往怨來，怨怨不息，思欲息怨，和之令去，逆以從順乎，使反惡而為善，然口善而心不善，面從而意不從，不善不從，餘怨餘恨，此則更起於惡，何得用之為善？欲得為善，未若無為怨，無為怨，何須和順？既不和順，亦無忤逆，逆順斯忘，怨讎自息，不知善之為善，始可名為至善。」

玄宗注：「『和大怨』：與身為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欲，故曰和大怨也。『必有餘怨』：立教化人，不能無跡，斯跡之弊，還與為怨，故曰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既有餘怨，則不可以為善。」

徽宗注：「復讎者，不折鎔干，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為善？」

- ②左契：也稱左券；古代契約書分為左右兩片，各在旁邊刻契可以相合之齒痕為憑，兩者相符即為原契，各執其一；左片叫左券，由債權人收執，作為憑據。契：契約。責：求取。此句謂：因此聖人掌握可以取債的債券（借條），卻不向人

來求取債務。

河上公注：「『是以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而不責於人』：但刻契之信，不責人以他事也。」

王注：「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

成疏：「契，信也，合也。左，陽也，生也，言體道聖人，境智冥符，能所虛會，超茲四句，離彼百非，故得久視長生。義言執左，此即不執而執也。猶如帝王握於左契，所以徵攝萬機，聖人妙契環中，故能匡御億兆。而言不責者，聖人雖復匡御眾生，而忘其德，葛狗百姓，故不責其恩報。」

李榮注：「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為信，合人於符契，不復制之以法律，於物無罰，故言不責於人也。」

玄宗注：「左契者，心也。心為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耳。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跡，有跡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淨，下人化之，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為。」

徽宗注：「聖人循大變而無所湮，受而嘉之，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契有左右，以別取予，執左契者，予之而已。」

③司：主管。徹：取。《孟子·公孫丑上》引《詩經·鴟鴞》：「徹彼桑土」，趙注：「徹，取也。」

此句謂：所以有德的人掌握債券，沒德的人直接取債於民。

河上公注：「『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無德司徹』：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

王注：「『有德司契』：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無德司徹』：徹司人之過也。」

成疏：「司，主也，徹，跡也。言上德之人主意妙契，不執名言。無德之者，猶滯筌蹄，未能洞遣。跡既不泯，故言司徹也。」

李榮注：「司，主也。契，合也。徹，離也。有德之君，心之所主，上合無為之道，混然冥一；下為萬物所歸，信之符契，若其無德，不解行善，非執契於道，抑亦眾人離散也。內明有德合理，故云司契，無德乖真，故云司徹也。」

玄宗注：「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自化之。無德之主，則將立法以通於人，為法之弊，故未為善。」

徽宗注：「『故有德司契』：以德分人，謂之聖。『無德司徹』：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茲徹也，祇所以為蔽，《莊子》曰：『喪己於物者，謂之蔽蒙之民。』」

④親：親近、親附。與：給予、佑助。

此句謂：上天的法則，不會刻意親近特別的人事，而是常佑助有德行的人。

河上公注：「天道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成疏：「天真之理，何有親疏？上善之人，自然符會。即向執左契，不責於人者是也。」

李榮注：「天道平等，無有親疏。惡人遠道，致有疏；善者近真，故生親。稱至理為語，不疏不親，但以善人行善，天乃福之，故云與善人也。然乃與善及不與不善，是知輔德不輔無德，若能行於德善，善德自然歸之也。」

玄宗注：「司契則清淨，立法則凋殘，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故人君者，常思淳化於無為，不可立法而生事。」

徽宗注：「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 【今譯】

調和重大仇怨，一定還會留下較小的怨恨，怎能說是好的呢？因此聖人掌握可以取債的債券（借條），卻不向人來求取

債務。所以有德的人掌握債券，沒德的人直接取債於民。上天的法則，不會刻意親近特別的人事，而是常佑助有德行的人。

### 【引釋】

《文子·符言篇》：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足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恬，不累其德，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

《文子·微明篇》：

「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則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

##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①，使民重死而不遠徙②。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③。使民復結繩而用之④。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⑤。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⑥。

### 【章旨】

此章獨立看，易生誤解，須與全書思想合看，才能掌握老子的要義。此章可視為老子無為自然、恬淡寡慾等理想社會的具體呈現。依文句先後，可析述如下：首句「小國寡民」，即是結尾處的「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主要在說明整個天下，是由眾多大國與小國組成，治理方法，治眾國，如治一國。大國事煩，小國事少，而治大國如烹小鮮，以小來喻大，比喻治國事煩不如事少，有為不如無為，在治國上宜以遵循事物應行之理而行事，不必私心作為，為政以無為不擾民為主，《老子》全書大都在強調以無為治國，以無事來取天下。

次句的「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及下文的「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都在強調國家雖具有「什佰之器」、「舟輿」、「甲兵」，卻是備而不用；而由「使有」及「雖有」字面上看，顯然一國須有這些東西，並不是要去除這些東西，是擁有而不必用。主要的原因在於治國者，重在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既如此，則無戰爭之事，是則「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但事情之來，有時是身不由己，如有戰爭之事，則老子主張「扔無敵，執無兵」（六十九

章），不戰而屈人之兵，如再不得已，則將以慈衛之（六十七章），以哀兵戰之（六十九章），以喪禮處之（三十一章）。

由於治國貴無為自然，使民恬淡寡欲，恢復百姓純樸簡單的生活，所以說是「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而百姓既是安其土樂其俗，自然人民不樂遠徙。自己家國不好，才須遠徙，所以在太平之國中，自然是「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但此句話可以看成是安土重遷，卻不能看成是要人民安土不遷，否則即不須用「雖有」二字了，標明「雖有舟輿」，即說明仍有人遠徙，仍有舟車的存在，只是一般人民不輕易乘坐遠徙。

再者，文中「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什佰人之器有二解：一是功效十百倍的機械，一是戰爭時的什長、佰長。如解為什長、佰長，則和「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文意相同。如是解作十百倍人力的器械，則是和《莊子·天地篇》所說：「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說明了老、莊皆重純白而不重機心。而「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一語，即是強調讓人民恬淡寡慾，恢復像古代純樸簡單的生活方式。

又，文中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旨在強調治國者，須提升人民的道德力量，而不是沈淪於物慾。治國在於能使人民能恬淡寡慾，追求心靈的寧靜，而非追逐於外在的五味、五音、五色等物慾。

綜歸之，此章的小國寡民，強調治國須不苛煩擾民，以治小國的方式來治大國，來治天下，而不必拘執一定是「鄰國相望，雞犬相聞」的小國。此章的「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目的在強調「不用」，但並非「不備」，更不是主張廢棄什佰之器、舟車、甲兵。

在天下尚未進入道的社會之前，須是備而不用。至於「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則是強調須提升人民的道德力量，使人民恬淡寡慾。所以此章的主旨有二：一是強調治國治身，貴自然無為；一是使民恬淡寡慾，不追逐於外物。

河上公稱此章為〈獨立第八十〉，唐玄宗以首句為名，稱此章為〈小國寡民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乙本較完整，文作：「小國寡民，使有十百人器而勿用，使民重死而遠徙。又（有）周（舟）車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今本「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馬王堆甲乙本作「使民重死而遠徙」，皆無「不」字。

### 【注釋】

- ①寡：少。什佰人之器：歷來解說有二種，一是十百倍人力之機械，一是什伍、佰長等戰士編制。什：什長；古代軍事編制，以戶籍五家為伍，十家為什，在軍事上設有什長、伍長。佰：通「百」，百人之長、佰長。

此句謂：國家小人民少，假使有可以省力十倍百倍的器物也不加以使用（或譯：假使有什長、佰長等軍事編制，也不會加以徵召使用）。

河上公注：「『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儉約不奢泰。民雖眾，猶若寡少，不敢勞之也。『使有什伯』：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也。『人之器而不用』：器，謂農人之器。而不用，不徵召奪民良時也。」

王注：「『小國寡民』：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眾乎！故舉小國而言也。『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何患不足也？」

成疏：「國，域也，謂域心住空，故言小國。即小乘寡欲之人，亦是謙小寡欲之行。器，即六根十惡之兵器也。根雖有六，用乃無窮。言什伯者，舉其大數，而不用者，言靜息諸根，不染塵境也。」

李榮注：「聖人理國，用無為之道，所有軍戎器械，或少或多，若伯若干，皆悉不用。小國猶爾，況大國乎？」

玄宗注：「什，伍也。伯，長也。此章明人君含其淳和，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為什伍伯長者，亦無所用之矣。」玄宗疏：「寡，少也。什，伍也。伯，長也。器，村器也。此論淳古之代也。言國小者，明不求大。言人少者，明不求多。不求大，則心無貪競。不求多，則事必易簡。易簡之道立，則淳樸之風著。適使有人之材器，堪為什伍伯長，以統於人者，亦無所用之矣。」

徽宗注：「『小國寡民』：廣土眾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老氏當周之末，厭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文勝之敝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以小國寡民為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於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此而已。『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一而不黨，無眾至之累。」

- ②重死：重視死亡，太平之世，人民樂生怕死；暴君之世，民不聊生，人民冒死輕生以作亂。重死怕死，為太平盛世之民情。遠徙：遷徙至遠方；遠徙面對的是未知的新環境，常帶著犯難冒險，易遭不測，通常是生活堪慮，或對居處不滿時，才會舉家遠徙；家園安樂，自然不會遠徙。

此句謂：使人民重視死亡而不遷徙搬移至遠處。

河上公注：「『使民重死』：君能為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而不遠徙』：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

王注：「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

成疏：「諸行重靜境，知足守分，故得終其天年，而不遠逐前境也。」

李榮注：「政逢有事，物乃輕生；化屬無為，人皆重死。父既保子，妻不失夫，各得樂業安居，無復流亡遷徙。」

玄宗注：「少思寡欲，不輕用其生，敦本無求，不遠遷徙。」

玄宗御疏：「徙，遷移也。化歸淳樸，政不煩苛。人懷其生，所以重死。敦本樂業，無所外求，各安其居，故不遠遷移也。」

徽宗注：「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歟？」

③舟：船。輿：車。無所：無處；所，處。甲兵：盔甲及兵器。陳：陳列。

此句謂：安居樂業，民重遠徙。雖然有船和車，無處可以乘用。雖然有盔甲兵器，無處可以陳列。

河上公注：『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清淨無為，不作繁華，不好出入游娛也。『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無怨惡於天下。」

成疏：「『雖有舟輿，無所乘之』：舟輿，謂三乘之教也。舟在於水，喻教能舟航萬物，度於生死海也。故《昇玄經》云：『久曠生死海，隔絕貪愛流。』輿處於陸，輿能輪轉，喻教能轉凡成聖也。得理忘言，故能遺教而不用也。『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雖有身心兵甲，隳體坐忘，物境既空，何所陳設？此一句覆結前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李榮注：「『雖有舟輿，無所乘之』：夫水行用舟，陸行用輿；無為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輿，絕本去末，何乘之有？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兵以討逆，武以靖亂，上既行道，下乃好德，自然從化，何事陳兵也？」

玄宗注：「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返樸還淳，復歸於三皇結繩之用矣。」

玄宗御疏：「『雖有舟輿，無所乘之』：舟輿之設，本以通水陸，濟有無，既無往來，則舟輿棄捨，無所乘用矣。《莊子》云：『至德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梁。』『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甲兵所陳，本以討不服，御寇敵；上行道德，下無離異，既卻攻戰之事，則甲兵韜戢而無所陳也。」

徽宗注：「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無絕險之跡，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④結繩：結繩記事，人類未發明文字前所使用的記事法。

此句謂：使人民恢復使用結繩記事的純樸時代。

河上公注：「去文反質，信無欺也。」

成疏：「既虛心證理，捨教忘筌，故寄結繩，示其反本。此一句結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李榮注：「古者書契未作，結繩為政，文字既興，澆薄尤甚，聖人設教，義在無為，欲使反澆還淳，去華歸實也。」

玄宗御疏：「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云：『上古結繩而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結繩之代，人人淳樸，文字既興，是生詐偽，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云使人復結繩而用之。」

徽宗注：「紀要而已，不假書契。」

⑤甘：甜美。美：華美。安：安妥。俗：風俗。

此句謂：以自己的食物為甘甜，自己的衣服為華美，自己的居處為安妥，自己的習俗為歡樂。

河上公注：「『甘其食』：甘其蔬食，不漁食百姓也。『美

其服』：美其惡衣，不貴五色。『安其居』：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也。『樂其俗』：樂其質樸之俗，不轉移也。」

成疏：「『甘其食，美其服』：甘其食，味至道也。美其服，德瑩身也。『安其居，樂其俗』：安其居，所在皆安，動而寂也。樂其俗，和光人世，寂而動也。」

李榮注：「物情不悅，食玉衣錦，不以為美；人心既適，飯蔬被褐，足可為甘。令陶聖化過大鈞，人無貴賤，所食者皆甘也。服無好惡，所衣者皆美也。家無貧富，所居者皆安也。鄉無豐檢，所住者皆樂也。既無遠徙之者，故絕弱喪之人。」

玄宗注：「『甘其食』：不食滋味，故所食常甘。『美其服』：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安其居』：不飾棟宇，故所居則安矣。『樂其俗』：不澆淳樸，故其俗可樂也。」

玄宗御疏：「『甘其食，美其服』：食之甘者，在於適，適則所食皆甘。服之美者，在於當，當則所服皆美。苟不適當，則雖玉食錦衣，不足稱甘美也。『安其居，樂其俗』：無欲，故所居則安。化淳，故其俗可樂。若逐欲無節，將自不安其居，政苛日煩，焉得復樂其俗？」

徽宗注：「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生故樂。」

⑥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鄰國可目望，雞犬聲可耳聞，喻小國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喻天性自足，無所欲求。

此句謂：鄰國間相互瞭望即可看到，可以相互聽到雞啼、狗吠的聲音，國與國間，人民到老到死，不相互往來。

河上公注：「『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相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無情欲也。」

王注：「無所欲求。」

成疏：「鄰國相望，鄰，近也，國謂生死之域，與道境也。言此二域近在內心，故言相望也。雞狗之聲相聞，難以伺晨，

狗以警夜，譬一切言教，警長昏之夜，伺智慧之晨也，此之言教近詮一心，故云相聞也。使民至老不相往來，會理體真即道，即道既不從生死而來，亦無道理可往，二域既一，故不相往來，二際無際也。」

李榮注：「兩國為鄰，望之在目，雞鳴狗吠，聽之聞耳，從始至終，以少及老，不相往來，人人皆自足，家家俱有道，故曰：『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此之謂也。」

玄宗御疏：「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蓋言其近。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由彼此俱足，無所求及故爾。」

徽宗注：「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莫之為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 【今譯】

國家小人民少，假使有可以省力十倍百倍的器物也不加以使用（或譯：假使有什長、佰長等軍事編制，也不會加以徵召使用），使人民重視死亡而不遷徙搬移至遠處。雖然有船和車，無處可以乘用。雖然有盔甲兵器，無處可以陳列。使人民恢復使用結繩記事的純樸時代。以自己的食物為甘甜，自己的衣服為華美，自己的居處為安妥，自己的習俗為歡樂。鄰國間相互瞭望即可看到，可以相互聽到雞啼、狗吠的聲音，國與國間，人民到老到死，不互相往來。

### 【引釋】

《文子·符言篇》說：

「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

《文子·自然篇》：

「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阜澤織網，陵土反耕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无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徵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 八十一章（顯質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①；善者不辯，辯者不善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③。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④。天之道，利而不害⑤；聖人之道，為而不爭⑥。

### 【章旨】

此章旨在敘述學道者之修身及行事。修身貴質樸、重實智，不尚虛華、爭辯。行事在於能利物而不害物。世間有才可以濟事，唯財可以聚人，所以盡己才力以助人，盡己財物以施眾，如此則可使自己有德有民。河上公稱此章為〈顯質第八十一〉，唐玄宗以首句為名，稱此章為〈信言不美章〉。

### 【版本異同】

馬王堆甲乙本皆有此章，甲本缺損較多，以乙本為主，文作：「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己俞有。既以予人矣，己俞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為而弗爭。」

### 【注釋】

- ①信言：真實的言語；信，真實。美言：浮華、虛美的言論。此句謂：真實的話語，不會華美。華美的話語，不會是真實。河上公注：「『信言不美』：信言者，如其實也。不美者，樸且質也。『美言不信』：滋美之言者，孳孳華辭。不信者，飾偽多空虛也。」

王注：「實，在質也。本，在樸也。」

成疏：「信，實也。美，浮艷也。言上德之人，冥真契道，所說言教，實而不華。浮艷之言，俗中小說，既乖至理，所以不信。故《莊子》云：『犬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也。』」

李榮注：「言以宣心，非關妄作，務存實理，不在華詞，故云信言不美。甘言失真，輕諾寡實，故言美言不信也。」

玄宗注：「『信言不美』：信言者，聖教也。信，實也。言不韻於俗，故不美。『美言不信』：美言者，代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俗，故不信。」

徽宗注：「『信言不美』：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關百聖而不慚，歷萬世而無弊。『美言不信』：貌言華也，從事華辭，以支為旨，故不足於信。」

- ②善者不辯：良善的人，不須以語言解說，人皆知其良善。辯者：擅於為自己行事辯白的人。又，唐·李榮注把善者解釋為擅於論辯的人，用「大辯若訥」來解釋善者不辯，用「多言數窮」來解釋辯者不善；如據李注，則此句應譯為：擅長於論辯的人不爭辯，好爭辯的人不擅於論辯。

此句謂：良善的人（身體力行，人皆知之），不須辯白自己的行事；擅於辯白自己行事的人（空口無實），並非良善。

河上公注：「『善者不辯』：善者，以道修身，不綵文也。『辯者不善』：辯者，謂巧言也。不善者，舌致患也。山有玉，掘其山；水有珠，竭其淵；辯口多言，亡其身也。」

成疏：「辯，別也。善體至道之人，指馬天地，以一為喻，故無可分別也。儒墨是非，堅執人我分別者，良由未證善道故也。」

李榮注：「大辯若訥，無勞詞費，善者不辯也。偏詞過當，多言數窮，辯者不善也。」

玄宗注：「『善者不辯』：善者在行，無辯說。『辯者不善』：空滯辯說，故不善。」

徽宗注：「『善者不辯』：辭尚體要，言而當法。『辯者不善』：多駢旁枝，而失天下之至正。」

- ③知者：知道真理的人。博：廣博，博學多識。知道真理的人，不囿限於所知，忘於言論，所以不博。不知真理的人，流於追逐知見，是以廣博。

此句謂：知曉真理的人，不須賣弄廣博；賣弄廣博的人，不懂真理。

河上公注：「『知者不博』：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博者不知』：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重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

王注：「『知者不博』：極，在一也。」

成疏：「知道之人，忘言絕學，所以不博。博學之士，耽滯名教，所以不知。故《西昇經》云：『人能圖知有天地萬物，不知己之所由生。』又云：『子能知一，萬事畢。』《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

李榮注：「子能知一，萬事畢，知者不博也。文滅質，博溺心，迷至理，不知也。」

玄宗注：「知者，了悟也。博者，多聞也。」

徽宗注：「『知者不博』：知道之微旨，反要而已。『博者不知』：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 ④積：聚集。既：盡。以：用。與：給予。案：既以為人，指以才力助人。既以與人，指以財物施人。盡己以才力助人，自己會愈富有德行；盡己以財物給予別人，自己會多聚眾力。此句意謂：聖人不自積藏。盡己以才力助人，自己會愈富有；盡己以財物給予別人，自己會愈多。

河上公注：「『聖人不積』：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也。『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為人施設德化，已愈有德也。『既以與人已愈多』：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也。」

王注：「『聖人不積』：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既以為人已愈有』：物所尊也。『既以與人已愈多』：物所歸也。」

成疏：「『聖人不積』：積，聚也。聖人有財惠物，有德教人，故不積也。『既以為人已愈有』：既，盡也。為，施化也。言已所有道德，盡持教人，而無鄙吝。德彌高遠，故言愈有，此德施也。『既以與人已愈多』：所有財寶，盡持施散，而果報彌廣，故云愈多。此財施也。」

李榮注：「不積者，虛懷也。猶如日月流輝，照臨方隅，物得已見，轉益光華，猶聖人智徹於物，法施無窮也。江海灑潤，善利萬物，物得以生，而源流不竭，亦猶聖人財施不盡也。」

玄宗注：「『聖人不積』：積者，執言滯教，有所積聚也。聖人了言忘言，悟教遺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此明法性無盡。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以法味誘導凡愚，盡以與人。於聖人清靜之性，曾無減耗，唯益明了，故云愈有愈多。有，明自性。多，明外益。」

徽宗注：「『聖人無積』：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莊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孔子曰：『丘是以日徂。』『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

⑤天之道：大自然的法則。利：利益。害：傷害。

此句謂：大自然的道理，利益萬物而不傷害於萬物。

河上公注：「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也。」

王注：「『天之道利而不害』：動常生成之也。『聖人之道為而不爭』：順天之利，不相傷也。」

成疏：「天然之道，生成萬物，利益弘多，有何損害？」

李榮注：「天道施生，利也。常善救人而不害也。爭由心起，為因事生，聖人無心，自然無事，事既無事，為亦無為。」

玄宗御疏：「天道施生，長養萬物，利也。無所宰割，不害也。此舉喻欲明聖人之道弘益爾。」

徽宗注：「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 ⑥為而不爭：有作為而不爭功名。

此句謂：聖王治國的道理，有所作為而不和人相爭奪功名。

河上公注：「聖人法天，無所施為，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成疏：「聖人上德，法道虛通，施為至教，

化被群品，謙以自牧，成功不居，推功於物，故言不爭也。」

玄宗注：「舉天道利物不害者，將明聖人之道，施為弘益，常以與人，故不爭也。」玄宗御疏：「聖人之道，凡所作為，而與物不爭者，為聖人無所積滯，與人愈有，是以不爭爾。」

徽宗注：「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響。雖為也，而為出於無為。體天而已，何爭之有？茲德也，而同乎道，故德經終焉。」

### 【今譯】

真實的話語，不會華美；華美的話語，不會是真實。良善的人（身體力行，人皆知之），不須辯白自己的行事；擅於辯白自己行事的人（空口無實），並非良善。知曉真理的人，不須賣弄廣博；賣弄廣博的人，不懂真理。聖人不自積藏。盡己以才力助人，自己會愈富有；盡己以財物給予別人，自己會愈多。大自然的道理，利益萬物而不傷害於萬物；聖王治國的道

理，有所作為而不和人相爭奪功名。



## 參考資料

- 《史記》  
《文子》  
《莊子》  
《列子》  
《韓非子》  
《戰國策》  
《淮南子》  
《列仙傳》，漢·劉向撰  
《論衡》，漢·王充撰  
西晉·皇甫謐《高士傳》  
《魏書》，北齊·魏收撰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台北，木鐸出版社，1974年8月。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清·嚴可均，台北，宏業書局，1975年8月。  
《金石萃篇·卷五十三·岱岳觀碑》，清·王昶編，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1990年12月1版。  
《癸巳類稿》，清·俞正燮，收入於《安徽叢書》第三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年7月。  
《郭店楚墓竹簡》（《老子》甲、乙、丙本釋文），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刊行。  
《帛書老子》，台灣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12月出版。  
《音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經》，宋東萊先生重校，影宋麻沙本。  
《道德真經註》，河上公章句，《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

類·知字號》。

《老子指歸》，西漢·嚴遵，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3月。  
敦煌寫卷s六八二五號《老子想爾注》。

《老子》，王弼注，四部集要子部刊本。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晚唐五代·強思齊，收入《中華道藏》第十冊。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經》，唐玄宗撰，《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男字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唐玄宗撰，《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效字號》。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宋徽宗撰，《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才字號》。

國際道德經論壇編訂《道德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百子全書》，長沙岳麓書社，1993年9月一版。

《緯書集成》上中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台北，漢京文化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

《正統道藏》，明·正統年間編纂，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年10月初版，共六十冊。

《大正新修大藏經》，日本·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都監，昭和四年（1929年）8月發行，共百冊。

《卍續藏經》，日本·藏經書院版，台灣新文豐1994年11月影印出版，共一百五十冊。

《道藏輯要》，彭文勤纂輯、賀龍驤校勘，新文豐1986年出版，共二十五冊。

《藏外道書》，民·胡道靜、陳耀庭主編，巴蜀書社，1994年12月出版，共三十六冊。

- 《莊林續道藏》，蘇海涵編，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出版，共二十五冊。
- 《中華道藏》（共四十八冊），民·張繼愈主編，華夏出版社，2004年1月北京一版。
- 《敦煌寶藏》，民·黃永武主編，新文豐出版社出版。
- 《道藏提要》，民·任繼愈主編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印行，2005年12月三刷。
- 《偽書通考》，民·張心澂 鼎文書局，1973年出版
- 《山海經校注》，袁珂，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7月出版。
- 《太平經合校》 王明，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7月出版。
- 《抱朴子內篇校釋》，民·王明著，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12月出版。
- 《陳援菴先生全集》，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3年9月出版，1736—1737頁。
- 《道藏源流考》，陳國符著，台北古亭書屋，1975年3月出版。
- 《道藏源流續考》，陳國符著，香港里仁書局，1983年3月出版。
- 《陳國符道藏研究論文集》，陳國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4月出版。
- 《中國道教史》四冊，卿希泰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二版。
- 《中國道教史》，任繼愈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一版。
- 《中國佛教史》三冊，任繼愈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8月二版。
- 《魏晉神仙道教》，胡孚琛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
- 《道藏分類解題》，朱越利，北京，華夏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月。

- 《道藏略說》，朱越利，北京，燕山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六月。
- 《中國方術大辭典》，陳永正主編，1991年7月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
- 《陳援菴先生全集》，陳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9月。
- 《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王承文，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1月。
- 《湯用彤全集》，湯一介主編，台北佛光文化事業公司，2001年4月初版。
- 《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王卡，2004年10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混元仙派研究》，李顯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
- 《道教史的研究》，日本・大淵忍爾，日本岡山共濟會，1964年出版。
- 《中國佛教發展史》，日本・中村元等著，余萬居譯，台灣天華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
- 《河上公本和道教》，日本・吉岡義豐，東京國書刊行會，1981年出版。
- 《緯書集成》，日本・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發行。
- 《道教史》，日本・窪德忠著，1977年8月東京山川出版社印行。
- 《東方宗教》期刊，日本・道教協會編，自昭和五十年12月起迄今。
- 《道教》（第一卷至第三卷），日本・福井康順、山崎宏、木村英一、酒井忠夫監修，朱越利、馮佐哲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2年11月出版。
- 《敦煌和中國道教》，日本・福井文雅等編集，大東出版社，

1983 年發行。

《中國的道教》活動及道觀現況，本文冊及圖版冊，日本・蜂屋邦夫編著，1995 年 3 月，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發行。

《金文正續編合訂本》，容庚，台北聯貫出版社，1971 年 1 月初版。

《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上下冊，胡厚宣，台北大通書局 1972 年 10 月出版。

《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1997 年 7 期。

《張家山漢簡引書釋文》，張家山漢簡整理組，《文物》，1990 年第 10 期。

《老子本義》，清・魏源，台北華聯出版社 1986 年 5 月出版。

《老子章句新解》，張默生，台北樂天出版社 1971 年 3 月出版。

《老學九篇》，陳桂、王力著，台北龍泉書屋 1980 年 5 月出版。

《老莊思想與西方哲學》，杜善牧著・宋稚青譯，三民書局 1968 年 12 月出版。

《老莊哲學》，胡哲敷，台灣中華書局 1969 年 5 月出版。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湯用彤，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 6 月三版。

《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呂澂，台灣里仁書局一九八五年一月出版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向達著，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選堂集林》，饒宗頤，香港中華書局 1982 年出版。

《佛道交涉史論要》，李養正，1999 年 6 月，青松觀香港道教學院出版。

《道佛十王地獄說》，蕭登福，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 年 9 月出版。

《道教星斗符印與佛教密宗》，蕭登福，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年 4 月出版。

- 《識緯與道教》，蕭登福，文津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 《道教與佛教》，蕭登福，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10月出版。
- 《道家道教影響下的佛教經籍》（上下二冊），蕭登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2005年3月。
- 《六朝道教上清派研究》，蕭登福，國立編譯館主編，文津出版社出版，2005年11月。
- 《上清大洞真經今註今譯》（上下二冊），蕭登福，香港青松出版社，2006年7月。
- 《道教地獄教主——太乙救苦天尊》，蕭登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年11月。
- 《東方長樂世界太乙救苦天尊與道教地獄救贖》，蕭登福，九陽道善堂及無極聖宮合印，2008年3月。
- 《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今註今譯》，蕭登福，文津出版社，2008年5月。
- 《周秦兩漢早期道教》，蕭登福，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6月。
- 《道家道教與中土佛教初期經義發展》，蕭登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3年9月。
- 《六朝道教靈寶派研究》（上下二冊），蕭登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8年5月。
- 《玄天上帝道典彙編》，蕭登福，台北，樓觀台文化事業公司，2009年6月。
- 《扶桑太帝東王公信仰研究》，蕭登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9年10月。
- 《西王母信仰研究》，蕭登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2年3月。
- 《玄天上帝信仰研究》，蕭登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3年6月。

《太歲元辰與南北斗星神信仰》，蕭登福，香港黃大仙齋色園，2011年8月。

《正統道藏提要》，蕭登福，台北，文津出版社，2011年11月。

神塚淑子〈則天武後期の道教〉一文，收入吉川忠夫編《唐代の宗教》，京都：朋友書店，2000年出版。

劉昭瑞〈從考古材料看道教投龍儀——兼論投龍儀起源〉，陳鼓應、馮達文主編，

《道家與道教》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475－501，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1版。

王永平〈從泰山道教石刻看武天的宗教信仰〉引，文刊於《東嶽論叢》2007年第3期，山東社會科學院主辦。

《老子》古注今譯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老子》古注今译

作者=萧登福著

页数=597

SS号=13870098

DX号=

出版日期=2013.09

出版社=青松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老子八十一章 目次

《道经》上篇

- 第一章 道可道
-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 第三章 不尚贤
- 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
- 第五章 天地不仁
- 第六章 谷神不死
- 第七章 天长地久
- 第八章 上善若水
- 第九章 持而盈之
- 第十章 载营魄抱一
- 第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
-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
- 第十三章 宠辱皆惊
- 第十四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
- 第十五章 古之善为士者
- 第十六章 致虚极
- 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
- 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
- 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
- 第二十章 绝学无忧
-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
- 第二十二章 曲则全
-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 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

-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  
第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  
第二十七章 善行无辙迹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  
第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第三十二章 道常无名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  
第三十四章 大道汜兮  
第三十五章 执大象天下往  
第三十六章 将欲歛之  
第三十七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德经》下篇

-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动  
第四十一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  
第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户知天下  
第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  
第四十九章 圣人无常心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第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
第六十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
第六十一章	大国者下流
第六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奥
第六十三章	为无为事无事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谓我道大
第六十八章	善为士者不武
第六十九章	用兵者有言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
第七十三章	勇于敢则杀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饥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弱于水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馀怨
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

参考书目

封底